

第37年

1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龍蛇爭鋒」。陳景鏞乃宏景地產公司建築工程師，於鍾岑兩大地產富豪競投地盤的爭鋒中悟出了致富之道，從此自立門戶另起爐灶，他從一幢舊樓房的投資開始了艱辛的創業，運用他的機靈頭腦，取得銀行的巨額按揭貸款……本文正是時代都市人心態之寫照，在商言商，商場即戰場，爲了一己之私，各要手段，無非爲了賺取更多的金錢，欲知陳景鏞如何發財致富，由藉藉無名小卒成爲億萬富豪之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敬愛的廣大讀友，本刊創辦至今已屆三十七年，承蒙擁戴者的熱情支持，始能創刊至今，耑此深表謝忱。在新年伊始首期，我們將更努力爲愛好者提供更多姿多采的新故事，以饗讀友。

* * *

本期選刊的新故事「奪劍奇兵」「風塵俠侶」「擒兇記」，篇篇精采，請欣賞。

下期將刊馬騰先生撰著的「女賊飛鳳」。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4.21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1 期

（總號186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龍蛇爭鋒



富豪爭鋒　競投地盤

　狂風陡地在港島一座豪華莊園內捲起，隨即「咯刺」一聲，把老主人鍾正宏睡房窗外的一株梧桐樹吹折，餘勢末了，吹進睡房，把桌上的枱曆翻了一頁，這是一個充滿迷惑神秘的日子。

　這時是上午十時，鍾正宏習慣打完太極拳後，便返睡房小歇。他已六十多歲，他創辦的宏景地產公司在這裏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現時除非是特別重大的事務，其餘能夠放下的，他已全部交托他的獨生子鍾志豪管理。

　鍾正宏在小歇中被突來的聲驚醒，他瞥一眼窗外，神色驀地一變：有鳳來儀，梧桐棲枝，梧桐枝折，鳳凰驚飛！

　今日恰好是當地一塊地王拍賣的日子。

明天又是鍾正宏的生日大壽。

　這塊地王鍾正宏志在必得，他視此為他的賀壽大禮，他心中祈盼的「有鳳來儀」。

　地產界流傳着這麼一句話：地產世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宏景出手競投的地皮，無人敢直攖其鋒，港島那塊地王尚未正式拍賣，行內已有人斷言，這已是宏景的囊中之物，因為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岑福是否出手競投？這成了行內人關注的焦點。

　鍾正宏心中盯着的亦是岑福。但據宏景的智囊兼建築工程師陳景鏞分析，岑福不會出手競投，因為他已無能為力，他打算收購彩視澳洲幫的大股權，已消耗了岑福的大半財力。

　「嘿嘿！岑炳然的後人怎地這般沒大沒小？彩視被他硬插進一腳，是瞧着他老頭子的面子，這口氣我忍下了，這塊地皮，既然明知我鍾家已志在必得，他岑家還敢伸手出來麼！」

　鍾正宏自負的下了這個判斷，心中的焦燥便舒緩了點，輕輕吁了口氣。隨即他的眉頭又擰了起來，神色虎地一變。

　為甚麼，為甚麼却見梧桐枝折、驚飛鳳凰來儀的不祥之兆？

＊　＊　＊

　各界矚目的港島地王拍賣會，訂在上午十時半，在彌敦道的美麗酒店舉行。

　上午十時許，各式時款的小汽車便響着號，紛紛駛來美麗酒店的停車場，片刻間，進行拍賣的美麗酒店太平洋廳，便已擠滿了人。

　十時二十五分，距離開場的時間尚有五分鐘，趕來的人已很難進場。財經新聞記者拚命地大張喉嚨嚷着要人們借光，但他的聲音，却被沉雷般的嗡嗡聲掩沒了。

　十時二十八分，人羣中突然響起尖聲的叫嚷：「嘿！宏景地產的大公子鍾志豪親自出馬哩！」

　果然，宏景集團的執行董事鍾志豪，在太平洋廳的門口出現了。傍在他身邊的，還有一位蓄了極漂亮二撇鬍的青年人，他是誰？此時就連消息最靈通的財經記者也不知道。

　兩名早來的彪形大漢在前面開路，把鍾志豪領到前面第一排最有利的位置上。

　當鍾志豪在第一排坐下剛一會，人羣中又騰起驚呼道：「啊呀！來了岑福地產集團的董事長岑逸榮、執行董事岑逸峯！」

　「嘿！岑氏家族的大少、二少一齊出馬，今日定有好戲睇了！」

　岑逸榮和岑逸峯的出現，令鍾志豪的心突然一跳。這不過是偶然的巧合吧！很快，他又尋着推翻自己霎間情緒波動的理由，因而他又迅速地冷靜下來了。

　岑逸榮和岑逸峯一行人擠過人羣，在第三排穩然坐下。

　隔前排約莫六呎遠處，擺了一張高桌，桌上放了一把錘子，不少人的目光盯着這錘子，憧憬着這錘子最後一擊的威力。

　十時三十分正，拍賣行的經理挾着一疊文件走到高桌前，立刻道：「各位！本次拍賣的地皮為港島地段三百三十八號，面積五萬平方呎，非工業用地，經地政署同意修改用途可以興建酒店。本行受拍賣人全發公司委托，負責拍賣。」

　拍賣行經理不動神色地讀着文件。他非常精於此道，臉上根本瞧不出任何喜、怒、哀、樂的表情。他頓了一下，隨即便提高了聲音道：「這幅地皮的底價是一億五千萬港幣，每次加價規定五百萬元。現在拍賣開始！」

　「昌隆一億五千五百萬！」

　拍賣廳靜了一霎，隨即便有人承價，但出手很謹慎，只加五百萬，是起碼的數目。昌隆地產公司的代表叫價後，連忙往前面的岑氏家族兄弟二人溜了一眼，眼利的人都發覺昌隆代表的神態異常，但誰也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這情形鍾志豪亦發覺了，他微驚地瞥了岑氏兄弟一眼，但岑逸榮、岑逸峯却出乎意料的沉默。鍾志豪想了想，便用手指在身邊二撇鬍青年的掌心點了三下。

　這是一個暗定的訊號，二撇鬍青年緩緩的站了起來，道：「宏景一億七千萬！」

　二撇鬍青年的托價聲剛落，嗡嗡聲馬上響起：「啊！一次加價一千五百萬！這是大手筆哩！」「宏景果然志在必得！」「嘿嘿！地產世

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呢！」

但嗡叫聲剛一沉，昌隆地產的代表又托價了，雖然仍是規定的五百萬起碼數目。二撇鬍青年又站起來托價，這次是加碼二千萬！

此時，這幅地皮的價錢，已達一億九千五百萬，但昌隆仍舊咬住不放，把數字托高至二億一千萬了！

宏景地產的鍾志豪神色不由一變，扭頭向他身邊的二撇鬍青年耳語道：「怎的了？昌隆似乎狠咬不放！景鏞，你看如何？」

二撇鬍青年景鏞——陳景鏞唇上的二撇鬍微一抖，便斷然道：「並非昌隆咬住不放，而是另有其人！」

「是誰？岑福麼？」

「不知道，但不排除這個可能！」

「為甚麼？你不是說，岑氏欲插手彩視，已把大半資金困住了麼？」

「商場瞬息萬變，甚麼事也可能發生。」陳景鏞避開鍾志豪略帶責備的目光，道。

鍾志豪微一咬牙，道：「老頭子對這塊地志在必得！昌隆胃口再大，也無法把它啃下！」

鍾志豪突然把右手二根指頭舉了起來，響亮的叫道：「宏景二億四千萬！是二億四千萬！」

拍賣場上先是一陣驚雷過後般的沉寂，但立刻，便響起滿場的嘩叫聲：「二億四千萬！出手便是三千萬！」

「鍾氏家族，這是鍾氏家族的作風！」

「喲！這幅地皮已漲到每呎五千塊了！雖然是地王，但恐怕過分抬高了，再接下去，只怕很難承托了！」

「嘿嘿！早就說這地皮非鍾家莫屬麼！」

這紛亂的叫聲，鑽入鍾志豪的耳內，他雖仍很鎮靜，但亦不禁微笑一下。陳景鏞的二撇鬍却僅微微一抖。

「二億八千萬！岑福二億八千萬！」

就在此時，岑家二少岑逸峯忽地站了起來，啪的彈了一下手指，意氣風發的喊出一個令在場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終生難忘的數字。

拍賣行經理立刻眉開眼笑，錘子亦立刻舉了起來，接口喊道：「現在出價是二億八千萬！二億八千萬！」

這聲音喊過後，擠在太平洋廳裏的人，像突然碰上一股强烈的龍捲風，嘴巴被扯了開來，久久地合不攏，拍賣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岑福二億八千萬！」

拍賣行經理第二次叫價了，他的錘子已作勢地要敲下。

拍賣場依然死般沉寂，這時就連行外人亦知道，在這個價位上再硬拚，那無疑是自殺！

鍾志豪臉色蒼白，他在陳景鏞的掌心上急促的劃了個「？」號。

陳景鏞想也沒想，便把手掌一翻，在鍾志豪的掌心上劃了一個「十」字。

鍾志豪的意思很複雜，有「怎麼辦？是否跟下去？萬一失去，在老頭子面前如何交代？」等等的問號。

陳景鏞的回答却非常簡單：現時每平方呎已達五千六百塊的死亡線，再硬拚下去，就等如趕着去見上帝！

鍾志豪再拚力掙扎了一下，在「二億八千萬」上再加了一個起碼的價位五百萬。但他這種垂死掙扎式的托價，却立刻被識破了，岑逸峯微笑着，喊出了「二億九千五百萬！」

「岑福二億九千五百萬！」拍賣行經理連叫了二次。這時，眼見再無人出價了，岑逸峯依照規矩，再一次加價五百萬，這是拍賣行的規定。

「岑福三億！」

「岑福地產出價三億！請證實一下！」

拍賣行經理舉着錘子，最後求證。

「是！岑福地產出價三億！」

「砰！」拍賣行經理不待岑逸峯意氣風發的聲音落下，手中的錘子便向高桌狠狠的擊下！

這有如一個暴風來臨的信號，立刻，死般沉寂的拍賣場沸騰起來，閃光燈强烈的鎂光，相機按快門的卡喳聲，近百雙驚奇的眼珠，上百人感嘆聲、讚美聲，全聚到高大英俊、鷹鼻懾人的岑逸峯身上，倒把岑福地產的董事長，寬額大口、相貌醜陋的岑逸榮冷落了。

這一切的一切又滙聚成一個令人震撼的聲音：「地產世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在震耳的喧嘩聲中，鍾志豪和陳景鏞悄悄的退了出去，根本就沒人留意他們，商場最講現實，失敗者永遠沒人捧場。

＊　＊　＊

隔天是鍾正宏的生日大壽。

下午三時許，在鍾家莊園的花園、客廳、各走廊甬道、各間休憩耍樂場所，便已人頭湧湧、聲響嗡嗡。

祝壽的音樂小調在大客廳四處旋繞。穿深啡制服、胸掛「迎賓」紅布條的接待侍應，雙脚急急移動着，按客人的身份引到不同的地方

去。脚踏一雙生膠底皮鞋的通傳侍應，火燒屁股似地跑出跑入，剛在大客廳沾了點冷氣的光，立刻又被來客的聲音催趕着，苦着臉孔跑出烈日下的花園中去。

一會後，到賀的頭面賓客幾乎都到齊了。

此時，通傳侍應却匆匆跑進客廳，報說岑家的人到了。

正在客廳招呼賓客的鍾正宏和鍾志豪，聞報不由一怔，驚疑的交換了一下眼色。鍾志豪微一咬牙，便走出去迎接。

岑家空羣而來，領先的是岑福集團的董事會主席岑老太太，岑老太後面緊隨大兒子岑逸榮夫婦、二兒岑逸峯夫婦四人。

「正宏！六十五壽辰，天幸身子尚這般硬朗，秀芳向你恭喜了！」岑老太真誠的向鍾正宏恭賀道，「秀芳」是她青年時的名字，今時今日已沒多少人知道了，就算知道了，也沒多少人有資格直呼其名。

「好，好，托岑老哥的福氣吧！阿嫂你也要保重身子囉！」鍾正宏道，因「秀芳」這個字眼，勾起了他昔日與岑老哥岑炳然一道闖天下的回憶，他的語調沉緩，很帶了點感情。

岑家的大少，岑逸榮夫婦也向鍾正宏祝了壽，鍾正宏點頭答謝。

這時，岑家二少岑逸峯手捧一個漂亮的盒子，走了上前，道：「這是特意向鍾世叔賀壽的禮物！祝你龍馬精神、長命百歲！」

鍾志豪微一怔，道：「有心了！逸峯兄，這是甚麼禮物？」

岑逸峯的鷹鼻一聳，微微一笑道：「這是阿爸生前留下的三支百年佳釀！一支用來慶賀岑福終於投得那塊地王，自然也得多謝鍾兄你的容讓。一支拿來向鍾世叔祝壽。至於另一支麼……」

鍾志豪臉色微變道：「怎樣了？」

岑逸峯呵呵一笑，朗聲道：「實說吧，兄弟不日必將在彩視董事局與鍾兄你共事，屆時這最後的一支，便該派上用場了！」

岑逸峯的話聲剛落，岑老太便微惱低喝道：「逸峯！在鍾世叔面前，說話怎可無規無矩了！」

鍾正宏却微笑一下，淡淡的道：「那也沒甚麼，商場如戰場嘛！況且後生可畏，我們這些老傢伙沒用囉，將來的天下，還不是逸峯等世侄輩的麼！」

這時，在不遠處與他的年輕的太太KK，正說笑着的二撇鬍青年陳景鏞，却把鍾、岑兩家的說話盡收耳中，他的二撇鬍飛快的抖了一下。

一會後，岑家的人連生日酒也沒飲，就推說有事，告辭走了。

鍾正宏望着高大英俊、昂首闊步的岑逸峯的背影，臉色不由一沉，咬牙對鍾志豪道：「哼！你有他的一半氣魄，阿爸也不致於被人當面欺辱了！」

鍾志豪不服氣地道：「他雖然奪了那塊地皮，但他是負創取勝！我和景鏞計算準了，三億元的地價，加上建築成本，每呎已超過一萬元，就算建成酒店全部賣出去，按市面的樓價他也虧蝕慘重！況且……」

鍾正宏沉聲道：「況且甚麼，你說說看！」

鍾志豪道：「這塊地已把岑家的三億多現金拖住，他欲再在彩視插上一手，便必定力不從心！」

鍾正宏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因此你就不敢托價，故意讓姓岑的奪去，還以為這是良方妙策了？」

鍾志豪微一怔，不解道：「是呵！不是麼？阿爸！」

鍾正宏嘿嘿道：「你中計了！你知道麼？這幅地皮到了他岑家手上，值多少價錢？別的不說，光是拿去銀行按揭，憑他岑家在金融界的面子，少說也按得了三、五億！他手上可以運用的資金，便立刻多了二億！憑這筆數字，便足以把彩視澳洲幫的大股權買斷了！嘿嘿，你等着去喝岑家那支百年佳釀好了！」

鍾志豪神色驟變，他不得不承認，假如岑家拿那幅地去銀行按揭，憑他岑家老牌地產世家的面子，多按三、五億的確並非難事，這樣一來，岑家不但勇奪地王、一飛衝天，而且實力大增，輕易便可以踏足彩視的董事局來了！

鍾正宏瞥了兒子一眼，又冷冷的添了一句，「哼哼！連人家一箭雙雕的妙計也瞧不透，還敢自誇甚麼良方妙策，還有甚麼智計超人、最出色的建築工程師！」

鍾正宏末了一句，明顯地，把有份參與競投的陳景鏞也扯進去了。

鍾家父子的對話，聲音雖然輕微，但却點滴不漏的鑽入陳景鏞耳中，鍾正宏末了一句辛辣的嘲諷，對陳景鏞來說，比當面怒斥更令他羞辱，他的二撇鬍劇抖了一下，臉色忽的漲紅了。但隨即他的眼神又一亮，鍾正宏的話似乎令他瞧到其中一點强烈的光芒！

「你怎麼啦？不舒服麼？」他的年輕太太KK，發覺他的神色有異，柔聲道。

陳景鏞迅速平靜下來，他微笑一下，道：「沒甚麼，我只是忽然明白了，金礦到底在甚麼地方！」

KK不由一怔，驚道：「景

鏞！你瘋了麼？」

陳景鏞低笑一聲，「瘋甚麼！KK，是生日宴入席的時候了，走呵，飲生日酒去！」

這一頓生日酒，陳景鏞大概是飲多了，離席時已搖搖欲倒。鍾志豪吩咐一位侍應，幫着他的太太KK，把他送回家去。

陳景鏞的家在港島。

陳景鏞眞的喝醉了。KK把他扶入屋後，陳景鏞便跌跌撞撞的跑入睡房，在床底下翻出一個殘舊的擦鞋帚，狠命的抱在胸前，像餓急了的娃娃抱着空奶瓶般放聲哭了。片刻後，又哈哈的狂笑着跑出廳來。

「景鏞！你瘋了麼？」KK從浴室衝出來，她拎着一條熱毛巾，正打算替他敷臉解酒，她被陳景鏞這模樣弄得目瞪口呆。

陳景鏞這時的酒却忽然醒了，他平靜的向妻子點點頭，道：「沒事了，我出去走走，淸醒一下就沒事了！」

陳景鏞下了樓，一直向北面走去，在維多利亞海旁，他驀地停住了脚步。

在黝黑的、偶爾划過渡輪閃爍燈光的海面上，是幽暗的、黛青色的夜空。

陳景鏞抬眼凝神望去，只見在更高更遠的夜空，一顆猶如長尾巴的星懸在天際，射出强烈的白光。

彗星！這是預兆恐怖的不祥的彗星！

陳景鏞却沒有半點的驚懼，相反，他定定地凝注着，他彷佛看見，這彗星正以離弦之箭似的速度，掠過無限的天際，射向香港扯旗山上，翹起强有力的尾巴，閃爍着强烈的白光，似乎它在嘿嘿地叫嚷着：「香港啊香港！你將因我的出現而驚愕！」

不知是鍾家長頸FOV的酒氣作用，還是鍾正宏那話中閃灼的强光之故，陳景鏞心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此時此刻，與他的目標所祈求達到的高度比較起來，他二十多年來所受的屈辱與折磨，是多麼微不足道！

回到家中，他的KK早就睡了，她深知他的脾性，些微的酒力，絕不會令他醉倒。

陳景鏞冲了熱水浴，渾身更覺舒暢。他走入睡房，KK早就熟睡，但枱燈却仍亮着。

枱燈下面壓了一張字條：「景鏞，鍾先生來電話，問你是否醉倒？他約你明早在金頓餐室見面。皮鞋已擦好，就在桌子下，我睡了，不要叫醒我。」字條這麼寫着，沒有署名，但陳景鏞閉上眼也知道，這是太太KK的口氣。

他在桌子前坐下，第一件映入他的眼眸的事物，是那雙KK替他擦得烏黑發亮的皮鞋。

他突然浮出一個很奇怪的念頭，嘿嘿！她擦鞋的功夫，比起我當年的手藝遜色多了。他拎起皮鞋，仔細地端詳着、想着。

皮鞋的表面發亮，烏油油的發光，但陳景鏞一眼便瞧出，這只是鞋油太多的作用，鞋油僅鋪在表層，並沒有滲進裏面去，一粘塵埃就會變色。嘿嘿，這便是手藝高下的分別了！

陳景鏞饒有興緻的審視着，突然，他從桌子的底層摸出那隻殘舊的擦鞋帚，這鞋帚連上面的毛也發黃了，但他仍當寶貝似的珍藏着。

他用鞋帚在皮鞋的表面利落的抹了幾下，說也奇怪，經他這麼一調弄，皮鞋的表面更亮了，就如一塊平板玻璃，在燈光的掩映下，甚至透出陳景鏞的臉孔來。

陳景鏞得意地笑了，皮鞋上的影子也衝着他裂開了嘴唇。陳景鏞晃了晃鞋帚，喃喃的道：「你笑甚麼？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倒轉飯碗餓死麼？嘿嘿，這話說得動聽極了！簡直是妙之極了！」

這時，鞋面的倒影，分明是一位年約十四的窮小子，在馬來西亞的一條街道上，死乞白賴地哀求、糾纏路過的闊佬，賞臉伸出脚來……畫面一幅幅的掠過，最後是他正替一位人客用力仔細地擦着鞋面，用力不當，不愼把鞋油抹到人客的褲脚上，這人客是馬來西亞的一位商人，他見褲脚被弄髒了，臉孔一黑，便惡聲惡氣的吼道：「你幹甚麼？你這個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倒轉飯碗餓死麼！」

一種極强烈的屈辱感突然湧了上來，陳景鏞在皮鞋面上的臉孔因而被扭曲了，變得異常古怪，一絲詭秘的笑意却突地在這臉孔上透了出來。

「嘿嘿，多謝了！如果不是這句話，我陳景鏞還不知是否能從生意破產的慘敗中爬起來！嘿嘿，你聽着，不出三年兩載，陳某這個當年的擦鞋仔，不但在香港，甚至連你馬來西亞亦因他而震慄！」

陳景鏞激奮的嚷道，他的聲浪把熟睡中的KK驚醒了，她翻了個身，睡眼惺忪地抬起半邊身子。

「景鏞！你這時才回來？睡啦，捧着皮鞋幹麼？嫌我擦得不好麼？」

「好！好！他說的太好！啊，不，你擦得很好，但以後我不會讓你擦了！」

「爲甚麼？擦雙鞋子費甚麼事？」

「不爲甚麼，正因爲陳某人的太太犯不着再擦鞋子！但你不是說，你認識一位女子，她與香港的裕人銀行的總經理有關係麼？」陳景鏞突然很認眞的問道。

KK一怔，道：「是呀，她叫鄔倩雲，她也是從大馬來港的，但你問她幹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沒甚麼，隨口問問。好啦，KK，沒事了，睡吧，明早我與志豪見面，回來再說吧。」

* * *

翌日的早上，陳景鏞在金頓餐室與鍾志豪會面後，宏景地產建築公司的寫字樓，便不見陳景鏞的踪影，整整三日三夜，他彷佛在這世上失踪了。

第四天的深夜，鍾志豪在家中接了一個電話。

「我在帝國地下餐室等你！」

「啊！爲甚麼選了這個地方？」

「你來了自然明白！志豪，請你馬上來！」

鍾志豪略一猶豫，便走去鍾正宏的睡房。鍾正宏的家規甚嚴，就算是他的獨生子鍾志豪，超過十一時，若非必要的應酬，便不準離家外出。十幾年了，直至鍾志豪出任宏景的執行董事，這規矩才稍爲鬆動了點。

「阿爸，景鏞有電話來，我出去一下。」鍾志豪走進睡房，對父親說。

鍾正宏此時正在床上打坐練氣功。他極重養生之道，煙酒不沾，甚至遠避女色，他一生只有一位夫人，當兒子十歲那年，夫人不幸病逝，他就沒再沾惹第二個女人。

鍾正宏拚闖了幾十年，到今時今日，他的人生目標只剩下唯一的一個，就是在兒子的手上，把鍾氏家族的事業宏揚光大，這也是他把公司取名「宏景」的唯一原因。

「唔，有消息麼？」鍾正宏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口氣仍帶着冷峻。

「是，阿爸，極有可能與岑家有關！」鍾志豪肯定的道，比起他的父親，在雄心上他稍有不及，但在謹愼而言，他幾乎遠勝父親，沒有絕對把握的事，他決不會貿然行動。

鍾正宏一聽兒子的口氣，便點點頭，一絲笑意迅速地在嘴角掠過，「唔，在氣魄上他雖然比不上岑家那小子，但在守業上，他就穩重得多了！」這念頭的浮出，鍾正宏的語氣就破例的和緩了。

「好，你去吧，阿爸相信你會把此事幹得漂漂亮亮！」鍾正宏道，他一頓，又添了一句，「凡事謀定後動，靜須如處子，動則如脫兔，這是商場的取勝之道！」

「是，阿爸，我知道了！」鍾志豪點頭道，他雖然年已廿七、八歲，但在父親面前，仍絲毫不敢放肆。

鍾志豪駕車出去，僅十五分鐘的車程，他就趕到帝國地下餐室去了。鍾志豪絕對信任陳景鏞的辦事能力與手腕，因爲陳景鏞在馬來西亞來港時，一位姓蔡的世叔伯曾親自打電話來鍾家說：「景鏞的公司破產了，欠下的十萬元債務我替他付了，他走投無路才過去香港發展，但他絕對是一位出色的商業奇材！」

這時是深夜十二時多，剛好是午夜場電影散場的時候，因此人來人往。

陳景鏞已在裏面的一角等着，鍾志豪立刻就明白，陳景鏞爲甚麼特別選中了這地方。

「你看！志豪，那是甚麼？」鍾志豪在陳景鏞對面的卡位上剛坐下，陳景鏞便微微一笑，把手指往窗外一點，道。

帝國地下餐室南面窗外數十丈遠處，是一幢落成不久剛入伙的商業住宅樓宇，在夜色中，猶如一頭蹲在都市的白色怪獸。

鍾志豪不由微一怔，道：「新建住宅樓噢！景鏞，搞甚麼鬼？神神秘秘的！」

陳景鏞替鍾志豪點了一款凍飲，待穿超短裙的女侍應走開，才突地沉聲道：「應該補充一點，是岑福地產公司的新建築樓宇！」

鍾志豪眼一亮，他有點明白了，「噢？你查出岑福這幢樓宇有問題？是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樓宇的設計與建築絕對沒任何瑕疵，這是岑福地產的一貫作風，因此它才可以屹立不倒！但這幢樓宇的天台水廂側，却加建了一個單位，我在工務局查過，又向岑福的一位工程部朋友打探清楚，這是違反工務局審批圖則的！」

鍾志豪驀地一喜，就如赤手空拳的人，突然尋到一柄鐵劍，隨又眉心一擰，因爲仔細一瞧，鐵劍已然生銹，作爲武器簡直不堪一擊。

「就算違反設計圖則，頂多拖延一下樓宇入伙時間，這丁點漏洞，岑氏打個噴嚏便解決了！你能奈他們甚麼何！」鍾志豪皺眉道。他是建築工程系畢業生，這顯淺的建築法律條文，根本就難不倒他。

陳景鏞却又微微一笑，續道：「不錯，這漏洞岑氏可以解決，但必定拖延樓宇的資金回籠，這幢樓宇共一百七十八個單位，每個單位平均五十萬計，起碼困住岑福八千九百萬的資金！所以岑氏必然全力以赴，謀求堵塞漏洞，因爲他們目下爲買入彩視的股權，現金是最重要的！假如這漏洞曝了光，岑氏

會輕鬆麼?」

鍾志豪點點頭，道：「唔，岑氏果然非得分心應付不可！但憑岑氏手腕能力，要擺平漏洞，那是輕而易擧之事！」

陳景鏞的笑容一斂，二撇髯疾速一抖，道：「關鍵是首先要令岑氏為堵塞漏洞大傷腦筋，接而他要應付的，就絕不輕鬆，甚至陣脚大亂了！而後面的，才是出擊的主攻方向！」

鍾志豪吃了一驚，忙道：「你打算怎樣？老頭子說，這事要做得漂漂亮亮，絕不能留下任何尾巴的！你知道老頭子與岑老太爺的關係，萬一被岑老太太揪住痛脚，老頭子的面子就不太好過了！」

陳景鏞的嘴角迅速掠過一絲笑意，忽然道：「你見過岑二公子岑逸峯的太太麼？」

鍾志豪不明白，陳景鏞為甚會在此時提起「岑逸峯太太」，他不由一怔道：「見過呵！但你問她幹麼？」

陳景鏞微笑道：「你對她有何感覺？」

鍾志豪迅速道：「冷艷而高傲！」

陳景鏞點點頭，道：「對極了！如果說，岑二少奶與岑二少鬧翻，岑二少會好過麼？」

鍾志豪眼神不由一亮，道：「假若鬧到翻臉的地步，岑逸峯自然極不好過！但聽說他們是恩愛夫妻呵？如何會鬧翻？」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假的！只是掩人耳目，做給岑老太看的！」

鍾志豪奇道：「為甚麼？」

陳景鏞詭秘的一笑，道：「因為岑二少有種怪癖，極喜歡與歌星、明星、藝員鬼混，有名氣的歌星、明星與他同床一月，他例必送給對方一層樓作酬金。他雖然是執行董事，但送出的單位多了，難免會被身為岑福主席的岑老太發覺，因此他每送出一層單位，就必定想方設法在原來的圖則上作手脚加建一個！而對面那幢住宅樓宇，之所以要在天台水箱側加建一個單位，就是因為岑二少已把下面十五樓的一個單位，送給了一位W明星小姐！」

鍾志豪驚喜道：「你打算把岑逸峯的風流逸事曝光，打擊他在社會的聲譽？」

陳景鏞微一搖頭，斷然道：「千萬不可！志豪！箭欲發而收於腰，這才是强弩利弓！此事岑二少掩飾得極好，岑二少奶雖有懷疑，但苦無證據，無法興師問罪。因此，此事只須向岑二少奶透露一點眉目，岑家就有好戲瞧了！」

鍾志豪微笑道：「岑逸峯必定苦於應付岑二少奶的猛烈進攻！」

陳景鏞笑笑接口道：「岑逸峯必定拚命掩飾，力求堵住二少奶的嘴！否則，他私改圖則，加建送樓女明星的事讓岑老太知道了，這幕大戲就越發熱鬧極了！」

鍾志豪驚喜的連連點頭。陳景鏞一頓，又添了一句道：「如此一來，岑逸峯還有時間精力，去謀劃彩視的大股權麼？」

鍾志豪一聽，不由笑道：「虧你想出這個一箭三鵰的妙計，景鏞，連消帶打，不着形跡，就算老頭子他知道了，亦不得不嘆個服字！」陳景鏞無聲的微笑。

* * *

岑福集團執行董事岑逸峯，昂首闊步的在香港豐隆銀行貸款經理部走出來。他的左右有兩人伴着，右面一位年約四十，架了眼鏡、挾着一個文件袋、一派師爺的模樣；左面一位却是膀圓腰粗的彪形大漢，他是岑逸峯的私人保鏢兼司機。

岑逸峯挺着懾人的鷹鼻，快步向他的座駕車走去，那是一部車牌「1」號的勞斯萊斯。

那師爺模樣的男子早就替他拉開車門，岑逸峯略一彎腰鑽進車廂，把手指啪的一彈，道：「阿漢！回公司去！」

「是！一哥！」保鏢兼司機阿漢湊趣的笑着道。他本來稱他做「二少」，但自從他出任岑福執行董事，又不惜高價投得「1」號車牌後，他就改而稱之「一哥」了。

1號勞斯萊斯座駕向港島的南面開去。

岑逸峯把身子往車背一靠，意氣風發的道：「那塊地，阿媽和大哥都說貴了，以你看，茂生，三億元入價，在豐隆却按了四億六千萬！轉一轉手，便多了一億六千萬現金！彩視的股權，還不是手到擒來麼！」岑逸峯用手一拍師爺模樣捧着文件包的男子。

師爺模樣的男子——茂生連忙點頭笑道：「是，是，看來還是逸峯兄的眼光獨到！宏景這一仗是徹底輸了！」他自然不敢在這時提及，若非岑老太端出他丈夫岑炳然的面子，那這塊地皮頂多只能按地價的五十巴仙貸款，若然如此，那收購彩視的股權就註定告吹了！

高大英俊、鷹鼻懾人的岑逸峯，返抵岑福公司寫字樓，便昂首闊步，迅速的穿過寫字樓大堂，直抵岑福的董事長室，他連門也不敲，就闖了進去。

「大哥！我這一攤大功告成，四億六千萬的現金到手了！就看你能否把澳洲佬米高擒住了！」岑逸峯把銀行按揭文件放在大哥的辦公桌上，用手一拍，得意地笑道。「

澳洲佬米高，便是持有彩視四成股權的大股東，其餘六成中，鍾氏家族持有三成六，是彩視的第二大股東，但由於第三大股東是鍾正宏的老朋友，托他全盤代理，因此鍾氏實際上是彩視目下的最大股東，董事局主席一職，便非鍾正宏莫屬。」

「大哥」——岑逸榮見岑逸峯直闖而進，却毫不介意，這位寬額大口、相貌醜陋的大哥，在高大英俊的弟弟面前，顯得有點猥瑣。他點了點頭，道：「昨天我剛和米高見面，他出讓彩視股權的條件沒變，就是說，要買下他的四成股權，必需動用現金一億多！阿媽說，彩視前景不太明朗，一下子困死大筆現金，尚須仔細考慮。況且……」岑逸榮瞧了弟弟一眼，忽地一頓。

岑逸峯不以為然的一笑，道：「況且甚麼？大哥！」

岑逸榮皺眉道：「那幢新建樓宇的銀行貸款快到期了，但認購額尚不足五成，到時尚須大筆現金去頂銀行這筆貸款！因此，收購彩視股權的事，是不是慢慢再說？二弟！」

岑逸峯一聽，不由呵呵大笑，他的鷹鼻一聳，斷然的道：「樓宇貸款根本不成問題！大哥，我敢保證，只要入伙紙一發出，一個月內就可以全部售清餘下的空置單位！銀行那筆二千萬貸款，還成問題麼！」

岑逸榮仍不放心道：「但入伙紙是否能及時發出？聽說工務局新換了主腦，對圖則設計審核極嚴格，千萬不要出甚麼漏洞才好。」

岑逸峯的眉毛疾速一跳，但迅速平復，不以為意的笑道：「放心吧！大哥，入伙紙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岑逸榮點點頭，道：「這就好，若那幢新建樓宇盡快售出，現金盡快回籠，阿媽的疑慮或許便會打消了！」說到此，岑逸榮突地一頓，想起了甚麼似的，忙對岑逸峯道：「啊！對了，二弟，二嫂四處打電話找你，不知她有甚麼急事，你快回個電話給她吧！」

岑逸峯又好氣又好笑，道：「她啊，大哥也知道她的脾性的，醋味重極了，她大概又以為我出去鬼混了！」

岑逸榮瞧了岑逸峯一眼，關切的道：「那你更該立刻給她回電話！你……你那些女人調調也該收斂一下了。」

岑逸峯大笑道：「放心吧，大哥，逸峯做事保證乾淨俐落！」他說着，便就近撥了個電話給他的太太。

「綺嫦麼？我剛去了一趟銀行！就在大哥的董事長室嘛！我還有事，晚上再說好麼！甚麼？你……你開甚麼玩笑！這……好啦！我馬上來！」

岑逸峯臉色一沉，馬上把電話擱下了。

岑逸榮忙問道：「甚麼事？二嫂她……」

岑逸峯鷹鼻急促的一聳，道：「沒甚麼，她說不舒服，要看醫生去！」

岑逸榮不放心道：「那要不要告訴阿媽？就讓大嫂陪她去吧！」

岑逸峯立刻道：「千萬別告訴阿媽！大哥！」他一頓，又補了一句，「綺嫦總有點神經兮兮的，我不想阿媽白擔心！」

岑逸峯說罷，就迅速的疾奔而出。

第二天上午，岑逸峯在他的執行董事室，呆坐在高背大班椅上，默默的出神。

這時，那位伴他去豐隆銀行的師爺——徐茂生，悄然而進，臉上笑容可掬。

「逸峯，工務局剛派人下來查核過，看樣子很滿意，我看，入伙紙很快就可以批下來了！」徐茂生是岑逸峯太太綺嫦的表兄，原在財務公司當一名主任，岑逸峯把他拉入岑福，又塞了把「受薪董事」的交椅讓他坐上去，因此對岑逸峯不由感激涕零。

這是一個極好的消息！徐茂生因此連忙跑來呈報。

往常岑逸峯必定會開心的大笑，說一句得意的讚語，但此時他坐在大班椅上，仍然皺眉不語，似乎滿懷心事。

「有甚麼事嗎？逸峯。」徐茂生小心翼翼的低聲道。

「你表妹她要跟我攤牌！」岑逸峯恨恨的一咬牙道。

徐茂生嚇了一跳：「為甚麼？逸峯！」

岑逸峯咬牙道：「不知為甚麼，她忽然神通廣大到把我送樓給人家的事都說出了！現在她可是發瘋了！」

徐茂生神色一變，連忙道：「不是我告訴她的！我發誓，我絕對沒洩漏半句！」徐茂生深知，他在岑福的地位全靠岑逸峯這條大柱。

岑逸峯把手一擺，道：「當然不是你！否則，我還會跟你說麼，因為我試得出她的口風，向她洩漏的，目的是衝着我岑逸峯！你當然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茂生！」

徐茂生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忙又小心翼翼的道：「她知道的事，到底有多少？」

岑逸峯冷哼一聲，道：「一切的一切，徹底完全！她甚至知道加建天台樓是你的主意，她把你臭駡了一頓！她還知道我一共送出了五

個單位，那五個女人的名字、身份，她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她說，她忍了我三年了，今回是勢不兩立！」

「甚麼條件呢？」徐茂生低聲道。

岑逸峯狠狠的咬牙切齒道：「分家囉！她要五千萬和兩幢別墅！」

徐茂生一聽，亦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五千萬、兩幢別墅！這，這不是敲詐麼？表妹竟這般大口氣，你可以一口拒絕呀？」

岑逸峯冷笑一聲道：「若如此簡單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我阿媽──這老太婆最愛面子？若被她知道我和她分手眞相，她不把我活撕才怪！還有，天台加建樓若被工務局查核到，鬧出來，老太婆當眞會把我殺了！她正是揪住我這弱點，才有恃無恐，獅子開大口！」

徐茂生一聽，亦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深知岑老太極重視家族的名聲，若被她獲悉眞相，她發起狠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而且私改圖則加建天台樓這事，是他徐茂生負責出面與工務局那位審核圖則的朋友聯繫，萬一曝穿，他徐茂生和那位工務局朋友，也同樣難逃行賄的刑事追究！

徐茂生神色一變，他就連冷汗也嚇出來了，忙道：「那！這……我立刻去約見工務局那位朋友！」

岑逸峯道：「你打算怎樣？茂生！」

徐茂生慌道：「要他向負責審核建成樓宇的那位老兄通通氣！若三方面合作，火頭或者可以包起來！或者乾脆把加建的天台樓拆了！」

岑逸峯狠狠瞪了徐茂生一眼，「哼！你瘋了？這麼一來如果驚動了老太婆，豈非自殺麼！你那位工務局朋友，改天我請他吃晚飯，眼下先沉住氣再說！還有，你先去穩住你表妹，千萬莫讓她到處亂叫亂嚷！」

「是，逸峯！」徐茂生眼見岑逸峯居然還如此鎭定，不由又驚又佩，「我立刻去！」徐茂生說罷，立刻轉身而出，他的動作，比受驚的兔子還快了幾倍。

岑逸峯目送徐茂生的背影離去，他的驚恐令他更爲激怒，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咬牙切齒道：「錢我有，但絕不會給妳敲去！」

岑逸峯略一猶豫，便伸手抄起辦公桌上的電話。「宋律師麼？我馬上上你律師樓！是急事，麻煩透了！」姓宋的律師是岑逸峯的同學，他們的婚姻見證人便是宋律師。

岑逸峯把電話狠狠的一擱，就從他的執行董事室衝了出去。此時就連他最熱衷的收購彩視股權事，亦被他斷然的抛開了，他非得先把逼在眉睫的私人危機擺平不可！

＊　＊　＊

此時陳景鏞正欲離家出門，他的太太KK忽然把他喊住。

「景鏞，等一等！你想見的那位鄔倩雲小姐，我已約好了，看你甚麼時候有空和她吃飯吧！」

陳景鏞一聽，立刻頓住脚步，他的眼神一亮，欲說甚麼，但忽爾又微笑一下，道：「先不忙和她見面，KK！」

「爲甚麼？景鏞！前幾天你不是說，你很想結識這方面的人才麼？」KK迷惑道。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沒有地盤，更高明的工程師也沒用！KK，你明白這道理麼？」

陳景鏞說罷，也不理KK仍在迷惑的眨着眼，便走了出去。

陳景鏞返回宏景地產總寫字樓設計室，簽發了幾份施工圖則，便接了鍾志豪的電話，馬上趕去他的辦公室。

「景鏞，岑福那面有動靜麼？」鍾志豪緩緩的道，他走了開來，招呼陳景鏞坐下。

陳景鏞微笑道：「岑逸峯果然拿地皮去銀行按揭了！」

鍾志豪吃了一驚，忙道：「是那間銀行？按了多少？」

陳景鏞道：「豐隆銀行，四億六千萬吧！」

鍾志豪急道：「岑福突然多了大筆現金，收購彩視股權豈非十拿九穩麼？老頭子知道，必定發火了！」

陳景鏞胸有成竹的笑笑道：「放心吧，志豪，按我的估計，岑氏很快就再無心思去理會彩視股權了！」

鍾志豪半信半疑，「爲甚麼？關於那女人和加建樓的事，也未必便把坐擁巨資的岑氏困住吧？景鏞！」

陳景鏞微笑道：「但據我的估計，岑氏家族中，只有岑逸峯對入股彩視最熱衷，因爲電視台缺少不了美女嘛！若岑逸峯被困住，岑氏收購彩視股權的熱情，起碼就散了一半了！」

鍾志豪不由一笑，道：「但你能擔保岑逸峯會被困住麼？」

陳景鏞斷然道：「你放心吧，志豪，我已把消息放出去，憑岑逸峯的性格，他此刻必定氣得半瘋了！而且他的太太絕非弱質女流，岑逸峯要擺平決非輕易之事！他必定在自吃玩女人的苦果了！」

鍾志豪腦中浮出岑逸峯氣急敗壞的樣子，心中便感一陣痛快，他點點頭，咧嘴一笑道：「今回你可玩殘岑逸峯了！景鏞。」

陳景鏞微笑不語，他的目光在鍾志豪臉上飛快地一掠，斷定他正處打擊對手後的欣然境地，便忽然道：「其實把岑逸峯困住的大功臣，應該說是岑老太她！」

鍾志豪沒作聲，若有所思。

陳景鏞瞧了鍾志豪一眼，斷然的接下去道：「若非岑老太獨攬產業大權，岑逸峯會如此忌憚她，因此而破壞了進取大計麼？」他一頓，見鍾志豪若有所悟的點點頭，立刻又續道：「平心而論，岑逸峯除了在女人身上糊塗外，在商言商，倒不失爲一個人才！可惜處處受制於岑老太婆，大有英雄受制肘的悲哀！」

鍾志豪不禁感觸的點頭道：「是啊！看來他的處境並不見得比我好！」

陳景鏞微微一笑，立刻趁勢道：「所以我以爲，志豪，年輕人爲甚麼不以行動向這些頑固的老太婆、老頭子表明，自己絕對有能力獨當一面，犯不着前怕狼後畏虎！」

鍾志豪微吃一驚道：「你這獨當一面是甚麼意思？」

陳景鏞猛一咬牙，便把自己盤算日久的大計亮了出來！「自組公司，另起爐灶，決然行動！」

鍾志豪雖已隱隱猜中，但乍聞之下，依然神色一變，半晌不語，好一會，才喃喃道：「你好大的膽子，景鏞！若被老頭子知道，他還不把你活劈了麼？」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我敢擔保，日後鍾老先生知道了，不但不會發火，相反只會對志豪兄你更爲讚賞！」

鍾志豪道：「爲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按鍾老先生的性子，依我看，他暗地裏必然十分欣賞岑逸峯的氣魄，是麼？」

鍾志豪點點頭，道：「是呵！老頭子甚至以他來嘲笑我！」

陳景鏞道：「鍾老先生並非嘲笑你，他只是恨鐵不成鋼！他的意思是故意以此來激勵你的進取鬥志！我絕對相信，只要志豪兄你以行動去向他表明，你並非他心目中那種憂柔寡斷的人，鍾老先生對你的看法必定立刻改觀！」

鍾志豪的眼神不由一亮，低聲道：「但……另組公司，這行得通麼？人手、資金如何解決？」

陳景鏞以手掌輕輕一按鍾志豪的大腿，斷然道：「人手方面你大可放心，志豪兄若拿定主意，我陳某人算一份子好了！資金方面的三幾十萬我負責，再加上志豪兄你的一份，便足可以起家了！」

鍾志豪猶豫道：「我私人的存款不足一百萬，加上景鏞你的一份，尚不足二百萬，這丁點資金，在地產方面搞得出甚麼名堂？挪用公司款項是決計不敢的，老頭子對數目一向核查極嚴厲！」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放心，作奸犯科，陳某人也決計不會去幹！況且在商場上，資金多少並非唯一的取勝之道！」

鍾志豪一怔道：「那還有甚麼辦法？」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眼光與人面，就看你如何去運用！」

鍾志豪道：「你有把握？景鏞。」

陳景鏞微一點頭，決然的道：「那當然囉！例如姓岑的三億元入價地皮，大有可能按得高達四億多的現金，這就是人面的作用！至於眼光麼，我就連公司的第一宗生意也看準了！」

鍾志豪心中不由一動，道：「甚麼生意？」

陳景鏞道：「現成的樓宇買賣！而且是整幢的舊式唐樓買賣！舊樓的價值在於它的地皮，地皮的價值又在於地點，只要所處的區域有極高的發展潛力，那舊式樓宇的地皮升值率就無可估量！」

鍾志豪微笑道：「人家肯賣給你麼？」

陳景鏞自信的一笑道：「你看我怎樣說服那位南洋阿伯吧！」

＊　＊　＊

陳景鏞展示的前景，鍾志豪很有點心動，他的眼神一亮，一點火花迸現的出現在眼前，雖然一百幾十萬的生意，對鍾志豪來說不算甚麼，但若是自己獨闖江湖的第一仗，這前景就令人異常神往！

因此，短短的七天後，陳景鏞與鍾志豪合組的地產公司便正式註册成立。

公司取名爲「宏生置業有限公司」，這是陳景鏞堅持起的公司名字，他堅持說這名字的好處日後自會見到，鍾志豪雖佔公司股權的六成，但他視陳景鏞爲公司的主樑，因此從公司的起名、註册，到租用寫字樓，一切均由陳景鏞全盤主理。

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進行，靜悄悄的註册，靜悄悄的租用寫字樓，靜悄悄的開張，甚至連開張的最簡單儀式也沒有。

陳景鏞對鍾志豪解釋道：「儀式給人的印象很淺，行動留下的記憶才會永恒！」鍾志豪見陳景鏞處事神速俐落，幹勁十足，心內滿意，便一笑置之，沒說甚麼。

事實上，一百萬的數目，對鍾志豪來說根本算不得甚麼，鍾氏家族龐大的產業，將來終歸於他，他只是要藉以「宏生」向老頭子表明，只要他放開手脚，他做生意的氣魄

並不遜於岑逸峯，他就心滿意足了。

但陳景鏞却把「宏生」視作他的命根，因爲他的全副家財，已押在「宏生」上了。

宏生置業有限公司註册成立不到三日，陳景鏞就決然的與那幢舊樓的業主斟盤。

陳景鏞施展渾身解數，甚至不惜搬出他的「擦鞋」功夫，運用到與那業主的週旋上，把自己的表面擦得極爲光亮，終於把舊樓的售價壓到一百五十萬。

那業主是一位南洋阿伯，面對陳景鏞鍥而不捨，苦苦相纏的講價本領，南洋阿伯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算我老人家服了你啦！一百五十萬，現金！這是最後的一句！」

陳景鏞苦着臉孔道：「現金就現金！但不是一百五十萬，稍爲再減一點點，好麼？」

南洋阿伯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那你說減多少？陳先生！」

陳景鏞迅速道：「一百四十八萬！一路去發的意思！大吉大利！張老先生你長命百歲！」

南洋阿伯——張老先生定定地瞧着陳景鏞，猶如瞧一頭神出鬼沒的怪物，終於，他嘆了口氣，道：「好啦，好啦，依你啦，陳先生！再說下去，天下的好話只怕都被你說盡了！」

陳景鏞心中大喜，但仍故意想了想，道：「那就說準了，一百四十八萬成交！」

張老先生連忙接口道：「是一百四十八萬現金，現金！知道麼？」

陳景鏞微笑道：「自然是現金！那甚麼時候上律師樓辦手續？」

張老先生想了想，道：「七天後吧，怎麼樣？」

陳景鏞連忙道：「這餐室對面便有律師行，反正張老先生的屋契已帶在身邊，不如這就先上律師樓，辦個收訂落訂的手續，七天後，再辦轉名手續！」

張老先生道：「陳先生打算落多少訂金？」

陳景鏞立刻道：「三十萬！我立刻去銀行開現金本票！」

張老先生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怎的忽然又這樣豪爽了？」

陳景鏞笑道：「這就是一諾千金嘛！」

* * *

就在陳景鏞與南洋阿伯上律師樓辦落訂金手續時，岑逸峯在他的辦公室接到徐茂生的電話。

岑逸峯抄起電話就皺眉道：「她怎麼了？說吧！」

徐茂生在電話中帶點哭音道：「她口氣很硬，甚至可以說決絕，看來分手的事無可挽回了！」

岑逸峯微哼一聲，道：「隨她的便吧，她有甚麼動靜？我是說，她有提出分手的條件麼！」

徐茂生嘆了口氣，道：「還是那樣，五千萬加兩幢別墅！而且……」徐茂生說話有點吞吞吐吐。

岑逸峯不耐煩地道：「而且甚麼，快說！」

徐茂生慌亂的道：「有異樣！她托人到環頭環尾活動，那通常是黑社會三山五嶽人馬活動的地方，我恐怕她已把心一橫，請那些人來對付你了！還有……」

岑逸峯咬牙道：「你嚇懵了，說話吞吞吐吐的，成何體統，還有甚麼？快說！」

徐茂生嚇得連忙道：「是！她約你下午三點在別墅見面，你可要小心哪！」

岑逸峯略一沉吟，鷹鼻一聳道：「哼！怕她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囉！這事你不要管了，集中精力擺平那圖則事！知道麼？茂生！」

岑逸峯狠狠的把電話一擱，立刻又抄起來，連續向外面打了兩次電話。

打過這兩個電話，又獲對方的肯定答覆，岑逸峯的心情才舒緩了點，他把頭往椅背一靠，瞥一眼手腕的金勞錶，又默默的沉思。

到下午二時三十分，他的司機駕車來接他了。

「別墅！阿漢！」岑逸峯把身子往車座一靠，道。

「是，一哥！」司機阿漢答應一聲，車子隨即駛了出去。

勞斯萊斯房車駛抵一座西班牙式豪華別墅，那是岑逸峯的渡假別墅。岑逸峯吩咐阿漢在外面監視，他獨自下車，走進別墅的大廳。

他心中驀地一沉，只見他的太太方綺嫦獨坐一旁，另一旁有三個穿西裝的大漢，坐在梳發上，打扮斯文，但却沒法掩飾三山五嶽人物的強悍。

「你！他們是誰？」岑逸峯盯着他的太太，沉聲道。

岑逸峯的太太方綺嫦，她是年近三十的少婦，因並未生育，身材保養得猶如未婚少女，身穿緊身T恤、皮褲、長鞋；但很濃的化裝，渾身的金飾，顯盡富家少奶的氣派。

「他們是我的朋友呀！」方綺嫦冷冷的道。

岑逸峯向他們斜瞥一眼，道：「是你的朋友？倒似三山五嶽的江湖好漢！哼！」

「你岑家財雄勢大，我也不見得可以任由人欺負！」方綺嫦在岑逸峯的眼中，已瞧不出丁點昔日的夫妻恩情，便微一咬牙，道。

岑逸峯略一皺眉，他也知道太太的脾性，她極愛面子，既然不惜求助這些黑道人物，那是非常決絕的了，此事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你打算怎樣？」岑逸峯道。

「廢話少說！我提的條件考慮清楚了麼？」方綺嫦擺出欲速戰速決的模樣。

岑逸峯瞥一眼三名西裝大漢，冷哼一聲，道：「欲逼我訂城下之盟麼？這是你我之間的事，他們有資格旁聽麼？」

三名大漢不約而同，霍地在椅上躍起，欲向岑逸峯有所動作，但仍向方綺嫦目詢。

方綺嫦很鎮靜，從容不逼的淡淡道：「他們是我的朋友，怕我吃虧，當然有權旁聽！」

「笑話，你吃甚麼虧了！若存心要你吃虧，我還來和你談麼！好來好去，不妥說到妥，犯不着搬出外人插上一脚！」岑逸峯恨恨地一拍那張名貴的酸枝枱，道。

爲首的一名西裝大漢終於按捺不住，瞪着岑逸峯，冷冷的道：「岑先生，你有頭有面，是個漂亮的花瓶，我們是爛石，硬碰對你決沒好處！五千萬與兩幢別墅在你眼中算得甚麼？」

岑逸峯冷笑一聲，「原來是存心來同我講數！」

方綺嫦根本沒被岑逸峯的冷傲嚇倒，她亦冷笑一聲，立刻道：「你說甚麼都好，但這事今日一定要解決，我不想再拖下去，你也可以早點大模大樣到你那些女人的金窩裏去！」

方綺嫦已擺出公然撕破臉皮的模樣，岑逸峯心內不由一沉，他知道，方綺嫦不愧是他岑逸峯相伴五年的太太，早就把他的弱點揪住不放，而且這個被揪住的弱點是致命的！

「到這地步，我的事你管不着！宋律師快到了，一切由他見證再說罷！」岑逸峯冷然一笑，强作輕鬆道，但他的眼睛，却不時透過玻璃的反射盯着三名大漢的動靜。

岑逸峯已隱隱意識到，事情並非一如他所料的那般輕鬆，方綺嫦早就有備而來，她帶來的「娘家的人」，自然也並非等閒之輩。

果然剛才那發話的西裝大漢嘿嘿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們三兄弟有膽赴約，自然有膽同你玩到底！嘿嘿，紅、黃、藍、白、黑，我們都玩慣了，岑先生喜歡玩哪一套？」

岑逸峯不屑的冷哼一聲，却不再作聲。

雙方僵持之際，宋律師與兩個警方的幫辦準時趕到，大步走進大廳來。這是那兩個電話的作用。

岑逸峯神色登時一鬆，他與宋律師耳語幾句，然後向那三名西裝大漢點點頭，微微一笑，道：「這兩位是重案組的劉幫辦、陳幫辦，你們好好聊聊！」

陳幫辦當即走到三名大漢前面，道：「你們是哪一路的人馬？」

岑逸峯以爲，他這一亮牌，搬出王氣，這些黑道中人，還不立刻脚軟麼？

豈料三名大漢一聽，却嘿嘿冷笑，剛才發話的那大漢冷冷的道：「朋友，你是當差的，應該知道離婚索償法例！岑太委托我們同她的先生談判條件，你們是甚麼身份？如果是岑先生的代表，也不必在此談了，留着去投訴組才講個清楚，再或者可以到廉記飲咖啡時討個公道！你們說如何？」

西裝大漢話雖不多，但字字猶如超强膠布，登時把陳幫辦的嘴封住，作聲不得。因爲陳幫辦自然知道，以他和劉幫辦的身份，參與豪門恩怨，若然鬧上廉署，那後果是很嚴重的。

宋律師見狀，低低的對岑逸峯說了幾句，又走過方綺嫦那面，解釋了幾句。宋律師的話似乎很有份量，岑逸峯和方綺嫦依言站了起來，與宋律師一道，走入岑逸峯的書房。

但不到五分鐘，方綺嫦便氣衝衝的走了出來，對三名西裝大漢道：「走啦！姓岑的有心玩我，就陪他玩玩！他大概不見棺材不流淚了！哼，走！」

此時岑逸峯和宋律師也走了出來，方綺嫦狠狠的盯了岑逸峯一眼，道：「你聽清楚，五千萬、兩幢別墅，缺任何一款，你我之間決不會好來好去！岑老太面前，你自己等着去解釋清楚！」

西裝大漢之一知道談判破裂，馬上目露兇光，大喝一聲道：「我們有不少兄弟，湊巧有個未到入獄年齡的，又有絕症，給多少安家費，要右手永遠不會斬錯左手！」

陳幫辦、劉幫辦一聽，忍不下這口氣，正要以王氣鎮壓，西裝大漢却根本不把他兩人放在眼內，搶先冷笑道：「你兩個少擺王家官樣，此時未輪到你們講惡，最好少插手此事，若大家纏下去，吃虧的是你們！」

西裝大漢說罷，便簇擁着方綺嫦走了。看方綺嫦決絕的神態，她早就當岑逸峯與她這個家完了。

岑逸峯怔怔的目送太太與三個西裝大漢離去，竟然悶聲不響，依他的脾性，這是極少有的事，顯然此事大出他意料之外，他顯得驚慌失措了。

「錢！我有……但不想給她！

有甚麼法子？」岑逸峯目注宋律師和陳幫辦、劉幫辦，驚怒交集的喃喃道。

陳幫辦苦笑道：「我雖然是一哥你的好朋友，但對方欲以黑手硬碰，我們也無法保證一哥你的安全！」

劉幫辦亦接口道：「對方看來絕非普通黑社會人物，若此事不能善了，驚動到廉署，就痲煩了！說句實話，一哥你實在不宜與這些亡命之徒結下仇恨。」

岑逸峯哼道：「宋律師你怎麼看，她帶來的人揚言斬人，難道還不夠條件把他抓了麼？」

宋律師搖搖頭，道：「他並未行動，而言語是不足以定罪的！而且就算眞把兇手抓了，傷人罪的刑期也不會太長，這對於這些見錢眼開的亡命之徒，吸引力是很大的。」

岑逸峯咬牙道：「那我豈非很危險麼，眞的被她敲詐成功？」

宋律師沉吟道：「除非你甘冒生命危險，而且你就算告上法庭，判決的結果也未必對你有利。其中的利害得失，希望你考慮清楚。」

岑逸峯又驚又怒，道：「但五千萬現金、兩幢別墅，並非小數目！一時間我如何付得出，這不是很要命麼？」

宋律師道：「我不知你爲甚麼與岑太搞到這個地步，但既然到了這個地步，女方向男方索償，是法律允許的，希望你明白這點。」

岑逸峯一聽，口氣不由一窒，作聲不得，因爲他被太太揪住的那致命弱點，他是決計不能向宋律師洩露的。

宋律師、劉幫辦、陳幫辦等三人告辭走了，岑逸峯呆坐在空蕩的大廳裏發怔。

他開始隱隱的意識到，他與太太鬧翻是非常失策的事了，不說別的，那五千萬現金、兩幢別墅的離婚索償，就算對他岑逸峯來說，也絕非輕易可以拿得出的數目。

更要命的是，方綺嫦的背後，顯然有暗手操縱着她，把她推上火線，從而立刻把他逼進眼下這個進退維谷的境地！更令岑逸峯惱火的是，他甚至連對方的目的是甚麼也不知曉！

「哼哼哼！若被岑某人查出此人是誰，哼哼哼，我要活剝他三層臭皮！」岑逸峯恨恨的咬牙哼道。

棄車保帥　皆大歡喜

陳景鏞挾着皮製的文件袋，毅然決然的踏進豐隆銀行貸款部經理室來。

他昂首闊步，因爲他的文件袋內，裝着那幢以一百四十八萬買入，時價却絕對值二百萬的舊樓屋契，這是陳景鏞打算憑此起家創業的本錢。

他已有一套完美的計劃，他絕對相信，這幢舊樓可以在銀行得到一百六十萬的現金貸款，因爲這僅是時價的八成。然後憑這筆現金，他立刻又可以收購另一幢樓宇，再按出去，再收購；初期是小本生意，但這般滾雪球下去，他手上便握有數幢物業，待樓價升高時拋出去，轉眼「宏生置業有限公司」便可以淨賺一百萬，加上原來的資本，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大！

這一套完美的創業大計，陳景鏞也早在鍾志豪面前拍胸口說必定可以實現。

三天前他就向豐隆銀行貸款部的陳經理接洽妥當，今天早上，是陳經理約見的時刻，陳景鏞信心十足的準時帶備文件赴會來了。

銀行的貸款部絕對不容輕易踏進，特別是寂寂無聞的生面人。

陳景鏞却絕對相信自己是唯一的例外。

他很快的走到大廳的詢問處，又很快的掏出那張早就準備好的咭片，毅然決然的向詢問處的公關小姐遞過去。「小姓陳，與陳經理約好的，有關樓宇貸款的事！」陳景鏞簡捷有力的道出來意。

「請等一等！陳先生。」公關小姐手持陳景鏞的咭片，走進裏面去。

公關小姐很快走出來，對陳景鏞說：「對不起，陳經理剛好有客，請你等一等，好麼？」她的口氣婉轉客氣，但神態却是不容分辯。

陳景鏞無奈只好退開去，在大廳的一角坐下等待。

許久，陳景鏞才聽到傳呼訊號道：「陳景鏞先生，請到貸款部！」

陳景鏞咬了咬牙，站了起來，哼哼，小小一位貸款部經理，架子也這般厲害！他雖然心中氣，但這是他有求於人，根本不能發作。

陳景鏞被公關小姐引進貸款部。貸款部的陳經理是一位圓腦袋的中年男子。

「陳先生，請坐！」陳經理向陳景鏞欠欠身，隨口一句道。

陳景鏞又沒心思與他泡磨菇，他屁股剛沾上坐椅，便急道：「那份求貸書，陳經理看過了麼？大概沒甚麼問題吧！」

陳經理圓滑的一笑，道：「陳先生是私人按揭，還是公司按揭？」

陳景鏞一怔，道：「這有關係麼？」

陳經理異常肯定的點點頭，道：「有！這牽涉到按貸對象的信用問題！」

陳景鏞想了想，便道：「那，那就是公司按揭吧！是宏生置業有限公司！」他自豪的道出宏生的名字，不管怎麼說，這是陳景鏞自己創業的開始，而「宏生」就是他創業伊始的本錢，他爲此而感到自豪。

陳經理的眉頭却迅速一皺，道：「宏生置業，是新成立的吧？陳先生把屋契正本帶來了嗎？」

陳景鏞心中一喜，暗道「宏生」果然大好兆頭，甫一露面，便惹人注意了！他連忙打開文件袋，把那幢舊樓的屋契掏出來，向陳經理面前一推，微笑一下，却沒作聲。

陳經理仔細的瞧着屋契，又在計數機上按了一會，便沉吟起來。

陳景鏞瞧了陳經理一眼，信心十足的道：「陳經理，你看，可以按一百六十萬吧！這只是時價的八成而已！」

陳經理微微一笑，沒正面回答，却反問陳景鏞道：「陳先生，買入價是多少？」

陳景鏞自負的一笑，道：「那業主等錢用，再加上買家的眼光手腕，是超值買入價一百四十八萬！但可以絕對肯定，眼下的時價應該是二百萬以上！所以，銀行方面就算以一百六十萬按出，也是絕對穩當的！」

陳經理微笑一下，根本沒被陳景鏞的言辭所動，「但銀行的規矩只可按舊樓價的五成，還要看樓宇所在的地點，陳先生這幢舊樓在旺區，有一定發展潛力，所以特別批準按舊樓價的五成貸款。」

陳景鏞一聽，差點跳了起來，忙道：「按舊樓價的五成！那，那是多少？」

陳經理肯定的道：「那就是七十五萬吧！小小尾數，也就略去不計了！」

陳景鏞猶如被兜頭潑了一勺冷水！「七十五萬！這頂個甚麼用？」他不由低嚷一句道。

陳經理此時已收拾了笑容，冷漠的道：「樓宇按揭貸款，通常銀行以考慮樓宇的價值，再扣除保險系數貸出款項，至於貸款的用途，一般性是不加考慮的！若陳先生同意，現在就可以辦手續。」

陳經理的語氣神態，無疑在向陳景鏞道：「若不同意，那便請出去！但這個數目距陳景鏞的預算相差實在太遠了！他情急之下，不由搶着道：「可是我知道，陳經理！岑福那塊地皮，入價三億，却在你們豐隆超額按出四億六千萬！這，這公道麼？」

陳經理微微一笑，道：「可惜你們是宏生置業，若是岑福、宏景，那又自當別論！岑福那塊地皮，實話說那是豐隆董事長的裁決，因爲岑氏家族的岑老夫人出面擔的保！陳先生該明白了吧？對不起，若陳先生尚有疑慮，那就撤消按揭申請好了！」

陳經理的口氣，就只差下逐客令了。

陳景鏞又羞又氣又怒，他這時才確然的相信，世家富豪的面子，竟值一億六千萬！他們輕輕的一句話，便比他陳景鏞這窮小子叩萬個響頭份量重多了！

陳景鏞臉色鐵青，却悶聲不語，因爲他知道，這是銀行貸款部，普天下最現實的地方，除了實力，任何其他一切均是徒勞的。

他把那張屋契收回，塞進文件袋，決然的站起來，便欲離開。假如只能按七十五萬，那簡直等於不按，現下任何有潛質的樓宇，均遠超過這個數目，捏着這丁點現款，他如何在樓宇買賣上闖出血路？

「對不起，陳先生，我實在無能爲力，這是銀行的規矩！」陳經理打圓場的加了一句。

陳景鏞冷哼一聲，話也不說，便轉身準備離去。

就在此時，公關小姐却引進一位年輕男子，這人高大英俊，鷹鼻懾人，不是岑氏家族的二公子岑逸峯是誰？

陳經理見是岑逸峯駕到，臉上登時換了甜極的笑容，他忙站起來，一疊聲的道：「岑先生親自來辦理貸款轉賬手續麼？辛苦了，辛苦了，其實有你一個電話，隨便派個人來，我立刻便替岑先生你辦妥了！」

陳經理這時根本就當陳景鏞已不存在。

岑逸峯凌利的目光却落在陳景鏞身上，他沒理會陳經理的奉迎，却向陳景鏞點點頭道：「怎麼？景鏞兄，宏景也來求貸款麼？」

陳景鏞心中一跳，他不知道，岑逸峯這話的用意是甚麼，「沒甚麼，是我向銀行的私人求貸！」他掩飾了一句，就欲走出去，在這時，他不想與岑逸峯糾纏，以免再添痲煩。

岑逸峯一眼便也瞧破陳景鏞的心境了，他不禁微笑一下，道：「景鏞兄打算求貸多少？」

陳景鏞悶聲不語，在這個尷尬時刻，碰上正被他和鍾氏家族算計着的岑逸峯，他還有甚麼話可說？

陳經理却討好的接口道：「原來岑先生認識陳先生！陳先生打算以樓宇按揭時價的八成按揭，但銀行的規矩只能按舊樓價五成，所以這事很難辦呵！請陳先生原諒。」

陳景鏞微哼一聲，但依然不說話。

岑逸峯笑了，道：「陳經理！不能通融一下？」

陳經理爲難的笑笑，道：「可

惜這是上頭定下的規矩，所以，所以我也很難處理。」

岑逸峯道：「多少數目？」

陳經理苦笑道：「按時價八成是一百六十萬，但銀行方面只能按舊樓價五成即七十五萬，數目相差很大。」

岑逸峯瞥了陳景鏞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那是指物業按揭！但陳經理，如果加上一個信用擔保，豐隆是否可以通融到一百二十萬？現下物業升值率很高，按這個數目，銀行也是保險極了！」

陳經理沉吟道：「這得看是甚麼信用擔保啦，例如岑先生方面的信用擔保，按舊樓價的八成即一百二十萬，相信問題不大！」

岑逸峯點點頭，忽然向陳景鏞轉過目光來，便認眞的道：「景鏞！你這筆私人樓宇按揭事，如果你需要我作信用擔保，就給我一個電話吧！」

陳景鏞眼神一亮，這絕處逢生的感觸，幾乎令他衝口而出立刻答應，但他想了想，終於只是點點頭，笑笑道：「多謝！岑先生，我暫時還用不着！」

陳景鏞說罷，鎭靜的走了出去。

走出豐隆銀行，迎面吹來一陣冷風，陳景鏞覺得，這就有如他現下的心境一般。

陳景鏞對這幢舊樓的買賣寄於莫大的期望，但此時却被那圓腦袋陳經理兜頭潑了一勺冷水，他的由此而出的闖業大計，也幾乎就此幻滅了。

陳景鏞尚有一線希望，假如鍾志豪肯以宏景的名義擔保的話，那見鬼的圓腦袋陳經理不是說，得看甚麼人信用擔保，可惜他並非宏景、岑福麼！

帶着這一線希望，陳景鏞又信心十足了，他只要有一點希望，就永遠不會絕望。

陳景鏞返回宏景公司總寫字樓，他尚有幾份宏景的建築圖則要審核，雖然「宏生」是他私人的命脈，但他深知，眼下他還必須守穩「宏景建築工程師」這份職務。

忙了一個下午，憑陳景鏞的辦事效率，他早就把那幾份圖則審核妥當了。趁了一個空檔，他就毅然決然的上鍾志豪的辦公室來了。

鍾志豪做事勤奮，雖然是下班的時候了，他仍在辦公室裏面忙着。

「有事麼？景鏞。」鍾志豪抬頭見是陳景鏞，便把手中的筆一擱，道。

陳景鏞曾在鍾志豪面前拍胸口，憑他的本領，一定可以令「宏生」在地產界衆强敵中殺出一條血路，但豈料甫一出師，便鎩羽而歸，這教他如何向鍾志豪開口。

陳景鏞斟酌了一會字句，終於繞了一個圈子，道：「宏生買的那幢樓宇，果然超值，銀行方面很樂意以一百二十萬按貸！只是需要一點信用擔保！」

鍾志豪對「宏生」的成敗，根本就不以爲意，因此他一聽就笑了，「算了！景鏞！你也別繞圈子了，銀行方面誰也不會冒險按舊樓價的八成，他們所謂信用擔保，好過直接說求貸者沒還款信用記錄吧了！」

陳景鏞不得不佩服鍾志豪的眼光，他直截了當的便點出了這事的關節，但也瞧出鍾志豪對「宏生」的冷漠，他根本上只當「宏生」是一場遊戲罷了！

「那！那你看該怎麼辦？志豪！」陳景鏞仍不肯死心，直盯着鍾志豪道。

鍾志豪並不掩飾自已對「宏生」的冷淡，雖然他在「宏生」投資了一百萬，他笑笑道：「我沒有甚麼主意，你說吧，景鏞。」

陳景鏞咬了咬牙，終於鼓着勇氣道：「我看，志豪，能不能以宏景的名義去擔保這筆貸款？反正那幢樓宇時價起碼值二百萬，宏景擔保一百二十萬並無任何風險！但宏生有這筆現金回籠，就可以再收購另一幢超價的樓宇！然後再按給銀行，再收購，宏生手上握有數幢物業，價高而沽，轉手就可以淨賺一二百萬，嘿！宏生創業的第一炮就夠響的了。志豪！」

陳景鏞拚命的鼓動鍾志豪，但他看來是選錯對象了，因爲鍾志豪根本就不爲所動，事實上，這區區的一二百萬，比對起他的未來產業宏圖宏景來說，那不過是九牛一毛！

「那不行，景鏞，你也知道，阿爸很留意宏景的來往賬目，他若發現我私下以宏景的名義擔保宏生貸款，那還得了麼！而且這對宏生也並無任何好處，我看，景鏞，既然有三幾十萬樓價賺，也不必拿去按揭了，乾脆就沽出去算了！做生意慢慢來嘛！」鍾志豪不容分辯的道，他根本就不打算掩飾他對父親鍾正宏的尊崇與畏懼。

陳景鏞闖業的決心雖然强烈，但他知道，他這種決心，在富豪世家的千絲萬縷關係面前，那不過是流水中的浪花，眨眼就會被急流淹沒！

陳景鏞沒再糾纏下去，他心中雖然極之失望，但他的神色却絕不會流露出來，人生的辛酸挫折，對他來說，還少麼？

陳景鏞岔開話題，向鍾志豪說了一會宏景建築地盤的進度事項，就告辭走了！

* * *

陳景鏞回到家裏，他的太太KK正等他吃晚飯。

陳景鏞悶聲不響的往嘴裏撥飯，連KK瞧了他幾眼也沒發覺。

「你有心事？景鏞！」KK很愛她的丈夫，見他悶悶不樂，便柔聲道。

「沒甚麼！你吃飯吧，KK！」陳景鏞沒好氣的道，KK待他越好，越細心體貼，陳景鏞就越難過不已，他總覺得自己虧欠了她甚麼似的。

KK却沒體會陳景鏞這種微妙的心曲，她的大眼一眨，裏面已有淚水在滾動，她嗔道：「你怎麼啦，好像吃了火藥，你在外面不順心，回來就拿我出氣麼！」

陳景鏞見KK嗔怒，便慌了，他把飯碗一扔，便一手把KK摟進懷裏，似解釋又似慰藉的道：「別多心，KK，好麼？我那份工程師幹得好好的，有甚麼不順心了？你放心好了！」

KK在他的懷裏挪動一下，依然不放心道：「算了，你騙不過我的眼！發生甚麼事了？你不告訴我，我不理你了！」KK說着，果然就虎起了臉孔。

陳景鏞心下更慌，因爲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KK這種陌生人似的冷臉孔，他連忙求饒似的拍拍KK的腰肢，道：「好啦，KK，實話說吧，那不過是宏生買賣的一點小事，我總會有辦法解決的！」他仍然故作輕鬆。

KK一聽，却立刻明白，既然這是「宏生」的事，這對陳景鏞來說就絕非「一點小事」了！她眨了眨眼道：「既然這是宏生的事，鍾志豪也是股東，爲甚麼不找他想想辦法？」

KK只是按她的思路去想，但這却正戳中陳景鏞的痛處！他狠狠的咬咬牙，道：「別提啦！這些守財公子哥兒哪有闖業的興趣！說實話，論辦事的氣魄，鍾氏的確比不上岑氏的岑逸峯！」

KK一聽暗吃一驚，忙道：「你打算向岑逸峯求助？眼下鍾家正與岑家明爭暗鬥，讓鍾家知道了，這還得了啊？而且鍾志豪還是與你合股的股東！」

陳景鏞咬牙道：「我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沒答應岑二少的好意！人家在銀行碰上我，二話不說就願意替我作信用擔保！但鍾家的人就沒這份豪氣，活脫的一對父子守財奴！」

陳景鏞恨恨的道，KK擔心的連連眨眼道：「你不是打算掉轉槍頭，反助岑家對付鍾家吧？」

陳景鏞狠狠的發洩了一頓，這時已冷靜下來了，他輕輕的放開KK，微笑道：「放心吧，KK，鍾家就算有甚不是之處，但念着我陳某人落難來港蒙他鍾家收留這點恩德，我處事總不會太過份的！好啦，只顧說，飯菜都冷了，快吃吧，待會我還有一個約會呢！」

吃過晚飯，趁KK入廚房洗碗碟時，陳景鏞就決然的打了一個電話。

打完這個電話，陳景鏞走進洗手間，用冷水精神一下，屁股也沒沾椅坐坐，便抄起那個內裝屋契的文件袋，飛快的走出去了。

陳景鏞夾着文件袋，走到街上，揚手截了一部的士，就急急的鑽了進去。

此時已是晚上八時半，陳景鏞約會的那人只有九時至十時這一個空檔，從這裏趕去約會的地點，起碼要三十分鐘的車程，那人而且揚言，過了九時十分，他就不再等待了，這教陳景鏞如何不心急如焚？

* * *

那是一間幽靜而舒適的海鮮館。

陳景鏞趕到時，尚差一分便到九時正，不過，岑逸峯已在裏面等候了。

「你知道，我爲甚麼願意當你的信用擔保人麼？景鏞！」

海鮮剛捧上桌面，岑逸峯懾人的鷹鼻便一聳，直截了當的道。

陳景鏞並不感意外，他早就預料到，今晚這頓海鮮飯，雖然並非鴻門夜宴，但也絕非有肉無骨的魚片湯！

陳景鏞往桌上帶刺的石斑魚瞧了一眼，便微微一笑，點點頭道：「知道！」

岑逸峯因陳景鏞的坦率微感意外，但迅即以指頭一彈桌面，沉聲道：「你知道甚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假如逸峯兄你遇上麻煩第一個値得懷疑的，自然是所有與鍾氏家族有關的人啦！因此我知道逸峯兄所以肯做我的信用擔保，唯一的原因是你把我選作你的反擊的突破口了！」

岑逸峯立刻盯着陳景鏞，道：「你知道我遇上麻煩麼？」

陳景鏞淡淡的一笑，道：「不知道，但猜得到！」

岑逸峯急道：「爲甚麼你可以一猜便中？」

陳景鏞微笑道：「逸峯兄視鍾氏家族爲目下最大的假想敵，我不幸是鍾氏家族的所謂『智囊』，逸峯兄如非碰上大麻煩，懷疑這與鍾氏家族的人有關，豈肯紆尊降貴，陪陳某這窮小子吃海鮮飯麼？」

岑逸峯的心事被陳景鏞一言道破，不但不怒，反而爽快的呵呵大笑道：「好！景鏞兄果然不愧爲智囊級的人物！我岑逸峯欣賞的正是

你這號人材！」岑逸峯一頓，又盯着陳景鏞，道，「那麼景鏞兄是否肯坦率一句，這事與鍾家有關麼？我是指，我碰上的那見鬼的痳煩！」

陳景鏞一聽，也呵呵大笑道：「可惜我連逸峯兄你碰上的是甚麼痳煩也不知道，又怎知道這是否與鍾家有關？逸峯兄這不是强人所難麼？」

岑逸峯一聽，不由眉頭一皺，見陳景鏞的從容鎭靜，雖有求於他，但仍能不卑不亢，委實是一個厲害角色！

欲旁敲側擊，在他身上尋找突破口，那是決計不可能了！因爲岑逸峯並無可以迴旋的時間！他的太太方綺嫦只給他三天時間，過了限期，女人翻起臉來，是甚麼都敢做的，到時他不但過不了岑老太這一關，方綺嫦認識的那些三山五嶽人物，說不定眞會拿他開刀，一樽花瓶，豈可冒險去與爛缸瓦硬碰！

這可怕的前景，氣魄宏大如岑逸峯，也被弄得心驚肉跳，因爲這到底不是任他縱橫馳騁的商業戰場！這是另一種充滿血腥味的黑社會戰場！

岑逸峯心念電轉，口氣便一轉，這時倒變成陳景鏞並非有求於他，而是他岑逸峯有求於他陳景鏞！岑逸峯把他碰上的痳煩，繞了一個圈子，透露了一半，至於私改圖則送樓給女明星這等刑案大事，岑逸峯是決計不說的了。

陳景鏞靜靜的聽着，他心中雖然偸笑，因爲岑逸峯所說的「痳煩」，就連他不敢洩露的隱秘之處，也是他陳景鏞一手挖掘策劃出來的！但他的淡然的神態，却一點不變，就好像這一切他根本不想知道，也根本與他無關似的！

「你看！除了姓鍾的，還有誰把我的根底挖得這麼透徹！若非欲置我岑某人於死地，別人也決不會使出這種毒辣手段！」岑逸峯恨恨的咬牙道，他一頓，隨即虎的盯着陳景鏞，道：「因此我懷疑這必定是姓鍾的背後搞的鬼！爭地皮他們輸了，不服氣就施出這些鬼域技倆！你是鍾家的智囊，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內幕！景鏞，哼哼！」

岑逸峯冷哼一聲，狠狠的盯着陳景鏞，懾人的鷹鼻急促的一聳，「弄這些鬼把戲的人，我岑某發誓要活剝他三層臭皮！但助我一臂的人，岑某亦決不會待薄他！這，就看你的啦，景鏞！」

陳景鏞神色不變，就連眉毛也沒跳動，他擺出一副原來如此的神態，點點頭道：「我知道，這是逸峯兄待人恩怨分明的好處，我很佩服！」

岑逸峯不耐煩了，他瞪了陳景鏞一眼，道：「說這些幹麼！我是說，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告訴我，是誰在使這些鬼域技倆！」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雖然我不知道是誰使這些技倆，也不知道其目的是甚麼，但我知道，要破解這個招數，也並非甚麼天大的難事！就看逸峯兄是否抓住其中的關節罷了。」

岑逸峯一聽，喜道：「景鏞兄有甚妙法？說，快說！」

陳景鏞道：「逸峯兄，你不是說，陪你太太來講數的是一些三山五嶽人物麼？對這些人，法律和王氣都毫無用處，唯一可行的只有一個法子！」

岑逸峯大感興趣道：「是甚麼法子，你乾脆一句說吧！」

陳景鏞微笑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付黑社會人物的最有力武器是黑社會，只要尋出『黑吃黑』的缺口，我敢擔保，你太太便失去最有力的武器，她開出的盤口便會立刻降低，逸峯兄的難題便迎刃而解了！」

岑逸峯眼神不由一亮，伸手一拍桌子，道：「很好！嘿嘿，黑吃黑，這果然是一個絕妙的法子！」他一頓，却又沉吟道，「不過，你知道岑氏家族做的是正行正業，我決不能與這些黑人物打交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又如何解決？」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世上有許多事，眞正的主人是不必出面的！」

岑逸峯眼神又一亮，道：「這方面，景鏞兄有辦法麼？」

陳景鏞微笑道：「我可以想想，再答復你，好麼？」

岑逸峯沉吟道：「當然啦！不過要快，因爲我只有三天時間！還有……」岑逸峯一頓，似在斟酌字句，又似在考慮是否把那事坦白道出。

陳景鏞微笑不語，擺出一副你說我就聽，但不說也沒甚麼的神態。

終於，岑逸峯手指一彈桌面，道：「還有……一點小問題！就是我直接負責的那幢新落成樓宇，施工與呈報工務局的圖則有點出入，當然這沒甚麼大不了，但拖慢了入伙時間，我在家母面前不太好交代！就是這事，景鏞兄有甚麼高見，你是這行上出名的『智囊』呀？」

陳景鏞微笑一下，他自然知道「這點小問題」意味着甚麼！他在心裏迅速的衡量了其中的得失利害，終於斷定，在這個時候打倒岑逸峯對他自己並無任何好處，便把笑容一斂，低聲對岑逸峯說了幾句甚麼。

然後陳景鏞驀地坐正身子，微笑道：「這純粹是施工監督疏忽的問題！只要有人肯承擔這個責任，自然追究與否，是你岑福地產內部的事啦！」

岑逸峯盯着陳景鏞，目光在他臉上霍霍的打轉，猶如瞧一頭天外的怪物，終於他伸手一按陳景鏞的手背，失笑道：「呵呵！如果換了別人，我一定斷定你是姓鍾的派來算計我的了！否則，爲甚麼你竟像武林高手，招招點到解穴的脈上！」

陳景鏞連眉毛也沒跳動，微笑道：「是麼，那現在呢？」

岑逸峯大笑道：「你當然不會算計我！」

陳景鏞道：「爲甚麼？」

岑逸峯傲然一笑，道：「因爲我知道你現正急於闖業，把岑某弄垮，對景鏞兄你絕對沒有任何好處！」

岑逸峯說着一頓，很快的隨便吃了幾口擺上桌面許久的海鮮，便把一疊鈔票扔在桌子上，道：「景鏞！我先走了，你替我找數！你很有頭腦！我等着你的電話，這事解決了，私人信用擔保那是小事，以後我們還有許多合作機會！」

岑逸峯說罷，也不容陳景鏞再有任何表示，便霍的站了起來，迅速的離開了。

陳景鏞往桌上的各款海鮮瞥了一眼，不由微微一笑，他心中一動，便站起來，走去電話間，撥了一個電話。

「ＫＫ麼？我是景鏞！今晚我請你和那位鄔倩雲小姐吃海鮮，你能馬上帶她來麼？好，那我等你們啦！」

陳景鏞說完電話，然後他走回來坐下，就連筷子也不動了，微笑着靜靜的等他太太ＫＫ，和那位鄔倩雲小姐的到來。

陳景鏞在心內暗笑道：「我施的不是一箭雙鵰的妙計麼？嘿嘿，不吃白不吃，我陳某人就來個一席海鮮宴三客便了！」

岑逸峯剛走出海鮮館，他的私人保鏢兼司機阿漢便走了上來，在眼下這個非常時刻，岑逸峯要阿漢片刻不離身旁，因爲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人斬去左手右脚。

坐在車裏，岑逸峯悶聲不語。

「二哥！趙小姐已在別墅等很久了！」阿漢忽然微笑道。

岑逸峯悶哼一聲，趙小姐的確是難得的人間尤物，若換了平日，只要提起「趙小姐」這三個字眼，岑逸峯立刻就會想起她那迷人的曲線條，然後立刻就會神采飛揚，心神蕩漾。

但此刻，他對「趙小姐」也彷彿失去興趣。

「阿漢，等會你去把茂生……接來別墅！半小時來回，可以麼？」岑逸峯忽然道。

「是，二哥！」阿漢咧嘴一笑，露出一排白牙。

阿漢把軚盤一扭，房車拐了個彎，前面不遠便是岑逸峯那幢豪華的西班牙式別墅。

自太太方綺嫦被氣走後，岑逸峯便乾脆把迷人的「趙小姐」，接到別墅來了。

* * *

正當岑逸峯坐車返回別墅途中時，陳景鏞的太太ＫＫ，與她的好友鄔倩雲小姐一道，走進那間海鮮館，陳景鏞禮貌的站起來。

ＫＫ握着鄔倩雲的手臂，微笑道：「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鄔小姐，他是我先生陳景鏞。」

陳景鏞未及有所表示，鄔倩雲却已脆聲一笑，道：「聽ＫＫ她說過了，果然是有型的男士！喲，你的二撇鬍呵，可眞把女孩子迷死了，啊！對了，我姓鄔，名倩雲，你便叫我倩雲就是啦！」

陳景鏞仔細的瞧了鄔倩雲一眼，心中不由一動：好極了！這鄔小姐樣貌雖然不算頂尖兒，但她身上那種獨特的靈慧氣質，却是商場女强人必備的條件！

「請坐！鄔……倩雲小姐！」陳景鏞很有風度的擺手道，但他把她的名字拖長了，便成了很親切的「倩雲小姐」。

ＫＫ微笑道：「見面就直呼人家的名字，不怕失禮鄔小姐了？」

鄔倩雲淸脆的笑了，「怕甚麼？ＫＫ！你是我的朋友，他是你的先生，所以三人坐到一起，便也是朋友啦！我說的對麼？景鏞！」她也直呼陳景鏞的名字了。

ＫＫ衝陳景鏞一笑道：「她是我少時的朋友，性子辣極了，日後你欺負我，小心她幫着我對付你！」

陳景鏞微笑不語，他招呼鄔倩雲坐下，問她喜歡喝甚麼飲料，但也並沒忘了照料太太，替ＫＫ喊了最清淡的啤酒。

鄔倩雲喜歡飲的却是男士的ＦＯＶ。

陳景鏞心中又一動，暗道：能言、善飲、靈慧、乾脆，商場女强人的四大特點，她竟可集於一身，再加上她的人際關係，若與她聯手發展，足以在商場縱橫馳騁！

陳景鏞殷勤的招呼鄔倩雲，當然也沒冷落他的太太ＫＫ，這初次的聚會，彼此便覺得融洽愉快。

「聽說，倩雲小姐與裕人銀行香港分行的總經理很熟，是麼？」陳景鏞替鄔倩雲又斟了一杯白蘭地，忽然微笑道。

鄔倩雲瞧了陳景鏞一眼，格格一笑，道：「是KK告訴你的？」

陳景鏞亦一笑道：「是呀！不是KK，還有誰？坦白說，你是我認識的第一位談得來的女子。」

KK笑道：「倩雲，他與你一見如故哩！小心他向你展開追求囉！」

鄔倩雲臉兒微微一紅，但那或許是酒意的緣故，她不但不怒，反而把頭一側，笑道：「你不呷醋？假如他眞的如此！KK！」

KK大笑道：「誰不知你鄔小姐眼高於頂？景鏞木訥訥的，他能打動鄔小姐的芳心才是怪事！」

KK和鄔倩雲的逗笑，陳景鏞只作不聞，微笑不語。待兩人靜下來，他又把方才的話題挑了出來。

「說眞的，倩雲，你認識他麼？」陳景鏞含笑道。

「你是說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麼？」鄔倩雲瞧了陳景鏞一眼，又微笑道：「你想打裕人銀行貸款主意麼？」

KK忙插口道：「他呀，還不是因剛成立了個宏生置業有限公司，但買樓資本不夠，很想在銀子按揭一筆現金出來麼！」

鄔倩雲爽快的一口答應：「物業按揭？那好辦，銀行通常都樂意做，明天我和你去見哈素先生！」

陳景鏞却搖搖頭，道：「不，那幢樓按揭只是小事，順利的話，有人願替我作信用擔保！」陳景鏞沒說出岑逸峯的事，因爲自與鄔倩雲見面後，他的思路已大大躍進一步了！「我說倩雲，你既然與哈素先生很熟，爲甚麼不好好利用這個絕佳機會，在香港大展拳脚？」

鄔倩雲微吃一驚，道：「坦白說，我並無多少資本，還談得上大展拳脚麼？」

陳景鏞異常肯定的道：「可以，當然可以！做生意講的是靈活變通，以小本錢做大生意！例如倩雲你與銀行高層的關係，這人面就是一筆很大的本錢！只視乎是否善於運用吧了！」

鄔倩雲眨眨眼，她既感感驚奇又感興趣，「喲，你說得滿有把握似的！但你有甚麼大計？說出來聽聽好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伸手一指桌上的石斑魚道：「說來其實也很簡單，就拿這尾石斑魚說吧，在街邊的大排檔，它的價錢只可賣個一、二百元低價，但如果把它弄進高級餐館，就拿這間海鮮館說吧，它的價錢就升高數倍了！」陳景鏞一頓，他雙眼霍的亮了，「同樣一尾石斑魚，爲甚麼價值相差有這麼大？還不是與接納它的海鮮店有莫大關係麼？銀行就像海鮮店，貸款抵押品就是石斑魚！貸放抵押品的價值，不是同樣由銀行方面決定麼，所以，如果在這方面動動腦筋，那麼一塊的本錢，就可以化作千塊，甚至萬塊使用了！簡單說，就叫做利用銀行，以小本錢做大生意！」

陳景鏞興奮的鼓動道，他甚至把他與「南洋阿伯」買賣樓宇時的口才，亦充分施展出來了。

此時不但鄔倩雲驚喜參半的瞪大了眼珠，就連KK也停住了筷子，雙眼直直的盯着陳景鏞，就好像她直到此時才發覺，她的丈夫原來是野心大得驚人的商場狂人似的！

這一頓海鮮宴雖然並沒決定甚麼，陳景鏞也並未得到任何即時的好處，但陳景鏞向商場大舉進軍的決心，却比任何時候都更堅決了。

事實證明陳景鏞的眼光獨到，因爲第二天，鄔倩雲就領了一位年輕男子到來，與陳景鏞夫婦作第二度的約會。

這年輕男子連KK也不認識，但就連KK也相信他的確是一位商界奇才，因爲他對目下香港地價、樓價、潛在發展價的精確掌握程度，就連陳景鏞也大爲佩服！

年輕男子叫何焯然，原來是鄔倩雲的同鄉，但比陳景鏞來港發展的時間還長，可惜一直鬱鬱不得志，目下在一間地產打工，掛一個營業經理的銜頭，其實是雙脚挨苦的行街經紀。何焯然也早就有自闖事業的雄心了。

「我說，景鏞兄，你在宏景也是大材小用，爲何不決然自立門戶，闖一番自己的事業！」見面時，何焯然很快便發覺，陳景鏞身上潛伏的狂熱的闖業決心，竟比他還更熾烈！兩人立刻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陳景鏞微笑一下，道：「我也有這個打算，但不鳴則矣，一鳴務須驚人，這第一炮無論如何要打響！這就涉及人手、資金、機緣！三者那是缺一不可！」

何焯然立刻道：「景鏞兄計劃幹哪一行？」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憑焯然兄的眼光，你以爲有甚麼行業能比得上地產嗎？」

何焯然會心的一笑，他想了想，便決然道：「資金方面我是個窮光蛋，但如果景鏞兄不嫌棄，搞地產方面的人手，就算我一份便了！」

KK有點擔心道：「搞地產好是好，但冒險性很大，萬一搞糟了，就連何先生你也拖累了！」

何焯然慨然道：「放心啦！阿嫂，我何焯然的脾氣，鄔小姐最清楚不過，光桿一條的有甚麼拖累不拖累了？只要有兩餐飯吃，餓不



鄔倩雲對哈素道：「景鏞創業伊始請多關照……」

死，可以繼續做下去，那就可以了！」

鄔倩雲笑笑接口道：「假如焯然他只會吃飯，不會做事，我也不會向景鏞介紹他了！這人手方面麼，我也算進去吧，KK，KK，好麼？」

KK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這甚麼地產公司連影子也未見，你便這麼認眞麼？」

鄔倩雲格格一笑，道：「你呀！KK，枉你跟了他多年了，連丈夫的脾性也不清楚！他這人立定主意的事，就十頭牛也扯不轉他了！所以我敢擔保，不出一月半月，這陳景鏞地產公司必定可以豎起招牌，在香港大展鴻圖！」

KK眨了眨眼，不由仔細的瞧了瞧陳景鏞，她到底不敢確信，他是否眞有這種本事？

陳景鏞却向鄔倩雲和何焯然點點頭，決然道：「好！有你兩位的臂助，這地產公司的事就確定下來了！資金方面我再想想辦法，這第一炮的公司門面，無論如何不可太寒酸了！」

KK不放心道：「你有把握？景鏞！」

陳景鏞微笑不語，他目光觸及何焯然，心中忽地一動，暗道：憑他「地產經紀」的人際關係，對姓岑的難題或許有所幫助！

陳景鏞這般轉念，便忽然很認眞的問何焯然道：「焯然，你平日與那些黑幫大佬有沒有交往？」

KK一聽，驚道：「景鏞！你想撈偏門？」

陳景鏞目注何焯然，微笑不語。何焯然忽然明白，陳景鏞這麼問另有目的，而且顯然這是不便在女人面前提起的，便也微微一笑道：「當然啦，景鏞，做地產經紀這一行，若沒有三教九流朋友交往，豈非很容易被人欺負麼？」

陳景鏞點點頭，微笑道：「那好，焯然，待會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他對我們打響第一炮，會有很大的幫助！」

* * *

不久岑逸峯就接到陳景鏞打來的電話，岑逸峯立刻就一口答應陳景鏞的約會。

與陳景鏞見面後，岑逸峯霍地精神起來了。他在岑福地產執行董事座上才坐下不到片刻，亦立刻把徐茂生召來了。

「茂生！你馬上通知你那位工務局朋友，下來審核時，提出那幢新建樓宇有問題！」岑逸峯沒等徐茂生的屁股沾上椅子，劈頭便道。

徐茂生嚇得霍地一跳，忙道：「這！這不是惹火燒身麼？有問題就不能發入伙紙，被你大哥——岑董事長，還有你阿媽——岑老太

知道了，就完了！」

岑逸峯微哼一聲，道：「你慌張甚麼？還有下文嘛！這問題只是施工與呈報圖則不符，在天台多建了一層樓而已！」

徐茂生却更慌道：「這！這不是把你……不，私改圖則的事公開了麼？這可是刑事罪呵！逸峯！」

岑逸峯却鎮靜的一笑，道：「不！這不是私改圖則，而是施工與圖則不符，也是監督施工的疏忽錯誤！」

徐茂生又驚又奇，不由怔了一會，才道：「這，這怎會這樣了？你用了甚麼法寶了？逸峯呵！」

岑逸峯微微一笑，道：「關鍵是馬上把加建的那層天台樓拆了！這樣一來，就可以說，根據工務局審核工程師的意見，把疏忽之處改正了，這樣，任何人也再抓不到痛脚了！」

岑逸峯一頓，又道：「當然囉，這會延遲發出入伙紙的時間，但也不會很長，為了好向老太婆和大哥他們交代，必須有人承擔疏忽監督施工的責任！」岑逸峯笑笑道，「茂生，你以為誰是承擔這個責任的最佳人選？」

徐茂生額上冒汗道：「你是說我麼？」

岑逸峯大笑道：「當然是你，難道是我麼！傻瓜，只要保住我在岑家的地位，岑某人還會虧待你麼！」岑逸峯略一頓，見徐茂生仍有猶豫，便斷然道：「而且這只是疏忽監督的錯處，不必驚動ＩＣＡＣ，在岑福內部就解决了，有我替你說話，還會令你過不去麼？傻瓜！」

徐茂生半晌不語，他怔住了，他作夢也想不到，岑逸峯竟可以想出這個化解「迭樓女明星」危機的絕妙法子。

徐茂生不得不承認，這是化解危機的唯一辦法，否則，若驚動到ＩＣＡＣ，那不但岑逸峯劫數難逃，他這位合謀者大概也得準備洗屁股去牢房受罪！

終於，徐茂生嘆了口氣，苦笑道：「為保你這個帥，我這隻車看來只好走上前挨一刀了！但你可切莫來個棄車保帥哪，逸峯！」

岑逸峯伸手一拍桌子，決然道：「放心吧，茂生！累你受了這個委屈，我心裏有數！若不是那些鬼域小人搗鬼，岑某人也犯不着這樣狠狽！哼哼哼，這一棍還打不倒我，是誰笑得最好，往後瞧吧！」

徐茂生站起來，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去辦啦？」

徐茂生心存疑慮，轉身欲出。

「等一會，茂生！」岑逸峯忽然又把他喊住，「明天你代表我去赴宴，綺嫦她也會到場，這是她的最後限期，一併把她的事也解决了！」岑逸峯決然道。

徐茂生驚得眼睛瞪大了，急道：「就我一個人去？這是鴻門宴哪！逸峯！」

岑逸峯伸出手指啪的一彈，道：「你放心去吧，一切都有人安排好了！在合理的範圍內，答應她的條件，這是我最後的底線！」

＊　＊　＊

第二天，在港島的一間酒樓，徐茂生硬着頭皮單刀赴會。

不久，岑逸峯的太太方綺嫦，由那三位「朋友」伴着，按約定的時間走了上來，後面還有七、八名鬚眉大漢，氣勢甚威。

方綺嫦一看只有徐茂生單獨在場，大感驚疑，道：「他沒來麼？」

徐茂生平生第一次碰到這種場面，心頭不由突突的狂跳，他咬了咬牙，抑住心內的驚惶，硬着頭皮，模仿那些講數人的口吻，道：「岑先生有事，不能來了，他委派我作他的全權代表，有甚麼話，可以對我說啦！坐吧，請！」

方綺嫦冷哼一聲，在徐茂生對面的椅上坐下，三位「朋友」也坐下了，其他的鬚眉大漢，則併排挺立於後。

單是這種陣勢，就足以令徐茂生心驚肉跳的了。更不幸的是，方綺嫦是他的表妹，他實在意料不到，她與岑逸峯竟要鬧到「講數」的地步！

「你是岑逸峯的甚麼人？敢同我們講數！」三位「朋友」之一沉喝一聲，向徐茂生施下馬威道。

徐茂生雖然怕得要命，但他很聰明，忽然想起那些黑社會影片的橋段，便微笑一下，站起來，依着江湖規矩，替各人斟滿茶，才又微笑道：「開門見山說吧，我代表岑先生提出條件，他可以一次付給岑太五百萬，但需立刻簽分居書，而且日後不得再搞風搞雨！這是岑先生能夠答應的最後條件了！你……你就答應他吧，表妹！」末了，徐茂生忍不住加了一句。

方綺嫦一聽，氣得尖叫道：「五百萬就想封住我的口麼？沒那麼容易！」

三條大漢「朋友」亦霍的站起來，喝道：「按原來的條件！五千萬加兩幢別墅，少一文都不行，否則有你們好看的！」

徐茂生苦笑道：「五千萬加兩幢別墅，這不是强人所難麼？夫妻一場，就算有甚麼不是之處，這五百萬也足以抵償了！」

大漢「朋友」冷笑道：「你算甚麼貨色，敢替人作嫁娘？」

徐茂生意亂心慌，不由又硬着頭皮，模仿那些江湖口吻道：「兄弟，出來混吃也要講分寸，岑太有五百萬到手，你們的好處也不少了，見好即收好麼？無謂再管到人家兩公婆的爭吵！」他雖然拚命模仿，但畢竟並非此道中人，因此說得不倫不類。

他這弱點立刻被大漢「朋友」捉住了，向後面的鬚眉大漢微一示意，那七、八人便大喝一聲，虎地衝了上來，亮出傢伙就要向徐茂生下手！

徐茂生不由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若非他猛然記起岑逸峯那「一切都安排好了」的話，他必定立刻轉身而逃！

就在此時，酒樓的痳將房內，突然走出三位男子，一位是年逾花甲的老頭，一位是威風凜凜的中年男子，另一位年輕人，却是鄔倩雲小姐的同鄉何焯然！

三名大漢「朋友」一見，連忙喝住那七、八名鬚眉大漢，齊聲向那位威風凜凜的中年男子躬身道：「大哥！」

「大哥」臉色一沉，罵了三名大漢一句，却向那年逾花甲的老頭子躬身道：「請大路元帥，替我教訓教訓他們！」

三名大漢「朋友」一聽，均嚇傻了，因為他們誰也知道，這老頭竟是久未露面的「大路元帥」！那七、八條毛頭大漢，總算知機醒目，見狀早就縮到一角去了。

方綺嫦却不懂這些幫會的規矩，因此仍在恨恨的大罵，又抱怨那三名大漢「朋友」，見了那糟老頭，怎的便如鼠兒見貓般脚軟！

她那三名大漢「朋友」，却低首垂目，不敢大聲喘氣。

那糟老頭──「大路元帥」瞥一眼方綺嫦，目光轉向衆人，緩緩的道：「人家兩公婆講數，本幫兄弟不宜插足，强插一手，人家會耻笑本幫賤格，挑起人家兩公婆是非，從中牟利！傳了出去，有辱堂口！」

老頭──「大路元帥」一頓，又沉聲道：「但此事既已攬上身，也要有頭有尾，岑太，我那三位兄弟只能幫你得到『五百萬』這個數，你若認為條件不合，那你就自行料理，我那三位兄弟決不會再插手！就這樣啦。」

老頭──「大路元帥」既教訓了三條大漢，但也給他們留了面子，此事能爭到「五百萬」的補償，算是三人的功勞，但若再插手，那是決計不可。他處事的手腕，果然有「大路元帥」的風度。

那位「大哥」連忙喝道：「老大哥已給足你們面子，還不向老大哥謝罪？」

三名大漢「朋友」連忙向老頭躬身道：「多謝大路元帥！」

老頭轉而向岑太方綺嫦含笑道：「岑太，就這數目算了吧？再玩下去，便很易玩出火來！」

方綺嫦又氣又怒又怨，無奈的尖叫道：「我一個弱女子，想不算數也不行啦！豈料堂堂大幫會，竟也怕了殺千刀的岑氏家族！」

老頭微笑道：「不是怕了他，而是憑情而論，五百萬也足以令你們兩公婆扯平恩怨了！」

方綺嫦自知再鬧下去也決無好結果了，無奈的轉向徐茂生道：「你！你回去告訴姓岑的，算他厲害，尋着你這個大幫兇！簽分居書可以，但錢先要到手！」

「錢入你戶口，到時你不簽又如何？」徐茂生驚魂甫定，忙追問了一句道。

方綺嫦氣得幾乎破口大罵，她瞪着徐茂生恨恨道：「鬼東西！枉我叫你一聲表哥！你回去問問你的主人，我是否那種說話不算數的衰女人！他付了錢，我也懶得再去理他被那些狐狸精纏死！」

徐茂生被方綺嫦數落了一頓，却沒發作，因為他這時忽然覺得自己眞的成了拆散人家夫妻的幫兇似的！他微嘆了口氣，道：「那好啦，既然你答應了，此事就算定了，你就等岑生的電話上律師樓辦手續吧！」

徐茂生說罷，像逃亡似的急急走了。方綺嫦恨恨的瞪了那「糟老頭」一眼，忽地尖聲一笑，也獨自離開了酒樓。

這時何焯然才向老頭恭敬的道：「多謝表叔！改天再拜會你老人家。」

老頭淡淡一笑，微一擺手道：「不必多謝，我這次來也並非因為你是我表侄輩，盜亦有道，我只是按本幫的規矩處事！」

何焯然連忙躬身道：「是！表叔！」

岑逸峯絕頂聰明，他集中全力，解決了方綺嫦這逼近眉睫的危機後，又以「棄車保帥」的妙法，化解了「天台加建樓」的危機。

徐茂生承擔了「監督施工不力」的責任，岑逸峯毅然下令把加建的那層天台樓拆了，把足以致命的私改圖則的痕跡毀滅。

徐茂生少不了挨岑逸峯大哥岑逸榮的一頓訓斥，但岑逸峯却博得岑老太對他的處事果斷及時的讚譽。也因此岑逸峯才能力保徐茂生，令他保住岑福地產「受薪董事」的飯碗。

雖然是「棄車保帥」，但明棄實保，如此這般，皆大歡喜，堪稱妙絕。

永遠不可受制於人，這是岑逸峯處事的宗旨。

製造危機的人雖仍在逍遙快

活，但這場危機對岑逸峯來說，已失去任何的威脅。

＊　＊　＊

幾天後，岑逸峯主動約陳景鏞見面。

岑逸峯很爽快，不談任何條件，便答應替陳景鏞做樓宇按揭貸款的信用擔保。

陳景鏞微感意外，他試探的道：「那……不愉快的事，解決了麼？」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當然啦！這得多謝你的幫忙！令岑某人甩掉包袱，好極了！嘿嘿，如今岑某一身輕鬆精神爽利，而且包袱甩掉，岑某更可輕裝上陣，再無後顧之憂，逢兇化吉，大吉大利！」

陳景鏞不得不有所表示道：「那當眞値得恭喜你了！」

岑逸峯大笑道：「很好！你一定覺得奇怪了，爲甚麼我很爽快地就答應做你的信用擔保，是麼？景鏞！」

陳景鏞趁機一笑道：「此乃人之常情，所謂無功不受祿！」

岑逸峯瞥了陳景鏞一眼，鷹鼻一聳，便決然的道：「不錯，岑某人果然另有目的企圖！老實說吧，我懷疑太太與我糾纏這事，是有人在背後搗鬼，搗鬼的目的就是打算以此來捆住岑某的手脚！因此而再無心思在商場上進取，誰會因此而得益？這其中的利害是非恩怨，不必我點明，景鏞兄也該明白了吧？」

陳景鏞坦迎岑逸峯逼視的目光，微微一笑，道：「若我知道，也犯不着與逸峯兄你兜圈子，因爲這對我自己並無任何好處！」

岑逸峯一聽，便呵呵一笑道：「不錯！這種鬼域技倆，不管奏效與否，對景鏞兄你果然並無任何好處。就拿你効力的宏景說吧，我不敢斷定搗鬼的人是否與宏景有關，但就算眞的是姓鍾的搗的鬼，甚至連景鏞兄你這位智囊亦有份參與的話，我敢肯定，你絕對不可能在姓鍾的身上獲得任何好處！」

陳景鏞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姓岑的果然不愧有「一哥」的稱號！無論心智、魄力、處事的手腕，他都比鍾氏家族中人强多了，他甚至一眼就瞧穿了姓鍾父子倆「守財奴」的本性，難怪他敢於向地產界天字號的「宏景」直攖其鋒了！

陳景鏞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擺出一副無奈的神態，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姓鍾的縱有不是，但亦會有恩於我，更是賓主一場，因此有關逸峯兄你與鍾氏家族的是非恩怨，請恕我不便插嘴了！」

陳景鏞一頓，瞧了岑逸峯一眼，岑逸峯沉吟不語，陳景鏞便斷然的續道：「我這處境、苦衷，希望逸峯兄你能體諒！假如逸峯兄認爲因此不便作我的私人信用擔保，那也是情理中事，我也不敢强求甚麼。」

岑逸峯盯了陳景鏞一眼，他發覺陳景鏞依然神色不變，一派從容鎭靜，絕不因此有求於他，而向自己屈膝卑躬，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若能把此人收歸己用，那就强過茂生這膽小鬼許多了！

岑逸峯萌此念頭，便打消了逼陳景鏞太急的原意，他把話題一轉，不再談與鍾氏家族有關的事。一會後，岑逸峯很認眞的對陳景鏞說：「你果然是一位人材！景鏞，我希望你考慮，可否過來岑福助我一臂之力？當然，你不必急着表態，我會等着你的答覆！而且不管你是否願意，我都會做你那幢樓宇按揭的私人信用擔保，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上豐隆銀行辦手續了！」

與岑逸峯見面的當晚，陳景鏞便約了鄔倩雲、何焯然去吃晚飯，這種場合，自然少不了他的太太KK的一份。

席間，陳景鏞把岑逸峯的意思向三人說出來，他並沒有隱瞞其中的細節，因爲他們之間，已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

「岑逸峯想趁機拉我過去岑福効力，他倒是出於眞誠！他也很有風度，並沒逼我即時表態，讓我考慮！所以，我就考慮、考慮了！」陳景鏞微笑道。

鄔倩雲一聽，立刻接口道：「你打算過去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你以爲呢？倩雲。」

鄔倩雲俏臉微一紅，不知爲甚麼，陳景鏞對她越是親切，她在KK面前就越感不安，她連忙格格一笑，道：「你問太太啦，KK，你以爲怎樣？」

KK却根本沒留意鄔倩雲的神色，她很愛她的丈夫，也對他很貼服，但凡他認爲是該走的路，通常她都不會表示反對，那怕她內心不太贊同。這時也不例外，KK想了想，便猶豫的道：「他自己出主意啦，岑逸峯這人我不熟，但他既是出於誠意，也不妨加以考慮，留在宏景不死不活的也沒甚前途！不過若過去岑福，鍾家就會恨死你了，因爲無論如何，鍾家總算對你有一點恩惠！所以，你自己出主意啦，景鏞！」

何焯然微笑道：「岑逸峯答應做信用擔保，同樣是欲施小恩惠，套住景鏞，假如景鏞眞的過了岑福，憑岑逸峯的手腕，他絕不能容忍景鏞自己另立公司，這一點，鍾志豪的胸懷顯然勝於岑逸峯！」

鄔倩雲眉毛一揚，道：「既然這樣，景鏞，你那幢舊樓也不必拿去豐隆按揭，不要欠了岑逸峯一個人情，乾脆轉過去裕人銀行算了！如果你同意，我馬上去同哈素商量，估計按一百幾十萬出來不成問題！」

陳景鏞微笑，緩緩搖頭道：「不！倩雲，按一幢半幢舊樓，無必要驚動裕人銀行，而且這幢舊樓是以宏生置業的名義登記的，我不想宏生與裕人銀行有任何牽連。」

KK急道：「景鏞！你打算如何定奪？在鍾、岑兩家面前，你是左右爲難，順得哥來失嫂意哪！」

陳景鏞胸有成竹的笑笑，緩緩道：「那幢舊樓照舊在豐隆按揭，岑逸峯的私人信用擔保我決定接受，但我不會過岑福，也不會留在宏景！現在是另立爐灶的時候了！」

鄔倩雲奇道：「你既然決定另立公司，爲甚又接受岑逸峯的私人信用擔保？爲何不乾脆趁這機會與裕人銀行建立關係？」

陳景鏞微笑不語。鄔倩雲和KK不解的相視一眼。何焯然却會心的一笑道：「不錯！景鏞這一步不失爲上策！」

鄔倩雲瞪了何焯然一眼，道：「爲甚麼是上策，爲甚麼我瞧不到？」

何焯然笑道：「殺鷄焉用牛刀？那幢舊樓不過是一隻小鷄，因此選在豐隆按揭足矣！但日後遇上龐然大物，便非裕人銀行這柄牛刀不可了！」

陳景鏞不由點頭微笑，道：「好！焯然，你與我想到一起去了！但還有一點，另立公司不能太寒酸，我打算用按揭出來的一百二十萬，作新公司的成立資本，只要有岑逸峯這一條刺橫在鍾家面前，鍾志豪便不能不答應他那筆入股宏生的資金先由我調度運用！在此時我再離開宏景，另立公司，鍾家也就無話可說，因爲我寧願另起爐灶，也不能反叛，對鍾家也就有個交代！只要日後我站在兩者的中間，持折衷平衡的立場，那我就能在鍾、岑兩大地產世家之間左右逢源了！」

何焯然瞧了KK和鄔倩雲一眼，心中忽地一動，不由會心的一笑道：「景鏞兄在事業上的左右逢源，阿嫂，你就不怕他在私生活上也來個左右逢源麼？」

KK不以爲然的一笑道：「他呀，在女人面前木訥訥的，誰會瞧得上他？而且他已在我面前發誓，他與我是患難夫妻，日後就算飛黃騰達，也決不會拋棄我！他這個人有個好處，說過的話就一定辦到，因此呵，我對他倒放心得很！倩雲，你旁觀者清，你說，他是這麼一個人麼？」

鄔倩雲的俏臉又一陣微紅，但一閃即過，格格一笑道：「你是他太太，你不知道，我哪會淸楚，KK呵？」

何焯然知道女人碰上這些敏感的話題，便很容易纏夾不清，甚至連大事也拋開不理了，便收起笑容，正經的道：「是啦，景鏞，你這個新爐灶到底何時豎起來？我也得準備遞辭職信了！」

這是在座三人都很關切的焦點，因此KK和鄔倩雲也不再說話，等着陳景鏞的決定。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大約在一個月內吧！這包括註册登記、選寫字樓、配備必要設施，這是鴻圖大展的第一步，一定要走得漂漂亮亮！」

從這一晚的席間開始，一個令港人震驚的「陳、鄔、何——鐵三角」關係，就在這間不知名的、簡陋的飯店裏開始形成。

自創業績　左右逢源

第二天早上，在銀行開門營業的半小時後，陳景鏞就準時的在豐隆銀行貸款部出現了。

這時陳景鏞夾着的，依然是前次的文件包，文件包內，也依然是那幢舊樓的屋契。

但貸款部的那位圓腦袋陳經理，却換上一副很樂意接收這宗生意的笑臉。

陳景鏞知道，這便是岑逸峯一個電話的威力了。

陳經理很快就辦妥了這宗樓宇按揭貸款，陳景鏞也很快在貸款文件上簽了字，陳經理把這份貸款文件，連同陳景鏞那張舊樓屋契很小心的放進文件袋，然後他輕鬆愉快的笑笑，道：「行啦！陳先生，這張一百二十萬的本票，明天上午就可以轉入宏生置業公司的戶口了！」陳經理笑容滿臉的道。

陳景鏞隨口客氣了一句，就告辭走了。

陳景鏞並不開心，雖然這宗按揭到底辦妥了，但他知道這並非憑他自己的本事，而純粹是「岑逸峯」這三個字的威力。

富豪世家的一個電話，就可以令貸款額增加一倍！這個現實的本身更令陳景鏞感觸萬千！嘿嘿嘿，走着瞧吧，這決非鏡中花、水中月！這目標我陳某人非達到不可！陳景鏞的心中深潛隱秘，就連他的太太KK，也被他嚴密的瞞住。

KK忍不住問他，他就笑笑道：「天機不可洩露！」氣得KK幾乎在他面前跳霹靂舞。

一切準備就緒，陳景鏞才正式向宏景提出辭職。

陳景鏞辭職的理由很簡單，只有一條，就是自己想出去闖一闖，並多謝鍾家對他多年的關照。

宏景執行董事鍾志豪倒很爽快，一口便答應了。鍾志豪對陳景鏞道：「我知道宏景留不住你了，景鏞！你是地產界的人材，應該自己闖一番事業！說眞的，我還要感謝你！」

陳景鏞有點奇怪道：「爲甚麼？」

鍾志豪低低的一笑，道：「老頭子說你靠不住，甚至會反叛宏景，我替你辯護，你這次離開宏景，並沒有轉去岑福，這證明我的眼光不錯！只要你不做出對不住宏景的事，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陳景鏞道：「請替我向鍾老先生請罪，我改日再當面向他老人家拜辭！」

鍾志豪微笑道：「你別去了！景鏞，老頭子近來脾氣很壞，連我也挨了他幾頓臭罵！」

陳景鏞雖隱隱猜到了原因，但仍忍不住問了一句：「鍾老先生有甚麼不快事？」

鍾志豪嘆了口氣，苦笑道：「還不是因爲岑氏家族麼？老頭子不知爲甚麼，對那塊地皮的事，一直耿耿於懷，你那妙計令岑逸峯沉寂了一會，但最近又活躍了，聽說他近日頻頻與彩視第一大股東澳洲佬米高見面，老頭子知道了，更氣得破口大駡，說岑氏家族得寸進尺，連鍾家有股份的彩視也要插上一腳，這不是存心給他難看麼！所以，你暫時最好別去，等他氣平了再說。」

陳景鏞暗道：鍾正宏這老頭子已失去昔日的魄力勇氣，完全是一副守財奴的姿態，碰上岑逸峯這位傲氣十足的後起之秀，自然處處被動挨打，在商場上也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嘛！

陳景鏞有點同情鍾志豪的處境，臨走便向他最後贈別一句道：「宏景與岑福已是旗鼓相當了，因此不宜硬碰，否則便必然兩敗俱傷！凡事如採迂迴戰術，效果會更成功。」

鍾志豪這時才意識到，自己身邊這位「智囊」要失去了，不由有點不捨道：「人向高處走，我不敢阻你，但希望以後多回來宏景走走，我鍾志豪歡迎你的光臨！還有，我們那個『宏生置產』，不必拆夥了，如果你還有精力，就兼顧一下，說不定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景鏞！」

陳景鏞聽出鍾志豪話中的誠意，便點頭答應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在鍾氏與岑氏之間，他只有站在超然的地位，才可以左右逢源！

因此在公司開幕的酒會名單上，陳景鏞也立刻打定主意，除非兩家都不驚動，若送帖的話，鍾志豪和岑逸峯務必一齊呈送。

半個月後，陳景鏞的公司終於正式開幕。

那是一個既儉樸但又隆重的開幕酒會。

酒會上，招待到賀嘉賓的是傳統的點心飲料，並沒有特別昂貴的招呼。

到賀的人却算得上冠蓋雲集，鄔倩雲的交際手腕果然令人刮目相看，因爲她居然請動了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的大駕。

陳景鏞的助手何焯然，在地產界的朋友自然不少，但比起陳景鏞請來的嘉賓，那就顯然遜色多了。

陳景鏞請來的是鍾志豪和岑逸峯，這是香港地產兩大世家的公子爺，第一次在同一個的交際場合出現。搞地產的中小型公司，誰不想與宏景、岑福扯上關係？但一齊請動兩家的，陳景鏞是破天荒的第一個。

雖然兩人在酒會逗留的時間很短，兩人也僅向陳景鏞祝賀幾句，便分別告辭走了。

陳景鏞却已心滿意足，他們逗留時間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兩人同時在酒會的出現，這對陳景鏞的公司而言，就已經足夠令人重視了。

陳景鏞在到賀嘉賓身上所花的心思，最多的反而是鄔倩雲請來的哈素總經理，在整個開幕的酒會上，陳景鏞幾乎片刻不離他的身旁。這就連哈素也感到有點難爲情了，他微笑道：「陳先生是主人，不必盡招呼我哈素，有鄔小姐陪着，我還會寂寞麼？呵呵！」

哈素是地道的馬來西亞人，年已四十多，被馬來西亞裕人銀行派來香港坐鎭已有五年多，因此他的粵語幾乎與地道的港人一模一樣。

陳景鏞笑道：「哈素先生是鄔小姐的尊貴客人，鄔小姐是敝公司的支柱，我這個地產置業公司的小老闆，哪敢怠慢啊！」

哈素呵呵一笑道：「陳先生別太謙了！不說別的，能夠一下子請來宏景、岑福的少東到賀，這在香港的地產公司中也屈指可數了！」

陳景鏞微笑一下，不承認但也不否認，在哈素的理解中這是默認了，他對陳景鏞的印象不由又加深了一點。

哈素忽然很認眞的問道：「陳先生，請教一下，你這個Ｃ・Ｒ置業有限公司的名號，到底有甚麼深意？」

這是鄔倩雲也想知道的問號，因爲她直到酒會開幕的前一霎，才在撕下紅封紙的招牌上，發現「Ｃ・Ｒ置業有限公司」這幾個中英文混雜的字眼，但「Ｃ・Ｒ」到底是甚麼意思，她與ＫＫ、何焯然三人都不知道。

在另一邊招呼客人的ＫＫ和何焯然，這時也轉到這一面來了。

陳景鏞瞧了ＫＫ和鄔倩雲一眼，見她兩人均注意的盯着他，便微微一笑，對哈素道：「其實也沒甚麼，哈素先生，Ｃ・Ｒ是中文譯音『金玲』的簡字罷了！」

哈素對中文並不太在行，他不由奇怪的眨眼，不明白「金玲」到底是甚麼意思。

ＫＫ忍不住了，他狠狠的瞧了陳景鏞一眼，道：「景鏞！爲甚麼神神秘秘的，Ｃ・Ｒ——金玲到底是甚麼意思，你快說呀！」

陳景鏞笑笑道：「金玲是英文的中文譯音，這意思嘛，用中文很難翻譯，如果一定要解釋的話，那就是『闖或創』的意思吧！」

陳景鏞說罷，便很快的把話題轉開了，而且日後他也沒再解釋這「金玲」的含義。

這是陳景鏞一個隱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金玲」是一位少女的名字，是陳景鏞落難星馬時的女友，那時他的生意已經破產了，只有金玲在他的身邊。

陳景鏞在最痛苦時，拚命的向深海游去，他只有一個潛意識，游向前！游向前！直到永不回返！

金玲却不顧一切的跟上來，當陳景鏞筋疲力竭向下沉時，金玲拚命把他往岸邊拽。一個巨浪打來，陳景鏞被沖上岸邊，但金玲却從此在這世上消失了。

經過大海的這一幕，陳景鏞忽然明白，他決不能沉下去，因爲金玲就在他的下面承托着他，爲了金玲，他只能永遠向上升，向上升！

後來陳景鏞遇上ＫＫ，ＫＫ的父親助他離開新加坡，轉到香港求發展。ＫＫ雖然對他助力不小，但ＫＫ也無法取代金玲在他心中的位置。

多年來，陳景鏞一直追索着，但追索甚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當鄔倩雲在他眼前出現時，他忽然驚覺到了，他是在追索一位少女的身影，因爲鄔倩雲很像那位永遠在下面承托着他的金玲！

「哈素先生喲！」鄔倩雲拉着哈素的手，又把陳景鏞的手扯過來，令兩個男人的手握到一起，然後就格格的一笑，道：「景鏞創業伊始，以後就請你多多關照了！」

哈素被鄔倩雲這個極得體的拉攏動作逗笑了，「好呵！景鏞兄，闖和創，都非常夠勁！我就預先祝你的Ｃ・Ｒ鵬程萬里！」

酒會結束了，賓客都告辭走了，諾大的Ｃ・Ｒ置業有限公司寫字樓，只剩下四位與公司關係最密切的人。

熱鬧過後，便顯得有點冷清。

直到此時，ＫＫ還帶點迷惑，「公司眞的創立了麼？景鏞，鑼鼓敲過了，公司就算開張了吧？但天哪！你直到此時，連一宗地產的生意也沒有，人丁也單薄得很，這算甚麼地產置業公司啊！」

陳景鏞微微一笑，忽地伸手向鄔倩雲一指，道：「這是Ｃ・Ｒ地產的鄔副總經理！專責與地產有關的金融業務！」又一指何焯然，道：「這是何副總經理，負責地產買賣業務！」

鄔倩雲、何焯然不由笑道：「那ＫＫ呢？陳總裁，你封她個甚麼官號了？」

陳景鏞一本正經道：「ＫＫ麼，她心細如髮，除了處理內務的行政經理，沒有甚麼更合適她了！」陳景鏞一頓，又呵呵一笑道：「ＫＫ你看，各個行當都有人負責了，你還懷疑公司的實力麼？」

ＫＫ又好笑又好氣，道：「都是光桿司令，這算甚麼實力了？」

陳景鏞很認眞的道：「你別小看了，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是能抵擋千軍萬馬！你不信？ＫＫ！」

ＫＫ依然驚疑的直眨眼。鄔倩雲瞪了陳景鏞一眼，格格一笑道：「別逗ＫＫ玩啦！ＫＫ，你別聽他的，我告訴你，其實他已確定第一宗生意了！」

鄔倩雲告訴ＫＫ，陳景鏞準備以Ｃ・Ｒ公司的名義，買入第一塊地皮，要價一千八百萬。

ＫＫ目瞪口呆道：「那Ｃ・Ｒ哪來這麼大筆的錢？這不是開玩笑麼！」

何焯然微笑道：「放心吧，阿嫂，景鏞他已有全盤大計了！那塊地皮我也看過，很有發展潛力，一千八百萬也是物超所值的。」

ＫＫ苦笑道：「是否超值，那是以後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何來這大筆的現金？」

陳景鏞這時微微一笑，道：「你放心，ＫＫ，這筆現金我有辦法籌集，而且也不需要太多，大約五、六百萬就足以把地皮買到手了！」

ＫＫ更奇道：「明明地皮價值一千八百萬，怎麼又說五、六百萬便足夠了？」

陳景鏞微笑一下，終於把自己的計劃說了出來。「不錯；地皮價值是一千八百萬，在地皮的總價格上，我打算答應賣家的要價，但有條件，就是必須分五批付地皮價，因此第一批現金大約只需五百萬，付首期後便要取得地皮大授權書，其餘的地價便好辦了！」

KK仍然不明白，道：「那其餘的一千三百萬現金呢，往哪兒去籌集？」

陳景鏞微笑不語，鄔倩雲這時接口道：「取得地皮大授權書後，就可以拿去銀行作物業按揭貸款了！我去與裕人銀行的哈素先生商量，估計按八九成地皮價不成問題！你放心啦，KK！」

KK這時才有點明白，原來這第一宗地皮生意，陳景鏞早就擬好計劃了，但她到底仍不太放心。「公司開幕為止，你已花費不少了，那五百萬首期現金，如何籌集？景鏞！公司的第一宗生意，你總不能做空心老倌哪！」

KK此言道出，陳景鏞臉上的笑容便消失了，顯然他對這筆首期現金也並無絕對把握。他沉吟半晌，才道：「我與鍾志豪的宏生置業那幢舊樓，此時放出去，大約值多少？焯然？焯然！」

何焯然精通地產市道，他一聽不加思索便道：「那幢舊樓處於急速發展的商業區，升值奇速，現時光是地價便超過五千三一呎，因此整幢舊樓放四百萬以上，應該很容易脫手！」

陳景鏞沉吟道：「就按四百萬計數，交還豐隆銀行一百二十萬貸款，大約還有二、三百萬現金調用！唔，但距五百萬的首期款尚差二百多萬！」

陳景鏞一頓，忽然很認眞的問鄔倩雲道：「據你所知，裕人銀行私人信用貸款額，最多去到哪一位數字？倩雲！」

鄔倩雲想了想，道：「這得看這個『私人』是誰，同時也得看提供信用擔保的人是誰了！我聽哈素先生偶然提到，只要有馬來西亞裕人銀行總行的董事擔保，香港的裕人分行可以一次提供三百八十萬的私人信用貸款。你想向哈素先生開口麼？景鏞！你不是說，第一炮不能讓他看低麼？」

陳景鏞笑笑，並沒有正面回答鄔倩雲的疑惑，「但這第一炮太重要了，絕對不能打成啞巴！所以，倩雲，改天也要約哈素先生出來吃晚飯了！到時再說吧！」

陳景鏞決然的道，然後，又和鄔倩雲、何焯然、KK三人商量下一步的大計上去了。

一連三日，陳景鏞和何焯然分頭出動，忙着放出那幢已買入半年的舊樓。

何焯然在地產市場上果然很有一手，他先把那幢舊樓的價錢抬高到五百多萬叫價。這幢舊樓的地皮果然發展潛力很大，因此有意接盤的人不少。

何焯然對有意接盤的人全部接受，但却在衆多的接盤客中鑑選，先從十中挑六，再從六中挑三，當他確認這三人都具有誠意與實力時，才分別與他們磨牙討價還價，最後他選中其中一位出中間價，却願付現金的人客，終於以四百八十萬成交。

陳景鏞對這個成交價非常滿意，也因此更欣賞何焯然的超卓的買賣本領。

陳景鏞以其中的一百二十萬加五萬利息，還清欠豐隆的按揭貸款，他可以調度的現金仍然有三百多萬。

陳景鏞取得第一炮的關鍵彈藥，他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

在放出那幢舊樓的第二天後，陳景鏞更毅然決然的通過鄔倩雲約請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先生出來吃晚飯。

那是一間很高級的酒樓，幽靜而清雅，很適合情侶的幽會，或商家的秘密洽談。

陳景鏞特別選了一間貴賓廳，從窗外望出去，便是燈閃波光的維多利亞港。

整間貴賓廳的人客只有三位，除了東道主陳景鏞，客人是哈素，鄔倩雲自稱自己只是作陪。

陳景鏞所點的菜式全是名貴貨，鮑參翅肚，那是不可或缺，外加三支長頸FOV，這等排場，就算招待總統，只怕也毫不遜色了。

哈素顯得很開心，一會就連飲了三杯，藉着酒氣，他的話也多了。

哈素從他如何被大馬裕人總行派來香港任職說起，到了香港的五年時光，不知不覺，竟訴起苦來。他說他雖然身任總經理之職，但薪金却只有總行受薪董事的三分之一，而且還要向香港政府繳納個人入息稅，這樣一來一去，總行的董事薪金竟比他多了四倍！

陳景鏞替哈素再斟滿一杯，微笑道：「或者那些董事在銀行有股份啦！」

哈素狠狠的咬牙道：「有股份個鬼！裕人銀行是百分之百的國家銀行，那些董事全是沾了官家政要的光，才撈到這個肥缺。那些老不死懂甚麼銀行業務？全是掛個名銜乾支薪水，眞正在前線拚殺的，還不是像我這些高級打工仔麼！但嘿嘿嘿，薪金却比這些老不死低了四倍多！哎，鄔小姐，陳——景鏞兄，你們說，這世道是否太不公平？」

鄔倩雲瞧着哈素一笑，故意道：「哈素先生喝多了麼？這，竟批評你的波士(老闆)了！」

哈素大概已有幾分酒意了，他紅眼珠一轉，嚷道：「他那算甚麼波士，不過是屍佔其位而已，呸，一班老不死罷了！嘿嘿，單看我的

香港裕人分行，營業額就佔了總行的四分之一，這就是我哈素的眞實本事！可惜却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哈，不說了，說來氣死人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爽快！再喝一杯！」他替哈素斟酒，又遞到他手上，然後又微微一笑，道：「其實人生得失，就如喝酒，有時自斟自飲，有時別人替你斟上杯子，酒量小的人，淺嚐幾滴就醉了，酒量好的却十杯不言多！關鍵在乎你是否夠酒量，也看你是否有能耐吧！」

哈素略帶驚疑的瞥了陳景鏞一眼，道：「景鏞……兄！你是指公事，還是私事？」

陳景鏞微笑道：「站在公司立場，自然是指公事；但這個地方——香港的公司可多半是私人企業，因此說是私事也不為過！」

哈素藉酒賣醉的哈哈一笑，道：「但我的公司却是國家銀行，百分之百是公衆銀行企業，這跟私事似乎沾不上邊了。」

陳景鏞大笑道：「國家銀行也是私人企業，只不過這是最大的私人企業罷了！例如說，那些憑政要的個人勢力，就可以進銀行當董事，領四倍高級職員的薪酬！又例如，聽說憑總行銀行董事的私人信用擔保，可以從銀行借三百多萬的無抵押信用貸款！你看！哈素先生，這不是比私人企業更私人化的例子麼？」

哈素的憤懣被更強烈的挑動起來了，他狠狠的一咬牙，道：「那些老不死董事可以，我身為分行總經理也可以！」

鄔倩雲瞧準機會插口道：「是呀！憑哈素先生的本事地位，貸放信用擔保當然可以啦，就看你是否肯做罷了！」

陳景鏞也趁勢道：「這當然啦，哈素先生以總經理的名義，信用擔保額大概不會少於三百萬吧？」

哈素也並非等閑人物，他一聽陳景鏞的言下之意，便立刻眼珠一轉道：「景鏞兄打算向裕人求貸麼？」

陳景鏞微笑道：「假如我有此意，你以為可以麼？哈素先生！」

哈素呵呵一笑，道：「景鏞兄的C．R與宏景、岑福兩大公司有來往，這實力和信用方面當然不必調查啦！再加上鄔小姐是你的副總經理，瞧着她的份上，我也不好拒絕！但不知景鏞兄打算貸多少？是用甚麼方式？主要是指有沒有夠份量的抵押品？」

陳景鏞微笑一下，暗道：這哈素果然不愧是金融業高手，他已露出求財之意，但絲毫不着形跡，處處先行保護自己！嘿嘿，只要你有求財的念頭，你就休想溜走啦！

陳景鏞微微一笑，突地便把盤口亮了出來：「是地皮抵押貸款，哈素兄，貸款總額希望能達到六千萬港元，可以麼？」

哈素驀地收起笑容，很認眞的道：「這是大額貸款，開不得玩笑！景鏞兄，我想知道，抵押品的價值到底值多少？」

陳景鏞鎭靜的微笑不語，鄔倩雲立刻會心的一笑，接口道：「這只不過是整個龐大交易的第一筆生意！可以說，這第一筆生意的抵押地皮價值對銀行來說，起碼有九成八的保險率！按銀行的慣例，這已經是很高的了！」

接着，鄔倩雲把陳景鏞的整個交易計劃，揀最能說服人的焦點，向哈素介紹了。

這個完美無缺的物業按貸，向地產業大擧進軍的計劃，令哈素也驚嘆不已。他一方面佩服陳景鏞的勃勃雄心、縝密週長的發展大計，但另一方面又不由被他這種狂熱的進取野心，弄得心如鹿撞。

哈素神色的微妙變化，絲毫瞞不過陳景鏞的視線。他瞥一眼哈素，緊隨鄔倩雲的話題，突地又道：「作為整個龐大交易的第一宗，我希望能從哈素先生那裏，取得二百萬的信用貸款！而且我相信這完全在哈素先生的能力範圍內！當然啦，作為裕人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在公在私，對銀行都有好處囉！」

哈素聽出陳景鏞已把話敲到節骨眼上了，但他故意詐作不懂，呵呵一笑道：「這個交易計劃雖然龐大，但風險不少，我可看不出這公……私兩面，有甚麼好處喲，景鏞兄！」

陳景鏞微微一笑，忽然道：「哈素先生聽說過地產經紀做生意的秘訣麼？」

哈素一怔，道：「是甚麼秘訣？」

陳景鏞迅速道：「抽佣！例如說，從半個佣到一個佣！這是地產經紀之所以賺錢的秘訣之一，哈素先生仔細想想，那就不難明白囉！」

陳景鏞坦率的道出「抽佣」這兩個字眼，哈素明白，雙方斟盤的關鍵時刻到了，要麼他繼續談下去，要麼就要立刻告退。

哈素沉吟了好一會，他終於還是決定留下來談下去。

陳景鏞終於成功的籌足五百萬首期，元朗那塊地皮交易成功，付出首期後，陳景鏞便獲得這幅地皮的大授權書。

陳景鏞當即向裕人銀行香港分行按揭六千萬，抵押品就是那份地皮大授權書。

哈素接受這宗物業按揭貸款生意，但提出一個條件，整筆貸款要分五次提取，那與C．R公司付款元朗地皮的分期相同。當陳景鏞取得正式的地契後，地契立刻轉入裕人銀行，六千萬貸款才能全部提取。

這是哈素爲保護自己的萬全之策，陳景鏞爲穩固哈素的信心，也立刻答應了。

很快，陳景鏞就成功的取得了六千萬的現金，這只是他往後無數次成功的第一宗，陳景鏞決不會就此滿足停步，他的目光，又決然的轉向第二宗更龐大的生意上去。

＊　＊　＊

當鍾志豪以爲，岑逸峯仍被那「女人、天台樓」危機困住，無法爭奪彩視控股權時，岑逸峯却已經從容脫身，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堅決的說服岑老太同意，以現金成功購入「彩視」澳洲佬米高的股權。

岑逸峯的「1」號勞斯萊斯房車，昂然的駛入彩視大樓。

今日是岑氏家族加入後，彩視董事局的第一次會議。

董事局主席鍾正宏破例的出席主持會議，此時他在正面的主席位上，向董事局的第一大股東，岑氏家族的代表岑逸峯悶笑一聲，隨即向他拱手道：「恭喜！恭喜！岑世侄終於在彩視佔有一席！」

岑逸峯在左面第一大股東的位子上微微一笑，向鍾正宏微一躬身，道：「多謝！多謝，還不是托鍾世伯的洪福麼！」

岑逸峯意味深長的帶刺話，令坐在右面的第二大股東鍾家代表鍾志豪神色一變，但見鍾正宏淡淡一笑，似沒聽聞，便沒作聲。

鍾志豪的身邊，便是彩視總經理余佐材；岑逸峯的身邊，却是第三大股東的會議代表徐光翰。其餘的，分別是三位並無多大發言權的受薪董事。

鍾正宏伸手輕輕一拍桌面，沉聲道：「各位坐在這裏，自然希望把彩視搞好，希望不要把個人恩怨帶進公事裏面！好，有甚麼事，就說說吧！」

鍾正宏這開場白，不偏不倚，儼然主席的口吻，因此誰也沒有作聲。

岑逸峯也沒有，因爲他也不便說甚麼，他心中一陣窩火：哼哼哼！在背後狠狠的敲了我岑某人一棍，這時却擺出一副公正仲裁人的神態口吻！這頭老狐狸！

總經理余佐材向鍾志豪目詢一眼，見鍾志豪微一點頭，便伸手掀開文件，迅速的溜了一眼，道：「主席、各位董事：目前物價指數狂升，員工士氣低沉，應該引起重視！否則，員工的流失率大增，對改善彩視的營業狀況極爲不利！因此，我提議，由下個月起，所有彩視員工一律加薪，幅度是十到十五個巴仙！希望各位董事採納。」

鍾志豪馬上接口道：「對啦！員工的士氣低落，就不能改善彩視的虧本狀況，余總經理的加薪建議，我看值得考慮！」

鍾正宏瞥一眼岑逸峯和徐光翰，道：「你們看呢？逸峯、光翰。」

徐光翰作爲彩視第三大股東徐氏家族的代表，本來已習慣以鍾氏家族的主意爲決，但此時却意外的默不作聲，似乎在等待甚麼。

岑逸峯心中嘿嘿一陣冷笑，哼！余佐材是你鍾家的人，你自然千方百計捧他，用新注入的資金來增大你鍾氏的權威！哼哼哼！把岑某人當傻瓜麼？要加薪可以，但絕不能是你鍾家人的提議！

岑逸峯忽然微微一笑，道：「余總經理加薪的事，稍後再說，我向鍾主席提一個問題，可以麼？」

鍾正宏微一怔，但迅即淡然一笑，道：「你是彩視的股東之一，當然有權發問。」

岑逸峯微笑道：「不錯，鍾主席，岑氏當然是彩視的股東，而且應補充一點，是彩視的第一大股東！」

岑逸峯故意一頓，但不容鍾正宏有所表示，却立刻又道：「那請問，按大股東決策的法則，董事局是否應該重新改選？鍾主席！」

鍾志豪的臉倏的發白，腦袋被岑逸峯敲得嗡嗡作響，他委實意料不到，岑逸峯竟夠膽量，甫一接觸，便把茅頭對準「董事局主席」這大寶座！

果然鍾正宏神色亦一變，但他畢竟在商場打滾幾十年，比他的兒子鍾志豪沉着多了，他淡淡的一笑，道：「當然囉！但也得看大家的意見，例如說，是佔董事局五成以上的股東意見！」

鍾正宏的言外之意非常明顯：你姓岑的只佔四成股權，要動搖他的主席地位，還未夠斤兩！

岑逸峯聰明絕頂，他自然明白鍾正宏的意思，他不由在心內冷笑，但却微笑一下，把話題一轉，道：「那好吧，這問題就緩後再說。」

鍾志豪一聽，心中這才一鬆，暗道：你姓岑的總算知機，不在這刀鋒上硬碰！

但岑逸峯並不容他輕鬆太久，立刻又道：「還有一點，就是我以彩視第一大股東代表的身份，向董事局建議，董事局的投票權，應按各自的控股比例計算，不能按籠統的票數決定，這是公司組織法規定

的，鍾主席以爲對嗎？」

岑逸峯提出的這第二個要求，按公司的組織法，的確是不容拒絕的。鍾正宏心中雖然惱怒，但也不便發作，他無奈微哼了一聲，道：「你這個建議可以採納，果然是後生可畏，比我這老頭子强多了！」

岑逸峯不理會鍾正宏的揶揄，立刻道：「多謝主席公正裁決，我就大膽批評一下余總經理的加薪提議了！我以爲，彩視目下的經營狀況，不適宜加薪，因爲任何一個賠錢的企業，都不會再盲目增加開支成本！」

余佐材心中不由一涼，忙分辯道：「可是，我已經答應了員工的加薪要求！如果取消了，員工的士氣必然大受打擊，大家工作消沉，彩視的虧損更難挽轉了！而且……假如我言而無信，這個總經理也很難服衆！」余佐材情急之下，把不該說的也衝口而出。

鍾正宏一聽，臉色不由一沉，暗道：這余佐材是怎麼了，竟然替姓岑的製造發炮的子彈！

果然岑逸峯冷冷的一笑，道：「是否加薪，只有董事局才能裁決，如此重大的事，余總經理怎可以先斬後奏？越過董事局各位股東行事，股東拿錢投資彩視，可不是爲了替某人樹權威、建功立傳！」

岑逸峯說到此，忽然戛然而止，轉向彩視第三大股東代表徐光翰，微笑道：「光翰兄，小弟說的可對麼？」

徐光翰立刻就點頭同意，因爲盲目動用資金，這是任何股東均會反對的！

鍾志豪一見徐光翰連連點頭，大有附和岑逸峯之意，急得額上冒汗，但他仍以爲可以拿董事局主席來壓陣脚，便連忙搶先道：「既然股東有不同意見，那就請主席裁決吧！」

岑逸峯微哼一聲，道：「很好！我也相信身爲董事局主席處事應該公正無私！例如剛才主席採納的按控股權來決定投票權，就是公正的裁決！」岑逸峯的意思明顯不過，假如處事不公，那「董事局主席」就必須改選！

鍾正宏驚怒交集，但又無可奈何，鍾正宏這個年歲，正把「彩視董事局主席」視爲一種榮譽，是否賺錢那是其次，被人奪去，那對他無疑是一種莫大的耻辱！

這複雜的心曲，逼使鍾正宏不得不點頭道：「那！那就按控股權投票表決吧！這加薪的事……」

表決在董事局三大控股家族中進行。

表決的結果，鍾氏家族贊成，岑氏家族反對。

此時的焦點立刻就降臨在徐氏家族的代表，徐光翰身上了。鍾志豪和岑逸峯均目光灼灼的盯着他，希望他立刻道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話——贊成或者反對！

鍾正宏也緊張了，他把目光投在徐光翰身上，微笑道：「徐世侄怎麼看？表個態嘛！回去代我向你阿爸問候！」鍾正宏與徐光翰的父親很有點交情，他自信憑此足以影響徐光翰的決定。

徐光翰此時連額角也冒出汗來了，他沉吟復沉吟，好一會才終於道：「我！我表示棄權！」徐光翰抱定雙方均不得罪的宗旨。

徐光翰此言一出，岑逸峯就微微一笑，因爲他知道，董事局激鬥的這一仗，他已經獲得勝利！

果然他聽鍾正宏猶如牙痛似的裁決道：「余總經理……加薪提議，唔……按控股比例，三成半贊成，四成反對，二成五棄權！唔，唔，被……否決了！散會！」

鍾正宏說罷，冷眼也不瞧在場中人，包括他的兒子鍾志豪，臉色鐵青的立刻走了。

彩視總經理余佐材霍的拿起公事包，憤然離開會議室。

加薪計劃落空，彩視員工嘩然，不少人遷怒余佐材，余佐材的威信一落千丈。

與此同時，彩視員工的信心大受打擊，人才流失日趨嚴重，節目水準急劇下降，收視率迅速滑落，廣告收入也相應大幅減少。

彩視董事局不得不召開第二次會議，這幾乎是一次救亡會議。董事局主席鍾正宏沒有出席會議，而且看來以後他也不會再出席了。

會議的結果是岑逸峯同意由徐氏家族的人，出任一個新增職位——總經理顧問，作爲交換，徐光翰也同意岑逸峯出任董事局執行董事。鍾氏家族被架空了，鍾正宏的董事局主席成了一個象徵性的虛銜。

彩視總經理余佐材被幾番羞辱，憤然辭職，在短短數月間，他的頭髮，竟由烏黑變成斑白。

余佐材辭職後的空缺，由岑氏家族推薦一位才女出任。

至此，岑逸峯已牢牢的控制了彩視的行政大權。直到此時，岑逸峯才通過才女的口欣然宣佈：彩視員工一律加薪十至二十巴仙。

彩視的員工登時笑容滿臉，就差點沒喊出「二哥萬歲」了！

鍾志豪花了整整半日時光，才與陳景鏞通上電話。陳景鏞對鍾志豪的約會，很爽快的一口答應。

鍾志豪在一間酒樓，與陳景鏞一道吃中午飯。

鍾志豪根本就無胃口，他略略的撥了半碗飯下肚，便把飯碗一

擱，嘆了口氣，苦笑道：「景鏞，以前整日見面，誰知今時今日，只有午飯的時間才有機會！」

「碰上甚麼難題了？志豪。」陳景鏞笑笑道。他的胃口却極好，他連撥了兩大碗飯，才又道，「是宏景的事？」其實他一眼瞧見鍾志豪的模樣，便知他此刻進退維谷的心境，因爲岑逸峯大鬧彩視的消息，他早就知道了。

鍾志豪苦笑一下，又嘆了口氣，似在斟酌字句，終於還是把鍾、岑兩家爭奪彩視的事，坦率的道出，而且沒有遺漏其中的任何細節。「他……老頭子甚至說，我在商場上還是鼻涕蟲！哎！」鍾志豪末了又道，他的語氣已很帶了點哭音。

陳景鏞靜靜的聽鍾志豪說，並沒插話。他心中一陣猶豫，不知是否該插上一手。鍾家畢竟對他有過恩惠，這念頭突地浮上腦際，陳景鏞便無奈的一笑。

「所以，所以我請你出個主意，你就算是救我一救！景鏞呵！」鍾志豪滿懷期待的道。

陳景鏞沉吟一下，終於微微一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手的弱點是甚麼？志豪！」

鍾志豪若有所思道：「你是說……這個？但經過上次的打擊，他不會不警覺，他還會上當麼？」

他作了個古怪的手勢。

陳景鏞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要不着形跡，針對他的弱點，他必定再次入彀！」

鍾志豪眼神一亮，道：「爲甚麼？景鏞！」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因爲他絕不會視此爲教訓，而只會視之爲人生最大享受的必然代價！」

陳景鏞一頓，凝視鍾志豪道：「在這點上，你有你的優點，而你的長處恰恰是他的短處！所以，大可以己之長攻彼之短，這是戰場與商場的取勝之道！志豪！」

對陳景鏞的提示，鍾志豪想了想便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奧妙。

他欣喜的連聲道：「不錯！不錯！景鏞，你的頭腦比我靈活多了！嘿嘿，這一招不也是安排香餌釣金龜麼？嘿，妙極了！景鏞！」

陳景鏞微笑道：「關鍵是不着形跡，否則，他就有戒心了！就這樣吧，志豪，三點我約了客！鍾老先生那裏，代我向他問候。」

鍾志豪霍地站起來，告辭道：「我這就去演一幕好戲給老頭子瞧！多謝你，景鏞！」

陳景鏞不由微微一笑，淡淡道：「謝甚麼？我不過是隨口一句而已！」

＊　＊　＊

不久，便有一位極漂亮的女郎，加盟彩視當藝員。

這位新加盟的女藝員芳名趙麗雲，她的形態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渾身洋溢着一種懾人的古典美態。

趙麗雲的絕頂美貌，立刻引起彩視上下的轟動，也引起一班年輕女藝員的强烈妒忌。

女人的美麗是一種禍根，同時亦是一種武器，就看她本人如何把握罷了。

趙麗雲不但美貌，而且也很會演戲，特別是扮演經典武俠劇的古典女子，她那種冷艷的氣質，令妒忌她的人也不由懾服了。

趙麗雲很快便在彩視站穩了脚跟，令暗中早就留意她的岑逸峯，亦不禁暗暗驚奇，他對她的一舉一動更加留意了。

就在此時，在彩視的藝員圈中，却傳出一個消息：趙麗雲是董事局主席鍾正宏的公子鍾志豪介紹進彩視的。

這個消息，很快就由岑逸峯寵信的那位「才女」口中，傳入他的耳中。「才女」的用心，自然是希望岑逸峯因此而打消動趙麗雲的主意，因爲「才女」認爲，自己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選。

岑逸峯的心思却永遠無人猜想得透，自趙麗雲進彩視後，他進軍電視業的目標便決然的轉向了。成功打入彩視，奪取彩視控制權，岑氏家族終與鍾氏家族平起平坐，岑逸峯堅決的確認，他爲岑氏家族爭雄的目標已達，現在應該是他自己獲得「報酬」的時候了。

他與多位女藝員的秘密「交情」，算是這種「報酬」之一，而他與「才女」的「特別友情」，却僅是他打擊鍾氏的手段，而決非「報酬」。

眞正的「報酬」終於來了，這就是新加盟彩視的女藝員趙麗雲！趙麗雲的出現，猶如九天仙女降凡塵，立刻把岑逸峯的心攫住了，他決然的斷認，如果說以前與他有「交情」的女子都是美麗的星星，那趙麗雲就是天上的一輪明月，所有的星星在明月面前皆黯然失色。

岑逸峯並不甘於做「摘星高手」，而決然的要做「摘月聖手」！

但趙麗雲竟然是鍾志豪介紹進彩視的，這豈非「明月」已是有人用銀線扯住，他岑逸峯只能「望月與嘆」？

這想法就有如熾熱鐵條伸進冷水裏，强熱乍冷，幾乎把岑逸峯弄瘋了。「哼哼哼！鍾志豪，你好運，這明月被你搶先靠近！但你別太開心得意，因爲我岑某人才是摘月聖手！」

岑逸峯決定，他要不惜一切，搶先一步，把趙麗雲追求到手！

岑逸峯決定了的事，不管是事

業或是女人，他都絕不會半途打折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岑逸峯第一次與趙麗雲的正面接觸，是他以「彩視董事局執行董事」的身份，約趙麗雲到他的辦公室談心。他談的自然是有關公司的公事，但也旁敲側擊的探清了趙麗雲的底細。

原來趙麗雲是一位出身於台灣的女演員，是鍾志豪一位在台灣搞地產的朋友，把她發掘出來，介紹給鍾志豪，鍾志豪又再介紹她進彩視當合約藝員。

原來如此！岑逸峯弄清了趙麗雲的來龍去脈，便慶幸的暗地鬆了口氣。只要她是彩視的藝員，那就決不愁她在他眼前溜走！這樣看來，倒要多謝鍾志豪這蠢蛋，無意中向他岑逸峯送上這份重禮了！

岑逸峯微微一笑，他隨口向趙麗雲慰勉了幾句，無非是好好在香港發展，大有前景之類，末了，他忽然彷彿是隨便的一句道：「後天我請你出海，趁便熟悉一下香港的環境，趙小姐，賞面麼？」

岑逸峯這邀約並無多大的把握，因此半帶了「公事」的口吻，以便萬一她拒絕時，也好有個轉圜的餘地。

趙麗雲瞧了岑逸峯一眼，這一眼就有如勾魂攝魄的電眼，情場高手如岑逸峯，也不由一陣心魄搖蕩，他目灼灼的盯着她，萬分緊張的等待着她的回話。

趙麗雲淺淺的抿嘴一笑，忽地低聲道：「好啊，岑先生！因爲我也想熟悉香港的外景！」

岑逸峯不由心花怒放，連聲道：「是！是！香港的外景很美，做藝員應該多去熟悉！那，這事就定了？」

直待趙麗雲肯定的點頭確認，走出他的辦公室，岑逸峯才確信，「明月」已點頭答應他靠近了！他不由在心中打了一聲忽哨，呵哈！甚麼很美的外景？比起你的迷人身段，那不過是見鬼的荒山野嶺！

岑逸峯爲這次出海作了極周密細緻的準備，配備了一切最完美的設施，所有的一切準備工夫，都由他自己親自動手，他連最微小的細節也沒有遺漏，他準備工夫的完美，計劃的週全，一如他向事業某目標進軍的雄心與魄力。

二天後到了約定的時間，岑逸峯親駕他那部「1」號車牌大勞斯萊斯，到趙麗雲租住的酒店，接她出來。

趙麗雲這時是一身淡裝打扮，更顯得她的清麗脫俗。當她出現在岑逸峯眼前時，他不由一怔，呆呆的盯着趙麗雲，竟半晌沒有說話，岑逸峯忽然有一種觸電般的刺激感受。

＊　＊　＊

岑逸峯與趙麗雲關係日趨親密，而且日漸公開，感到最高興的人，反而是岑逸峯視爲「假想情敵」的鍾志豪。

趙麗雲的確是鍾志豪介紹進彩視的，他介紹她進彩視的目的，就是希望岑逸峯會被她的美麗迷住。

鍾志豪這一招高明之處在於不着形跡，他甚至沒有在趙麗雲面前提及岑逸峯的名字，而讓他與她自然發展。鍾志豪堅信陳景鏞的判斷，岑逸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一輪明月」面前，岑逸峯必定神迷意亂！

事態的發展一如陳景鏞之意料……

沉醉在趙麗雲美色中的岑逸峯，不久就遇上他入掌彩視後的第一個大難題。

彩視由於高層的明爭暗鬥，中下層的幕前幕後人員，忙於爭寵獻媚，根本沒有人去關心電視台的根基——節目質素，因此節目質素越來越差，收視率節節下降。

電視收視率的下降，立刻就引起連鎖反應，廣告客戶隨即減少，營業額及盈利均大幅下降，但支出却不斷上升，此消彼長之下，彩視的虧損已非常嚴重。

這又立刻在彩視董事局引起反應，鍾志豪以第二大股東的身份，提出「按股份增加注資」的要求，否則鍾氏就退出彩視。

這時岑逸峯正沉醉在電視業的七彩迷幻圈中，他豈容彩視就此完結？但如果拒絕鍾志豪提出的要求，鍾氏一旦退出，彩視失去其中一條支柱，結果只能是垮台。

迫於無奈，岑逸峯只好同意鍾志豪的注資要求。雖然如此，但最後的決定權却是手握岑氏經濟大權的岑老太。

對彩視的前景，岑逸峯的大哥岑逸榮可以說是岑氏家族中最清醒的一個，他深知彩視將是一個無底深淵，因此游說母親，又力勸岑逸峯愼重，切勿盲目向彩視注資。

岑逸峯此時已陷於七彩迷幻圈中，堅決不肯罷手，在岑老太面前矢言，若不注資必定倒閉，那以前投入的資金，就將血本無歸，而且這對岑氏家族的聲譽將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岑老太對岑逸峯自幼便有偏愛，而且相信他此舉是爲維護岑氏家族的聲譽，因此最終同意再度注資彩視。

按所佔的股權比例，鍾氏家族注資二千五百萬，岑氏家族却要投入四千萬。加上岑氏買入的澳洲幫股權，岑氏在彩視投入的資金已達二億元巨額數字了。但鍾氏家族連

同新注資金，投入彩視的也僅是八千多萬。

此時此刻，若彩視一旦倒閉，損失最慘重的，毫無疑問將是岑氏家族。

而最清楚這一點的，莫過於鍾氏家族的老頭子鍾正宏，他對兒子鍾志豪說：「唔，很好！你這個用美人計請君入甕的連環計，果然敲響鑼鼓了！好戲即將上場，我等着瞧下一幕！」

難得被老頭子如此稱讚，鍾志豪很有點受寵若驚，他連忙笑着點頭答應，但心中却不由暗道：「如果你知道這完全是陳景鏞的計策，你就更後悔以前待他輕慢，以致錯失一位商場諸葛亮了！」

就在岑氏家族再度向彩視注入大筆資金的半個月後，在彩視七彩迷幻圈中陷得水深火熱的岑逸峯，却突然被岑氏家族的「老太君」岑老太急召回家。

岑逸峯的「1」號大勞斯萊斯立刻飛馳出彩視大樓，任何人岑逸峯都敢於怠慢，但岑老太是唯一的例外。

岑逸峯也不知急召他的原因，他恃着岑老太對他的偏愛，也根本不去細想，此時趙麗雲在他腦海中的倩影，那是決計揮之不去的了。

岑老太正坐在大廳中，專門等他回來。她的臉色陰沉，就如暴風雨發作前的天色。

「媽！甚麼事？這麼急要我回來！」岑逸峯沒留意岑老太的神色，因此依然像平日見她時一般的親暱。

立刻，岑逸峯便發覺不對頭了，因爲岑老太沒有平日的眉開眼笑，而是重重的哼了一聲，這是岑逸峯極少見到的神色！

「哼！逸峯！你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麼！」岑老太沒好氣的劈頭一句便道。

岑逸峯一怔道：「你說甚麼？媽！我沒幹甚麼呵！」

岑老太怒氣衝衝的把一疊東西啪的擲在岑逸峯面前，「哼！沒幹甚麼，你自己看看！」

岑逸峯往那疊東西一看，原來是一個厚信封，是直接寄去岑福岑逸榮收的，信封裏面是一疊照片，照片上是他與趙麗雲親熱的情景，雖然並非甚麼艷照，但兩人的親密程度却是一目了然。

「哼！照片上的女子是誰？你身爲彩視執行董事，怎的如此不檢點！」岑老太哼道。

岑逸峯不能不解釋了，但他亦暗地鬆了口氣，因爲這裏面畢竟沒有他那些不可見人的場面！「媽，她叫趙麗雲，是公司的合約藝員，我正打算帶她回家，讓阿媽你見見哩！」

岑老太沉聲道：「你不必帶了，我不想見她！」

岑逸峯急道：「爲甚麼？媽！」

岑老太怒哼一聲道：「爲甚麼？你還問爲甚麼？我問你，你這麼起勁投重金入彩視，是不是就因爲追求這個女子？」

岑逸峯的心事一下子被岑老太說破，他不由一怔。

「哼！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用心？告訴你，你不說，別人替你說了，你大哥收到這封信後，又立刻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不知是誰，但對你的事清楚極了！你和二嫂的事已弄到滿城風雨，現在又來搞三弄四！你想把阿媽活活氣死嗎！」岑老太怒道。

岑逸峯又驚又怒，「媽！這明明是有人藉此來打擊我嘛！」

岑老太咬牙道：「我不管這是甚麼用意！和女藝員談婚論嫁絕對不成！這些女子水性楊花，怎能做岑家的媳婦！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不然，哼哼！你好自爲之吧！」

岑逸峯被岑老太痛斥了一頓，憋了一肚子悶氣，如果這人不是岑老太，又或者她並非手握岑家的財權的人，岑逸峯必定會狠揍她一拳！

但不幸這一切都是無奈的現實，岑逸峯只好啞忍。但要他放棄趙麗雲，那也決不計不能。

正當岑逸峯進退兩難之際，趙麗雲却毅然退出娛樂圈。

岑逸峯因此拒絕岑老太要他放棄趙麗雲的意思，堅持與趙麗雲繼續來往。

岑老太一怒之下，決用經濟壓力，逼岑逸峯就範。

岑逸峯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對彩視因此而心灰意冷了。

彩視的內亂進一步加劇了。

就在此時，鍾氏家族已悄悄的出讓了所持的彩視股權，成功的收回一億六千多萬。

鍾氏家族退出彩視，彩視頓時失去一大支柱。偏偏岑老太此時又正向岑逸峯大施經濟壓力，拒絕再向彩視注入任何新的資金。

此時此地，岑逸峯自已也知道，就算他在這時放棄趙麗雲，彩視亦是無可挽救的了！

不久，彩視宣佈破產。鍾、岑兩家從地皮之戰到彩視爭奪的一役，以鍾氏家族壯士斷臂，岑氏家族損失二億多萬而告一段落。

鍾氏家族在這一役中，幸保不失，鍾正宏在兒子的口中得知陳景鏞居功不小，他便打算設宴慶功，邀陳景鏞到鍾家赴會，試圖把他拉回宏景。

陳景鏞却堅決的婉拒赴會。他在電話中對鍾志豪說：「這是你以

己之長攻彼之短的戰術成功，亦是岑氏家族太愛面子、寵信兒女的惡果，更是逸峯他太重女色的咎由自取！我根本沒做甚麼，呵呵，鍾老先生的好意代我多謝了，希望以後多多提攜，有空再共吃晚飯，好麼？志豪！」

行行暢通　如日中天

事實上，陳景鏞此時也根本無暇再去理會鍾、岑兩家的激鬥了，這時他的心思已全部撲在另一宗更大的創業生意上。

這宗大生意的目標是華生銀行大厦。

華生銀行大厦位於九龍遊客區，建成已十載，租戶以酒樓業爲主。

大厦的業權人索價一億八千萬。這個要價是否偏高？那就要看各人的眼光了。

因此就連「C．R——金玲」公司高層人物，陳景鏞、鄔倩雲、何焯然、ＫＫ四人中，爭論也相當激烈。

他們在討論生意時是無分彼此的，也無高下之分，每人都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雖然爭得臉紅耳熱，但一旦決定了，就盡心盡力的分頭去完成。

爭得最厲害的是何焯然與鄔倩雲、ＫＫ三人。何焯然堅決認爲一億八千萬物有所值，但鄔倩雲却認爲索價太貴了，ＫＫ附和鄔倩雲的意思。陳景鏞却靜靜的微笑不語。

「倩雲說得對！焯然，首先我們哪來這大筆現金？你說呵！景鏞！」ＫＫ瞪了何焯然和陳景鏞一眼，急道。

何焯然不待陳景鏞有所表示，便決然的道：「眼下先不忙爭論資金問題，主要是看那幢大厦，是否值那個價錢！」

陳景鏞微笑道：「你以爲值麼？說說你的看法，焯然！」

何焯然精確的道：「華生銀行大厦樓高十五層，每層佔地二千五百呎，換言之，先是地皮便有三千呎，按該區時下的地皮價每呎五千元算，大厦的地皮便已值二億二千五百萬！另外，再加上十五層物業，按時下的租值折算，整幢大厦的價值在二億元以上！」

何焯然這精確的數字，雖然仍有不太明確之處，例如現時那區的地皮是否值五千元，但整體來看，的確具有動人的說服力。

此時不但陳景鏞點頭微笑，就連鄔倩雲也不作聲了。

但ＫＫ仍很緊張的道：「就算值得買，但現金呢？景鏞，這可是一億八千萬的龐大數目！公司現時持有的現金，連這個數字的四分一也不到！你就算用前次分期付款四期的辦法，現有的資金也不夠調度！」

ＫＫ提出這要命的焦點，何焯然也無話可說了，因爲最值得買的貨物，若拿不出貸款，也只能望洋興嘆。

這時陳景鏞却忽然很堅決的道：「可以！ＫＫ，只要肯動腦筋，世上便決無不可能的事！」看得出，他已經下了決心了。

鄔倩雲不由又驚又奇，她盯着陳景鏞，道：「那四分一的首期現金如何籌集？景鏞！」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拿不出四分之一，那就分五分之一！五分之一首期，總可以拿得出吧！」

鄔倩雲道：「五分之一首期加買賣費用，勉强可以，但對方肯答應麼？因爲他們提出的是一億八千萬一次過付款！」

陳景鏞胸有成竹道：「這就得看討價還價的本領啦！到時再說吧，關鍵是看這幢大厦的確實價值！」

這天後，陳景鏞就由他自己親自出馬，展開了連串艱苦的買賣活動。

陳景鏞爲了掌握華生銀行大厦的確實價值，他不怕辛苦，逐層逐層的向現時的租戶探詢，試試對方日後到底肯出多少租金。

他又一個人獨自的在大厦對面的天橋底，整整站了一個下午，精確的計算該段區域每日車和行人的流量，以便據此推算大厦的商業價值。

當這些都得出準確數字後，再結合整幢大厦的地皮面積，陳景鏞心中就豁亮了，他斷然的下了判斷：華生銀行大厦的時價是二億元左右，但前景價格却達五億元以內！

下了這個判斷，陳景鏞便毅然決然的行動了。在艱苦的討價還價中，陳景鏞爲了減輕他首期需付現金的壓力，不惜把大厦的售價主動抬升到二億元，條件是分五期付款，付首期四千萬後，必須取得整幢大厦的大授權書。

到這個地步，陳景鏞堅決不肯再讓步了，那怕是一分一寸，陳景鏞精確的摸準了對方的心理，如果他再讓步，對方就不但不領情，反而會懷疑他的付款能力了！

陳景鏞以其獨特的進退方略，終於把華生銀行大厦業權人征服了。

不久雙方就簽了約，一如陳景鏞提出的條件，成交價二億，分五期付款，付出首期四千萬後，業權人即向陳景鏞的C．R公司簽發整幢大厦的大授權書。

取得華生銀行大厦的大授權書，對這宗大生意來說，其實只完

成了一半，陳景鏞又決然的邁出第二步。

這第二步的進攻目標依然是裕人銀行的總經理哈素。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先例，加上安全穩當交易的信心，哈素這次與陳景鏞斟盤時，就顯得自信而且大膽多了。

仍然是那間高級酒店的貴賓廳，聚會的人物也依然是陳景鏞、鄔倩雲、哈素。唯一不同的是，上次鄔倩雲是穿針引線的主角之一，這次她已不必多費唇舌。

哈素很信任她這位同鄉，因這個連帶關係，他也對陳景鏞另眼相看。

很快，貸款的條款就談妥了，C·R公司以華生銀行大廈大授權書作抵押，獲裕人銀行二億五千萬按揭貸款，分五期支付。

哈素告辭走了，說有朋友在夜總會約好等他。

陳景鏞瞥一眼貴賓廳的出口處，那是哈素走出去的地方，他忽然無聲的一笑，因爲他彷彿見到了一座金山銀礦的背影。

金山銀礦的下面却是浩瀚的大海，在下意識中，陳景鏞在大海中拚命的向金山銀礦游去，忽然一個巨浪打來，把他壓向海底，當他以爲一切都完了時，他的身子却被人在下面承托着，托出海面，然後向那座金山銀礦疾射！終於，他自覺抵達彼岸了，却忽然見到一縷淡淡的笑意，那是一位少女臨終時的笑容！

「那是她見到我終於向上、向前的欣然而笑呵！」陳景鏞不由激蕩的動情的跟着笑了，他覺得自己必須笑，那怕前面還有千難萬險，否則，他就沒有勇氣去面對少女臨終的笑臉！

「你笑甚麼？景鏞，」鄔倩雲瞧着陳景鏞，半嗔半奇的道。

陳景鏞下意識的盯着鄔倩雲，他的精神還處在剛才驚心動魄的衝擊中，他忽然伸手緊緊的握着鄔倩雲的手臂，喃喃的失聲道：「眞像！你眞像她！金玲！你是金玲嗎？」

鄔倩雲吃了一驚，出於單身女子敏感的本能，她把手臂一縮，但陳景鏞握得很緊，她抽不出來，不由嗔怪的尖叫道：「你怎麼啦？景鏞！甚麼金玲銀玲？我是鄔倩雲！她是誰啊？竟把你弄成失魂落魄的樣子？」末了，不知怎地，鄔倩雲竟感到一陣强烈的妒意。

陳景鏞被鄔倩雲的尖叫嚇了一跳，他的精神才從剛才的震蕩中回到現實中來，他感到自己有點失態，便抱歉的苦笑道：「對不起！倩雲，剛才我想起一位朋友，所以失禮了！」

鄔倩雲故意道：「是甚麼人能令陳景鏞你失魂落魄？是男朋友麼？」

陳景鏞却嘆了口氣，苦笑道：「不，是女的，而且是一位很有氣質的少女！她很像你，不過她已去世多年了！」

鄔倩雲想知道得多一點，又故意道：「我知道，她叫金玲，而且我還知道，她是你的紅顏知己，你對她的感情深極了！這也是你把公司取名C·R的原因，是麼？」

陳景鏞痛苦的嘆了口氣，「不要說這些了好麼？海茫茫，水茫茫，不知仙踪在何方！哎！」陳景鏞不由又感觸的道。

鄔倩雲又驚又奇道：「她在你心中的位置眞的沒有人可以取代麼？」

陳景鏞緩緩的搖了搖頭，他瞧了鄔倩雲一眼，與鄔倩雲火辣辣的眼神觸着了，心中忽然一動，神思有點恍惚的道：「沒有！或者可以說，在遇到你以前……沒有！」

鄔倩雲心中突然一跳，臉上也浮出紅霞，忙詐作不知其意的嚷道：「喲！說甚麼以前以後的，你說的是甚麼喲！」

陳景鏞却沒留意鄔倩雲微妙的神色，他殷勤的替鄔倩雲斟了一杯白蘭地，「眞的，沒有你，C·R就沒有今天！倩雲，喝！，生意談成了，就當這是慶功宴！」

鄔倩雲捧杯呷了一口，略帶羞喜的瞥了陳景鏞一眼，忽然格格一笑，半認眞半開玩笑的道：「那你打算怎樣對我，我的大波士！」

陳景鏞却很認眞的道：「隨你說吧，倩雲！」

鄔倩雲把頭一側，「包括一切都可以？」

陳景鏞堅決的點點頭，道：「是的！是C·R公司的一切！包括地位、薪酬、甚至公司的紅利！」

鄔倩雲却微一搖頭，目灼灼的盯着陳景鏞，道：「不是這些，我是說你！你打算怎樣報答我……這個單身女子！」

陳景鏞見鄔倩雲的神色有點古怪，不由微一怔道：「你希望我怎樣啦？這跟你是否單身女子並沒有關係啊！我保證，C·R公司在，就有你鄔倩雲小姐的好處！」

鄔倩雲含羞帶氣的瞪了陳景鏞一眼，忽地衝口而出低嚷道：「你！你眞蠢！景鏞！」

陳景鏞心中一動，因爲他在這時鄔倩雲身上，忽然發現她嬌嗔的神氣，竟與他那位逝去的「金玲」一模一樣。

這個發現，令陳景鏞破例的變得很溫柔，他微笑的望着鄔倩雲，忽然醒悟似的道：「啊！那我明白了，倩雲，你年紀也不小了，二十

五啦，感到寂寞吧？」

鄔倩雲的心事被陳景鏞說中了一半，臉色一紅，盯着陳景鏞焦切的道：「喲！看你說的，是又怎麼樣？你說！」

陳景鏞却誤會了鄔倩雲另一半的心曲，他笑笑道：「憑你的交際手腕，還認識不到合意的男朋友？是不是想我替你介紹一個啦，你說吧，你想要甚麼條件的？」

鄔倩雲又羞又氣，她狠狠的瞪了陳景鏞一眼，低嚷道：「你呀！做生意精明透了，但對女人的事却是大傻瓜！不跟你說啦！」

鄔倩雲說着，捧起那杯白蘭地，喝開水似的一下喝乾了，然後又伸手叫倒酒。

陳景鏞不知鄔倩雲忽然受了甚麼刺激，他慌了，連忙伸手按住酒樽，柔聲道：「不要再喝了，再喝你會醉的！」

鄔倩雲口齒不清的嚷道：「醉了也好！再不要想那煩事！反正你也不知道！」

陳景鏞道：「我送你回去吧，你眞的有點醉了！走吧，倩雲！」

鄔倩雲却坐着不動，喃喃的道：「不回去，回去幹麼？孤伶伶的一間空屋子！」她忽然瞧了陳景鏞一眼，臉兒一紅，低聲道：「你想知道，我心中的那男朋友的模樣麼？」

陳景鏞無奈的一笑道：「好，好，你說出來，我替你介紹！這可以了吧？」

鄔倩雲格格一笑，驀地站了起來，道：「那好啊！你送我回去，我再告訴你！景鏞，走呀！」

陳景鏞駕車送鄔倩雲回去，這時陳景鏞已自置了一部小車，是日本豐田牌，雖然並非大富豪的平治、勞斯萊斯，但作爲一種必要的代步工具，陳景鏞這時已很滿足。量力而爲，這是陳景鏞在私生活上奉行的法則。

鄔倩雲坐在駕駛座旁，不知爲甚麼，她的身子有意無意的向陳景鏞偎依過去，也許她眞的是酒喝多了。

離鄔倩雲的住處，只需二十分鐘車程，那是一幢獨立的私人住宅，是鄔倩雲在三年前租下來住的，地方不大，一廳一房，屋內的陳設整潔、幽雅。

這是陳景鏞第二次踏入這所獨身女子的居處，第一次是他和KK一道前來拜訪。

陳景鏞的心情有點異樣，鄔倩雲自離開酒樓，在車上，她的身子依然依偎着他，而且這時已經是晚上十時，他扶着一位獨身的年輕女子，走進她的居所，這事的本身就已充滿旖旎浪漫的味道。

陳景鏞扶鄔倩雲進去，扶她在廳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又去倒一杯水，遞到鄔倩雲的手上。「喝杯水，歇歇就舒服了！然後沖個熱水涼，睡一覺就沒事了，明天你還要上裕人銀行哩！」

鄔倩雲捧着水杯，却沒喝，反而怔怔的望着陳景鏞，若有所思的道：「你對KK也是這樣溫柔體貼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這要看是甚麼情形，甚麼環境啦！」

鄔倩雲對陳景鏞的坦率不由格格一笑，「你呀！難怪KK老向我訴苦，說你有時像個暴君，有時又像個女傭似的！」

陳景鏞感觸的苦笑一下，「她還說我甚麼？倩雲！」

鄔倩雲嘆了口氣，道：「她說呀，你小時候一定受了許多苦，所以有時就顯得憂鬱暴躁！但到底你受了甚麼苦，她也說不清楚，我知道，你連她也不說，一定也不會向我說了！」

陳景鏞苦笑一下，在鄔倩雲身邊坐下，道：「那時因爲KK的感情很脆弱，她可比不上你的堅强，說出來徒令她心傷吧了！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是一個窮苦人家的辛酸故事，但這對我也有好處！」

鄔倩雲奇道：「爲甚麼反而有好處？」

陳景鏞朗聲一笑道：「因爲以後不論遇上甚麼艱難困苦，但和那段苦日子比較起來，就根本不算甚麼了！所以甚麼樣的困難我都可以頂得住！」

鄔倩雲嘆了口氣，幽幽的道：「可惜那時我還未碰上你，不然也可以跟你一起嘗嘗那些日子的味道了！」

陳景鏞苦笑道：「那種日子你還是不要碰上的好，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熬得住的！但不說這些啦，現在我認識了你，就恰到好處，沒有你，C·R公司也就沒有今天的日子！」

鄔倩雲格格一笑，道：「你老提這個，眞的打算向我報恩麼？」

陳景鏞點點頭，道：「你說吧，倩雲，你想我怎樣報答你？」

鄔倩雲的俏臉忽地漲紅了，她的身上似乎有兩種東西在激烈的拚搏，一種是「感情」，另外一種是「理智」，激烈爭鬥的結果，却是「感情」漸漸佔了上風！

鄔倩雲蚊子般的低嚷：「你呀！你眞傻，你看不出一個獨身女子的寂寞麼？你，你留下來陪我，就……就是最好的報答我！」

這話毅然出口，鄔倩雲就再支持不住感情的重荷，她軟軟的呻吟一聲，趁勢倒在陳景鏞的身上……

好一會，鄔倩雲光裸的身子才在陳景鏞同樣是光裸的懷中蠕動一

下，意猶未盡的嘆了口氣，但又有點無奈的低聲道：「……哎！你該回去了，不然，ＫＫ她會罵我了！」

陳景鏞伸手拍拍鄔倩雲柔滑的腰肢，「放心吧，ＫＫ她很信任你！倩雲！」

鄔倩雲幽幽的嘆了口氣，「就是因為她這樣信任我，我就更覺得對不起她！可我……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其實我很早就發覺自己陷入這漩渦了！你不是想知道我心中的男朋友是甚麼樣麼？這個人哪，就是你啦！傻瓜！」鄔倩雲一頓，又嘆了口氣，「但我不知道，我……們以後怎麼辦喲！」

陳景鏞不禁一怔，他自然明白她所指的「我們」，包括他、ＫＫ和她！以後怎麼辦？他不知道，亦不敢去想，因為兩位女子，已和他的事業、生命不可分割了！他能怎麼辦？他既不能顧此失彼，也不可顧彼失此！他不由亦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倩雲，暫時見一步走一步吧。」

此時陳景鏞眞正明白，在男女的情網下，强如他陳景鏞亦一樣難以脫身！

＊　＊　＊

幸而ＫＫ並沒有絲毫懷疑他和鄔倩雲，因為鄔倩雲、陳景鏞最擔心的事畢竟沒有發生。

陳景鏞會有意無意的試探ＫＫ，他對ＫＫ說：「倩雲她似乎很感寂寞，ＫＫ呵，你是不是替她操操心啦？」

ＫＫ却笑道：「倩雲這人我最清楚，眼高於頂，等閑的男子，她哪看得上眼？隨她的意吧！」她一頓，又似笑非笑的瞥了陳景鏞一眼，道：「她既然寂寞，你就多陪陪她呀！我知道Ｃ·Ｒ公司現在絕對不能缺少了她！你放心吧，我信得過你們。」

ＫＫ這樣通達大度，這倒令陳景鏞亦感意外，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事業和生活上同時獲得兩位女子的鼎力相助，更重要的是，鄔倩雲的加入，遂了他與那位不幸逝去的「金玲」的未了之緣。

這種幸運的感覺，並沒有使陳景鏞沉醉，恰恰相反，却成了他向事業更高峯衝刺的動力。因爲他覺得，若不如此，他就辜負了她們對他的期望和情愛。

一個月後，Ｃ·Ｒ公司與裕人銀行辦妥按揭貸款，陳景鏞手上握有接近三億元現金時，他又開始策劃一項更驚人的大計劃了。

Ｃ·Ｒ地產置業有限公司的寫字樓，經過近年時間的發展，從最初的「光桿司令」，到現在已初見規模。公司內新聘請了一批辦公室管理人員，從打字小姐、接線生到秘書，一如其他中型地產公司，五臟俱全。

這天中午，飯後何焯然走入陳景鏞的總經理室，閑談中何焯然提到近日的股票市場。

陳景鏞的眼神驀地一亮，很認眞的道：「焯然，你看這股票市場，有搞頭麼？」

何焯然想了想，道：「股票這門我不太熟，但我有一位姓詹的朋友是這一行的，聽他說，前段市場偏於淡靜，他們做股票行的着實捱了一段苦日子，但近日成交量日增，指數也節節上升，看來是另一個大中市到啦！」

何焯然一頓，又道：「你打算買入一批股票？趁這牛市，看來也是時候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忽然很認眞的道：「不是買入股票，而是把整個上市的公司買起！這才夠味道！」

何焯然一怔道：「你不是開玩笑吧？景鏞，爲甚麼？」

陳景鏞微笑道：「當然不是開玩笑！你說，焯然，股票場上的散戶與莊家有甚麼區別？」

何焯然道：「散戶自然是指那些買入某家公司股票的散戶，但莊家却是那執掌牛握上市公司的大戶。」

陳景鏞點點頭，又道：「那散戶與莊家，賺錢有甚麼不同？」

何焯然想了想，道：「這跟賭場差不多吧，散戶純粹是靠運氣，但莊家却講究魄力與手段！」

陳景鏞不由呵呵一笑，道：「這就是啦！同樣是爲了賺錢，一個要靠運氣，望天打救，另一個却是憑自己的魄力、手段，相較之下，莊家的氣魄和機會，也比散戶大多了！」

陳景鏞一頓，很認眞的斷然道：「因此除非不涉足股票市場，否則，便決不做散戶，而絕對要做莊家！靠運氣小敲散戶，永遠闖不出個大名堂！」

何焯然發覺，陳景鏞是認眞的了，他不由又驚又奇的道：「你眞的打算收購一家上市公司？你把它收購回來做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我向證券市場打聽過了，Ｃ·Ｒ公司暫時還不具備上市的條件，所以要做莊家就得另想辦法，如果我把一間正在上市的公司收購到手，我就可以藉這間公司的『殼』，包裝Ｃ·Ｒ公司的實，易名『金玲』，堂堂皇皇的推出市場去！」

何焯然被陳景鏞這個雄心大志，弄得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怔怔的道：「那現金呢？我聽說收購一家上市公司，動輒要花上十

億、八億現金！這，這哪來這個龐大數目？」

何焯然的擔心絕對不錯，因爲要收購一間就算是中小型的上市公司，所需的現金亦相當龐大，而且買家必定要付出比市場高的股票價，否則，賣家是不肯賣賬的。這樣一來，買家所付出的代價就必然更大了！

何焯然也同樣清楚，就如同他熟知他的十根指頭一樣，Ｃ·Ｒ公司雖然成功的做成了幾宗大生意，手上持有三億左右的現金，但這是帶有手段性質的銀行貸款，單是每月的銀行利息就夠厲害，怎能再向銀行貸款？雖然哈素與Ｃ·Ｒ公司的關係特殊，但若然沒有物業抵押，要他貸款那就殺了他也不敢幹！而Ｃ·Ｒ公司擁有的地皮和物業，此時已全部按押在銀行，何來新物業拿去作抵押？

何焯然來回的估算，但憑他的精明，也無論如何看不出，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這一切，陳景鏞自然比何焯然更清楚，他甚至也懷疑自己這個計劃是否太冒險了？但經過仔細的盤算，他却斷然的對自己說：幹！因爲這是一本萬利的賠率，賠率有一比萬的冒險，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博！

但話雖如此，如何去博？却就連陳景鏞到此時仍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因此他淡淡的一笑，對何焯然道：「是呀，焯然，現金的確是一大難題，但也決非完全絕望！這事以後再說吧。」

陳景鏞把話題扯到別的事上去，與何焯然又閑談了一會，他忽然對何焯然道：「對了，焯然，你去問一問華生銀行大廈的業權人，大廈的正式轉名屋契出來了沒有？還有，能不能約你那位姓詹的股票行朋友，抽個時間見見面？就說Ｃ·Ｒ公司打算和他合作做一筆大生意，看他有沒有興趣！」

何焯然告辭走出去後，陳景鏞往身後的高背大班椅一靠，合上了眼皮。

僅一霎間，陳景鏞的眼皮又霍地張開了，眼神比片刻前亮了許多。他伸手按響了桌上的對講機，緩緩的但却很有力的道：「倩雲嗎，有空過來一趟，好麼！」

第二天一早，鄔倩雲獨自去了裕人銀行一趟，但她回來時的臉色却很不好看，她低低的對陳景鏞說了一句甚麼，就走了出去。

望着鄔倩雲走出去的背影，陳景鏞皺了皺眉，暗道：她第一次嘗到被人拒絕的滋味了！

到晚上八時，陳景鏞又駕車出去，因爲他有一個不能不去的約會。

這是一間深入地下的餐廳，幽秘極了。

主動提出約會的，是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鄔倩雲回來後不久，陳景鏞就接到他打來的電話，這時，哈素已先到了。

「你簡直打算要我的命了！景鏞！」當陳景鏞剛在對面廂座坐下，哈素那間雜白髮的腦袋，便向陳景鏞這面一湊，緊張的道。

陳景鏞淡淡的笑笑，他向侍應要了一杯「凍檸樂」，從容的呷了一口，這才微笑道：「慢慢說，哈素兄，萬事都有商量嘛！」

哈素却依然虎着臉，急急的道：「鄔小姐找過我，向我開了一個虎口，她說這是你的意思！所以我馬上約你，證實一下，這是否眞的如此！」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是眞的，哈素兄！」

哈素一聽，往前靠的腦袋登時縮了回去，喘了口粗氣，這才道：「你開玩笑麼？貸款五億元！你簡直在玩賭命輪盤了！」

陳景鏞微笑道：「我看不出這有任何賭命輪盤的味道！」

哈素瞪了陳景鏞一眼，猶如碰上一頭發瘋的猛獸，好一會才苦笑道：「那好，你先說說，這五億元，你拿甚麼來抵押擔保？我是說，整整五億元的物業擔保！」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斷然的道：「華生銀行大廈，然後再加上一批上市公司的股票！」

哈素一聽，幾乎跳了起來，他打斷陳景鏞的話道：「你瘋了！華生銀行大廈不是已抵押在那筆二億五千萬貸款裏了麼！」

陳景鏞鎭靜的一笑，「你請先聽我說，那是華生銀行的大授權書，現在大廈正式的轉名屋契出來了，增大貸款額絕對沒有問題！爲甚麼？因爲華生銀行的前景價值，遠遠超過二億五千萬，它完全可以去到五億元這個數目。」

哈素又忍不住道：「等一等！你說說如何算出這個遠景價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請問華生銀行的地盤建築面積是多少？」

哈素道：「三千呎開盤囉！」

陳景鏞道：「該區現時地皮價五千元一呎，單地皮價便是一億五千萬，再加上蓋十五幢物業，那實際價值當在二億到三億之間，假如地皮增值到八千、一萬元一呎，哈素兄，你算算整幢大廈的價值是多少？」

哈素沉吟了一會，道：「按遠景價不錯是值五、六億之間，但銀行貸款的規矩只考慮近期價，所以，所以這個抵押貸款額，無論如何是太高了！」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再加上日後補押的股票呢？」

哈素立刻道：「如果是有價值的上升股票，當然也是一種樂意接受的抵押品！但景鏞，你這些股票是哪家公司的？」

陳景鏞迅速的判斷，如果不把他的整個投資計劃向哈素解釋，那是很難令他提起信心的了，於是便笑笑道：「C．R公司的股票！」

哈素一聽，先是一怔，隨即又失聲道：「你想必是瘋了！景鏞，你的C．R公司尚未上市，而且不一定夠條件上市，你哪來C．R股票抵押？」

陳景鏞鎮靜的一笑，朗聲道：「這前景就在這了，新貸的五億元，再加上C．R公司原來持有的現金，我打算收購一家上市公司，然後用C．R公司的中文譯名『金玲』名稱借殼上市！現在股票正值牛市，『金玲』必定大有前景，作為抵押品也穩當極了！」

陳景鏞又一次發揮他非凡的鼓動本領，加上他的精確統計數字的說服力，使哈素的臉色也不由舒緩了。

哈素不能不承認，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雖然冒險性極大，但其前景亦非常誘人，這一擊如果成功，那C．R公司就必定石破天驚了！

陳景鏞瞥一眼沉思着的哈素，又適時的微微一笑，低聲道：「將來C．R公司的股票，可以優惠價配售，哈素兄你需要多少，說一聲便可以了！」

陳景鏞這一言，便把C．R公司的前景，與哈素的私人利益勾串起來了。而且這是一個有強烈誘惑的前景，以最低價買入大手股票，待股票升值時，那原來付出的，便可以一本萬利收回了！更重要的是，這絕對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收入，獲得這種合法的收入，那就根本不愁甚麼「收入與職位不相稱」了！

這多種誘惑的扭合，終於把哈素的心搖動了，但他的神色依然很緊張，周圍絕對幽秘，但他仍不放心的四周張望一下，確信他說的只有說和聽的兩人知道，才緩緩的沉聲道：「景鏞！按你說的，那就要重新評估整筆貸款申請，涉及的貸款額高達五億！坦率說，這已經超越裕人香港分行總經理的審批權限了！」

哈素忽然一頓，看陳景鏞的反應。陳景鏞知道哈素的心曲已在浮動，便立刻接口道：「不錯這是一種阻力！但憑哈素的頭腦，必定可以想出轉圜之辦法！」

哈素緩緩的續道：「四億元以上，十億元以下的貸款，審批權在裕人香港分行主席手上，換言之，這筆重新安排的五億申請貸款，必須香港分行主席審批簽字，否則，根本無法從裕人總行調撥出這筆巨額款項！」

陳景鏞一聽，他的神色亦不由一變！因為這事若要驚動到裕人大馬總行，那就連半分的把握也都沒有了！

偏偏哈素這滑頭鬼又不動聲色的微笑！這不禁令陳景鏞懷疑，這哈素是否在藉故推搪了！他微一咬牙，道：「難道沒有其他辦法轉圜麼？哈素兄！」

哈素很堅決的搖頭道：「沒有，絕對沒有！總行若不撥出巨款，事實香港分行也無力調撥！」

哈素一頓，忽然又口氣略鬆道：「所以，除非能夠說服裕人香港分行主席，這筆貸款才有希望。」

陳景鏞沉吟了一會，便猛一咬牙道：「裕人香港分行主席是誰？」

哈素道：「菲士曼！他同時也是裕人大馬總行的銀行董事！」哈素特別加了一句。

陳景鏞略一思索，便明白哈素所指，「你是說，假如菲士曼點頭，那在分行、總行都暢通無阻了？」

哈素緩緩的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因為他是總行董事，總行方面是絕對信任他的！但他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如果是我哈素，我就絕對不敢動他的主意了！」

陳景鏞默默的沉思了一會，忽地伸出右手，把桌面用力一按，咬牙沉聲道：「幹！我決定動他的主意！但需要哈素兄你的配合，他甚麼時候來香港？」

哈素驚疑不定的嘆了口氣，苦笑道：「下星期恰好是銀行的半年業結，菲士曼會循例來港一次！但你可要三思，若弄巧反拙，驚動這頭老狐狸，你和我都會完蛋大吉！景鏞兄！」哈素心有餘悸的加了一句。

陳景鏞却微微一笑，輕聲道：「任何的高手都有他的弱點，只要緊緊的揑住，再滑頭的老狐狸，也決計溜逃不掉！」

陳景鏞與哈素又低低的密談了一會，才分開先後，離開這間幽秘的餐室。

* * *

七天後是裕人香港分行主席菲士曼，駕臨香港視察業務的大日子。

這起碼對裕人香港分行的職員、總經理哈素，C．R公司的陳景鏞、鄔倩雲、何焯然等人是如此。

菲士曼抵港的時間預定在今天下午四時。

一早，總經理哈素就把菲士曼抵港的時間通知了鄔倩雲，鄔倩雲又立刻轉告了陳景鏞。因此，與菲士曼來港有關的人士，在他未抵港前，便已安排好一切的接待準備。

陳景鏞還向哈素特別提出，他和鄔倩雲也一道去機場接機，以便從一開始就把菲士曼緊緊的套住，因此甚至連見面時的引介辭，也一早就擬好了腹稿。

哈素、陳景鏞和鄔倩雲，在旅客走出的閘口前等候，這時還僅是下午三時三十分，陳景鏞肯等候人半小時以上，顯見他對來客的重視之極。

到下午四時零五分，菲士曼終於出現了，那是一位典型的馬來人，半百的年紀，渾身一套灰色的夏威夷恤，雖上了年紀，但依然黑髮整齊，紅光滿面，顯然平日極注重身子的保養。陳景鏞不由微微一笑，因為這與哈素的介紹極為相符。

但陳景鏞很快就皺一下眉頭，因為哈素指着菲士曼身邊的一位女士，很緊張的告訴他，這是菲士曼的太太，娘家是大馬很有勢力的政要。

這就與陳景鏞預料菲士曼獨自來港的計劃有出入，他原來預定的「接待」方式，也不得不立刻加以改變。

哈素領着陳景鏞、鄔倩雲向菲士曼夫婦，快步迎上前去。

「主席，你們很準時啊！啊，歡迎你也來港，菲士曼太太！」哈素親自接過菲士曼手挽的簡單行李，一面恭敬的向菲士曼夫婦討好道。

菲士曼隨口客套一句，但他那不大的眼珠却落在陳景鏞和鄔倩雲身上，閃動出狐疑的光彩。「他們是……」

哈素連忙擺出一副到這時才想起的樣子，「啊！差點忘了向主席介紹，你看我，高興得昏了頭了。他們是香港C．R公司的總經理陳景鏞先生、副總經理鄔倩雲小姐！是裕人銀行很有實力的新客戶。他們說，為了表示對裕人銀行的謝意，特別抽空來接主席你！」哈素按預先擬好的腹稿道。

「不敢當，陳先生、鄔小姐太客氣了！那是銀行應該做的，對有實力、有信用的客戶，裕人銀行是很歡迎的！」菲士曼緩緩的說了句公式語言，從他的臉上，根本就瞧不出有任何特別的神色。

這是陳景鏞最害怕碰上的對手！他立刻就在心內下了這個判斷。

鄔倩雲却適時的發揮了女人的特有魅力，她很得體的接過菲士曼太太的手提包，扶着她向外面走去，一面微笑的道：「你一定累了，菲士曼太太，不要緊，汽車就在前面，酒店也替你們準備好了，到酒店先洗個熱水澡，我再請你出去吃海鮮，好麼？我叫鄔倩雲，但你直叫我倩雲好了！」

鄔倩雲的神態、語氣，就像女兒接了媽媽的機，然後在她身邊極親切的喃喃低語，這對任何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性來說，幾乎是不可抗拒的。更重要的是，她說的是純正的馬來語。

因此菲士曼太太冷漠的臉孔也不由浮出笑意，「啊，你是馬來人麼？鄔……倩雲小姐！」

鄔倩雲笑道：「馬來亞是我的出生地，父母死後，一位族叔帶我來香港讀書，後來就在香港做事了！」

菲士曼太太一聽，神態就更親切了，「那你很早就沒有媽媽了？」

鄔倩雲嘆了口氣，道：「我連媽媽的樣子也不知道！所以，所以我見了你，忽然就想起我那位馬來亞媽媽了！」鄔倩雲這話倒有一半是真的，但另一半却是投其所好，因為她早在哈素的口中知道，菲士曼夫婦年過半百，却沒有兒女。

果然菲士曼太太也嘆了口氣，感觸的道：「你沒有媽媽，我却沒有兒女，老天有時也眞的很不公道！」

陳景鏞這時也明白鄔倩雲的用意了，便趁勢半開玩笑的道：「那好呵！你們合起來，不就有了媽媽，也有了女兒了麼？」

鄔倩雲微笑不語，菲士曼太太道：「喲！看陳先生說的，我哪來這麼大的福氣啊！」話雖如此，她瞧着鄔倩雲的眼神，却親切多了。

他們駕了兩部車來，鄔倩雲自告奮勇，開車送菲士曼夫婦去酒店。哈素也只好與陳景鏞同一部車子。

鄔倩雲的車在前面走，陳景鏞和哈素落在後面護送。

「嘿！你的鄔小姐果然有兩下子，見面不到三分鐘，就把他們哄得團團轉了！」哈素在車座後面呵呵一笑道。

陳景鏞却微笑一下，道：「菲士曼太太外冷內熱，倒好接待，但你的這位主席大人，却是外熱內冷，果然是一頭超級老狐狸！從他的外表，根本就摸不着任何形跡！」

哈素不由嘆了口氣，道：「我早就說過，菲士曼絕非好對付的人物！你現在明白啦？看來你的一套安排都要落空了，因為他很畏懼他這位娘家是大馬政要的太太，有她在身邊，就算是跳脫衣舞的女郎在他面前，他也決不敢瞧上一眼的！」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不錯，

菲士曼太太突然出現，原訂的方案就要改變了，但我絕對有信心，讓他決不可以溜掉！」

哈素驚疑不定的眨眨眼，道：「爲甚麼你這麼有信心？」

陳景鏞朝前面的車子探頭迅速望了一眼，扭頭無聲的一笑道：「只要有鮮魚，饞嘴的雄貓是決不會不吃的！」

哈素、陳景鏞、鄔倩雲送菲士曼夫婦到酒店安頓下來，菲士曼夫婦對酒店的環境很滿意，這是陳景鏞親手訂下的貴賓房，是「總統」駕臨香港所下榻的地方，如果有誰還不滿意的，那這人不是呆子便是白癡。

當晚是陳景鏞爲菲士曼夫婦設的洗塵宴。

席間只談風月，不提任何公事。所以菲士曼也顯得很高興，破例的說了一句客氣話，說能交上陳景鏞這個朋友是他的幸運。

但最滿意的却是菲士曼太太，因爲鄔倩雲把所有的殷勤照料，都花在她身上了，她甚至已改口直呼「倩雲」，在她的潛意識中，她似乎已把鄔倩雲當作她的乾女兒了。

「倩雲，你在C．R公司幹得開心麼？」菲士曼太太已有了一點酒意，她忽然很認眞的問鄔倩雲道。

陳景鏞一聽，半認眞半開玩笑的接口道：「怎麼？菲士曼太太打算撬C．R公司的牆角麼？」

菲士曼太太笑道：「也是也不是吧！如果倩雲在陳先生那裏不愉快，我倒眞的要撬走她啦！」

陳景鏞笑道：「菲士曼太太，你有合適的地方供她去麼？」

菲士曼太太自負的一笑，道：「那當然啦，不要說是在大馬，就在香港，給她一份銀行主任的差事，大概也不困難！哈素總經理，你說是麼？」

哈素連忙道：「是的！是的！如果鄔小姐肯屈就，香港裕人銀行無任歡迎啦！」

菲士曼太太微笑瞧着鄔倩雲，「怎麼樣？倩雲，只要你說一聲啦！」

鄔倩雲格格一笑，低聲道：「不，我在C．R公司做得很快樂嘛！但謝謝你啦，菲士曼太太，有空我一定回大馬探望你。」

菲士曼很高興的拍了一下手掌，道：「那好呀，你一定要來呀！倩雲！我的家門，永遠向你打開！」

菲士曼太太喜歡鄔倩雲的心溢於言表，在座的人均會心的一笑，菲士曼本人，也破例的顯得隨便了。

這是彼此都很愉快的洗塵宴。

第二天一早，菲士曼就獨自赴香港裕人銀行視察。菲士曼太太却由鄔倩雲伴着，在香港各處遊覽購物，鄔倩雲特地領她上尖沙咀，在一間大珠寶店，買了一條鑽石項鍊送給菲士曼太太，說是她的一份見面禮。

菲士曼太太與鄔倩雲更親密了，就只差一句「乾女兒」沒有叫出口。

陳景鏞向菲士曼的探盤却無功而退，那是在菲士曼抵港的第三天晚上。

與菲士曼、哈素分手後，陳景鏞就把何焯然連夜約返公司寫字樓。

「這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剛剛觸到貸款的邊緣，就給他一句話搪開了！」陳景鏞咬牙道。

何焯然道：「他怎麼說？」

陳景鏞道：「他說這是哈素先生的責任，他不便插嘴！但這筆巨額貸款，沒有他的親筆簽字，那就是告吹了！」

何焯然也咬牙道：「這老狐狸！他既然擺出這副超然的姿態，那就極難向他下手了！」

陳景鏞狠狠的猛一咬牙，決然道：「我就不信他這道貌岸然的超然神態會擺得很久！你那面安排好了麼？焯然！」

何焯然點點頭，道：「沒問題！就等你的旨令了！但很難掌握她的行踪！」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這你放心！倩雲現在和她是形影不離，但你告訴他們，絕對不準傷害她們兩人！否則，他們自己就有難了！」

何焯然肯定的點頭道：「放心！他們辦事歷來很講信用，絕對不會違背委託人的意思！」

陳景鏞沉吟一下，又道：「還有，除了接頭人外，你千萬不能與動手的人直接見面，知道嗎，焯然！因爲我不想你惹上甚麼麻煩，更不想C．R公司因此失去你！」

何焯然知道這是陳景鏞的眞心話，便微笑道：「你放心吧，景鏞，一切我會小心處理，你集中精力應付你那一面好了！」

＊　＊　＊

今天是菲士曼夫婦抵港的第七天。

菲士曼視察裕人香港分行業務的工作已接近尾聲，今天是最後的審核分行的半年業結。對香港分行的業績，菲士曼相當滿意，想着可以完滿的向總行董事會交代，他對哈素的態度就很親熱了，畢竟這些業績與他的努力很有關連。

菲士曼太太此行也相當滿意，她買到許多滿意的物品，也收到不少的禮物，這其中有鄔倩雲送給她的，也有陳景鏞托鄔倩雲送的名貴

金錶，菲士曼太太想着這金錶很適合她那位政要爸爸的需要，就開心極了。

今天是菲士曼太太留在香港的最後一天，鄔倩雲提議，帶她去專賣中國古董的商店。

菲士曼太太喜出望外，因爲收集中國古董，正是她的一大嗜好，她不由更喜歡鄔倩雲的冰雪聰明，這時如果鄔倩雲提出甚麼要求，菲士曼太太是絕不會拒絕的了。

但鄔倩雲根本沒有任何相求她的意思，這令菲士曼太太在喜悅中不由有點奇怪，她曾經很認眞的試探她，鄔倩雲很認眞的回答說：「我們是同鄉，在香港就是親人一般啦！」菲士曼太太因此更信任鄔倩雲了。

這時是上午十時左右，鄔倩雲領菲士曼太太走進一間古董店，是香港市面很有名的一家古董店。

店內的古董各式各樣，從歐洲的古劍，到中國唐代的花瓶。但擺得很凌亂，大概這是古董店的特點，好增加顧客搜獲珍品的興趣。

菲士曼太太的眼睛亮了，她極有興緻的四周審視，最後在一幅古畫前面停了脚步，再也不肯離開，那是一幅全是鳥兒的圖畫。

這時古董店的老闆適時的踱了過來，微笑道：「太太，這是宋代著名的百鳥歸巢圖，你夠眼光的了！」

菲士曼太太忙道：「要多少錢？」

古董店老闆報了一個很厲害的價錢，菲士曼太太一聽就失望的嘆了口氣，大概她知道自己決付不出這個價錢了。但她仍不肯走，那神色尷尬極了。

鄔倩雲見狀連忙走過來，她以她的經驗和智慧，一眼就瞧出古董店老闆漫天開價，於是她便來個落地還錢，很快就替菲士曼太太解了圍，最後以一個很合理的價錢成交。菲士曼太太高興得摟着鄔倩雲又笑又叫，就像媽媽抱着能幹的女兒。

當古董店老闆替菲士曼太太包起古董時，鄔倩雲忽然想起一事，便向古董店老闆借電話打出去，她的電話是打回C．R公司的，她說話的聲音也很大，站在一旁的菲士曼太太也聽得很清楚。

「請轉告陳經理，中午十一時的業務會議我趕不及回來了，來不及啦，我正和一位客人在大乾坤古董店那裡！好啦，就這樣吧！」

鄔倩雲說完，然後她就擱下電話。這倒令菲士曼太太有點不安了，她對鄔倩雲說：「倩雲，你公司有事，就先回去吧，不要再陪我了！」

鄔倩雲笑道：「不要緊，那是例行公事，沒有我也可以的！明天你就要走了，就讓我陪你最後一天吧！」

菲士曼太太自然樂意極了。

古董店老闆這時已把古董包裝好，放進一個扁平的錦盒中，又連聲向菲士曼太太道謝。

菲士曼太太喜氣洋洋的挽着那個錦盒，與鄔倩雲一道走出古董店。

就在快轉彎時，二輛黑色小車突地飛馳而至，在兩人身邊吱嘎一聲急刹車，從車上跳下兩名打扮斯文的男子。

鄔倩雲正欲大聲喝斥，但一名男子已掠到她身邊，一道寒光在她眼前一閃，隨即是一聲沉吼：「不準叫！一叫就沒命！」

鄔倩雲往側面掃一眼，只見菲士曼太太亦已被一條大漢用刀架住，她猛一咬牙，伸手撥開橫在她眼前的利刀，她的手掌立刻被刀鋒劃破了，她也不理，向菲士曼太太這面撲至，一面尖聲嘶叫道：「不要傷害太太！」

她立刻又被從後撲上的男子用手臂勒住脖子，一面罵道：「你這不怕死的！她是你甚麼人？這麼緊張她，自己連命也不想要了！我們不過是求財，不要你們的命！」

這時菲士曼太太也情急的尖叫道：「算了，倩雲，你不要反抗了！看他們怎樣好了！」

鄔倩雲只好放棄抵抗。她和菲士曼太太被分別推上黑色小車，又立刻被蒙上黑布，推伏在車廂後座，然後黑色小車就風馳電掣的開走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半分鐘內，而且這是一個街角拐彎的地方，因此絕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

這時是上午十時許，菲士曼太太和鄔倩雲的被綁架，根本就沒人知道。

直到下午四時許，菲士曼返回他下榻的酒店，才知道太太未回來。但這時他還很鎮定，因爲他知道太太有鄔倩雲伴着，他這時已很信任他這位年輕的同鄉了。

晚上八時，菲士曼有一個宴會，那是陳景鏞特別爲他夫婦設的送別宴會。趁這段空檔，菲士曼連忙倒了滿滿一杯白蘭地在享受着，在太太面前，他是絕對不敢喝多的。這次來港，雖然一切都很順利，但菲士曼却覺得這是一次最沒趣的公幹旅行。

上一次他還有二位年輕女郎相伴，但這次却提也休提，因爲有太太在他身邊，更因爲她是大馬政要的女兒！菲士曼能有今日的地位、權勢，他那位岳丈大人可着實居功不小！因此寧得罪天條，莫得罪太太，這是菲士曼堅決奉行的信條。

正當菲士曼把滿滿一杯白蘭地倒下肚子時，他下榻的貴賓房的電話却響了。

打電話來的是C．R公司的陳景鏞，他詢問菲士曼太太回酒店沒有，因爲鄔倩雲原定下午四時要見一位地產界朋友，那人已抵達C．R公司，但鄔倩雲仍未見人，她是與菲士曼太太一道出去的。

菲士曼還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在電話中還半開玩笑的對陳景鏞道：「怎麼啦？陳先生，我對太太還比不上你對鄔小姐關心呢，坦白說，陳先生和鄔小姐是不是有點那個……哈哈！」

陳景鏞在電話中呵呵一笑，既不承認也沒否認便收線了。

菲士曼心中不由暗笑，他知道陳景鏞的太太叫KK，也是一位能幹的女強人，但看鄔倩雲對他的忠心耿耿，他與她的關係顯然就絕非老闆與助手那麼簡單了！嘿，能令一位女人貼服已很不容易，能令一位女強人信服更不簡單，能令兩位女強人心服的男子，就更是天下少有了！菲士曼也不由羨慕起陳景鏞的本事來了。

在自斟自飲，自得其樂的飲酒中，又過了幾十分鐘，這時已是傍晚六時了。

但菲士曼太太仍未見回來，甚至也沒有一個電話，這時菲士曼也不由有點急了，雖然她有鄔倩雲伴着，但兩位女士整日外出，到底也令人擔心，特別是萬一太太有個三長兩短，菲士曼如何向他的政要岳丈作交代！

菲士曼記得陳景鏞的C．R公司的電話號碼，便忍不住打了個電話過去，問鄔倩雲小姐的行踪。

C．R公司的職員却全下班了，接電話的看更告訴菲士曼，說若有人打電話來找鄔倩雲小姐，就直接撥電話去陳總經理家，這是陳總經理臨走吩咐下的，看更並告知了陳景鏞的住家電話號碼。

菲士曼連忙又撥電話去陳景鏞家。

接電話的却是陳景鏞的太太K K，K K似乎並不認識菲士曼，她只告訴菲士曼說，陳景鏞十多分鐘前接了一個電話，就神色極緊張的出去了，但去了甚麼地方，連她也不知道！

菲士曼不由怔住了，這時他更急了，因爲他已隱隱意識到，鄔倩雲小姐必定是出事了，不幸的是太太與她在一起！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菲士曼接連把車禍、受傷、生病等等原因排除，因爲憑香港發達的通訊網，出這些事都立刻會有電話通知！除非……但除非甚麼？菲士曼不敢想像，也無勇氣想像，因爲他根本無法去應付這種可怕的後果！

不幸這時他房中的電話却響了。

「太太麼！」菲士曼抄起電話，便立刻僥倖的嚷了一句，但立刻他就沉默了，因爲打電話來的人却是哈素！

哈素在電話中緊張的告知他，他剛接到陳景鏞打來的電話，說他接到一個神秘電話，鄔倩雲小姐被人綁架了！並說他不知道菲士曼太太目下的情形，他要我先安慰你，待他查清眞相，再作打算。

菲士曼一聽，身子幾乎冷了半截，因爲他最擔心的事却偏偏發生了，鄔倩雲是與太太在一起的，她既然被綁架，他的太太又豈會倖免？想到這個可怕的後果，菲士曼幾乎要哭了，因爲此地並非馬來西亞，在那裏，他一個電話去警方幾乎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此地是香港的華人社會，他根本就是毫無辦法。

「哈素！陳先生到甚麼地方打聽眞相？你快說清楚！」菲士曼惶急的道。

哈素在電話中說：「陳先生說，打電話來的人，指定他到鄔倩雲居所等電話通知！所以他立刻就趕去了！」

菲士曼連忙道：「鄔小姐住甚麼地方？你馬上開車來接我去，光在酒店等，急死人了！」

* * *

接了這電話，菲士曼一手拋掉揑着的酒杯，火急的下去酒店大堂，等候哈素的到來。

一會後，哈素就飛車趕到了，知道這消息後，哈素看來也很着急。

在哈素的車上，菲士曼悶聲不語，在他的腦中，接連閃過幾種可能，其中便有此事是陳景鏞等人的佈局，目的是逼他就範，在貸款的事上鬆動。但這個可能性一閃即過，迅速的被排除了，因爲綁匪的目標是鄔倩雲，並非他的菲士曼太太！太太不幸成了陪葬品罷了！

菲士曼迅速的下了這個判斷，而且他也寧願下這個判斷，因爲既然綁匪的目標是鄔倩雲，那太太就會安全多了，而且在贖金方面，他就可以不必負責，而且事實上他也無力負責！

哈素和菲士曼很快就趕抵鄔倩雲那座雅緻的居所。

陳景鏞果然在裏面守候着電話，他見是哈素和菲士曼到來，略感驚疑的道：「啊！是你們！有消息麼？」

菲士曼忙道：「有消息我就不來了！那綁架的人怎麼說的？他沒有提到我太太的消息嗎？」

哈素也解釋道：「因爲菲士曼太太是和鄔倩雲一道出去的，現在鄔小姐出了事，菲士曼太太也沒有訊息，所以他忍不住就馬上趕來了！這事很嚴重哪！」

陳景鏞嘆了口氣，苦笑道：「打電話來的人只說了鄔倩雲她！顯然綁架的人是衝着她的！她在香港並沒有直接的親人，這責任不幸就落在我身上了！菲士曼太太倒不必擔心，因爲對方似乎並不知道她的身份，就算她被綁架，也只是誤會陪襯罷了！」

菲士曼一聽，就輕鬆點了，因爲這證實了他的判斷已對了一半，只要接到綁匪的電話，那一切就清楚了。

直到深夜十時，在小客廳一角的電話才終於響了。

陳景鏞立刻把電話搶了起來。打電話來的人聲音很響，因此湊在旁邊的菲士曼和哈素也聽得一清二楚。

「……聽見了麼？這是鄔小姐的聲音了吧？對了，還有一個大概是她的媽媽，她拚命保護她！五百萬，全部要現鈔！二日後交錢，收錢就會放人！」打電話的人說。

陳景鏞忙道：「如何付款？可否寬限三幾日？贖金少一點可以麼？」

對方道：「嘿！堂堂大地產公司副總經理，起碼也值五百萬啦！寬限？那就三天之內吧！付款辦法你等通知，記住，千萬不要報警，我們是求財，不想要命！」

菲士曼忍不住了，他一手搶過電話，叫道：「喂喂，你們把她媽媽……怎麼了！」但對方已咯的一聲，把電話擱下了。

菲士曼的判斷被證實了，綁匪的目標果然只是鄔倩雲，太太只是不幸被誤會作她的媽媽而已，那太太的危險就大大降低了！菲士曼不由暗地鬆了口氣，但也不敢流露出來。

菲士曼向陳景鏞同情的點點頭道：「你的公司屬員出了這不幸，我也替你難過！但你打算怎麼辦？同意綁匪的條件麼？」

陳景鏞皺眉道：「你以爲呢？菲士曼先生！」

菲士曼連忙道：「那當然不能報警，也不能不答應綁匪的要求啦！」

陳景鏞道：「爲甚麼？那可是一筆不小的五百萬現金哪！」

菲士曼又忙道：「這些亡命之徒，甚麼事做不出來？再說鄔小姐是你的得力助手，你總不能看着她有個三長兩短吧？」

菲士曼這時倒像變成綁匪的代言人了！

陳景鏞不由皺眉苦笑道：「難道菲士曼先生，不爲你的太太擔心嗎？」

菲士曼很怕陳景鏞把責任推到他身上，聞言便連忙道：「哪裏！哪裏！我當然替她擔心！但她不幸成了個陪襯，危險性自然沒有鄔小姐大啦，坦率說吧，如果綁匪的目標是我太太，這五百萬要了我的命也沒法拿出來！」

菲士曼一頓，又瞧了陳景鏞一眼，見他神色舒緩，大有答應的可能，便連忙加了一句道：「所以，所以陳先生救了鄔小姐，也就是救了我太太，這個人情我領了！」

陳景鏞沉吟了一會，這才點點頭，決然的道：「好吧，人總比錢財重要，這事就由我解決吧！綁匪是求財，不是要命，只要答應他們的條件，她們都會安全的！你放心吧！」

陳景鏞一頓，又道：「對了，那菲士曼先生，明天是否返大馬？」

菲士曼見陳景鏞答應全力解決，心情就輕鬆多了，但也不好表露，便嘆了口氣，苦笑道：「發生了這不幸，要走也走不成啦！」

陳景鏞想了想，便安慰菲士曼道：「這樣也好，你先回去吧，這事我會安全解決，有任何消息，我會馬上通知你的！總之一定讓你和太太安全回到大馬！」

菲士曼見陳景鏞這樣體諒自己，不由便由衷的道：「你很夠朋友義氣！陳先生，你這個朋友我算是交定了！一切多多拜托！」

菲士曼和哈素告辭走了。

在哈素的車上，菲士曼仍不太放心，他不安的問哈素道：「你看，哈素，陳先生他會答應綁匪的要求麼？如果他不答應，那就壞了！太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回去如何交代？」

哈素無聲的一笑，立刻很肯定的道：「放心吧！主席，陳景鏞這個人我知道，他答應的事，從不打絲毫折扣的！你太太必定會有驚無險的安全回來！」

菲士曼嘆了口氣，道：「但願如此吧！」

車子走了一段路，哈素道：「回酒店麼？」

菲士曼苦笑道：「碰上這事，今晚還睡得着麼？」

哈素微笑一下，道：「這事不發生也發生了，主席也不必太擔心了！反正睡不着，我領你上夜總會解解悶吧！」

菲士曼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好吧！不然，我也不知道這個晚上該怎樣渡過去了！」

* * *

帝國夜總會，一派醇酒美人的旖旎風光。

菲士曼置身在這種風光中，幾

杯白蘭地下肚，他心中的煩惱便拋開了大半，他的紅眼珠已聚在舞場中的乳波臀浪上了。

媽媽生這時走過來，她似乎早與哈素相熟，因此隔老遠便眉開眼笑道：「啊！是哈素先生，怎麼許久沒有捧場啦？這位是……有相熟的小姐麼？」她一疊連聲的道：「雖然這是公式的客套，但也是她對哈素這樣的大客用的。

哈素却不見怎麼熱烈，他咧咧嘴，簡單的一句，「他是我朋友，來解悶的！有好的小姐就介紹個來吧！」

媽媽生想也沒想，便立刻笑着道：「剛好，有兩位小姐，下海不久，還是純情玉女，我馬上去領她們來！」

菲士曼的紅眼珠閃動一下，却沒有拒絕的表示。哈素無聲的一笑。

很快，媽媽生就領着兩位年輕艷麗的女郎走了過來。「這是綺文小姐、玉芳小姐！這是哈素先生、他的朋友，你們好好聚聚啦！」媽媽生笑着說，然後她就識趣的走開了。

這時，玉芳小姐、綺文小姐已分別一人一個，伴着哈素和菲士曼坐下了。

哈素摟着玉芳小姐，却向綺文小姐微微一笑，道：「他姓菲，你稱他菲先生好了！菲先生很悶，看你的本事啦！」

哈素和玉芳小姐調笑着，哈素不知說了一句甚麼，玉芳小姐就格格的笑得乳峯晃蕩。

綺文小姐略爲沉靜，似乎眞的下海不久，她沒施太多脂粉的臉兒，大概也不會超過二十歲。她微笑一下，便捧起酒杯，送到菲士曼的嘴邊輕軟聲道：「喝吧，菲先生，喝酒是解悶的最好辦法！」

菲士曼果然就在綺文的手上，呷了一大口白蘭地。

哈素雖與玉芳小姐調笑着，但却留意着這面，他一見便呵呵一笑，道：「醇酒還不夠，還要加上一個美人兒，才是解悶的妙法啦！」

菲士曼不由咧嘴一笑，他一手搶過綺文手中的酒杯，仰脖子便喝光了，綺文殷勤的替他斟滿一杯。菲士曼一連喝了三杯，但依然臉不改容，這似乎很對他的心緒，在太太面前的壓抑，只有在這種地方他才能盡情的發洩。

哈素雖然知道菲士曼的酒量厲害，但這樣喝下去，他很快就會醉了，他絕不希望他在這個地方喝醉！

哈素的眉頭皺了一下，忽然悄聲在玉芳耳邊說了一句甚麼。玉芳小姐格格一笑，便走到綺文身邊，對她耳語了一句。

綺文的俏臉居然一紅，菲士曼奇怪的瞪着紅眼珠，道：「她對你說甚麼？」

綺文古怪的一笑，低聲道：「她浪極了！她說你的總統套房有上佳的白蘭地，她想嘗嘗做總統夫人的滋味，想跟你回去喝白蘭地！」

這話正切中菲士曼的心曲，他不由哈哈一笑，趁勢道：「那你去麼？綺文小姐！」

綺文笑笑道：「菲先生開口請了，我們做小姐的，敢不去麼？你請等一等，我去買鐘就可以走啦！」

哈素却接口道：「綺文小姐只管去吧，媽媽生那裏，我去照應一聲好了！你可要用心侍候菲先生呵！」

菲士曼藉着幾分酒意，打個哈哈，也就半摟半抱的伴着綺文小姐出去了。

菲士曼領綺文小姐返回他下榻的酒店，綺文小姐很知情識趣，不必菲士曼開口，便服侍他再連喝幾杯白蘭地。

菲士曼酒量雖好，但此時也略見口齒不清，他的紅眼珠瞪着綺文，哈哈的笑着道：「呵呵！痛快，痛快極了！你……綺文小姐，怎的不喝？喝！你也大杯地喝呀！」

綺文笑道：「我喝醉了，誰來服侍你呵？你也不要喝了，我去洗個澡就出來！」

綺文笑着，跑進精雅的浴室中去了。

菲士曼怪笑道：「你眞夠味道！把男人的心都瞧穿了！我那太太，有你的一半心兒我就死也願意了！」

綺文在浴室裏面笑道：「你太太，你不怕她現在回來嗎？」

菲士曼呵呵笑道：「被她知道，她會把我殺了！但你放心，她出外了，有幾天一定不回來了，你倒是快點出來呵！」

「來啦！嘻，等不及了麼？」綺文笑着道，話音未落，她已經從浴室出來了，她渾身上下，就只纏了一條浴巾，露出雪白的胸峯、雪白的大腿。

菲士曼的紅眼珠一亮，視線猶如火焰，射向那迷人的肉體，這時他把一切都渾忘了，甚至下意識的慶幸，多謝那些見鬼的綁匪替他遂了這久積的心願！

菲士曼怪笑一聲，便撲過去把綺文抱起來，抛到床上，綺文身上纏着的浴巾，也就適時的脫落了。

這是菲士曼抵港後最煩惱的一天，但也是最快活的一個晚上。

第二天一早，綺文就告辭走了。菲士曼也根本沒有挽留，也絕

對沒有再去留戀她的意思，這只能是逢場作興，過後絕不留手尾，這是菲士曼出來快活的一條屢戰屢勝的秘訣。

這晚與綺文的一幕也絕不例外，雖然綺文算得上是他無數玩伴中最滿意的一個。

菲士曼快活之後一夜好睡，這時精神特別爽朗。他洗臉後，就欲下餐廳吃早餐，然後也該打個電話到陳景鏞處，打聽一下他與綁匪週旋的進展情況。

就在此時，房裏的電話却很不適時的響了，因爲這時是菲士曼進膳的時光。

但菲士曼不敢不接，因爲他恐怕這是陳景鏞那面打來的電話。他一手抄起電話，「……菲士曼先生麼！有一宗買賣想與你談談，不知有沒有興趣？」電話中傳來的却是這麼一句唐突的話！

菲士曼不由猛地一震，忙沉聲道：「你是誰？我不認識你，談甚麼買賣？」

對方立刻道：「你不要收線，否則你會後悔！你先下去大堂，在東面第三張椅子下面有一個皮包，你打開看看，就知道這是一宗甚麼生意啦，我一會再打電話來！」

對方說罷，就立刻收線了。菲士曼心中一震，暗道：莫非那些綁匪已查出太太的身份，要直接向我下手？

他不敢猶豫了，連忙下去大堂，在東面第三張椅子下面，果然有一個黑色的皮包。菲士曼撿起皮包，也不敢在大堂拆看，迅速的返回房間，才打開皮包。

皮包裏面原來是幾幅照片，菲士曼一看，此道中老手如他，也不禁臉上一熱，原來上面竟是他與綺文鬼混的瘋狂場面，有些在床上，有些在浴室，其中更有一幅是他與綺文正在「鴛鴦戲水」的一幕！

菲士曼的手不禁抖顫了，他甚至不敢把照片撕爛，因爲他知道這只是火山的一角，那底片才是烈焰的源地！

菲士曼自然知道，這些照片若然落在他太太手裏，那他的前程就必定立刻毀滅！因爲只要太太回去向那位政要岳丈大人說一聲，憑他的顯赫的勢力，不必花半日的時間，他在裕人董事會的職位立刻就會被除名！

而且這是最可怕的結果之一。

不幸他面臨的却恰恰是這種最可怕的結果！

對方那電話很快又響了。

菲士曼一手抄起，他口氣已不由放軟了，「你想怎樣？說吧！」

對方不緊不慢的道：「看來你已經看過照片啦！別問怎麼拍的，坦白告訴你，從你抵達香港這一分鐘起，你就被盯着了，只是沒有機會下手！我知道，最有興趣看這些照片的，大概是菲士曼太太啦！」

對方此言一出，菲士曼的心就抑制不住狂跳，他立刻把對方的話打斷了！「說吧！你打算要多少？條件是交回底片！」

對方呵呵一笑，道：「交回底片最是了斷解決的買賣，當然價錢高一點啦！一口價，二百萬！這合算極了！」

菲士曼猶如被猛敲了一棍！他尖聲的叫道：「二百萬！你就殺了我也辦不到！十萬八萬或者可以！」

對方笑道：「不要急，菲士曼先生，你慢慢想辦法籌款！三天內，你等着通知付款，過了三天，我保證這些照片就會在你太太手上！」

菲士曼急得大叫道：「喂！喂！你講點道理好麼！我哪來這麼多現錢？你減一點，減一點呀！」

菲士曼幾乎是急瘋的嘶叫了，但對方根本不動心，電話也立即擱下了。

菲士曼捏着電話儍了眼！好一會，他才把電話一摔，一屁股的跌在椅上。他猶如見了殺父仇人似的盯着這個漂亮的電話，他恨不得一拳把它砸爛！

接連的兩股烈焰，都是從這見鬼的千刀殺的電話跳出來的！現代的通訊工具，提供最大方便的竟是這些絕子絕孫的綁匪！而這兩股烈焰，無論哪一股，都足以把他菲士曼燒死！

菲士曼的腦袋被烈焰烤得滋滋尖叫，他所推測的原因沒一個是可以把他拯救出生天的，最可疑的自然是那位千刀殺的綺文小姐！但就算是她又怎樣？這條仙人跳圈套簡直妙絕極了！鬧起來倒霉的仍然是他！

不幸的是烈焰已迫近眉睫，他根本沒有時間去追查眞兇了！

菲士曼知道，他可供選擇的路已不多，而其中最穩當的一條，就是向陳景鏞求助！在兩股烈焰撲身之際，陳景鏞簡直就是菲士曼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了！

菲士曼不敢猶豫了，他立即撥了個電話給哈素。「哈素麼！我給你弄慘了！你馬上來我這裏，有事和你商量！」

菲士曼決然的道，他知道，憑他與陳景鏞的交情，根本未足以令他援手，唯一可以保住他的，便是他的總經理哈素了！

* * *

不久哈素就準時的趕到了。

菲士曼也根本來不及抱怨他，便坦白的把昨晚的事告知他。

哈素大驚，因爲他也知道此事

的後果非常嚴重，但又表示自己並無這筆巨款，反而勸菲士曼盡快想辦法籌款。

這幾乎把菲士曼急瘋了，他一手捉住哈素的手臂，道：「這次你一定要想辦法救我！你幫幫我這個忙，以後有話好說便是！」

哈素無奈的嘆了口氣，道：「這事除非有一位有能力又有辦法的人出面不可，否則連警方也無可奈何！」

菲士曼已失去平日的鎮靜從容，他一聽便立刻開門見山的道：「是！是！一事不煩二主，你那位陳景鏞不是很有辦法麼？我太太的事他幫了忙，這次也不能不靠他援手了！」

哈素醒悟道：「你想我去向陳景鏞求援？」

菲士曼苦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肯幫忙！但願他念在與你的交情，不要一口拒絕！」

哈素只好答應去向陳景鏞求援。

陳景鏞並沒有一口拒絕，表示看看情形再說。

陳景鏞這模稜兩可的態度，可把菲士曼迫得猶如螞蟻掉進熱鍋上！

一連兩日兩夜，他幾乎把貴賓房的地氈都磨穿了！

但他又絕不敢離開酒店半步，因爲兩個要命的電話都會隨時打來。

這是「照片」勒索案發後的第三天也最後一個晚上。

菲士曼提心吊膽的等着電話響。

到晚上十時，電話終於響了。

但打電話來的却是陳景鏞，他向他報喜說：「綁架的事解決了，綁匪收到錢後，很守諾言，把鄔倩雲和你太太一齊放了！他們通知我到郊外一個地方接她們回來！菲士曼太太很快就可以安全回到酒店！」

菲士曼一聽，却猶如立刻掉進冰窖裏，心頭一陣寒凉！因爲「照片」勒索已到最後限期，但贖金仍沒有着落，假如這時他太太回到酒店，他一切就完了！

菲士曼此時已差不多接近崩潰了，他竟然在電話中哀求陳景鏞道：「景鏞！你一定要伸手救救我啦，求你快想辦法，再幫我這個忙吧！」

陳景鏞在那邊道：「你要我怎樣幫你？」

菲士曼厚着臉皮道：「你先想辦法拖住鄔小姐和我太太！你對綁匪說，太晚了，不安全，明天才去接她們，就一個晚上！然後請你馬上上我這兒來，你有甚麼要求，我答應考慮就是了！」

陳景鏞在那面沉吟了一下，才道：「你的事哈素兄告訴我了，我……很同情！可我打算提出的都是公司與銀行之間的公事，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私人要求，所以，我可是純粹看在哈素兄的份上，才答應幫忙，我付出的代價也很不少呀！」

菲士曼此時但求得陳景鏞答應，便跪下拜他也肯了，他連忙道：「是！是！陳先生的朋友情義沒話說，你幫了我這次，總之以後有事一切好說！啊！那你馬上過來呀！」

直到當眞見了陳景鏞趕來時，菲士曼才暗地鬆了口氣，但只是暫時的，因爲他深知「照片」的事一刻未解決，埋在他身上的定時炸彈就隨時都會爆炸！

與陳景鏞同來的還有哈素，以及一位菲士曼未見過的年輕人，年輕人的手上挽着一隻皮袋。

陳景鏞不待驚疑的菲士曼開口，便指了指那年輕人，向菲士曼解釋道：「他叫何焯然，是C．R公司的高級職員，對付這些黑幫份子很有辦法，我把他也請來了！」

陳景鏞一頓，伸手接過年輕人手挽的皮袋，嘶的拉開，裏面是一叠叠現鈔，「這是兩百萬！只要對方的電話一來，隨時可以交款！」

陳景鏞又低聲問菲士曼道：「他們說一定會在今天晚上打電話來嗎？不然，明天你太太必定會回來了！」

菲士曼心驚膽顫道：「他們說過三天限期，今晚是最後一晚！」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道：「這麼說，他們必定有電話來！因爲他們目的是求財，鬧翻了對他們也沒有任何好處！」

菲士曼嘆了口氣，苦笑道：「但願如此吧！說眞的，把我逼上絕路，對他們也眞的沒有任何好處。啊，你們都請坐吧！」菲士曼到此時才記得招呼客人。

四位金融、地產界的未來的顯赫名人，這時就靜靜坐在豪華的貴賓房，等着一個勒索的電話！如果這是一幕戲，那導演的人，就一定是妙絕天下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誰也沒有說話，貴賓房靜寂得非常可怕。

終於，電話打破了地獄般的沉寂，響起來了！

菲士曼戰戰兢兢的拿起電話，「是，我是，」他低嚷了一句，漸漸臉上才有了血色，又終於把電話放下了。

菲士曼嘆了口氣，苦笑道：「是勒索電話，他們交代了一個付款及還底片的方法。」他低聲的把這方法說了，末了又嘆了口氣道：「這些鬼東西，偏要把人弄得團團轉，才肯交易，去的人會很危險的！我……還是我自己去吧！」

陳景鏞沒作聲，倒是何焯然慨然道：「菲士曼先生身份太重要，不便拋頭露面，還是我去跟他們鬥一鬥吧，陳總經理，你看？」

陳景鏞想了一想，才道：「好吧，那麼就你去吧！看來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啦。但一切要小心，既要保證安全，也要取回所有底片，絕不能留下任何尾巴！」

何焯然點點頭，挽起那個內裝巨款的皮袋，毅然決然的走出去了！

「他行嗎？」哈素問道。

這恰恰是菲士曼想問又不便問的疑問，所以他也很留意陳景鏞的回話。

陳景鏞微笑一下，絕對肯定的道：「放心吧，與這些人打交道，他比我還强！相信他很快就會解決那事回來的！」

直到此時，菲士曼被吊懸着的心兒才鬆了大半。他心中不由對陳景鏞感激萬分，而且不由有點懼怕，因爲自己身上的尾巴此時已被他完全揪住了！自己的生死榮辱竟變成與他密切相繫不可分！

此時哈素忽然道：「景鏞，趁這時空閒，你再把C．R公司申請貸款的事說說吧，反正菲士曼先生是香港裕人的最高負責人，還是總行的董事，請他參詳一下，會有很大幫助的！」

陳景鏞微笑道：「菲士曼先生心情還沒有平復下來，改天再說好麼？」

菲士曼感激陳景鏞的豪爽，更有點害怕，不得不表示道：「沒甚麼，你就說說吧！反正這是非正式的會談。」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其實也很簡單，這純粹是和裕人銀行合作發展的計劃！」

陳景鏞一頓，迅速的掃一眼菲士曼，見他的確很注意的聽着，這才迅速的道：「簡單一點說，近日股市大旺，我看中了一間中型上市公司，叫『恒霸』，有一定價值，所以我打算把它收購了，然後借『恒霸』的殼，把C．R公司用中文名字上市，這，必定大有前景！」

「甚麼前景？你詳細說說嘛！」哈素說，實際上他早就知道這個「大計劃」，他故意這麼一問，目的是引起菲士曼的注意。

果然菲士曼的心被挑動了，他插了一句道：「特別是有關裕人銀行，而且景鏞說是與裕人合作的計劃嘛。」

陳景鏞充滿自信的笑了，他極富鼓動性的道：「坦率說吧，這個計劃需要的現金龐大，單是C．R公司啃不完，所以我打算向裕人貸款五億港元，付高息，而且提供足夠的抵押！這個大生意做成了，裕人香港分行的業績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菲士曼道：「C．R公司以甚麼作抵押？」

陳景鏞很決然的道：「華生銀行大廈，再加上C．R公司的股票！」

菲士曼剛審查過裕人的貸款文件，特別是大宗的，他因此印象深刻，他聽陳景鏞提起華生銀行大廈，不由猛地一怔道：「華生銀行大廈不是已作C．R公司的貸款三億的抵押了麼？你不至於這麼健忘吧？景鏞兄！」

陳景鏞微微一笑，略一沉吟，便把其中的關節猛地抖了出來：「問題就在這裏啦，華生銀行的確已作了三億貸款的抵押，但近日該區地價大升，因此華生大廈的實際價值已超越五億了！這是有數可計算的，因此用華生作抵押，擴大貸款，重新辦一個五億元的貸款額，應該不成問題，而且我打算在貸款三個月後，即可以拿C．R公司的股票充實抵押，這樣，作爲裕人方面，不是穩當極了麼！」

陳景鏞說時臉不改容心不跳，但菲士曼却被這個驚天大計聽出一額汗水！「話雖如此，景鏞，但你所算的都是前景抵押！對裕人來說，這風險率就很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和哈素都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陳景鏞鎭靜的笑笑，道：「有大前景必有大風險，這是必然的事！這不單是公事如此，就算私人的事也是一樣的道理！例如說吧，如果將來菲士曼先生擁有一批優惠價的C．R公司股票，待升值成倍後再放出去，這私人的前景不是很美妙麼？到那時啊，區區一百幾十萬，菲士曼先生也根本不必緊張了！」

陳景鏞這一手很厲害，前一半是誘惑强烈，後一半是隱隱的脅迫，無論前者後者，菲士曼都不能不作考慮，也不敢不作考慮！

在這麼一個特別的場合，特別的時刻，菲士曼對陳景鏞這個大計都是不可抗拒的。

終於，菲士曼的注意力集中到私人利益這方面來了。陳景鏞也在心裏微笑，因爲他堅信，在這個時刻，私人利益是不可忽視的！

不必花太多的時間，也不必花太多的唇舌，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就確定下來了。

菲士曼答應開綠燈，但他提出兩個條件，一是他在這宗交易中必須佔二個巴仙的好處，因爲他此舉是破釜沉舟，萬一出事，他就必須逃亡；二是不能向外界洩露裕人銀

行與C．R公司的借貸關係。

這令哈素感到為難，第一個條件不難接納，但第二個條件卻違反了香港銀行監察條例，極易暴露真相，萬一因此被銀監處追查，那就危險極了。

但這根本難不倒陳景鏞，他略一沉吟，便提出，由第三者出面代管華生銀行大廈業權，再向裕人銀行按揭，款項則轉撥C．R公司。

陳景鏞這個辦法，就連道行高深如菲士曼，亦不禁呵呵一笑道：「虧你想得出這個瞞天過海的妙計來！」

到晚上十一時多，當陳景鏞、菲士曼、哈素已把一切談妥時，何焯然就適時的趕回來了。他帶回的是菲士曼與綺文小姐鬼混的底片。

第二天菲士曼太太和鄔倩雲被安全接回。菲士曼太太不但沒有抱怨，相反的在菲士曼面前大讚鄔倩雲如何英勇無畏，拚死維護她的安全，她甚至連那幅心愛的「百鳥歸巢」古畫也安然帶回。

菲士曼太太動情的對菲士曼說：「倩雲這個乾女兒，我是認定的了！下次來港，或者她返馬來亞，我就和她辦上契儀式！」

菲士曼見狀不由咧嘴一笑，「太太怎麼說，就怎麼辦好了！」他也終於完全放心了。

兩天後，菲士曼和太太返回馬來西亞。陳景鏞、哈素、鄔倩雲伴着去機場，與菲士曼夫婦殷殷話別。

各人均安然無恙，一切都皆大歡喜。

* * *

這是菲士曼夫婦來港半年後的某一天傍晚。

陳景鏞獨自在他的總經理室閉目沉思。

半年來一切都很順利，C．R公司成功的獲得八億巨額貸款，因此也成功的收購了上市公司「恒霸」，利用「恒霸」這個上市公司的殼，進而用C．R公司的中文名「金玲」成功上市。金玲公司集團一炮而紅，一舉成名了。

這僅僅是陳景鏞自立門戶闖業的一年。

就在此時，何焯然有點冒失的撞了進來，他依然像以前一樣，沒有敲門的習慣，但陳景鏞卻也沒有絲毫責怪他的意思。

「甚麼事？焯然。」陳景鏞從沉思中微一怔，隨即便隨口一問。

何焯然笑笑，在陳景鏞對面的椅邊站着，卻沒坐下，「剛才詹持正打電話來，今天金玲股又上升三毫，即十個巴仙了！」何焯然喜氣洋洋的道。

陳景鏞卻不以為意的一笑，似乎這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你告訴倩雲和KK了麼？昨天微跌了一點點，她們就擔心極了，女人的心總是太軟了。」陳景鏞微笑道。

何焯然不由一笑，道：「說真的，我最初也很懷疑你這個計劃是否會成功，直到三個月前，金玲正式掛牌上市，我才敢相信這是真的成功了！現在市面都在紛紛探盤，到底金玲無窮無盡的現金是從哪兒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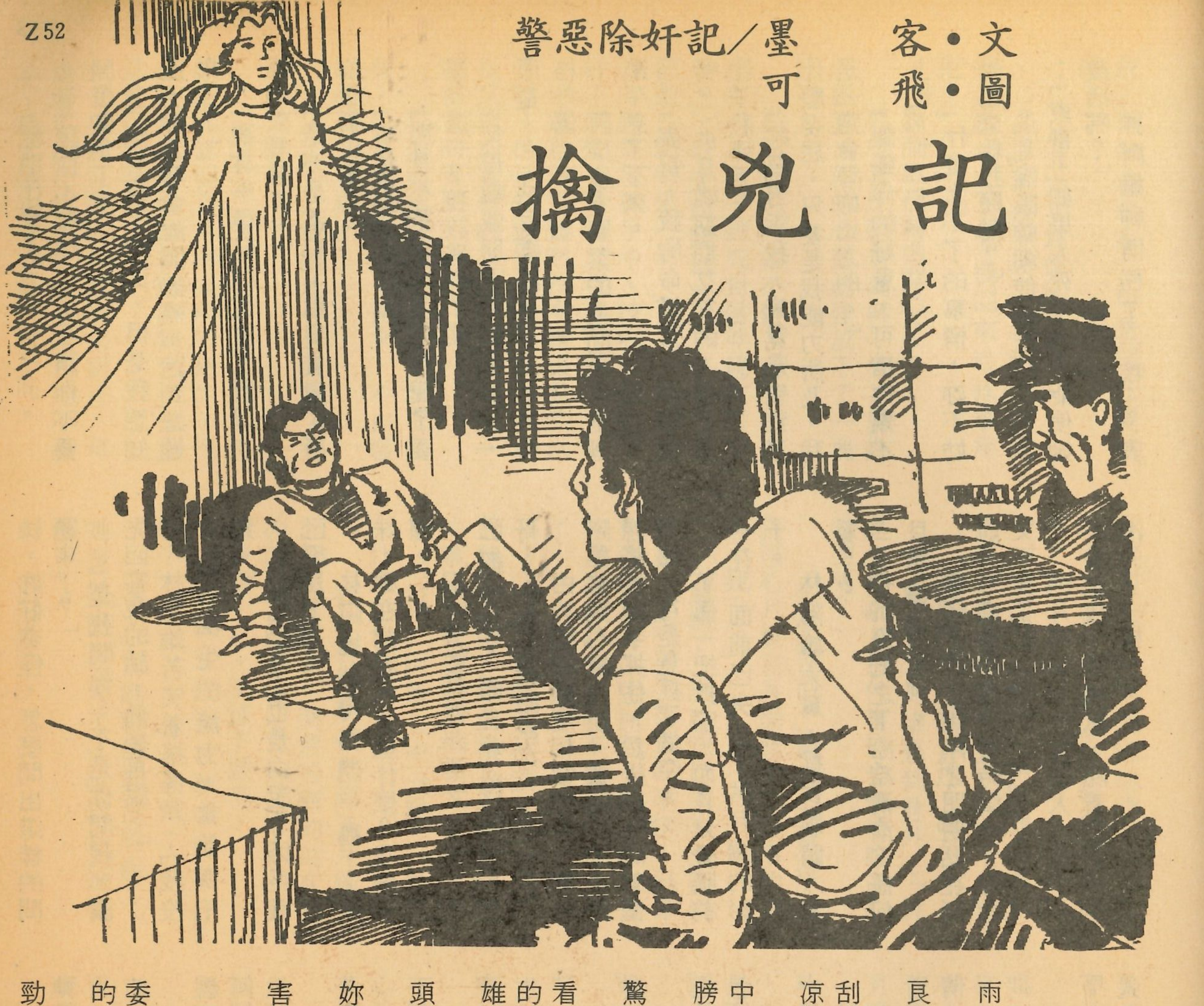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你就告訴他們：你以為東南亞的國家都很窮麼！就這麼一句，別的不要說，股民的心理很奇怪，你的公司越神秘，他們就越感興趣！」

何焯然大笑道：「是的！是的！景鏞，例如你親手導演的那一幕，就是百分百的絕妙好戲啊！」

陳景鏞不以為然的微微一笑，道：「那只是小兒科！」

何焯然驚訝的咦了一聲，因為他不敢想像，陳景鏞於此巔峯之際，是否又在策劃另一項更驚人的大計劃？

（全文完）



警惡除奸記／墨客・文　可飛・圖

擒兇記

冤魂報夢　兇手落網

夜深人靜，窗外下着毛毛細雨。

這是寧靜的鄉間，沒有都市裡的繁華騷擾，民情淳樸善良。

林阿雄早就入睡了，窗外突然刮進一陣冷風來，吹得人透體生涼。

沉睡中的阿雄，突然發覺黑暗中有一隻玉手伸出，按着他的肩膀，將他輕輕的搖醒。

阿雄翻身坐起，頓感大吃一驚。

室內光綫雖然昏暗，但是他能看到，在他床前竟然站着一位苗條的倩影，只可惜這位姑娘背對着阿雄，無法看清楚她的面貌。

同時，他還發現那位姑娘低着頭，正在傷心的低聲飲泣。

阿雄大為驚異的問：「小姐，妳是誰？」

「……」姑娘沒吭聲，哭得更厲害。

「是不是有人欺侮妳？」

「……」仍不回答。

「現在夜深了，縱然受了什麼委屈，妳也應該回家，不然，家中的人將會不放心的。」

姑娘還是不應不理，只是一個勁地在傷心飲泣。

阿雄心中開始着急，於是伸手拉着她的臂膀，將她的身子扳轉過來。

室內光綫雖暗，既然變成了面對面，當然能夠看得清楚。

這一看，林阿雄嚇了一跳。

面前站着的姑娘不是別人，竟是他的表妹洪月嬌。

他和表妹是一同長大的，青梅竹馬，感情一直很好，直到半年前才離開。自己跑到這條村子裡來謀生，今晚半夜三更，不知她怎會找到此地來了。

更使林阿雄感到驚詫的，乃是他表妹洪月嬌完全改變了以往的樣子。

洪月嬌不僅漂亮，而且性情溫和，與人相處總是笑臉迎人，不料短短半年不見，她竟然變得表情冷漠，哭喪着臉，漂亮的臉蛋上更是完全被愁雲籠罩，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啊！也許她現在是受了委屈，所以變得這個樣子。

林阿雄心中這樣想，準備順手打開電燈。

「不要。」洪月嬌露出很害怕的樣子。「表哥，請你不要開燈，我好害怕。」

「妳怕什麼?」

「請你不要問,反正請你不要開燈就是了。」

「好,我不開燈,但是我想知道,妳怎麼會離開家鄉,跑到這裡來了?」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不得不來看看你。」

「是不是遭到了舅舅責罵,所以賭氣出走?」

「不是。」

「那是不是在朋友面前受了委屈,這一下我該猜對了罷!」

「父母親戚朋友都對我很好,而是……」洪月嬌說不下去,哭得格外傷心。

阿雄沒有緊緊的追問,等她漸漸平息了下來。

「表哥,我的命好苦,你知道嗎?」洪月嬌期期艾艾的,强行忍住了悲痛。

「妳要告訴我,究竟是受到了什麼委屈,只要是我能力所及,我是一定會替妳出力的。」

「謝謝你的好意,可惜你幫不上忙。」

「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妳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

洪月嬌眼神朝他臉上盯了一下:「表哥,如果人死了,你能使她復活嗎?」

林阿雄神情楞了一楞:「表妹,妳好奇怪,怎麼問出這樣的問題來了?」

「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請先回答我的話,然後再說。」

林阿雄苦笑着搖搖頭:「我沒有起死回生的能力,當然辦不到。」

「那我說了也是白說,因爲我已經死了!」

林阿雄聽得腦門一轟:「表妹,妳在胡說八道些什麼?我聽不懂。」

「我已經說得非常之淸楚,我已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表哥……」她又開始飲泣。

由於她的態度相當認眞,頓使阿雄感到心驚肉跳,猛的一把,便想將她雙手抓住,然後仔細的看個明白,可是竟抓了個空。

不僅一把抓空,而且只覺眼前一花,面前已失去了洪月嬌的影子。

林阿雄大驚,揉揉眼睛,再看……

昏沉燈光之下冷冷淸淸,任何目標也沒有看到。

好怪,洪月嬌剛才明明站在面前,怎麼會在極短暫時間內,忽然又不見了呢?

洪月嬌的消失實在太玄奇了,就像化成一陣淸風,隨着空氣突然消失了一樣。

難道白天工作太累,影响了精神狀態,因而產生出這幻覺?

不,剛才的經過歷歷猶在眼前,絕對不是幻覺。

林阿雄對於這點結論深具自信,但是想不出一個眞正的原因,何以洪月嬌竟像化成空氣般的,突然不見了呢?

這眞是天大的怪事,林阿雄久久不能釋懷。

洪月嬌剛才親口說她已遇到了不測,這是眞的嗎?

眼前雖然難測眞假,但是不可否認的,阿雄已因這件事情的發生,而在心頭上蒙上了很大的陰影了。

也許眞的是場幻覺,不予理會,也就沒有事了。

不,不能完全當作幻覺,也許這是不測事件發生前的一項警兆,怎能不予重視呢?

林阿雄發楞的站在原地,腦海中接連產生了好幾個不同的想法,一時難以取決。

最後,他決定回去家鄉一次,看看是否眞的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

* * *

翌日一早,他便趕回了家鄉。

林阿雄的身世十分不幸,父母早亡,無兄無弟,自幼即爲舅父撫養長大,所以,洪月嬌的家也就等於他的家,一向相處得非常之融洽。

雖然阿雄這次回家乃是懷着沉重的心情,但是不敢直說昨夜的經過,主要的,他是想能親眼見到洪月嬌安然無恙。

這種想法非常實在,只要親眼見到了洪月嬌,一切疑雲也就自然消失了。

可是他沒有見到洪月嬌。

他的心中陰影開始加深,午飯後,他忍耐不住地開始問他的舅媽。

「舅媽,月嬌到哪裡去了,怎麼沒有見到她呢?」

「噢!差點忘記告訴你。」舅媽露着笑容道:「月嬌在外面有了合適的工作了。」

「什麼合適的工作?」

「是在貿易公司裡面當會計。」

舅媽眉飛色舞的說:「你是知道的,月嬌只有中學畢業,這個時代的女孩子,大專畢業的多得很,月嬌能夠找到這樣一份工作,算是不容易的。」

「哦!」阿雄略帶驚喜:「她去工作多久了?」

「四個多月了,你離開這裡不久,她就去了。」

「是哪家貿易公司?」

舅媽楞了一下:「這我不大清楚,月嬌的信裡頭沒有明白的告訴我,只知道那家公司是開在龍城的。」

「月嬌常常寫信回來嗎?」

「是呀!每月至少一封,前天她還寄了五千塊錢回來給我零用呢!」

說到這裡舅媽開心了。

阿雄當然跟着高興,有了舅媽的證實,他的心裡就像放下了一塊巨石。

舅媽唯恐阿雄不信,匆匆的跑到房中,拿了四五封信件遞在阿雄手上,眉笑顏開地說:「你看,這都是月嬌寄來的信。」

阿雄接在手中,按照日期整理好了順序,開始一封封的細看。

這次回來雖然沒有親眼見到洪月嬌,但是知道她在龍城很好,現在又細細看她的來信,倒也算是一項很大的安慰。

看看頭兩封,阿雄心裡很高興,但是當他看到了後來,不由輕輕的皺了眉頭。

「怎麼?」舅媽詫異的問:「有什麼不對嗎?」

「舅媽。」阿雄神色凝重說:「頭兩封信倒是月嬌親手所寫的,但是後面三封信的筆跡不對,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舅媽慌張的搶過信來對比,可惜看不出什麼名堂來,因爲她不識字,根本無法辨別筆跡的不同。

「阿雄。」她恍惚的問:「你眞的看出來了,前後信的筆跡不同嗎?」

「是的,表妹的筆跡我是最清楚的,不會看錯的。」

舅媽眼眶一紅,掉下淚來。

「舅媽。」阿雄感到意外:「妳是怎麼啦,這件事情也值得妳傷心落淚嗎?」

「我很害怕。」舅媽哭着道:「我擔心月嬌在外面發生了不幸的事情,我……」

「舅媽。」阿雄想以笑容來衝淡氣氛:「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只是來信的筆跡不對而已,何況昨天表妹還滙錢回來,妳不要想到壞處去了。」

「不!」舅媽止住淚道:「不是我神經過敏,而是昨天夜裡所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可怕了。」

「哦?」阿雄心中一動:「發生了什麼可怕事情?」

「我昨夜在夢中見到了月嬌,混身都是鮮血,哭哭啼啼的站在我的面前,啊!實在太可怕了。」舅媽眼睛一紅,又掉下淚來。

「表妹有沒有在夢中說些什麼?」

「有。」舅媽神情緊張的說:「她說她已經死了,叫我替她報仇。」

「以後呢?」

「我驚得大聲呼叫,然後就醒了。」

林阿雄心情又沉重了:「舅媽,昨天夜裡我也發生了一件怪事,不是舅媽先提起,我還不敢說哩!」

舅媽神情一怔:「你也夢到了月嬌?」

「不是做夢,而是她突然在我的房中出現了。」

「快說下去。」舅媽很心急:「是不是跟我見到的一樣,混身都是鮮血?」

「這倒沒有,不過最後的說法跟妳一樣……」

「死了?」

阿雄默然的點點頭。

突然,舅媽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我苦命的女兒呀!」她一面哭一面叫:「妳死得太慘,是哪個喪心病狂的惡徒害死妳的,妳要再托夢給我呀!媽好替妳報仇……」

哭得死去活來,好不傷心。

阿雄急忙勸止:「舅媽夢中的事情不能當眞的,妳不應該存有這樣的想法。」

「阿雄。」她仍然是哭個不停:「月嬌托夢給我,又在你面前顯靈,不是遭遇了不幸,又是什麼?」

「舅媽,光哭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們要想辦法證實這件事才是正理,妳說是麼?」

舅媽果然停止了哭泣。

「阿雄,」她說:「我是個婦道人家,又不識字,你認爲該怎麼辦才好?」

「我先去找表妹,只要能夠見到了她,所有的疑問就會消失了。」

「最近三封信連地址都沒有,你到哪裡去找?」

「以前的地址呢?」

「她已不在原來的地方了。」

「那就到她工作的貿易公司去找。」

舅媽皺起了眉頭:「我本來倒還相信月嬌是在那家貿易公司當會計,現在我懷疑那是假的。」

「不管眞假,總算這是一條綫索,我去龍城打聽打聽一下再說。」

舅媽立刻同意,促他立刻動身。

這位淳樸的鄉村女性沒有過高的要求,她只希望上天垂憐,讓她女兒不要遭到橫禍。

* * *

當天下午,阿雄便趕到了龍城。

首先,阿雄找到了洪月嬌工作的那家貿易公司,洪月嬌的確在這裡當過會計,但只上了一個禮拜的

班，便又辭職不幹了。

林阿雄好言好語的向一位女職員打聽：「請問洪月嬌是不是不合於妳們公司的要求，所以才上班不久，就被公司辭退了？」

「不！」女職員回答：「是她自動辭職的。」

「哦！」阿雄感到驚異：「洪月嬌能夠找到這份工作，應該是很滿足的，爲什麼會自動的辭退呢？」

「因爲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什麼工作？小姐可以告訴我嗎？」

「可惜我不知道，據她當時所說，是一家介紹所替她介紹的。」

「那一家介紹所？」

「祥祥介紹所，當初洪月嬌到這裡來上班時，也是他們介紹來的。」

「小姐知道祥祥介紹所的地址嗎？」

「在車站附近，只要你隨便一問，你就會知道的。」

「好，謝謝妳，小姐。」

林阿雄離開了貿易公司，匆匆忙忙趕到了龍城車站。

果然，他很容易找到了祥祥介紹所。

這個介紹所是由一位中年女人主持的，胖胖的身材，臉上塗滿了脂粉，嘴裡還有一顆大金牙，見人先露三分笑，倒是顯得相當和氣。

但當林阿雄說明來意後，她就將臉一寒，變得一點都不和氣。

「我們不認識洪月嬌。」她用冰冷的態度回答：「也從來沒有替她介紹過工作，你到別家去問問吧。」

「咦！」阿雄奇怪的說：「有家貿易公司會經指明，是妳們介紹她去工作的。」

「那是他們記錯了，我們這裡，從來沒有過你所說的那位小姐。」

介紹所裡還有好幾位年輕的女孩，等她安排工作，不知是不是故意，她對林阿雄已經擺出不願答理的態度。

林阿雄無奈，只好頹喪的離開了介紹所，就在候車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館暫住，他決心一定要查出洪月嬌的下落才行。

吃過晚飯，林阿雄躺在床上，心事重重。

洪月嬌剛來之初，是在那家貿易公司上過班的，這是已經證實了，爲什麼她又會輕易的離開呢？眞的是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麼？

這樣的機會似乎不太多，以洪月嬌的學歷來講，能夠求到一份會計工作，已經算是僥倖了，哪有更好的職位去等她去做？

介紹所的老板娘爲什麼一口否認，不承認曾替洪月嬌安排過工作，而且態度冷漠，這是什麼原因？

難道她是避諱些什麼不成？

最重要的是，月嬌是不是眞的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夢境雖然不可全信，但是那天晚上他得到警兆時的過程，絕對不是做夢，這種情形不能不予重視。

一連串的疑問，盤旋在林阿雄的腦海之中，千頭萬緒，不知如何着手才是正途。

不過他已下定決心，既然來了，定要將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才能釋懷。

於是，林阿雄提早睡覺，今天實在太累了，得有充足睡眠後，明天一早便可重新開始着手追查。

由於日間太累，所以阿雄睡得太熟了。

到了深夜三更時，他在夢中又見到了洪月嬌。

洪月嬌還是那副悲悲慘慘的神情，只是傷心的站在面前，一句話也不說。

「表妹。」阿雄說：「我已經回過家了。」

「……」

「舅媽爲了妳的下落十分擔心，讓我趕到龍城來查個明白，我已去過了祥祥介紹所，可是問不出所以然來，表妹，妳能不能告訴我，妳究竟有沒有遭遇到什麼不幸的事情？」

「……」洪月嬌還是不吭聲。

她的左手卻拿了一把梳子，右手還有一把剪刀，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表情。

阿雄心中憂急萬分，恨不得抓住她，逼她說出經過詳情。

可是他又抓空了，洪月嬌又化成一陣清風，又在空氣中消失了。

緊跟着，阿雄從夢中驚醒。

現在他才明白這是在做夢，只是想不通，洪月嬌既然有意前來托夢，爲什麼却又不肯說話呢？

女孩子時常喜歡將心事藏在心中，不肯輕易向外透露，但是現在情形不同，如果洪月嬌能將她的所有經過，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那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突然，阿雄想到了夢中的情形，洪月嬌左手拿了梳子，右手拿剪刀，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這是一種暗示？

如果是，那又是代表了什麼？

阿雄想不透其中玄機，最後決定，明天還是去祥祥介紹所打探情由，這是眼前唯一的綫索。

＊　＊　＊

翌日一早，林阿雄又來到了祥祥介紹所。

老板娘見到了他，立刻又將面孔繃得好緊。

阿雄只好硬着頭皮，臉上堆滿

了笑容：「老板娘，早！」

「嗯！」老板娘勉强的應了一聲。

「我還是爲了找尋洪月嬌而來的，只要妳肯告訴我她的下落，我願以五千元爲酬，如何？」

老板娘衝着他冷笑了一下：「五千元倒不算是小數目，我這裡介紹出十名工作者，才能賺到這麼多的酬勞，的確非常之誘人。」

「這樣說，妳是答應了？」

「可惜我沒有辦法答應，我根本沒有見過洪月嬌，所以沒有辦法賺你那五千元這份酬勞了。」

「老板娘。」阿雄的語調轉趨强硬：「妳不能一推三不知，洪月嬌在貿易公司當會計，明明是妳介紹的，妳能推得掉嗎？」

老板娘眼一瞪：「這話是誰說的？」

「是貿易公司裡的職員告訴我的，這還假得了嗎？」

「沒有這回事，他們是胡說八道。」

「請妳不要口硬，現在我老實的告訴妳，洪月嬌已經失踪了，生死下落不明，如果我報了案，由警察前來查證，那時妳就無法抵賴了。」

聽了這話，老板娘突然咆哮起來：「喲，你倒是很會抬出警察來嚇人嘛，我的介紹所是登記有案的，又沒有做犯法的事情，警察又如何？」

「隱瞞眞相，就是違法。」

「無憑無據，你憑什麼指我隱瞞眞相？」

「貿易公司的職員可以作證，容不得妳狡賴的。」

「讓他出面作證好了，沒有實據，我不相信警察就會相信他的偏面之詞。」

兩人就針鋒相對的爭吵起來，結果阿雄弄得無趣而歸。

洪月嬌的確是經過這家介紹所介紹工作，乃是可以肯定的，這老板娘死不承認，顯然其中定有蹊蹺。

阿雄越想越不對勁，但尋找洪月嬌下落勢在必行，萬不得已時，那就只好向警方報案了。

他剛走到旅館的巷子，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突然擋在他的面前。

小女孩的神色有點緊張，做賊似的左右一看，才將目光投在阿雄臉上。

「你不要再去介紹所吵架了。」她說：「就是吵死了，她也不會告訴你的。」

「爲什麼？」

「因爲……」小女孩頗有顧忌。

「小妹妹，請妳只管說，我是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那就好，要是老板娘知道了，她會打死我的。」

「妳放心，我一定不會說出去的。」

「我是見過月嬌姐姐的，她對我很好，她還請我看過一次電影的。」

「哦！」林阿雄很高興：「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兩個月以前，是她在貿易公司辭職以後，重又回到介紹所來找老板娘……」

林阿雄急忙插口問：「洪月嬌對那個工作應該感到滿足，爲什麼會辭職？」

女孩小嘴一呶：「還不是老板娘的鬼主意，說是幹會計工作的薪水太少了，要給她介紹更好的工作，又能賺大錢的。」

「不，洪月嬌是個很守本份的人，以她的能力來說，當名會計小姐算是很好的了。」

「可是女孩子到了城市，十有八九就會變的，你不能用這守舊的眼光衡量現在的年輕人，那是不對的。」

林阿雄怔了一怔，現在他發覺那女孩子說的話很有理。

「後來呢？」林阿雄又問。

「後來月嬌姐姐的心動搖了，老板娘替她介紹到一家理髮指壓中心去工作了。」

「理髮指壓？」林阿雄一向呆在鄉間，不大了解這個名稱。

「嗯，他們的店名很西化，叫做『ABC理髮指壓中心』。」

「月嬌去做什麼？也是會計？」

「不，如果仍是會計，她何必變換工作，會計小姐的薪水都是差不多的。」

「那她去做什麼？」

「當理髮小姐呀，聽說一個月可以賺四、五萬哩，有時還會更多。」

「月嬌沒有學過理髮手藝，怎麼會去當理髮小姐？」

女孩子笑着搖搖頭：「看來你很老實，龍城許多當理髮小姐的，都是不會理髮手藝的。」

「那憑什麼去賺錢？」

「憑着年輕、貌美，會應付客人，再加上少許的按摩技巧，那就足夠了。」

林阿雄恍然而悟，「我明白了，那是靠色相賺錢的地方。」

「請你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如果月嬌姐姐聽到了，她會不高興的。」

「這麼說，月嬌還在那裡工作了？」

女孩子茫然搖了搖頭：「這我就不知道了，自從月嬌姐姐去了那裡上班以後，我就沒有見過她了。」

「好，謝謝妳！我這就去找她。」

「見到月嬌姐姐，請替我問候她，我叫小紅。」她剛轉身，又回頭道：「咦，忘記告訴你，月嬌姐在那裡是三號，你直接找三號比較方便些。」

說完，她就一溜煙的跑了。

林阿雄感到興奮了，有關洪月嬌的下落，總算找到了一條可靠的綫索。

但是，他非常擔心，既從女孩子口中證實她去理髮指壓中心工作，這不是跟昨夜夢境所看到月嬌的情景完全脗合麼？

他還清楚記得，月嬌手中所拿的剪刀和梳子，正是理髮小姐所用的工具，這不是一項很明顯的指示麼？

話又說回來，如果不是月嬌遭了不幸，又怎會在夢中作此暗示的呢？

林阿雄心情很煩亂，但是不管吉凶如何，定要前去ＡＢＣ理髮指壓中心查探一下，才能解開心中的疑團。

回到了旅店，換了一身像樣的衣服，立刻乘車前往。

林阿雄有生以來也沒有逛過理髮指壓中心的，除了感到陌生以外，並懷有某種程度的戒心。

同時也想到，如果就這樣的開門見山去找月嬌，恐怕不僅遭到冷眼，甚至還會根本查不出個所以然來，不如以客人姿態出現，比較容易查明眞相。

他的想法是對的，尤其是在眞相未明之前，他不得不抱着謹愼的態度進行。

走進ＡＢＣ理髮指壓中心，林阿雄立刻開了眼界。

這座理髮指壓中心內佈置得富麗堂皇，燈光絢爛，小姐們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燕瘦環肥，姿色出衆。

林阿雄在鄉間時，當然也曾進過理髮店，但和這裡無法相提並論，這裡的裝璜講究，瑰麗絢爛，就像水晶宮一樣。

「先生。」一名女主持人含笑招呼：「請問你是洗頭還是按摩？」

「按摩。」

「有沒有熟悉的小姐？」

「替我叫三號好了。」

「謝謝。」女主持人轉過身子，提高嗓門：「三號有熟客人。」

按摩究竟是什麼東西？阿雄從來沒有開過洋葷，門外漢偏要充內行人，不過他却是裝得很像樣。

其實，他的內心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倒不是爲了按摩不按摩，而是即將見面的三號，會不會就是洪月嬌？

三號小姐含着笑臉，很快來到了眼前。

一見之下，林阿雄感到失望了。

面前的三號小姐倒是十分漂亮，但却不是他的表妹洪月嬌。

但他沒有表示出來，既然決心暗中偵查，當然就要不動聲色。

三號小姐立即拖了他的臂膀，將他帶到後面的暗間。

所謂暗間，只不過是個燈光昏暗的小房間而已，小得像個鴿子籠，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裝璜，但是內行人都知道，在這簡陋的小房間內，却暗藏着無限的春色。

林阿雄初次進入這種場合，難免有點發窘，很不好意思的被三號小姐替他脫去了外衣，在阿雄堅實的肌肉上面輕輕的按摩起來。

「先生。」三號小姐的眼神盯着他：「好像我以前沒有見過你，是嗎？」

「妳能確定嗎？」

「十分的肯定，我的記憶力是十分驚人的，只要被我服務過的客人，我都留有深刻印象。」

林阿雄點了點頭：「不錯，以前我們的確沒有見過的。」

「那你怎麼會指明要我呢？」

「以前我來這裡時，都是找三號。」阿雄故意瞎說道：「誰知道又換了人？」

「嗯！這裡的小姐流動性很大，時常更換的。」

「以前的三號到哪裡去？妳願意告訴我嗎？」

「你指的是哪一個三號，在這半年當中，換了好幾個三號了。」

「我是指個把月前的三號，她的眞名叫月嬌，妳知道嗎？」

三號小姐略爲猶豫一下：「我認識，她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女孩子。」

林阿雄很興奮，立即追問：「請告訴我，她到哪裡去？」

「唷！」三號小姐故意擺出酸溜溜的樣子：「看你急得這副樣子，你們的感情這樣好呀？」

「不是，我找她有重要的事情。」

三號小姐含笑搖了搖頭：「可惜我不知道她去了何處，沒有辦法使你們破鏡重圓，眞是很抱歉。」

「少開玩笑，我找她是眞的有重要事情。」

「我是眞的不知道月嬌去了哪裡，不過說句老實話，我縱然知道，也不會輕易的告訴你的。」

「爲什麼？」

「幹哪行，講那行，我總不能將客人硬朝別人身上推呀！」

「妳很自私。」

「這裡的小姐，全是這樣，我講的是老實話，如果換了別人，才不會赤裸裸的告訴你哩！」

「嗯！看來妳倒是一個很爽快的女孩子。」

「本來就是嘛！」

「那就應該爽快到底，告訴我，月嬌到哪裡去了？」

「我眞的不知道，否則，也許我會告訴你的。」

林阿雄感到很心急，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

「先生。」三號小姐問：「時間快要到了，要不要再加一節？」

「只要妳告訴我月嬌的下落，叫我加十節都可以。」

「眞的？」

「當然，不信現在我就可以付錢給妳。」

「那倒不必，我看你是個老實人，應該是不會騙我的，請你稍等，我去櫃枱報個帳，馬上就來。」

說完，踏着輕快的步子朝外面走去。

林阿雄點了一枝香烟，爲了月嬌的眞實下落，看來他就只好在這裡窮泡了。

過了不多久，三號小姐又春風滿面的走了進來。

這一次她的服務態度熱情多了，脫去了外衣，露出她玲瓏曲線的玉體，溫順的偎進了阿雄的懷裡。

軟玉溫香抱滿懷，同時她又伸出纖纖玉手，不時伸到阿雄的敏感部位輕輕的撫摸。

林阿雄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美色當前，焉有不動心之理。

但是，月嬌的安危影响了他的慾念，他極力的排去綺念。

林阿雄正色地問：「小姐，現在妳可以告訴我月嬌的下落了吧？」

「你找月嬌眞的這麼重要嗎？」

「當然，而且還關係月嬌的安全，老實告訴妳，我不是她的什麼老客人，而是她的親表哥，我懷疑她已經失踪了。」

聽他說得這麼愼重，三號小姐立刻改變了態度。

「沒有想到事情這麼嚴重。」三號小姐正色說：「可惜我眞的不知道月嬌去了哪裡，不然的話，我會老老實實的告訴你。」

「能不能提供我有關綫索，好讓我循着一個正確的方向進行？」

「好，你讓我儘量的想想看。」

這段時間內，暗室的氣氛相當沉悶，三號小姐只顧凝神沉思，林阿雄則急得心似火燒。

「對了，我想起來了。」三號小姐突然開了口道：「月嬌在這裡工作時，有個年輕的客人跟她感情很好，不僅每天都來，而且還常常帶她出場。」

「哦，他叫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他是姓陳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之間的感情，究竟好到了什麼程度呢？」

「這是私事，局外人很難瞭解得清楚，不過從月嬌口氣中可以聽得出來，姓陳的客人準備和她同居。」

「同居？」

「這話講過沒多久，月嬌就辭職不做了。」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個把月之前。」

「假定月嬌眞和姓陳的客人同居了，妳知道他們的地址嗎？」

「不知道，自從月嬌離開後，我再沒有見過她，不知道她們之間究竟如何？」

「除此以外，有關月嬌的事情，妳還能提供些什麼資料，作爲參考？」

三號小姐想了一想：「那是月嬌離開之前的事情，我知道她住的地方。」

「好，月嬌住在哪裡？」阿雄對此懷有很大的希望。

「不過那是個把月前的事情，如果月嬌眞的和姓陳的同居，恐怕就不會再住在那裡了。」

「不管月嬌有沒有搬走，那總是一條綫索，請妳告訴我準確的地址，我要去看看。」

「那是一處專租給單身用的小套房的地方，地址我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

「那好，幫忙幫到底，請妳現在就帶我前去。」

「現在？」

「嗯！我心裡非常着急，不知道月嬌究竟怎麼樣了？」

「可是現在不行呢，我還沒有下班。」

「既然我已付了十節，那又有什麼關係？」

三號小姐眼神一動：「乾脆這樣，就算你帶我出場好了。」

「帶出場又是怎麼樣的規矩呢？」

「加我十節當然明算，另外再加兩百元出場費，因爲你很老實，我不要你另外的費用。」

「好，我們馬上就走。」

於是，兩人穿好了衣服，來到了櫃枱付清了應該付的費用，然後便安步當車，朝向一條橫巷街道走去。

月嬌住的地方距離ＡＢＣ理髮指壓中心不遠，是橫街巷子裡的一幢公寓，隔成許多小房間，專門租給上班的單身女性，其中以混跡風塵中的小姐爲多，環境相當複雜。

在三號小姐帶領之下，很容易找到了這幢公寓，而且還見到了房東，經過詢問之下，可惜月嬌於十

天前搬走了，房子空着，還未租到新的住客。

阿雄懷着希望問：「請問老板娘，月嬌搬到哪裡去，妳知道嗎？」

老板娘笑着搖搖頭道：「住在這裡的上班小姐，流動性很大，至於她們搬到何處，我是向來不過問的。」

「請問，確實是十天前，月嬌才搬走的麼？」

「不錯，距今整整十天了。」

「她是一個人搬的家？」

「不，是一個姓陳的年輕人陪她一同前來搬走的。」

林阿雄回過頭來看看三號小姐，兩人對老板娘的這種說法，都有一種默契。

「先生只是來打聽月嬌的下落而已，還是……」老板娘用眼望着林阿雄。

林阿雄靈機一動：「不，只是順便問問而已，既然這間房子還空着，我想把它租下來暫住。」

「這個……」老板娘猶豫了片刻：「我這裡住的都是上班小姐，租給先生你，恐怕不太合適吧。」

三號小姐急忙插口道：「老板娘，就算是我租的好了，這位先生人很老實，不會替妳帶來厤煩的。」

老板娘精明的看了看三號小姐，又看了看阿雄：「好吧，那就這樣的講定了。」

阿雄當場付了租金，老板娘交出了鎖匙後離開。

三號小姐問：「你租這房子幹什麼？」

「爲了找尋月嬌，只好先住了下來，慢慢的再想辦法。」

三號小姐點了點頭：「希望你很快能夠找到她，現在我沒有事了。」

「謝謝妳的幫忙，如果不是剛才妳這句話，恐怕這間房子我還租不下來呢。」

「順水人情，何必言謝，只要以後來捧場，那就足夠了。」

說完，高高興興的走了。

這間套房倒是整理得相當乾淨，阿雄到處查看了一遍，然後又去買些應用的東西，就算正式的搬進來了。

* * *

晚上十點以前，公寓裡顯得非常之安靜，但是到了十點半以後，就變得亂哄哄的，跟市場一樣了。

原來十點半以後，大部份的上班小姐都回來了，很多女孩子聚在一起，簡直鬧翻了天。

這樣的環境，對阿雄當然不適合，但是爲了月嬌的下落，他就必須要忍耐。

他躺在床上，靜靜的想。

居住在這裡上班的小姐們一定有跟月嬌非常熟悉的，他準備耐着心情，等到跟她們熟悉以後，再作打算。

這倒是一個很正確的辦法，但是不能操之過急。

可是眼前的阿雄心情非常之煩燥，一日訪尋不到月嬌的下落，一日不得安寧。

他在床上想了很久，直到整幢公寓慢慢的靜了下來，他才疲倦的闔上眼皮。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阿雄在睡夢中，突然被一個女人飲泣之聲驚醒了。

我的天，在他床前不遠，竟然站了一個女人的影子，身材像極了表妹月嬌，就是她，微垂着頭，在低聲的哭泣。

林阿雄忘記了害怕，脫口叫了一聲「表妹」，跟着衝下床，將電燈打開。

怪哉，就在這短短時間內，床前已經失去了月嬌的影子。

林阿雄揉揉眼睛，難道又是自己看錯了？

不，剛才雖然是在夢中驚醒，但是他的神智非常清醒，絕對沒有看錯，更不是什麼幻覺的。

阿雄可以作出此肯定，然而事實上，眼界內的確失去了月嬌的影子。

「表妹。」阿雄虔誠的禱告：「我是特地趕來龍城找妳的，如果妳有什麼冤屈，妳就盡管的顯靈吧，我會替妳伸冤的。」

敢情，現在阿雄更有預感，月嬌十有八九是遭遇不幸了，所以才三番二次的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的禱告沒有得到回應，但是，地上突然有件東西，映入他的眼中。

阿雄急忙檢了起來，竟是一串鎖匙。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是一串突如其來的鎖匙，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跟開啓這間房屋的鎖匙毫沒有關連。

阿雄感到非常之奇怪，睡覺之前他還掃過地上的垃圾，明明是沒有什麼掉在地上，怎麼突然有着這一串鎖匙，難道是月嬌顯靈，這又是一種重要的暗示？

阿雄存了這種想法之後，遂將這串鎖匙好好的收藏了起來。

折騰了老半天，現在已是凌晨三時，阿雄關了燈，重又重躺在床上。

不料剛剛閉上眼睛，月嬌的哭泣聲又傳進了他的耳朵，這一次聽得更加清楚，但和上次的位置不同，這次的哭泣聲乃自窗外。

阿雄睜開眼睛，循聲望去，果然月嬌站在院子外面，背對窗而

立，正在低頭痛哭，哭得十分傷心。

有了上次經驗，阿雄這次不願輕易的驚動她了，唯恐再次將她驚跑。

於是他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悄悄的推開了房門，躡手躡足的來到了外面，小心得就像是在做賊。

月嬌仍然站在原地，形像顯得非常之清楚，縱然看到的是背影，但是阿雄十分確定，她就是表妹月嬌。阿雄儘量控制住內心的激動，低聲喚道：「表妹，妳好嗎？」

「……」沒有吭聲，只是哭泣。

「妳爲什麼不轉過身來給我看看，不論是人是鬼，妳都是我的親表妹，我是不會害怕的。」

「……」還是沒有吭聲，也沒動靜。

「也許妳有苦衷，不願讓我見到妳的面貌，但是請妳儘管採取其他的方式來作表示吧，我會將妳的事情，查個清楚明白，爲妳伸冤，爲妳報仇。」

這次果然有了反應。

月嬌的身子在緩緩的向前移動，輕飄飄，直挺挺，好像脚步根本沒有沾地，全身照樣朝前浮去。

阿雄不聲不响，跟了下去。

夜很深，街上已經很少行人了。

剛開始，阿雄並不覺得，漸漸的越走越快，到了後來，就像騰雲駕霧似的，緊隨月嬌身後向前走動。

林阿雄感到非常之驚異，他很懷疑自己會有這份能力，但這却是鐵一樣的事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好像是有一股玄奇的能力，在支持他作這樣的趕路。

漸漸地，他有點明白了，這是月嬌的關係。

同時，他更加確定了月嬌已經遇害了，人類是不會有這種玄奇能力的，除非她是鬼神。

不知不覺，來到了荒郊。

洪月嬌仍然是一言不發的在前行路，帶領着阿雄走向山坡前的一座森林。

這是什麼所在？

洪月嬌究竟將他帶到何處呢？

林阿雄腦海中浮起了許多的疑問，但他心中有數，只要緊緊跟在洪月嬌身後，事情就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進入森林深處，月嬌終於在一處亂草堆前停了下來，她開始傷心哭泣，哭得非常厲害。

林阿雄也停下了脚步，遠遠的和她保持了一段距離，不敢過份接近，唯恐她又逃避。

「表妹！」阿雄語氣沉重的說：「既然將我帶到了這個地方來，當然是有原因，妳就爽快的說出來吧！」

略爲停了一會，洪月嬌終於開口了：「表哥，現在你的表妹已經是個屈死冤鬼了，想必你已經知道了吧！」

「是的，我已經猜到了。」林阿雄已經難掩心中疼痛，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你看清楚我站的地方了沒有？」

「我看清楚了。」

「草堆裡面藏有我的屍體，請你先挖出來再說。」

說完，她身影又不見了。

林阿雄毫不怠慢的立刻動手了。

果然他在草堆裡面拖出月嬌的屍體來了。

可憐洪月嬌赤身露體，身上竟有十多處刀痕，血漬已經凝結成塊，所幸屍體並未腐爛，也沒有什麼臭味。

林阿雄不由一陣的難過，痛哭失聲，悲難自抑。

哭了一會過後，他將自己的上衣脫了下來，憐惜地蓋在月嬌身上。

一陣陰風過後，洪月嬌又在不遠處現身，一面抽泣，一面述說：「表哥，謝謝你，惡徒讓我死後赤身露體，我眞是恨死他了。」

「表妹。」林阿雄悲憤的說道：「我知道殺害妳的兇手是誰，請妳放心，我一定會替妳報仇。」

「表哥，你認爲殺害我的兇手，是那個姓陳的客人，是嗎？」

「除了他還有誰？妳快告訴我，他在哪裡？」

「你想錯了，姓陳的對我很好，直到現在爲止，他還不知道我被人殺害了呢。」

「哦！」林阿雄感到了意外。

「他正在到處找我，最近兩個月來，每月寄回五千元給阿媽零用，就是他寄的。」

「那麼，殺害妳的兇徒，究竟是誰？」

「是他的朋友小丁，可惜他認人不清，引狼入室，小丁貪戀我的美色，所以就……」她又哭了起來。

林阿雄耐着性子等待月嬌停住悲聲。

「小丁人在哪裡？」阿雄咬牙切齒道：「只要讓我找到了他，我會親手宰了他，給妳報仇解恨。」

「不，表哥，我不希望你用這種方式替我雪恨。」

「爲什麼？」

「殺人同樣也要犯法的，連累你去坐牢，我實在於心不安。」

「表妹，小丁用這種手段殺害妳，簡直是殘酷極了，何必考慮那

麼多，殺了小丁，縱然我被判死刑，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多謝表哥對我的關愛，但你一定不能這樣做，不然，我就不說了。」

林阿雄楞住了。

他還眞怕月嬌不再說明經過，甚至一走了之，那豈不是更傷腦筋。

「好，我聽妳的。」阿雄說：「妳認爲我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情？」

「掌握他殺人證據，讓法律治他應得之罪。」

「如何才能掌握他的證據？」

「你在床前拾到那一串鎖匙，帶在身邊了嗎？」

林阿雄拍拍褲子口袋：「帶來了。」

「那就好了，趁着小丁今夜不在家，我帶你去他家中，你就會找到那些證據的。」

「好，我們現在去。」

唯恐離開這段時間內，月嬌的屍體會受到了損壞，阿雄特地將她藏好，然後就隨在月嬌身後，離開了這片荒涼的地方。

林阿雄心裡充滿了憤怒，如果遇到了小丁，他很難控制自己，不知會不會拿他開刀洩憤。

* * *

小丁的住處距離棄屍的現場很遠，但是阿雄在感覺上好像是很近，不多久工夫，就已到達了他的門前。

他知道，這是月嬌的英靈相助所致。

小丁住處是座獨立的平房，位置是在郊區邊緣，時值深夜，顯得異常安靜。

「表哥。」洪月嬌站在阿雄背後不遠：「小丁不在家，你放心的進去，一定會找到他犯罪的証據。」

「萬一他回來了，怎麼辦？」

「要是小丁萬一回來了，你也不能殺他洩憤，我不能連累你去坐牢，至於你的安全問題，請放心好了，我會保護你的。」

「好吧，我聽妳的。」

半夜三更偸開別人的房門，阿雄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雖然已經取了鎖匙，但他的手却在發抖。

費了老半天工夫，門總算打開了。

林阿雄回頭看，身後已經失去了洪月嬌的影子了。

但他深信月嬌還未遠去，只是隱在暗中替他戒備而已。

說也奇怪，現在阿雄非常明白月嬌已經死去，眼前所面對的，乃是她的寃魂，但在阿雄心中一點都不感到害怕。

似乎阿雄深感自信，不論洪月嬌變成怎麼猙獰的厲鬼，也一定不會傷害他的。

林阿雄躡手躡足的走進客廳。

整幢屋子沒有半點燈光，洪月嬌沒有騙他，不僅小丁沒有在家，而且也沒有其他人，十足道地一幢空屋子，空得十分冷清。

阿雄大着膽子，將燈打開。

縱然小丁百份之一百不在家中，阿雄也要儘量爭取時間，於是從原地開始，找尋了起來。

眼前，他還不能確定洪月嬌所說的証據究竟指的是什麼物件，但他要作廣泛的搜尋，如果有所發現，相信他是不會錯過的。

客廳內並沒有什麼發現，又將目標移向卧房。

結果還是沒有，在他想來，小丁一定是個十分狡猾的傢伙，所藏的証物，不是那麼容易就會被人找到的。

但是他也非常重視月嬌的說話，既然肯定的說出要在這裡找出證物，那就應該是不會落空的。

有了這個信念，阿雄一點也不氣餒，卧房、浴室……幾乎全都搜遍了，最後，就在天花板上發現了他想發現的東西。

那是一把兇刀，刀口尚有殘留的血跡，還有一件血衣，正是洪月嬌遇害前所穿的衣服，由於衣服上面到處都是血跡，而被小丁連同兇刀包在一起，偸偸的藏在天花板的上面，是很不容易被人發覺的。

夠了，有了兇刀和血衣，可以充份証明了小丁所做的壞事。

洪月嬌哭泣聲又在阿雄的耳邊響起。

阿雄向下一看，並無洪月嬌的影子。

「表妹。」林阿雄問：「妳是一直跟在我身邊，是嗎？」

「是的，爲了你的安全，我始終不敢離開你的左右。」

「那爲什麼不讓我見到妳？」

「鬼的樣子是很難看的，尤其是在燈光下面，我怕你會嚇着。」

「表妹，我們是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無論妳變成了什麼樣子，我都不會害怕的。」

「不，不管你怎麼說，我不能讓你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好，我不勉强妳，但妳又爲什麼痛哭？」

「觸景傷情，我的性命就是斷送在這柄兇刀之下，衣服上染滿了我的鮮血，現在又被我看到了，我能不傷心嗎？」

「表妹。」阿雄傷心的道：「也許這是命中註定的劫數，只希望小丁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能夠使妳的英靈安息，除此之外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我恨，這個喪心病狂的東西，我不會讓他逍遙法外的。」

「妳放心，現在既已掌握了他的犯罪証據，他是逃不掉的。」

「那可說不定，小丁生性狡猾，就好像一隻狐狸，有了證據只能確定他是罪犯，可不一定就能將他緝捕歸案。」

阿雄眉頭一皺道：「這都是値得顧慮的問題，社會上有很多通緝有案的罪犯，都有逃脫警方緝捕的能力，至今仍然逍遙法外。」

「不要緊，我已決心纏定了他，他是跑不掉的。」

「聽口氣，妳有把握能夠查到他的下落？」

「嗯，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要多久？」

「明晚十二點前，我就一定能夠查出小丁藏在哪裡。」

「現在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步驟？」

「有了兇刀、血衣，你可以立刻向警方報案。」

「然後呢？」

「你就在那間旅館等我的消息，一有小丁下落，我會立刻跟你聯絡。」

「好，就這樣一言爲定。」

「表哥，請多珍重，我要走了。」

室內起了一陣陰風，然後就再也聽不到洪月嬌的聲音了。

阿雄就在附近用電話報案，並親自帶領警方人員到達棄屍現場，幫助他們作必要的偵查，有了充份的証據，警方自有能力緝兇，但是無可否認的，那需要一段時日，這是在所難免，阿雄將希望寄托在洪月嬌身上了，憑她以人類所無法具有的能力，但願能夠順利提早緝獲元兇。

* * *

阿雄待在旅館裡寸步不離，因爲月嬌沒有訂定準確時間和他聯絡，爲了避免失之交臂，所以不敢輕易走動。整個白天，悄悄的溜走了，報紙已經刋發出洪月嬌被害的新聞，爲此，阿雄的心頭，感到了非常之不安。

他最擔心的是舅媽，要是知道了她的愛女已經遭人殺害，如何承受這般嚴重的打擊。

誰無姐妹，誰無兒女，兇手的這種殘暴行爲，眞是神人共憤，天理難容了。

晚間來臨後，阿雄更是殷勤的切盼，不知洪月嬌找尋小丁的下落，究竟有沒有切實的結果，旅店是個繁雜的地方，但是隨着了深夜的來臨，也漸漸的安靜下來。

約莫凌晨一點左右，洪月嬌的影子又在他窗外出現了。

她仍不正面的對着阿雄，只是急切的催促：「表哥，快跟我走，我已找到了小丁的藏身地方了。」

「他在哪裡？」阿雄探頭窗外。

「先不用問，快點跟我走，不要再給他逃掉。」

「好。」阿雄應聲中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窗外。

「表哥。」洪月嬌說：「請你將眼睛閉起來，不論發生任何事情，你都不准看。」

「爲什麼？」

「小丁躲藏的地方很遠，爲了爭取時間，我要駕風帶你前往，也許你會害怕的。」

「既然妳已經說明了，我是不會害怕的。」

「不，還是閉着眼睛，免得我分神。」

阿雄不再跟她爭論，遂將眼睛閉起。

雖然是看不見了，但是他的感覺依然十分靈敏。

現在他感覺到，一隻冷冰冰的手已挽緊了他的手臂，然後他的身子就隨着一陣風離地而起，飛向半空。

阿雄現在已嚐到了馭風飛行的滋味了。

以往，他在欣賞武俠小說時，曾經有過這樣的幻想，現在却是親身經歷，覺得驚奇而又刺激。

他一點也不害怕，他對自己的表妹深信不疑，無論任何情形，善良的表妹都不會讓他受到損害。

耳旁風聲呼呼，阿雄可以感覺出，馭風而行的速度相當驚人，他想睜開眼睛來看看，但是沒有，唯恐替他的表妹招惹麻煩。

經過了十多分鐘之後，速度開始減慢了，終於緩緩的踏到了地面。

「表哥，現在已經到達了地點，你可以睜開眼睛了。」

阿雄睜開眼來一看，仍是一處市區的郊外，但一定不是龍城，洪月嬌站在數尺開外，隱隱約約的仍然看不清她的眞面目。

「表妹。」阿雄問：「這是什麼地方？」

「大嶺，五十公尺外有一排倉庫，你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

「小丁就躲在裡面，現在我就去纏住他，但是你要配合。」

「好，妳要我怎麼配合？」

「最好的辦法就是報警，我也不願親手殺死他，如果那樣做，閻王爺是會罰我的。」

「好，我這就去撥電話報警。」

阿雄去到遠遠一處電話亭，洪月嬌也是身子一動，便在夜色蒼茫中消失不見了。

* * *

倉庫裡面昏黑沉沉，只有一個角落裡露出微弱的光亮，映着慌恐不安的小丁。

小丁長得相貌是鷹眼猴腮，讓人一眼便可認定，他是個壞胚子，在他面前燃點了一支燭火，放着一些燒臘食物，一瓶米酒，現已被他喝了半瓶，臉孔紅紅的，看來已經有了七分酒意。

忽然刮了一陣寒風，吹得燭光閃爍不定。

小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轉動了驚恐的眼神，四下查看。

「是誰？」

「是我，你還記得我被你殺害的洪月嬌麼？」

小丁只是做賊心虛的一聲冒問而已，沒有想到居然有人答話，而且竟還自稱是洪月嬌，怎不使他魂飛魄散。

隨着應聲後，月嬌在朦朧燈光下現出身子來。

現在洪月嬌的形象和面對阿雄時完全不同，她的臉色青中帶紫，兩顆滿含怨恨的眼珠子幾乎瞪出眼眶外，就這樣利刃般盯住了小丁。

小丁一聲驚叫，癱在地上，不停的發抖。

「你現在也知道害怕了麼？」洪月嬌的聲音和她的表情同樣的冷峻：「當初你用鋼刀刺殺我時顯得那樣的威風，現在那種威風又到哪裡去了？」

小丁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月嬌小姐，我錯了，我不該一時衝動，結束妳的寶貴生命，求妳饒了我吧，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洪月嬌嘿嘿一陣冷笑：「下次？這種喪心病狂的行爲，我還能容許你再有下一次嗎？」

「月嬌小姐。」小丁嚇得滿臉流淚：「求求妳……饒了我吧！我會將妳的牌位供奉在我的家中，終生膜拜……只要妳饒我不死，小姐……」

「你不是曾經說過，你很愛我嗎？」

「是，我是眞心的愛着妳，那是眞的。」

「現在又爲什麼這樣怕我呢？」

「因爲現在……」

「因爲現在我是鬼，對嗎？」

「月嬌小姐，妳饒了我吧，我……」小丁不停的朝她叩頭。

洪月嬌臉上冷笑更盛：「得不到你就將她毀去，這種卑鄙的自私行爲，你居然稱之爲愛，小丁，你不怕侮辱了這個尊貴的字義麼？」

「是，我錯了，我該死……我……」小丁早已嚇得臉無人色，他想跑，但雙腳都發軟了，站都站不起來。

外面傳來了警車的聲音。

小丁更是嚇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警車亮着閃閃的紅燈，電掣風馳的駛到了倉庫門口。

阿雄帶着大批警員衝進了倉庫。

洪月嬌已經隱去，地上躺着嚇得半死的小丁，警員們一擁而上，將他上了手扣。

殺死洪月嬌的兇手就在眼前，阿雄心中的憤怒難平，恨不得一脚踢他一個滿臉開花，但被警員們攔住了。

這是警方的立場，罪犯只可以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不能供私人洩憤。

小丁被押上警車，在夜色茫茫中走遠了。

阿雄萬般感觸的癡立在倉庫門前，夜風陣陣，吹得他心亂如麻。

他希望再見洪月嬌一面，但是連喚數聲，都沒得到回應，再也沒見到表妹了。

林阿雄想到這裡，不由傷心的流下淚來。

其實洪月嬌並未遠去，只是隱在暗中，不願再在阿雄面前現出影形罷了。

陰陽有別，洪月嬌的內心沉痛，又有誰能了解呢！

當阿雄滿懷惆悵的離開了倉庫門前時，有件事情他不曉得。

洪月嬌滿臉淚痕的跪在地上，對着林阿雄的背影拜了三拜，彷彿在說：「表哥，謝謝你了，今生無望，但願來生結緣，你對我的恩情，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直到阿雄的影子完全被黑夜吞食，她才化一陣陰風，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最消魂，是別離，洪月嬌現在的心中沉痛，乃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誠如我願。

＊　＊　＊

經過了最後審判，小丁因姦不遂、殺人、棄屍等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終身監禁，立即生效。

也許他很後悔，但一切都嫌太晚了。

這件事情也是人世間的一個殷鑑。

害人之心不可有，縱然暫時逃過法律的制裁，却逃不過良心上的譴責。

舉頭三尺有神靈，壞事情做多了，神鬼都會發怒，使他遭到應有的懲罰。

（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奪劍奇兵

覬覦寶劍設圈套　磊落少俠中暗算

三月初五。

是日清明，江南，午時霧中。楊柳樹下，綠草之上，雷勇刀把奪劍送給了一個年輕人。

這一個年輕人，沉健忠厚，只有十八歲。

但他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有勇氣去行刺一個苛刑極政、做盡不義壞事的揚州知府。

雷勇刀很欣賞他。

寶劍贈烈士。

奪劍是奪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劍。

但雷勇刀現在已不必再用奪劍了。

所以，他把奪劍送給了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叫司徒英武。

奪劍在雷勇刀的手裏，早已名震天下。

他是奪劍的第二個主人。

現在，司徒英武已成爲奪劍的第三個主人。

奪劍在司徒英武的手上，究竟會發生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

但雷勇刀有個預感。

司徒英武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他的一生，絕不會平凡地渡過。

不平凡的一生，不平凡的劍，就會有不平凡的故事。

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司徒英武已二十一歲……

＊　＊　＊

暮春三月。

今天的天氣很壞，既大風，又有雨。

正四坐在一張搖椅上，手裏撫弄着一把刀。

這一把刀，刀鋒灰暗，在雨中更黯然無光。

但正四的目光正好相反，就好像雨中的雷電般閃耀。

他的左手輕輕一揚，拋出一塊比手掌還闊的大樹葉。

葉，隨風飄下。

刀鋒突然閃動。

誰也看不出正四的右手是怎樣揮刀的，但當一陣刀光過後，一個奇怪的景象就現在眼前。

兩片樹葉。

怎麼會有兩片樹葉？

好一個正四，把樹葉打横切開，使樹葉切成兩片。

隨即聽得一個人讚道：「好刀法！」

但正四的臉仍然像平時一樣，正正方方，毫無表情。

他姓正名四。

在香城裏，每一個人都認識正四。

正四是個短小、身材微胖、平時不言一語的中年人。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下午，總會在潮城樓喝一杯濃濃、黑黑的濃茶。

潮城樓是酒家。

但是正四從來都不喝半滴酒。

他不喝酒，只喝茶。

他不吃肉，只吃素菜。

他已近乎一個守戒的和尚了。

但他有一點絕不像和尚。

佛家戒殺生。

但正四卻視殺人如吃素菜。

他平時不苟言笑，連香城的名妓也不能博得他一粲。

他笑的時候，就是要殺人的時候。

他的笑容，是一個極平凡的笑容。

但當他展露了平平板板的笑容之後，面對着他的人可就遭殃了。

——斷魂七刀，一笑奪命。

正是正四在江湖中的外號！

* * *

正四坐在潮城樓外的一塊大石上試刀。

每一個圍觀的人都讚不絕口。

這把刀，是武林大豪黃魁的刀。

刀名是「無情」！

黃魁是個無情的人，他用的刀也是無情的刀。

但現在，這把無情的刀落在正四的手裏。

黃魁這個無情的人，已死在正四的刀下。

正四殺黃魁的時候，潮城樓的生意極旺。

這兩個高手在這酒家厨房後面拚命。

結果，黃魁的血，有如酒家的酒，一滴不留。

黃魁喜歡搜集天下間最寶貴的刀和劍。

但他卻死在一把銹跡斑斑的菜刀之下了。

能夠用一把菜刀，就把黃魁置諸死地，當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正四殺人奪刀的事，很快就傳遍整個江湖。

黃魁平時作惡多端，他被正四殺死，實在大快人心。

大石附近，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這把刀上。

突然間，人羣中一人輕佻的說道：「刀雖好，但刀法未見佳妙處，又有何用？」

這人的說話並不响亮，但卻令人人覺得如雷貫耳。

正四的臉沒有變色。

他仍然像平時般，正正方方的一張臉，好像世界末日來臨，也絕不會令他的神態有所改變……

* * *

說這些話的人，年紀並不很大，是個青衣人，他的衣裳很華麗，他的笑容也很俊朗。

但他的手裏，卻有一把銹跡斑斑的菜刀。

正四的臉仍和平時一樣，但額角卻有一粒大如黃豆的汗珠。

青衣人微微一笑，目光盯着正四的臉上：「據說你殺黃魁的時候，用的就是這一類菜刀。」

正四呼出一口氣，然後點頭。

青衣人的笑容突然收斂，換上一副冰冷的臉孔。

正四緩緩地在大石上站直了身子，無情刀彷彿已發出低沉的怒嘯。

他站了出來，圍觀的人立時紛紛退開數丈。

青衣人冷冷道：「今天的天氣很好，無情刀又已落在你的手上，爲何臉上仍是愁眉苦臉，毫無笑容？」

正四終於長長的嘆了口氣，才道：「閣下可知道正某在江湖的外號？」

青衣人淡淡的道：「斷魂七刀，一笑奪命。這外號倒嚇人得很。」

「對！全對！」正四點頭道：「正某若在這時一笑，你我之間，必然有一個要倒下。」

青衣人的目光忽然轉移到手中的菜刀上：「難道閣下不喜歡與在下動手？」

正四道：「不是不喜歡，而是不敢。」

青衣人道：「揚威武林的斷魂七刀，竟然不敢與在下動手？」

正四道：「以兄弟的武功，正某若不自量力，豈不是白白送死？」

青衣人道：「就是這樣不敢動手？」

正四道：「的確不敢！」

青衣人昂然一笑，道：「你我今天僅是初次相逢，何以知道在下武功遠在你之上？」

正四的目光猶如變得銳利而亮，道：「你知否我爲何在這裏試刀？」

青衣人道：「四兄，你喜歡炫耀自己的本領了。」

正四搖頭。「我若存心炫耀這把刀，就絕不會選這種地方，試問圍觀這把刀的人，有誰眞正懂得欣賞？」

青衣人想了片刻，道：「難道你在打獵？」

正四點點頭道：「你說對了，正某正在狩獵。」

青衣人道：「找到獵物沒有？」

正四狠狠盯着年輕人身上道：「我找到了。」

青衣人道：「獵物有很多種，有的很容易就獵到，可是有些獵物，非但獵不到，有時獵人會變成猛獸的午餐！」

正四道：「說得不錯，閣下眞是一件不容易獵的猛獸！」

青衣人道：「你既然知道，爲何要甘冒奇險？我若是你，最好遠離中土，永遠都不再來！」

正四道：「就算正某要逃，又能逃得多遠？逃得多久？」

青衣人沉默片刻，才道：「就算你不逃，也不許在這裏狩獵，你應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與一隻猛獸比拚，因爲……」

說到這裏，正四截口道：「因爲猛獸太兇狠，對不對？」

青衣人不耐煩地道：「別再猛獸，猛獸的，我並不是畜牲，而是你的追命煞星……」

正四頓時站直身子，但忽然間，他又坐下。

潮城樓門外的柳樹依然隨風擺柳。

青衣人的說話也突然中斷。

因爲他看見正四背後，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那種超凡的氣質，居然連正四滿面濃厚的殺氣也被蓋了下去。

* * *

鐵紫色的一襲長衫，俊朗優雅的面孔，一雙尖銳、明亮的目光，都給人一種不平凡的感覺。

當紫袍人倏地出現的時候，青衣人的身子彷彿跳了一跳。

紫袍人的手裏有劍。

劍在鞘中。

劍鞘並不奪目，而且十分殘舊。

但青衣人看見這劍的時候，竟然發出一陣驚異輕嘆。

「好劍！果然是好劍！」

紫袍人靜靜的站着，半晌才道：「劍還在鞘中，你居然就看出它是好劍？」

青衣人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劍鞘雖舊，但這種千年神奇的兵刃，又怎能逃得過在下的一雙眼睛？」

紫袍人慢慢地道：「這劍也不能算是千古神兵，由它鑄成迄今，只不過數十年間的事。」

青衣人的瞳孔倏地睜大。

他臉上的神色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變化。

「難道這就是老劍匠鐵不銅親手鑄煉的奪劍？」

奪劍二字剛出口，人羣中已有人發出一陣驚嘆聲。

這些人當然也算是武林中人，可是全都是第八、九流的脚色而已。

紫袍人仍然靜靜的站在正四背後，嘴角間露出一絲淡淡的淺笑。

他既不否認，亦沒承認。

正四冷冷的望着青衣人，道：「他就是狩獵的人，現在已找到獵物了。」

青衣人嘿嘿一笑：「老正，你若以爲在下眞是野獸，你眞是大錯特錯了。」

青衣人手裏的菜刀突然折斷。

這柄菜刀雖是銹跡斑斑，可是仍算一把很不錯的刀。

但青衣人手腕一運勁，菜刀就像竹枝般，應聲折斷。

紫袍人點頭一笑，道：「閣下以鐵腕奇功名震江南，這一手功夫倒很嚇人。」

青衣人冷哼一聲：「雷勇刀以奪劍威震神州，閣下與他有何關係？」

紫袍人悠然道：「雷大俠與在下本無淵源！」

青衣人冷然道：「何謂本無淵源，難道現在又變成了淵源極厚不成？」

紫袍人笑道：「這倒難說得很，雷大俠是奪劍的第二個主人，而在下卻是第三個主人，這種關係，在下亦無法形容。」

青衣人冷笑道：「這把劍，你是從哪裏偷來的？」

紫袍人怒色沖沖地道：「楊萍，你未免太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青衣人捧腹大笑，笑得令人覺得討厭。

「你既知道楊某人的名號，還敢在此猖狂，簡直不知死活。」

紫袍人突然拔劍。

天下間最令人驚心的奪劍，已經出鞘。

楊萍全身突然一陣抽搐。

他已看見了這把奪劍了。

同時，也看見了紫袍人拔劍的手法。

如果他的劍法和拔劍時的手法一般漂亮的話，楊萍實在驚訝。

楊萍欣賞的人並不多。

究竟這個人是誰？

* * *

奪劍的鑄造者，是老劍匠鐵不銅。

鐵不銅原是鐵匠出身，在無意中得到一個武林異人的奇功秘笈，終於成爲名震天下的高手。

繼鐵不銅之後，雷勇刀成爲奪劍第二主人。

雷勇刀憑着一把奪劍，力挫遺禍江湖的黑暗谷，的確爲天下百姓造福不淺！

雷勇刀現在已退隱江湖，與妻子白愛玉過着幸福而平靜的生活。

但他並沒有挾珍自秘。

他把奪劍送給了一個本來與他毫無關係的年輕人。

他欣賞他，更信任他。

於是，雷勇刀的奪劍，就落在這個年輕人的手上，他姓司徒，名英武。

雖然司徒英武一表人材，但直到目前爲止，他的名氣還並不太响亮。

但他畢竟是奪劍的第三個主人，他的大名，也因奪劍而爲人所知。

至於楊萍，又是個怎樣的人呢？

* * *

鐵腕奇功，相傳是一百年前湖南七大魔寇之首，金大妖的鎭山絕技。

金大妖的武功，本來在湖南七大魔寇中排名第六，除了「地龍魔王」丘虎之外，武功最弱就是他了。

但自從他苦練成鐵腕奇功之後，他的武功就立時判若兩人，連武功最厲害的甘天王亦爲之甘拜下風。

七大魔寇的魔功，並非以年紀長幼而定，而是誰武功最高，誰就是老大。

金大妖成爲老大，其餘六位魔頭，並無一人反對。

自此之後，湖南七大魔寇在江湖中無論幹任何勾當，都一帆風順，誰也不敢反抗。

直到八十年之後，也就是距今二十年之前，鐵腕奇功早已失傳。

* * *

但江南最大勢力的雲霧山莊，突然在一夜之間，被兩個老態龍鍾的老者殺得片甲不留，劍法最厲害的「雲霧雙劍俠」也敵不過這兩個老人，眞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這兩個老者，一穿黃袍，一穿綠袍，自稱黃綠怪傑，不但擅用各種旁門暗器，而且更練成了鐵腕奇功。

一般旁門暗器，雲霧雙劍俠尚可以抵擋，但當敵人使用鐵腕奇功時，竟全無力招架，終於大敗。

黃綠怪傑把雲霧雙劍俠置諸死地之後，竟然還把他們的首級摘下來，掛在雲霧山莊的大門外。

這兩人武功驚人，手段更極其殘忍，令人髮指。

自此之後，武林的血腥紛爭可就多了。

黃綠怪傑以血腥手法對付武林白道中人，並設分壇，創立黃綠教。

黃綠敎迫害武林之烈，實在不下於當時的黑暗谷。

於是，武林中人，紛紛密謀對策。

但突然間，黃綠敎又像鬼魅一樣，無影無踪在武林消失。

誰也不知道黃綠怪傑，究竟搞甚麼把戲！

* * *

直到三年前，有一個年輕人，憑着一手鐵腕奇功殺敗不少武林英雄豪傑。

他——就是楊萍。

* * *

潮城樓外，殺機越來越是濃烈。

楊萍忽然冷冷說道：「這裏似乎並不是動手的好地方。」

司徒英武並不否認。

這裏是熱鬧的城鎮，而且距離官府並不太遠。

武林中人動刀動槍，雖然都不將官府放在眼內，但六扇門中的高手若插手一管，可也是一件痲煩的事。

楊萍又向正四盯了一眼，然後才道：「看熱鬧的人太多，對誰都沒有好處。」

正四明白他的意思。

「你若要換個地方動手也無不可。」

「只不過無論走到那裏，今天你都難逃被獵的可悲命運。」司徒英武冷冷地說。

楊萍淡然一笑。

他突然轉身，淩空一個翻身，人已掠出數丈，隨風飄過人羣頭頂。

這一手輕功，立時引來旁觀者的喝采聲。

他向城東而去，圍觀者雖有人狂追，但又有誰能追及他？

司徒英武一陣嘆息。

人們爲甚麼總是喜歡看別人打架、拚命？

楊萍並不是善男信女，要是他……

司徒英武才想到這裏，追趕的人已有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教訓。

楊萍突然又再轉身，迎面就向兩個追趕得最近的漢子衝去。

那兩人還未看清楚楊萍的面容，就已經傳來一陣碎骨聲。

這種聲响，司徒英武已聽得太多。

那是一個人腿被打爆時的聲响。

楊萍冷冷地對他們說道：「以後就算想看打架，也最好站遠一些，否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滋味並不好受。」

司徒英武忽然看了正四一眼。

但正四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在他的臉上很難找到有什麼變化。

然而司徒英武已看出了一件事。

這兩個漢子，也是武林中人。

而且更是正四的手下，說不定還可能是正四的弟子。

* * *

殺一儆百，永遠是最高明而殘酷的策略。

當這兩個漢子被打斷腿骨之後，果然再也沒有人敢走上前。

這一次，楊萍的脚步放得較慢。

雖然較慢，但速度仍比一般人快數倍。

司徒英武和正四緊緊跟隨在後。

* * *

碧水湖前，綠樹藍天。

這裏，是一個很美麗的，很謐靜的地方。

一陣微風吹過，樹葉隨風飄舞。

楊萍忽然拾起一片樹葉，拋入湖中。

但這片樹葉拋到水中後，竟然像拋下了一塊巨石般，發出隆然巨响，更濺起浪花高達半尺。

樹葉本是輕盈之物，由此可見，楊萍的內力的確可怕。

司徒英武冷笑一陣，道：「閣下一再顯出鐵腕奇功的威力，未知用意何在？」

楊萍道：「你若是個聰明的人，就應該知道什麼叫做知難而退。」

「知難而退？」司徒英武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一向都不知道何謂知難而退，就算遇上困難，也決不會一走了之。」

楊萍哼一聲，道：「說得好漂亮！」

正四重重一咳，道：「楊萍，鐵腕很快就變成瓦腕，你不必在這裏亂吹大氣。」

楊萍忽然輕輕拍掌。

湖岸一堆亂石之後，突然冒出了七位白衣武士。

他們的手裏並沒有武器，却捧着一條毒蛇。

這種蛇，全身都是鮮紅色。

* * *

楊萍靜靜的站在湖邊，眼神裏充滿詭秘光采。

這七個白衣戰士，顯然是他一早預謀的埋伏。

司徒英武忽然變得有點像正四，臉上毫無表情。

楊萍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聽說你很喜歡吃蛇？」

司徒英武微微點頭，道：「我承認這是事實。」

楊萍視着司徒英武，道：「據說你更喜歡吃蛇骨，對嗎？」

司徒英武又再微微點頭：「全對！」

楊萍的臉上湧現出一片傲然神色，道：「獵人，總該明白獵物的性格。」

司徒英武皺着眉，道：「現在看來，狩獵的人似乎是你而不是在下。」

楊萍的聲音倏地變得很冷澀。

他逐步迫向司徒英武，冷冷的道：「你喜歡吃蛇，今天由我做東道。」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那七個白衣戰士已把正四和司徒英武緊緊的包圍着。

正四突然冷冷的道：「司徒英武少俠雖然喜歡吃蛇，但鮮紅色的蛇，他從未吃過，倒不知道這些蛇是從哪裏弄來的呢？」

他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一雙眼睛只是盯着司徒英武的臉上。

楊萍冷冷地笑道：「問得好。」

他慢慢的接着說下去：「天下間最多毒蛇的地方，是西藏西蛇峽，但最毒的蛇，却是遠在千里之外的火燄谷。」

「火燄谷？」司徒英武一楞。

楊萍緩緩點頭，道：「火燄谷位於赤熱之地，谷中經常有溶岩爆發。」

楊萍慢慢點了點頭道：「在火燄谷中，有一種罕世難得活在溶岩附近的毒蛇，長達五尺，這種蛇不單止有毒，而且還很熱。」

正四奇怪地問道：「很熱？」

楊萍又再點頭道：「對！因這種蛇長期生長於溶岩附近，身體是十分之高溫，牠所經過的地方，全部都被牠燒焦。」

司徒英武道：「這種蛇的名字，可是火燄蛇？」

楊萍道：「不錯。」

他冷冷一笑，又道：「你既然喜歡吃蛇，這種蛇你就絕對不應輕易錯過。」

司徒英武忽然一笑，道：「如果你是個聰明的獵人，就絕不應該用蛇來狩獵。」

楊萍「哦」一聲，道：「請問是何道理？」

司徒英武冷冷一笑，道：「這種蛇太罕有了，但却很容易死。」

楊萍立時舉起左手，喝道：「上！」

七個白衣戰士同時出手！

七條鮮紅色的蛇，分別從七個不同的方向衝射向司徒英武。

毒蛇捲起了一陣又腥又熱的風。

但司徒英武的劍風也同時在呼嘯。

刷！刷！刷！

七劍齊出！

七人居然同時被削斷右足！

* * *

毒蛇果然奇毒無比，而且所到之處，就好像被火燒焦了一樣，又焦又黑。

毒蛇的數量還有甚多。

但放射毒蛇的白衣戰士俱已斷去一足。

這一陣的氣勢，的確嚇人。

七個白衣戰士臉上是一片死灰之色，好像他們身上的血，都已從傷口上完全流盡。

擲毒蛇好像很有趣。

但被人砍斷右脚可就無趣之極。

楊萍突然怒喝道：「你們還在呆甚麼？難道你們的左脚也被人砍斷了？」

司徒英武眉頭一皺。

他沒有驟施殺手，只是把他們每人的右脚斬斷，對於他們來說，可說是小懲大誡。

但楊萍毫無半點憐恤之心，仍然喝令他們繼續向司徒英武襲擊。

司徒英武突然一個翻身，身子輕飄飄的落在一株楊柳樹下。

好俊朗的輕功。

就在這時，楊萍開始動手了。

他突然運勁，祇見臉上青筋暴現，不由分說一拳向正四的腰肢上撞去。

這一拳的力道，勢逾雷霆。

但正四也在同一時間拔刀。

無情刀雖比不上奪劍，但畢竟也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利器，刀鋒剛離開刀鞘，殺氣已像入骨寒風，令人毛骨悚然！

楊萍這一拳無疑極快，但無情刀的刀勢，却使他不得不閃避。

楊萍是個很冷靜的人，他動手的時候，絕不會慌張。

只有鎮定的人，才能在正四這一刀之下及時廻避，即攻即退。

但他的退，並不是打退堂鼓，而是等待有利的環境之下，再度出擊。

無情刀再挽刀花。

這一招看來祇是花招。

但只有眞正的武林高手，才會知道這一招並不是花招，而是威力極强勁的「追命九斬刀」。

一招九刀，絕對要命的刀法。

楊萍雖然與正四動上了手，但他最關心的，似乎仍然是司徒英武。

他關心司徒英武，是想看看他怎樣死在自己安排的毒計下！

誰才是眞正的狩獵者呢？

* * *

七個白衣戰士的臉，已毫無血色，他們剩下來的一條腿一直不斷發抖。

司徒英武臉上那種嚇人的殺氣，漸漸換上了一副憐憫的神色。

他突然嘆息一聲，道：「七位的武功雖然還算不錯，但若再與司徒某糾纏下去，恐怕僅餘下來的一條腿也保不住，這又何必？」

白衣戰士的眼神互望着，人人都是驚魂不定的樣子！

顯然，司徒英武說的話，已打動了他們的心。

但他們仍然不敢撤退。

他們仍然要再向司徒英武進攻。

毒蛇又再像暗器般射出！

司徒英武長嘯一聲，劍光再次閃出！

正四突然發出一聲怒喝，無情刀衝天飛起！

但接着，楊萍一拳重重擊在正四的背門上。

正四整個人彷如斷綫風箏，只見空中出現一道血影，這是正四從口中噴出的血花！

司徒英武一凜！

他雖然避過了一連串迎面而來的毒蛇，但七名白衣戰士仍然緊纏不捨。

形勢危急，不得再有延誤，劍光亂閃，急攻白衣戰士！

司徒英武這些劍法並沒有取了七個白衣戰士的性命。

但却使他們剩餘下來一條腿，亦告一一砍斷。

楊萍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

這七個白衣戰士，跟隨他已有多年，曾經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但現在，他們已在這一役雙腿盡失！

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沒有了雙脚，簡直就和沒有了一顆腦袋一樣！

* * *

司徒英武雖把這七位白衣戰士變成廢人，但正四的形勢却異常危急！

楊萍一擊得手，繼續窮追猛打，絕不留情！

正四的無情刀已丟掉。

沒有了刀的正四，更不是楊萍的對手。

「砰」的一聲，正四再吃一掌。

楊萍殺氣森森，不想再與正四糾纏，突然盯着正四的心臟部位，化掌爲爪狠狠插去！

這一爪，正四絕對躲不開。

這一爪，當然是絕命的一爪。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唯一能夠救正四的，當然就只有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他不會見死不救。

當楊萍這一爪幾乎插進正四心臟部位之際，奪劍突然從天而降，攔在正四胸前。

這一劍，並非志在殺敵，而是志在救人。

這是救人的一劍！

楊萍神態自若，他避開司徒英武這一劍，繼而仰天而大笑。

正四突然在司徒英武背後大喝：「別上他的當，小心他的毒鏢……」

倏地，司徒英武全身發抖。

他的臉色頓時變爲紫色。

因爲當正四大聲叫喊的時候，三枚毒鏢已釘在司徒英武的身上。

但楊萍自始至終都沒有動手，

究竟是誰放毒鏢？

* * *

「哈！哈！哈！」好熟悉的聲音。

好一張奸險的臉，臉上還露出沾沾自喜的笑容。

放毒鏢的人赫然竟是正四。

* * *

那七個白衣戰士雖然被奪劍砍斷了十四隻脚，但他們的任務總算已經完成。

楊萍已答應過他們，只要能把司徒英武殺死，把奪劍搶過來，不但每人重賞黃金萬兩，更會把他們身上的奇毒解去。

這七人曾經服下一種毒藥，名爲「攝心丸」。

這種毒藥，是楊萍藉此操縱手下性命的靈丹妙藥，這些白衣戰士一直死心塌地向他效忠，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楊萍並不在乎別人對他怎樣批評，他本來就是個不擇手段的人。

現在，司徒英武已身中毒鏢，而且傷勢不輕。

他直到現在才眞正瞭解正四。

楊萍的手段固然殘酷，但正四更爲可怕。

眞正的狩獵者，竟然是正四。

但他狩獵的猛獸，並不是楊萍，而是司徒英武。

他成功地引誘司徒英武來到這裏，直至等到最有利的時候，才突然出擊。

背後暗算，當然卑鄙的。

但這種方法，却最有效，而且比面對面的拚命安全得多。

同時，也是以强勝强的好辦法。

楊萍固然是個不擇手段的人。

正四亦不例外。

因爲他們本來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而且都是屬於同一個幫會的組織。

無論如何，司徒英武上當了。

楊萍笑得很愉快，他正在欣賞一個武林高手垂死掙扎時的情景。

他臉上的笑容，就像一隻邪惡的豺狼：「這是你最後的教訓，像正四這種人絕不值得你信賴。」

司徒英武不能否認。

他甚至連開口說話的氣力也發不出來。

正四淡淡一笑，道：「這種毒鏢的毒力不算霸道，你還可以再活十個時辰。」

楊萍忽然臉色一變：「這不是見血封喉的霸氣鏢？」

正四搖搖頭，道：「霸氣鏢見血封喉，無藥可救，但這種毒鏢並不適宜用來對付他。」

楊萍道：「這是什麼道理？」

正四道：「霸氣鏢雖然威力驚人，但發出來的聲音太大，要暗算司徒英武，還是用無聲無息的紫煙鏢好一些。」

楊萍道：「果然深謀遠慮，叫人防不勝防。」

楊萍的臉上又浮現出了笑容。

無論如何，司徒英武今天是死定了。

但奪劍呢？

不問而知，它當然會落在楊萍的手上。

繼無情刀之後，正四與楊萍已奪得了兩柄稀世難求的神兵利器。

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 * *

奪劍雖然曾經砍斷過十四隻脚，但劍鋒連半點血跡也沒有沾上。

這一柄寶劍，是老鐵匠鐵不銅費盡心血才鑄煉成功的，果然殺人不見血！

楊萍嘿嘿一笑。

他心中躊躇滿志，他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司徒英武已處於垂死邊緣，殺人奪劍，看來祇是舉手之勞的事。

但忽然間，司徒英武發出一聲怒嘯，嘯聲雖然聽來軟弱無力，但那柄奪劍竟然隨着這一嘯之聲，「噗通」一聲被拋入湖水之中。

司徒英武早已暗中下了決定，奪劍萬萬不能落入敵人手中。

他雖然身受重傷，但這一擲之力，竟然使奪劍如離弦疾矢般，遠遠拋落在湖心之上。

這一着變化，實在令楊萍大感意外。

司徒英武的眼睛，突然變得釘子般尖銳。

但他說的話却不像一顆釘，而是像一個沉重的釘鎚：「雖然今天我已輸了一仗，但想得到鐵不銅的奪劍，絕不容易。」

他的聲音很虛弱，但楊萍却聽得渾身顫抖。

他突然發出了一種聲音。

那是笑聲，一種沒法形容的笑聲。

笑聲有如魔鬼在哭泣。

笑聲有如野狼在嗥叫。

笑聲有如神智迷糊的瘋子。

他突然雙掌對合，又再向前推出，一陣排山倒海似的掌力直向司徒英武的胸前湧至。

司徒英武幾乎連站都已站不穩，又如何能承受得起他這雙掌之力？

他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雙手下垂的他，看來祇有等死……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陳劍誰等四人在溫文陪同下到了市區，再去尋找張小愁的家，大家希望能從張小愁口中知道些關於蔡四幸遭不幸的現場詳細資料，以利破案。但張小愁兄長張誕以及他們的父母都極力反對張小愁出來見客，以免令她再傷心。陳劍誰見此情況，只好極力說服，並道出來訪目的，突然間張小愁出現衆人眼前，雖傷心不已，但終於開口說話……



黑火

六人幫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借助黑火害人命　邪異手段障眼法

陳劍誰吩咐史流芳：「你和溫文留在這裏，好好看顧張小姐……」

史流芳奇道：「你要去哪裏？」

「駱鈴和牛麗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恐怕已經是出事了，」陳劍誰說，「我去看看。張小姐曾在現場目擊，現又重提這件可怕的事，情緒自然不大穩定，必須有人在這裏看顧……」

溫文和史流芳一齊搶着說：「我來照顧她好了。」一說定，兩人都止了聲，瞪了對方一眼。

* * *

幸虧陳劍誰趕了過去。

要不然，這樣的場面，眞不知該如何收拾。

牛麗生和駱鈴追了出去。

可是追不着。

牛麗生長得高大粗壯，難免會笨重了些。可是只要他邁開大步，誰也不及他步子寬，他跨三步等於人家五步，能跑贏他的人本就不多。

駱鈴的輕身功夫極好。

她一向都認爲：輕身功夫能使自己身材美好身體捧，既然有這麼多好處，那又何不多練練呢？

可是駱鈴懶。

她愛睡、貪玩、好吃，有點大志，却無野心。

她喜歡練輕功，但對脚踝綁着鉛鐵山下跑山上，再由山上跑下來的練法全無耐心，因此，她的基礎也紮得不夠好。

不過一向都比人靈活輕快。

她跑起來就跟她的出手一般輕快。

沒料到的是：

他們兩人都追不上顧影。

甚至連顧影的影子都跟不上。

在日影下，顧影連影子都不見了。

* * *

駱鈴覺得很生氣，也很丢臉。

她更覺得自己丢不起這個臉。

牛麗生倒無所謂，他還說：「嘜，那傢伙，跑得倒是挺快的。」

「快？他快！」駱鈴忿忿不平的說，「見鬼了！」

「我倒知道在那裏可以把他扒出來。」駱鈴說，「咱們去『紅毛拿督廟』。」

牛麗生儍兮兮的說：「去那裏幹甚麼？」

「那人鬼鬼祟祟，决不是甚麼善類。」駱鈴振振有詞，「你看，黑火鬧得個滿城風雨，但只要花錢拜了紅毛拿督就沒事，這不是擺明了內裏有文章嗎！說不定，黑火就是他們父子倆一手炮製出來的。咱們去鬧一鬧，鬧他個鷄犬不寧，看他還靈不靈！」

牛麗生擺擺手道：「這……」

駱鈴激他：「這甚麼？你怕呀？」

牛麗生瞪圓了眼，指着自己的鼻子，躬着身子，氣呼呼的說，「我怕？」

駱鈴銀鈴似的哄笑着：「不怕就去嘛。」

牛麗生仍是有些猶豫：「不先問問老大嗎？」

駱鈴也把美麗的眼睛一瞪：「問了他還有得玩嗎？」

牛麗生一想也是，兩人奔到路口，却見那咖啡店仍坐着那個毛念行。

毛念行生得特別白晰，頗不似當地人那樣皮膚比較黝黑，所以遠遠看去就知道是他，何况他還長得特別秀氣。

毛念行乍見他們，有點詫異，但仍熱烈地招呼。

「你們倆匆匆忙忙的，要到那兒去呀？」

「我們去找人算賬！」駱鈴恨得牙嘶嘶的，「要看熱鬧的就一起來。」

毛念行更加訝異。

他忙追上去，搞了老半天，才知道駱鈴在生誰的氣，但他不知道她爲甚麼會那麼生氣。

「你們就別去紅毛拿督廟了，」毛念行勸止，「小顧的爸爸武功活力，都高强得很，你就別惹他了。」

「武功？活力？」駱鈴不屑地道，「這種人，我偏要惹一惹。」

「我知道小顧，他現在正在教武，不會在紅毛拿督候您的大駕的，」毛念行說，「我跟小顧是十數年的朋友，他的起居作息，我最清楚不過。」

駱鈴停了下來，問：「他現在在哪裏？」

她不等毛念行回答，她那美麗的臉容確也正經八百的說：「你最好不要騙我，也不要說你不知道，因爲我現在脾氣不好，而且也正要找人發脾氣！」

她很明白的說了以下一句：「我不希望找上你。」

毛念行只有這樣回答。

「大會堂。」

* * *

大會堂裏，充滿了喊殺之聲。

一羣人穿上道袍，正在殺氣騰騰的練武中。

這時，正好是三步式的自由對拆。其中一名學員，不小心用力過猛，踢中對手的腹際，那人痛得臉色發白，彎下了腰，學員連忙說對不起賠不是。

「剛擊道裏沒有對不起。」顧影沉聲叱喝：「在這裏過招，生是生，死是死，敗了勝了都是常事，婆婆媽媽對不起，這裏都用不上。怕痛的就不要給人擊中，怕輸的就不要上陣來！」

兩名學員都疾聲應答：「是！」

却聽外面有人揑着嗓子怪聲怪氣的叫了起來：「要是怕死呢？」

顧影迅速的皺了皺眉，並沒有加以理會。

他仍然發出吆喝，每喝一聲，那三四十名學員就打出一拳，踢出一脚，或退或進、架式十足。

外面又有人陰陽怪氣的喊：「嘜，好像眞有這麼兩下子哩！」

另一個嘿聲道：「說甚麼那也只是日本人的走狗！」

這兩人一唱一搭，使外面圍觀大會堂裏練武的羣衆，有些微騷動起來。

大堂裏一位長得黝黑結實、眉粗眼細的塔型大漢，忍不住就要動怒，霍然回首，顧影疾問：「巴閉，你記不記得剛擊道第八和十四條門規？」

「是，」大漢立即握緊了拳頭，垂下了頭，大聲的背誦，「『不可好勇鬥狠，不准私鬥逞能』。『能忍人所不能忍，爲人所不敢爲』。」

只聽外面的語音怪笑起來：「忍人之所能忍？怕是怕死吧？」

「爲人所不敢爲？」另一人接道，「偷鷄摸狗，外加訛神騙鬼……」

外面一時靜了下來。

顧影只驚了片刻，便轉身向學員們朗笑道：「我們這兒是道館，已向地方政府和警察單位註册。我們練我們的武，怎麼練是我們的事，反正我們沒犯着別人，要是眞有人惹我們，咱們也一定應接着。不過得要說明：若是有人來砸咱們的盤子，把他給抬出去咱們可不賠湯藥費！」

一衆學員們戰志高昂，齊聲答：「是！」

只聽外面又有人尖聲道：「日本走狗，裝模作樣，有本事跟我們『搗幫派』的人單挑隻對！」

「好，那你進來，咱們如果有三隻手欺負兩隻手的，立即關了舖子就走。」顧影叉着腰，揚聲道：「要是好漢的就不要躲在黑暗處說陰話！」

外面一陣騷然。

拉拉扯扯，終於還是有三四名看得出來是血氣方剛，但很有兩下子的年輕大漢，充滿敵意的走了出去。

巴閉跟兩三名學員，走上前去，問：「剛才是你們在外頭大呼小叫的嗎？」

走進來的四個人，靜了一會，你看我，我看你，突然都挑釁的爆笑起來。

一個說：「是呀，你能怎樣？」

一個說：「你叫甚麼名字？你

不必說，我知道了，是：巴閉！」

然後四人又怪笑起來，一齊喊：

「巴閉豬！」

「巴閉」這兩個字的發音，跟馬來話的「豬」是一樣的。可是這位「剛擊道」副教練的確姓巴名閉，他自小也給人調笑慣了，可是這幾人公然在他學生面前侮辱他，教他這口氣怎麼忍得下去，怒叱：「你們……太過份了！」

一個滿臉儘是不懷好意、奸笑的漢子，正中下懷似的「迎戰」道，「那你們要怎樣？打人啊？」

然後他湊近巴閉，端詳了他好一會，才發現新大陸似地叫道：「哎喲，我們的巴閉可動怒了，你就別生那麼大的火氣了，你看你看，脾氣太大，青春痘……不，老春痘可長得一臉都是呢！」

其餘三人都附和的怪笑起來，又一起喊：「巴閉！」

這種情形，已是擺明車馬：是來踩盤子、砸場的了。

巴閉氣極了。

他一氣，就有點口吃。

「你……你們……」巴閉漲紅了臉，「你們太太太……過……」

那一肚子壞水盡都擺在臉上的漢子又笑了起來：「我們那有太太？你的太太不就都是我們的太太嗎？」

巴閉身邊那三名學員，都按捺不住了，走上前去，要把這四個挑釁的人推出去，不料，那壞得七情上面的漢子喝了一聲，他身後的三人突然搶上前去，出手。

出手極快。

且準。

更狠。

巴閉身邊的人原先並沒有防範。

他們原先只想把這幾名不速之客推出去。

沒想到那幾人搶先動手：而實際上，一個練過武的人，誰先搶得了先機而誰一時疏忽，往往就足以致命落敗。別說功力相仿，就算是武功懸殊，作爲一個現實裏的武者，只要一時不察，讓對方奪得先機，反而慘敗在一個武功遠遜於自己的人手裏，絕對不是件奇怪的事。

這三名學員就吃虧在這裏。

是那三個挑釁者先動的手。

他們都沒有想到對方會突然動手，所以都被擊倒於地。

凡是練過武的人，要把對方在一招之間擊倒，使對方戰力全失，決不是件難事。

這三名學員的情形就是這樣。

那剎間，三個人都倒了下去，痛苦得五官都皺在一起，一時都爬不起來。

巴閉怒叱：「你們……打人……」

他的話仍然說得結結巴巴。

但他的出手，乾淨俐落。

因爲那三個人放倒了三名學員後，立即分成三個不同的方向，一齊向他圍攻。

在實戰裏，其實最怕的就是遇到背腹受敵的圍攻。

因爲誰都不是武俠小說裏的人物，誰的背後都沒長眼睛，雙拳難敵四手，只要有人左右前後夾擊，武功再高的人都得要吃上大虧。

不過這種情形，發生在巴閉身上似是個例外。

三個人一齊向他出手。

他只來得及向一人還擊。

他甚至來不及閃躲。

這些倒沒有甚麼「例外」。

「例外」的是：三個人至少有四拳兩脚同時擊中他。

而且是要害。

他竟頓住了。

沒有事。

他只反擊一拳。

一拳。

一拳對方就倒了一名。

然後剩下的兩人，又在這瞬間擊中他三拳一脚，其中有一個一膝頭就頂入他的鼠蹊穴。

他也還手一擊。

一擊，就倒下一人。

一倒，就爬不起來。

而他，連受多次重擊，却像個沒事的人似的。

彷彿連被擊的感覺也沒有。

他的對手只剩下了一人。

這人做了一件事。

他拔出了刀子。

彈簧刀。

一刀就向巴閉的右脅刺去。

然後有了結果。

結果完全和前面兩人一樣。

一模一樣。

一人倒了下去，一人仍然屹立着。

倒下去的是拿刀子的。

屹立的依然是巴閉。

這個時候的巴閉，的確很「巴閉」。

「巴閉」的發音，在馬來話是：「豬」的意思，但在當地「巴閉」的粵音，也有着「驕傲」、「不可一世」的意思。

巴閉現在便很有這個意思。

跟他對手的三個人，都倒了下去。

對手只剩下了一個人。

那個一臉奸相的人。

這人並沒有趁機溜走。

反而動手。

他動的也是拳頭。

凡是練過武的人都知道，要把拳脚練得雄勁有力，虎虎生風，絕

對不是件難事，難的是出手重若千鈞但又拳重若輕，不帶風聲，這才能傷人於不備、殺人於無形。

這人見三個同伴全倒了下去，依然不退，反而出襲，武功如何倒在其次，至少在武膽上交代得過去。

巴閉頓時生了「識英雄者重英雄」之意。

他是一個武者。

所以他敬重眞正的武者。

他曾跟顧影五次交手，五次打敗。顧影雖然比他小七歲，却使他服得五體「擲」地，致拜顧影爲師。顧影以大膽創新，尋找個人風格神采的方式來點化他，使他的武功，突飛猛進，遂爾提昇到一個他前所未有的境地。

於是，他極感謝顧影。

他是個武癡。

他喜歡所有的同好者。

他一見那人不退，而且出拳高明，就打從心裏喜歡：一個高尚的武者，人再壞也壞不到那裏去。他一向認爲這是個眞理。

可惜「眞理」有時候也有很多種、許多面。

有時：你認爲的「眞理」，却只是「歪理」。

正如有的人認爲武功不爭勝敗只論高低，也有人認爲好的武功便是要把敵人打倒，你說那樣才是「眞理」？

＊　＊　＊

巴閉遇上的不是眞理。

至少不是他信念裏的「眞理」。

那一臉狡詐的漢子一拳打來，巴閉一掌接過。

他的手大。

大如海碗。

他一向都是以手去接對方的拳，再凶猛的拳頭，只要給他揑在掌中輕輕一扼，對方的手腕不斷也得脫臼。

對於這點，他一向都很有信心。

這次也沒有例外。

他一伸手，就接住了對方的拳頭。

沒料的是：掌心一痛，跟着一痲。

這一痛一痲，使他所有的接踵而來的反應，都無法正常運作，而那狡猾漢子的左拳，已痛擊他的右太陽穴。

擊中之後的情形如何，簡直難以想像。

幸好那一拳並沒有擊中。

不是擊不中，而是因爲那一拳，在半途給牢牢的扣住，緊緊的抓着。

顧影。

顧影伸出了雙手。

他不是「握手」。

握手通常是表示友善和親暱。

他是握住了對方的拳腕。

揮拳通常是代表暴力和打擊。

顧影握住了對方揮拳的腕，無疑等於是扼殺了對方扣擊的力量。

一切都靜了下來。

那狡猾漢子的拳頭握在顧影手裏，一如刀嵌在鐵砧上，任他怎麼抽拔，也收不回原是屬於他自己的一雙手、一對拳頭。

然後，顧影緩緩的說：

「這是甚麼？」

他問那奸猾漢子。

＊　＊　＊

拳頭。

人的拳頭就是拳頭，無論大小拳頭，還是拳頭。就算有的人天生有六隻手指，或不小心只搞得剩下四隻手指，但握起手指收入掌心還是拳頭一個。

只不過，那人的拳頭，比較特別了一些。

他戴了戒指。

戴戒指也沒甚麼特別，你在街上走，十個人裏總有三個人是戴着戒指的。

只不過那人戴的骷髏頭戒指，左右中指都有一隻，而且仔細看去，頂上都有一口尖針。

巴閉的一痲一痛，就是這口針刺在他掌心的結果。

如果他的太陽穴給這樣的一支針刺進去，情形如何，還眞不堪想像。

所以顧影揑住了那人的拳頭，就像抓住了毒蛇的七寸，然後才以一種沉着、沉冷、沉重的語調，這樣的問他。

＊　＊　＊

那人不知怎麼回答好。

顧影的眼神冷得像冰：「你是鄒昇派來的人？」

那人用力掙不脫，想要起脚，顧影倏地貼近，膝一橫，已截住了他下盤任何可以反擊的動作。

「我知道你就是『魚生』」，顧影一字一句的問：「你爲甚麼要向我們下毒手？」

「魚生」掙脫不了，急紅了臉，大叫：「關你屁事！」

「格」的一聲。

「魚生」慘叫得像一支刀扎進他的腸胃裏。

他的手腕已給顧影拉脫了一隻臼，慘呼道：「你……你好狠……」

顧影只淡淡的說：「那是你的手，關我屁事？」

就在這時候，忽聽外面有一個綳得悶雷也似的聲音大叱道：「要幹甚麼？開道場子來欺負人啊！」

那個「魚生」轉過頭去，一見來人，喜如皇恩大赦，大叫：「老大，老大，這王八蛋在欺負我們兄弟，沒給您面子，快來救我！」

這句話一出，兩邊都楞了一楞、呆了一呆。

* * *

來人是牛麗生。

他一過來，就看見道場裏倒下了四五個人，哼哼唧唧的一身爬不起來，而顧影正在扼斷了一個人的腕子還說「關我屁事」，他一時看不過眼，便挺身走了過去，揚聲說了那一句話。

沒想這漢子竟叫他爲「老大」

他幾時當起「老大」來了？

自從他叫陳劍誰做「老大」後，他已好久沒做過「老大」了。

他曾聽「老大」說過，「笨人才要當老大。當老大，要比別人多負責任。要當好老大，還不能比人多享受權益。當老大眞不容易啊，你幹得好，別人以爲是應該的，你幹不好，別人還覺得活該。現在市面上流行你叫我一句『老大』，其實叫在嘴裏實在心裏，到底還有誰是當眞的？現在江湖道上的漢子，都是不講義氣的了。至於對輩份分際，有權有勢便是聽命是從，沒奶的麼？管他爹娘！你想，萬一不愼，當上這種人的老大，你便是不是死無葬身之地？」

現在他忽然被稱爲「老大」，一時還未會過意來，只覺得有些飄飄然。

顧影則有些愕然。

他認得這個大塊頭，就是打從外國來的不速之客，同時也是騷擾張小愁的惡客之一。

他只是沒想到「魚生」這幾個下三濫的敗類，居然也是應這干人之命而來的。

「原來是你！」顧影冷哼道：「果然不是甚麼好東西！」

「你……你不是東西！」牛麗生本來就不善辭令，一氣起來就更不會說話，但而今回了一句話，却誤打誤撞，一針見血。

就在這時，忽聞一聲咆哮。

巴閉掌心那一陣痳癢已經過去，他也已發現了「魚生」對他施暗算，憤怒之下，想要把他攫住摘去他手上的毒針指環。

巴閉忽爾撲了過來。看到巴閉氣得青筋突現的樣子，可把「魚生」嚇儍了。

他仍受顧影所制，無法脫身，見巴閉含怒衝了過來，眞箇嚇得三魂去了七魄，大叫：「救命……」

牛麗生不知就裏，長身一攔。

這一攔之勢，就像一道石牆忽然甩在巴閉的前路上。

巴閉的衝勢，形同一頭怒虎。

如果前面有牆，他會躍過這一道牆。

如果前面有人，他會「吃」掉這個人。

但他的前面是牛麗生。

巴閉高大豪壯得就像一棵風雨中怒茁的古樹。

牛麗生却似一座山。

沒有人能將之剷平的山。

他現在也不動如山。

巴閉厲喝：「滾開。」一掌推去。

牛麗生咧嘴一笑，反手一格。

兩隻手臂，終於不打不相識的格在一起。

巴閉原本這一推，以爲像推倒一副痳雀牌似的，他用的力道也不過如此。

牛麗生這一格之力，也差不多跟推開一扇彈簧門似的，力道亦不外如是。

但當他們兩隻手臂肌筋眞實之處碰撞在一起的時候，突然而急遽的，兩人都同時驟增了內勁。

而且在短短的碰格過程中，各遽增了三倍的力道。

然後兩人以肘尖爲軸，兩隻拳頭十隻手指緊緊握在一起，大家較上了勁。

那是眞力。

兩隻手臂都壯如大腿、粗如樹幹。

兩人這麼一握，巴閉臉上立刻緊張，額上冒出了汗，他悶哼一聲，另一隻海碗大的拳頭，已同時擊在牛麗生的胸膛上。

牛麗生咧嘴一笑，葵扇般大的手掌，也托擊在巴閉的下頷。

巴閉一仰首，但並沒有仰跌出去。

牛麗生先着了巴閉一拳，他的反應居然是：

笑了一笑。

還笑得蠻有魅力哩。

然後他的胸膛似縮了一縮，那情形就像是：一個吹脹了氣的汽球，用手指一壓，立即就凹下去一小塊，但你一放手，它立即又回復原來飽飽滿滿的狀態。

緊接着下來，他們是在比力。比眞力。

巴閉穿着短袖的道袍，是以他的小臂，完全裸露，跟牛麗生的手臂纏箍在一起，那筋肉就像漫畫或連環圖裏所繪的那些天生神力的壯漢，誇張得令人倒抽一口氣，又像共產國家裏突出勞動階級的健康、豪壯的銅雕，看看也會有一種充滿打擊力的震撼。

兩人相持不下。

場中已完全靜了下來，屏息以待。

場中除了流汗的聲音，還有一種聲音，相當刺耳。

裂帛的聲音。

牛麗生原本是穿着西裝和白長袖衣的。

現在他的長袖衣衫裂開。

西裝也裂開。

衣衫發出必必剝剝嘶嘶滋滋的聲音，一下子，牛麗生上身衣衫片片碎裂，上身幾乎完全赤裸。

好好穿在身上的衣服爲何會片片碎裂？

那是因爲牛麗生整個身子，突然澎脹了起來，粗大了起來，以一種「爆炸」的速度和威力，先行綳碎了自己身上的服飾。

這時，他手臂也露了出來。

他手臂上每一塊筋肉，都像鐵鑄的魔鬼，就像西片裏扮演甚麼神劍武士的大力士一般，沒有一塊筋骨的血肉，會有一丁點兒妥協的可能。

他的手就像一棵千年眠的神木，正伸出了他屹立不倒的主幹。

兩條右臂仍纏在一起。

但可一點也不纏綿。

而是纏戰。

裂帛聲仍有。

這回是巴閉身上發出的。

不是上身，而是下身。

聲音是從巴閉的褲子發出來的。

這樣一來，牛麗生與巴閉比拚內力，身上的衣飾，都爲之綳裂。

所不同的是：牛麗生綳裂的是上衣；

巴閉裂的是褲子。

而且是褲襠。

* * *

這下「事態嚴重」，巴閉連忙用另一隻手遮住褲襠。

可是一隻手掩遮不住。

他漲紅了臉。

他的另一隻手不能抽回。

因爲那隻手正在做一件事：

以力量來證明誰才是有理。

世上有些眞理，既不是用嘴巴說的，也不是用行動說的，而是要用拳頭來說的。

用武力來說的道理，有時候要比有道有理的道理更管用。

只不過在暴力下的道理，誰落敗了就無理。

巴閉一旦纏上牛麗生的手，等於在說一場力量的理。

他們以手來爭辯。

以拳頭來證明。

以力量來判斷誰是誰非。

巴閉一向不多言。

他一向都很有理。

他的理是用拳頭說的。

任何人用暴力在他面前說理的時候，他就會以拳頭來讓對方成了有理說不出。

每一次，當不講理的人跟他講拳頭的道理的時候，他眼見自己的拳頭終究還是說服了對方。

可是這次不一樣。

當他的手觸着了牛麗生手臂的時候。

他覺得理不直。

氣不壯。

但他又不能縮手。

世上有些事情，一旦插上了手，半途再來把手，無論怎麼說都會變成歪理了。

他沒想到的是：

他不縮手，可是牛麗生却縮了手。

而且說收就收。

牛麗生一收手，巴閉才呆了一呆，立刻雙手掩住了褲襠。

一名美麗女子正距離他們十分之近。

十分陌生的美麗女子。

所以巴閉很窘。

他的手忽然一空，重心全失，當他知道敵手已經收手的時候，他也想立刻收手。

可是那隻手，已好像完全不屬於他似的。

也就是說，手仍在那兒，但他幾乎指揮不了那隻手的動作。

不過這只是一下子的事。

這時候，七八名「剛擊道」的學員，正要一湧而上。

有一名學員已向牛麗生揮拳。

一個正意圖打從後面箍住他。

他們都沒有得手。

反而失了手。

他們都「飛」了出去。

當他們身子離地，還不知道自己將「飛」往甚麼方向甚麼地方甚麼部位先觸地之際，才聽見那美麗而陌生而時髦而令人心猿意馬的女子一聲清叱。

「想倚人多欺人少啊？」

然後他們就「飛跌」出去。

當他們落地的時候，才聽見自己骨頭的哀鳴和巴閉教練的怒吼：「不許動手！」

他們本來也不想動手，可是先前眼見幾名師兄弟遭人暗算，而巴閉教練跟那一座山般的大漢對敵，似乎也沒討着了便宜，便打算硬着頭皮先行跟他「耗」下再說。其實，誰也沒意思要惹看去難惹至極得像一座走動的銅像，更沒想到連那銅像身傍的那朵嬌麗的花也如許的不好惹！

* * *

「不許動手」是巴閉喊出來的。

他仍是脹紅了臉。

牛麗生露出白森森也白生生的牙齒，笑了。

他伸出了拇指：

「勁！」

他只說一個字。

巴閉紅着臉，不說甚麼，驀然却除了上身的道袍，綁緊在腰間。

牛麗生撫撫右胸，神色不變的說：「你那一拳，斷了我一條脅骨。」然後很有感慨：「我的脅骨好久沒斷過了，上回『暴走族』的小兔崽子用鐵管和鋼撬敲了半天，我連

小指頭也沒折半根！」

他又用力地點了點頭：「你一拳就斷了我一條脅骨，高！」

他說的彷彿是地上的一根給狗吃的肉骨頭，而不是長在他身體上的血肉相連正保護着他內臟的脅骨。

「謝謝。」巴閉紫脹着臉，囁嚅地：「謝。」

「俗。」牛麗生，「讚你又不是要討好你，謝甚麼！」

「不是謝你讚我，而是謝你：剛才你托我下巴那一記，要是用上了力，我的頭骨早就斷了。」巴閉沉着臉說，「而且你剛才要是不收手，我的手就不是我的了。」

「所以我才謝你兩次。」他認眞的說。

* * *

「謝謝。」

「不客氣。」

「還痛嗎？」

「斷了一條脅骨哪有不痛的？」牛麗生笑着，居然還閉了閉眼睛，陶醉地說，「不過，說實在的，有時痛一痛也挺舒服的。」

「對不起。」巴閉很是有點歉疚的樣子。

「沒有甚麼對不起的，」牛麗生也認眞的說，「我也對不起你一次。」

巴閉聽不明白。

「因爲我要拿你換一樣東西。」牛麗生只好解釋。

「東西？」巴閉仍是聽不懂。

「不是東西，」牛麗生澄清，「是人。」

話一說完，巴閉就跌倒。

倒向顧影。

* * *

巴閉的下盤功夫極好，自然不會無緣無故的跌倒。

他是忽爾遭人絆倒的。

絆倒他的是那個漂亮的陌生女子。

她讓人摔倒，就像隨手打翻一杯開水一般輕而易舉。

巴閉跌向顧影。

巴閉是個結實的大塊頭，就像一棵會走動的大樹。

顧影爲了不被撞得也踣地不起，只有伸手去扶他。

這一扶，牛麗生已足夠時間把「魚生」搶了過來，甚至已足可把敵人擊倒於地十次了。

不過，有一件事，牛麗生和駱鈴都沒有料到。

就在駱鈴把巴閉絆跌向顧影的剎那間，顧影已先一步把手上的「魚生」推撞向駱鈴。

駱鈴是個美麗而時髦的女子。

美麗的女子多有潔癖。

她當然不想給一個看去這般汚糟邋遢的男子「撞個滿懷」。

她原本的計劃是：把巴閉推向顧影，然後她和牛麗生同時出手，擒下兩人，逼問他「黑火」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當她把巴閉推過去的時候，「魚生」也給推了過來。

她在千鈞一髮間閃開。

但她還是很有信心。

她有信心牛麗生會把握這一霎間的機會，擊倒顧影。

「不平社」中的人，自有緊密而外人無法滲透的聯絡方式，所以她一發動，就知道牛麗生必會配合出手。

她一向很驕傲。

她自傲的是：聰明和漂亮。

至於武功，她有自知之明。

牛麗生看來魯鈍，但若論武功，駱鈴知道自己至少還差上一大截。

* * *

牛麗生果然不負她所望。

在武功上，牛麗生也從不負任何人所望。

他已把握住出手的時機。

顧影果然推開了「魚生」，但仍接下了巴閉。

以一隻手。

一個朋友失足在你面前，你能不出手扶他一扶？

而巴閉正是他的朋友，同時也是戰友。

如果說巴閉一如一架龐大的機器，顧影的手就像找到了那架機器電源開關，一伸手便使一切靜止。

可是牛麗生並不靜止。

他像一座走動的大山。

他的力不止是勁道，而是一種接近爆炸的巨力。

他雙拳一合，往顧影頭上劈落。

但在拳側離顧影頭頂約莫半尺之遙，陡然止住，不得寸進。

然後牛麗生臉上出現了一種神色。

痛苦之色。

在牛麗生臉上最容易出現的神情，當然是暴躁和傻笑，最難得一見的，就是這種因痛楚而痛苦得扭曲了五官的神色。

他現在就是這種神情。

因爲顧影一條胳臂攔住巴閉的身子，半摔着身子，前屈着膝蓋，左手的中指突了出來，刺中牛麗生的右胸。

只是一隻手指。

* * *

牛麗生練的是硬門武功，其中包括了：「金鐘罩」、「鐵布衫」、「銅頭功」、「十三太保橫練」、「鐵門門」、「混元一炁」……甚至有人懷疑他還在練「童子功」。

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常人就算用木樁去擂他，他也只當是替他搔

癢一樣。

巴閉天生神力，能一拳擊斷他一條脅骨，已經是一個意外。

「五人幫」中的「大肥鴨」陳劍誰就說過：普天之下，打斷牛麗生身上骨頭者能有幾個？

可是，牛麗生現在竟然爲痛楚而全身痙攣起來，而且只是因爲一根手指。

這是隻甚麼樣的手指？

難道所發出來的勁道，能比子彈有更大殺傷力不成！

* * *

那是顧影的手指。

中指。

這根中指也沒甚麼特別。

也許特別的只是：它正戳在牛麗生的斷骨裏。

深深地戳了進去。

斷了的脅骨裏當然是心臟。

心臟是個要命的要害，無論對誰都是一樣，一個人可以練得鐵骨銅皮，但不可能練就鋼心臟。

* * *

牛麗生似被摧毀了。

駱鈴看到這種情形，心就亂了。

她一向喜歡闖禍，她一向認爲：一個女子，既然還擁有青春和美麗，不闖闖禍實在說不過去。這「闖禍」的意思其實就是「鬧事」，跟「胡鬧」的意思也相去不遠，但決不等於去招惹那種「大禍臨頭」的「禍」。

她見顧影傲慢，正眼也不瞄她一眼，便想過去挑釁、惹怒他一下，說到頭來，也不過是要對方正視、注意她。

她追不到顧影，牛麗生却追了上來，使她覺得更有安全感，就算這地方人生路不熟，有這個天生神勇的大塊頭在，還怕有罩不住的事麼！

然後因爲毛念行的指引，他們到了大會堂，看見顧影忿忿地教學員忘命地練武，這已不像是教武、習武，而是一種發洩、洩憤了。

當那幾個流氓進去惹事之時，她也瞧見這九名地痞流氓囂張拔扈十分不順眼，已很想出手教訓他們一頓，可是這干人到道場裏鬧事，駱鈴反而覺得高興。

好哇，看哪姓顧的小子還能逞甚麼威風！

結果，那幾名小流氓也太不濟事，幾乎給一個巴閉就了事，這時，她已示意牛麗生去掂掂顧影和巴閉的斤兩。

牛麗生傻呼呼的笑着，表示不想惹事。

「我知道，你一定怕了。」

「怕了？」牛麗生對駱鈴這句話的反應是「不敢置信」。

「還不承認？我看一個姓巴的，就要比你强。」駱鈴聳聳肩，十分「同情」地說，「更何況你怕的是那姓顧的矮子。」

「他？」牛麗生幾乎沒跳起來，「我會怕他？」

「對，」駱鈴就是要把他氣出眞火來，「大象就怕老鼠，水牛奈何不了蒼蠅，現在就不知誰是牛，誰是蒼蠅。」

這時，那叫「魚生」的暗算不着，已給顧影制住了。

「你還不去救人的話，」駱鈴趁機煽風撥火，「那不是怕，而是恐懼了。」

這句話使牛麗生不理一切，走進道場。

接下來的發展，「魚生」喊牛麗生爲「老大」，亦頗出乎駱鈴意料之外。

然後是牛麗生比拚巴閉。牛麗生留手不傷人，駱鈴趁機偷襲顧影，反而造成顧影硬拚牛麗生的局面。

硬拚的結果竟是：

牛麗生失去了戰鬥力。

這樣的「結果」，絕對是駱鈴始料未及的。

她知道這精悍的漢子有兩下子，却不知道他不止有兩下子。

現在牛麗生負傷了，史流芳、莫利哀、陳劍誰等都不在身邊，眼前有一大堆「敵人」，還有一個一招都把牛麗生「打倒」了的人！

她是不是能應付？

她是不是可以應付得來？

這答案連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想知道。

她只知道在這種時候，一定要强作鎮定，一定要比這些惡人還更惡！

況且，畢竟她不是一個人。

還有那幾名地痞流氓。

她一念及此，忽然發現一個事實。

除了痛得還站不直身子的牛麗生之外，這邊就眞的只剩下她一個人了。

因爲那幾名小流氓——包括那名「魚生」在內——全不見了。

我們爲他們出頭，這幾個小兔崽子竟不吭一聲的溜走了。

駱鈴氣得差點眉毛變成了鬍子。

* * *

「你們這算欺負人哪？」

顧影深深吸了一口氣，鐵青着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是你們進來踩盤子、施暗算的。」

「我們……」可是那幾個小流氓已溜之大吉，駱鈴知道再行分辯也無用，只好强辭的說，「你們欺負我們是外來人。」

「誰管你是哪裏來的人，」顧影冷冷地說，「誰進來鬧事就是敵人。」裏外的人一齊哄笑，看來圍觀的民衆都相當支持，對鬧事的駱鈴等人頗不以爲然。

「你們……」駱鈴索性撒賴到底：「你們欺負我是女人。」

這句話一出口，效果更糟。外面大呼小叫吹口哨，居然還有人捏着嗓子叫：「顧教練，我看你就別欺負她，乾脆把她强姦掉算了。」

駱鈴氣得粉臉通紅。

連顧影看了，心裏也忍不住暗嘆：好一張秀臉，氣起來更艷麗的美臉！

「不要臉！」駱鈴罵，「你們這些野人，不知禮儀廉恥！」

這一句使得道場裏外，有人噓聲有人嘩聲有人索性罵粗話。

「無理就是另一種無禮，」顧影又深深吸了一口氣，徐徐地吐了出來，眉頭緊鎖，平靜的說，「是你們不講理在先。」

「我們爲甚麼要對無禮的人講理？」駱鈴擺出架式，「你們想要怎樣？」

「有時候，沒有道理也是一種道理，」顧影一定在口裏咬着牙，要不然，他的臉頰不會突露了兩橫青筋，「你現在好像在講道理，但其實是既無禮又無理。」

「你們走吧，我們根本不想要怎樣。」顧影揮揮手，居然有些疲倦地說，「你的朋友傷得不輕，得要趕快扶他回去歇歇。」

這答案和態度倒是令駱鈴一怔，也使她的鬥志無處可洩。

「貓哭老鼠……」她不信自己可以如此「去得容易」。

「我不是貓，」顧影臉上似笑非笑，這時才深深的望了駱鈴一眼，「你和你的朋友也不是老鼠。」

衆人都笑開了，駱鈴先是臉上一熱，也不知是爲了自己說錯了話，還是因爲顧影看她的眼神。

他總算望了我一眼……

這眼神沒有敵意……

這眼神好熟悉……

「兄弟們，」顧影吩咐大家，「咱們今天就不練了，早些回家吧。」

他們居然換衣的換衣，收拾的收拾，還有人逐盞燈的捻熄，竟沒當駱鈴就在道館裏。

駱鈴沒法子。

她不能不照顧受了傷的牛麗生。

她總不能眼巴巴的罵這一干人先她而去，把她留在空蕩蕩黑疵疵的大會堂道場裏。

所以她也只好走了。

扶着牛麗生離去。

她這時才發覺。

牛麗生好重！

比她平時想像的還重！

她現在是寧願提自己的行李，也不願去扶着這樣一個人，許是總叫人替她拿行李吧，這回可是現眼報了，一拿就「拿」了這麼個「超重」的「行李」！

她扶着牛麗生走出道館的時候，心裏萌生「忍辱負重」的感覺。

好，下回我叫老大「肥鴨」來，就有你們好看的！

有小部份圍觀的人還未散去，逕自在門口訕笑，怪叫。

其中還有人藉機擠一擠她，碰一碰她。

駱鈴現在就像一隻被激怒的黃蜂——她也正穿着鵝黃色的服飾。

誰來惹她，她便要去螫誰，至於後果如何，她都懶得理會了。

只聽館裏的顧影有氣無力的叫了一聲：「各位，他們是外地來的，放他們一馬吧。」

這句話一出，這些圍觀人才沒繼續爲難她。

見鬼了！她心裏想：那傢伙說話斷了三年氣似的，剛才不仍是生龍活虎砍三十六刀還能龍精虎猛的模樣兒嗎？爲甚麼這人在這地方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一句有氣無力有神無氣的話就足以驅散人羣。

這時，一干人，忽閃到跟前，拿了一件東西向他和牛麗生揚了一揚。

她鼻裏聞到有點酸味，正要閃躲，却見是一個枯瘦的老太婆。

一個印度老婆婆。

她手裏拿着的是紗布。

一個蠟染圖案的紗布。

那老太婆嘴裏唸唸有詞，反正她也聽不懂是甚麼，對着一個老太婆，而且也並沒向她潑些甚麼，所以她不能發作。

「見鬼了！」她心裏咒罵，只希望能把「千斤重擔」的牛麗生送到張小愁家裏，給老大好好的治治……

可是一想到離張小愁家還那麼遠，那麼黑（天色已全黑下來了）、那麼荒僻，她的頭立刻似有六顆大，這地方既沒有的士，又人生路不熟，加上她不知道（也忘了問）張小愁家裏的電話號碼，此刻的處境，只有硬捱、硬挺、硬熬了。

駱鈴不知道人生裏有多少次需要「頂硬上」的場面，她只希望自己永遠不要遇上這種情境。

她當然沒想到其實這才算是個開始。

＊　＊　＊

駱鈴離開道館之後，巴閉問顧影：「顧哥，剛才我一時不察，給……給那個……女孩子踢了一下，害你……」

顧影站在燈影下，鐵青着臉。

巴閉以爲他在生氣自己窩囊，連個女子都應付不了，心一虛，膽便怯，說話又結結巴巴起來：「我……我見那女孩子……好眉好貌……沒想到……她她她竟竟跟『魚魚魚生』那種人是是是……一夥的……」

顧影仍是沒有應他。

巴閉把要說的話都吞回肚子裏去了。

顧影一生氣，巴閉便嚇得正眼也不敢看他。

就在這時，忽聽一名學員叫了一聲：「啊，總教練……」

巴閉連忙抬頭，只見顧影身子有些搖晃。

然後看見他用手扶住了自己的頭。

只聽他呻吟似的說（巴閉一輩子也沒聽過總教練的聲音這般含混、軟弱）：「好厲害。他的掌雖離我的腦門半尺，但掌力仍然破空劈中了我……我剛才只是勉力支持着……」

接着巴閉看見了一個情況：怵目驚心。

血，自顧影雙眼眶裏、鼻孔裏、耳孔裏、嘴角邊淌了出來，像一條條棗紅色蠕動的蟲！

巴閉痛心地扶住他，怒道：「好傢伙！竟施毒手……」

顧影的身子可以說是已完全「掛」在巴閉的肩膀上了，但仍掙扎的說：「不，我們都是逼不得已，一動上手，便不得不下狠着。我爲了制止他一記轟頂，只好用『凝神指』勁戳入他的心臟；他爲了要破去我的劍指，只好用『老牛拳法』震入我的腦門……我們原本不該動手的……一動上手，便逼不得已……傷人……傷己……」

巴閉發現顧影的頭髮濕了，然後才發現那是血染濕的。

血，一直的淌下來。

「快！」巴閉向學員們大叫：「快把顧哥送到醫院！快通知顧大師！」

＊　＊　＊

這時候，駱鈴正扶着令她「不勝負荷」的牛麗生，走過一大段崎嶇而迤邐的路，正走過白天他們迷失在LOT17—3號那一帶地方。

這一帶到了夜晚，可比白天更不好走，路面忽高忽低，在黑處好像伏着整個動物園的奇禽異獸似的，不時發出低吁沉噫。

駱鈴覺得心裏涼颯颯的。

風也涼颯颯的。

那些大白花到了晚上，仍然是白的，在黑漆裏，白得份外的搶眼。

遠方黑黝深處，有一個小黑點似乎在晃動。

那方向大概就是「紅毛拿督」的「廟宇」罷？

駱鈴有點着慌。

她只好找人談話。

這裏沒有別的人。

「你怎麼啦？你沒有事吧？」她只好向牛麗生一味的猛問：「你好一點了沒有？爲甚麼不說話？」

牛麗生低低的一聲呻吟，像一頭牛在惡夢中吁了一口濁氣，又似泥汚裏冒了一個要死不活的泡。

駱鈴給嚇了一跳，擰了牛麗生一下，啐道：「死牛，死裏死氣，幹甚麼嚇人！」心中却慶幸有聲音總比沒有的好，又問：「你好點沒有？」

「好厲害……」駱鈴感覺到自己手臂上的重量減輕了許多，想必是牛麗生已開始用他的脚來走路了，「那一指……眞要命……」

「還不說是自己差勁！」駱鈴銀鈴地笑了起來。她知道牛麗生有過人的體力，一旦受傷，也恢復得比任何人都快。大概是有一陣風吹過吧，傳來了沙沙的聲音，她忽然覺得頭上有一種優美而旋轉的風聲，不經意的用手一接，接住了一件輕柔的事物，原來是一朵花。

一朵白花。

大白花。

「要是溫文在，」駱鈴想到就覺好笑，「一定又會說是給大白花打痛了。」

「花大如手？豈止呢……」她拎着花朵，黑夜裏尤顯其白，且有一股怡人沁人的清香，「還花大如臉呢。」

駱鈴是個在任何時候都有幻想，都有情趣的女子。

就在這時候，她覺得有點熱。

燠熱。

奇怪，剛剛風吹來，還覺得有點涼意的，怎麼……

牛麗生忽然問她：「四姐。」

駱鈴覺得牛麗生語音凝重得令她沉重。

「甚麼事？」駱鈴忽然覺得心很亂，「你要說甚麼就說，何必嚇人。」

「你有沒有聽見……」

聽見了。牛麗生的話還沒說完，駱鈴就聽見了。

還感覺到了。

火！

＊　＊　＊

火，必定正在燃燒着，而且正向他們逼近！

可是他們看不到火。

只感覺到。

火，絕對是存在的，而且正迅速的以一種可怕的威力向他們直捲、吞噬而來。

駱鈴和牛麗生想回頭走，可是他們感覺到火力更盛。

更猛烈。

他們往左邊走，但立即不能再

走。

那不止是火。

而是火海。

黑色的火海。

左邊的情形也是一樣，火力已幾乎燃及他們的眉髮。

火海已把他們包圍，已把他們的去路封死。

火要把他們燒成一堆火，變成火的一部份。

可是他們仍看不見火在那裏。在他們眼前、身邊、左右、四周的，是看不見的火。

黑色的火。

「黑火」！

* * *

陳劍誰離開了張小愁的家，並沒有直接去追駱鈴和牛麗生。

他自大門出去，却輕輕的扣響了後門。

張誕過來應門的時候，看是陳劍誰，嘴巴立刻張成了O型。

他看看後院足有十一尺高的圍牆，看看身上點塵不染的陳劍誰，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話要發問，陳劍誰已不慌不忙的說：「爲了你妹妹，請你不要聲張。」

張誕覺得十分怪誕：「爲甚麼？」

「你妹妹並沒有實情和盤托出，」陳劍誰肯定地道：「她一定還有事情瞞着大家，可能還包括了你們。」

「可是，」他補充道，「那可能是案情的要點。」

「小愁她從不做虧心事，幹嗎要瞞人，」張誕對陳劍誰的話相當抗拒，「你不要寃枉好人，我妹妹是個善良的好女孩。」

「就是因爲她太善良，人太好，所以才不得已要瞞住一些事情的，」陳劍誰技巧地反問，「你難道在先前曾聽過阿蒂和德叔死後又出現的事嗎？」

這問題使得張誕不得不同意。

在今天之前，他的確沒聽小愁提起過。

「她是怕引起大家的驚嚇，不想新聞界把它誇大渲染，才不說的，」張誕這是在爲他妹妹辯護，「她這樣做是對的。」

「我也不認爲她的出發點是錯的，」陳劍誰反問：「可是，像這樣重要的事，你能保證她再也沒有因爲良善的理由而不告訴您嗎？」

張誕一時爲之語塞：「你是說……她還有……」

「至少，她還有很多心事，我看得出來。」陳劍誰說，「她在德叔和阿蒂的『鬼魂』出現之後，必定略過了一大段不說，所以，在說完之後，她的情緒並不像一般隱瞞了許多一旦盡情宣洩出來的傾吐者一般，她並沒有放鬆，而且情緒依樣壓抑、憂悒。這樣對她是很不好的，而且，萬一事態嚴重，她所隱瞞的事還會害了她。」

「她……哎，這傻女孩！」張誕心痛的說，「陳先生，你說，我該怎麼辦？怎樣才能讓她說出來？」

「她不肯說，我也沒辦法。我離開的時候，其實已暗示另一位朋友，要設法使她把梗在心裏的話吐出來。」陳劍誰婉轉的說，「可是，除了希望你妹妹照實吐露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事。」

「做一些事？」

「做這件事要你幫忙。」

「我？」張誕有點不敢置信，「我也能幫得上忙？」

「能。」陳劍誰斬釘截鐵的說，「你提供兩個人的住處給我知道，最好，爲了便於我進行查問，你就自後門跟我一起走一趟。」

「兩個人……」

「阿蒂，那個女膠工，」陳劍誰以一種令人折服的幹練沉着地道，「還有那個老看更，德叔的住處。」

「我要到他們家裏看看，問問他家裏的人，最好，能找出他們兩人肇事時在現場目睹的人，我要跟他們談談。」

* * *

張誕有辦法。

德叔本就是他的叔父輩，阿蒂則是小愁小學時的同學，無論是去訪阿蒂的家，還是去找球仔或咖啡明，在這小地方上都不是件甚麼太難的事。

他決定帶陳劍誰。

他雖然還不怎麼了解也不如何信任這幾個「外來客」，但只要爲了他妹妹好，他甚麼事都肯幹。

他已年過卅五了，一直沒有娶老婆。

也許，在他的心坎深處，已把這美麗而憂愁的妹妹當作是妻子了。

雖然他自己並沒有自覺到這一點。

陳劍誰站在後院，等張誕「溜」出來。

院子裏有一絲微風，葉子篩着陽光，已經不炙人了。遠處播着一首「當我倆小的時候」的歌聲，院子裏有一口井，兩三隻母鷄和一羣小鷄，正在啄食穀米，一隻懶狗把肚子扒貼在冷洋灰地上睡大覺，地上還掉落了一些紅豆子。陳劍誰忽然想到，張小愁的童年，就在這裏過的吧？就這樣過的吧？他可以想像一個美麗的小女孩，托着腮眨着無邪的眼眸在聽着歌看花看落葉，長大後便變成軟弱而輕沾着微愁的張小愁。

當我倆小的時候
時常手挽着手

堂上憩息堂下走
不知道甚麼是憂愁……

那首歌遠遠地飄來，像回到了童年時代中。

陳劍誰不禁也低哼着，直至他聽到另一種聲音，好像是梵唱，又似是唸經，可是再仔細聽去，又像數十個人把世間最惡毒的咒罵語言都倒過來唸。

聲音在不遠處一個烟霧迷漫的地方傳來。

陳劍誰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他心裏忽然生起一種感覺。

他一定會去那座廟，見識一下「紅毛拿督」，會一會主持那神秘儀式的老人。

那個叫顧步的老人。

這一天一定不會遠。

而且已經很近很近了。

* * *

就在這時，張誕出來了。

他們匕鬯不驚的離開了張家。

張家大廳裏溫文和史流芳正在逗張小愁說話，渾然不知兩人的來，兩人的去。

* * *

不過，陳劍誰也不知道，這時候，史流芳和溫文在互相爭執中却不竟把問題逼到了要害：

「張小姐……哎！這稱呼多見外呀，咱們一見投緣，你也就別叫我先生了……張小愁，你別怕，這世上沒有鬼這回事的，要眞的有鬼，死去的人那末多，人人都是鬼，這世界早就給鬼佔滿了，人怎住得下……」

「我年紀比你稍長，我就不客氣叫你小愁了。小愁，你不要恐懼，那晚你所見的，一定都是幻像……幻像是沒甚麼可怕的，有人幻想自己變成了一隻老鼠，可是他仍是人，不是老鼠。在幻覺的世界裏無論發生了甚麼事，你都不要當眞，不必當眞……」

不料，史流芳的話還沒說完，張小愁不但不感到安慰，反而哭了起來，一雙纖手捂着臉說：「不，不，那是眞的，那是眞的！」

這一哭，把張老爸和張老太都給「哭」了出來，怪責地瞪着眼前兩名「不受歡迎」、「死賴着不走」的「客人」，以眼色下「逐客令」。

溫文忙舐了舐乾唇，作狀罵史流芳：「是不是，都叫你不要氣哭張小姐的了，乖，乖，是眞的就眞的吧，但都過去了，有甚麼好哭的？」

不意張小愁這回哭得更厲害，她抽搐着、顫抖着，但就是沒有眞的放聲哭出來。

大家都知道這種「哭」要比出聲的「哭」更悲痛。

這才是眞「哭」——哭不出來的哭。

「不！不是眞的！」張小愁眼淚不斷地流下來，令人看了也爲她惋惜，這麼美好的淚怎麼能流過這樣一張美麗的臉上，而且，怎能竟還讓她繼續流下去呢！「他對我做出那樣的事……那不是眞的，我都不要活了！」

這一來，張小愁幾近崩潰。

史流芳和溫文可慌了手脚，一個向張小愁說盡好話，出盡法寶，不敢求能哄得她破涕爲笑，只求讓她別傷心下去就是萬幸了；一個跟張老爹、張老太太百般分說，說好說歹，才不致被攆出門去。至於甚麼誘問調查之事再也不去想了，張小愁一個梨花帶雨，兩人早就心亂如蔴。這回絕對不是叫甚麼問個水落石出，而是問到九霄雲外去了。

* * *

陳劍誰步上回程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

他和張誕經過市區，見到路人議論紛紛，打聽之下，才知道「大會堂」裏鬧了事：兩個「外來人」——一男一女：男的高壯，女的美麗——竟帶了一羣本地出名刁惡的流氓去「剛擊道」的道場踩盤子，一番格鬥下，鬧事的人還動了刀子、施了暗算，但仍給打得抱頭鼠竄，那「高大的惡漢」被打得「站不直身子」，由那美麗時髦女子扶走，但「剛擊道」總教練顧影也受了傷，據說還流了一地的血……

這傳說大約是爲顧影抱不平，對「外來人」十分鄙薄。

在一個跟外面世界並未充份交流的鄉鎮裏，這種心態絕對是正常的。

只有陳劍誰感覺到不尋常：

出事的人想必是駱鈴和牛麗生。

聽來牛麗生還受了傷！

沒想到顧影的武功還要比自己想像中更高，連牛麗生都應付不了他！

看來這地方的人還十分愛戴顧影！

陳劍誰心憂牛麗生和駱鈴的情形，所以他快步疾走，先趕回去看看。

張誕跟陳劍誰吃點東西，但陳劍誰已無心逗留。

既然陳劍誰要趕着回去，張誕他便索性再待一會，買點炒粉回去給大家作宵夜。

小愁和爸媽一向都喜歡炒粉。

尤其是喜歡吃大食堂前那潮州佬阿席的炒沙河粉。

於是張誕便留下來買炒粉，陳劍誰一個人先行趕返。

幸好陳劍誰是趕着回去。

若再遲回一步，他見到的牛麗生和駱鈴，可能就不再生龍活虎和

美麗動人了的。

而是兩塊炭。

燒焦了的炭。

* * *

陳劍誰循着黃泥道和茅草叢走去，忽爾，覺得斷樹頭那兒有人影一閃。

陳劍誰只平平靜靜的問了一句：「誰？」

只聽一聲呻吟，一名老太婆行了出來，雖然因街燈在遠處而又是轉折的地方照來，所以十分微弱，看不清楚樣子，但陳劍誰可以感覺得到那老太婆十分骯髒，而且彷彿還很痛苦，隱隱約約還帶了一股酸味。

陳劍誰心想：這老婦人大概是在草堆裏大便罷？

他不想生事，便繼續走他的路。

可是那老太婆一陣顫抖，搖搖欲墜的樣子，陳劍誰連忙伸手過去扶她一把。

就在這時候，在陳劍誰心裏，生起一種感覺：

一種特異的感覺。

甚至是驚異的感覺。

這是他天生的秉賦。

一旦有危機發生的時候，他多能在危機出現前一刹那預感得到。

這一刹那實在是太重要了。

「料敵機先」這四個字，也不過是掌握了一刹那優勢的意思。

尤其在高手比武過招裏，一刹那不僅可以分勝負、判輸贏，還可以定生死、見榮辱。

陳劍誰就在危機來臨的前一刹那間感覺得到。

接下來的反應，則要看他自己的了。

他第一個反應極爲詭異。

他立即閉上了雙目。

至於他爲甚麼會閉上雙眼，主要是因爲在下午他對德叔家的訪談裏，使他驚覺到：闔上雙眼，是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

然後他感覺得到那老太婆正向他欺近。

同一時間他有一股刺鼻的酸味。

那老太婆逼近身形之詭秘、迅疾，不但完全不像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甚至嚴格來說，像一條蛇。

像一條在草叢裏游走自如的毒蛇。

而今陳劍誰的人就在草叢裏。

在草叢裏抵抗毒蛇就跟在河水裏應付水蛇一般不好對付。

何況他還閉着雙眼。

他如何去解決這一條「毒蛇」？

戰鬥一開始就非常劇烈。

但也結束得很快。

* * *

老婆婆迅疾地接近陳劍誰，鷹爪一般的雙手，對陳劍誰發動了狠命的攻襲。

凡是她所扣鎖之處，無不是咽喉、喉核、太陽穴、頸側、攢心穴、腋窩、鼠蹊等死穴要害。

陳劍誰雖然閉着眼，但他貼步隨身，過招拆招，不但連消帶打，還連戰帶消，密步揉身，明退實進，似弱還强，打到後來，陳劍誰緊緊的黏手貼進，老太婆只有吃力應對，掙力求退的份。

老太婆咒罵着，用一種陳劍誰完全聽不懂的語言，直至這咒罵變了高聲尖叫，然後陳劍誰只覺身前一熱。

他連忙閃開，一睜眼，就看見一支火把向他扔來。

他伸手接住。

火熊熊的燃燒着。

那老太婆已迅速的沒入草叢裏。

然而那火把是從不同的方向扔來的。

陳劍誰的目光立即疾搜向那「紅毛拿督」的方向。

這一瞥間，他就看到一件事物閃過：

一條白色的影子。

好像還是個女人。

* * *

陳劍誰一生冒險，曾遭受過無數的伏擊，今晚的偷襲，對他而言，依樣是有驚無險，並不算特別。

特別的是，在攻襲之時，那一股酸味。

還有那老太婆的語言。

陳劍誰雖然聽不懂她說的是甚麼意思，可是他可以分辨得出來，那應該是印度語。

一個素昧平生的印度女人爲何會對他作出亡命的伏擊？

一個印度女人所使的竟是近乎中國「毒子鷹爪功」的冷門武功？

陳劍誰沒機會尋思下去。

因爲他聽到一種聲音。

不是梵唱。

當然也不再是崔萍唱的「當我倆小的時候」。

而是呼叫聲。

「救命。」

兩個人的呼喊聲。

但叫「救命」的是女聲，那個男的，只「呱呱」大叫，像一頭困獸一般憤怒，但卻抵死不肯喊出「救命」兩個字來。

陳劍誰幾乎不用分辨便知道他們是誰。

然後他便看見黑夜裏一種强烈的光芒。

火光。

愈燒愈烈的火光。

* * *

當陳劍誰衝過去把駱鈴和牛麗生救出來的時候，很震訝他這兩名「儍將」竟成了「瞎眼蒼蠅」，在火焰四面包圍但尚未合攏中亂打亂撞，連衣服都沾了幾處火頭，却不知道如何打熄身上的火焰，也不知如何躲開火勢，去闖一條出路。

同樣的，當正值驚弓之鳥的牛麗生和駱鈴生死存亡之際，忽然聽到「老大」的聲音，而且予他們逃生的指示，就像岸上的魚又重新回到水中，既然「大肥鴨」及時趕到，他們一定「死不了」了。

這是「不平社」裏的成員，對「大肥鴨」陳劍誰一貫以來的信任。

* * *

兩人的確是「死不了」。

火仍在燒。

顯然是有人在四周的乾茅草和枯樹間點燃了火頭，要把駱鈴和牛麗生活生生燒死。

牛麗生和駱鈴心頭裏的「火」也在燒。

如許惡毒，要的是他們的命！

他們仍看不見「火」。

瞧不見火光。

「火燒到這樣子，」陳劍誰喃喃地說，「紅毛拿督的人沒有理由看不到，看到了沒有理由不出來救火，否則很容易會殃及池魚……除非他們都是瞎子。」

「可是……」駱鈴這回抗聲道，「我們都不是瞎子，爲甚麼我和牛麗生也看不見火在那裏？」

「因爲你們失去了瞧見火的能力，」陳劍誰補充，「我懷疑你們現在也暫失去分辨光的視力。」

「怎麼會這樣子？」

陳劍誰沒有回答。

「紅毛拿督」的人當然不是瞎子。

他們終於出來救火。

人數不少，而且臨危不亂，大都是精明强悍，有功夫底子的年輕人，分明訓練有素。

有一點陳劍誰三人是心知肚明的：要是等他們現在才來救火，「我們早就變成了紅燒牛肉了，」牛麗生忿忿地說，「而且一定還會燒得很焦。」

「你才是紅燒牛肉，」駱鈴居然還有心情爲誰是牛肉的事「澄淸」：「我的肉一定很香。」

「很香的肉就是香肉，」一人搭腔，還反問：「你知道甚麼是香肉？」

原來史流芳也是衝着火光，也跑出來救火。

「香肉？」駱鈴以爲是好東西：「甚麼香肉？」

「香肉就是狗肉。」史流芳笑嘻嘻的回答。

趁駱鈴還未發作，陳劍誰馬上問一件事：「溫文呢？」

「我留下他來陪張小愁，」史流芳托了托厚框眼鏡，誠實裏居然還給火光閃映出一絲狡獪，「我怎麼知道這把火會不會是聲東擊西，志在小愁？」

陳劍誰覺得這個「成員」已經「成熟」了。

他不是覺得史流芳留下人來「保護」張小愁有甚麼特別高明之處，而是覺得以史流芳對張小愁百般獻殷勤，居然能在重要關頭要他的「對手」溫文留下來看顧，這至少要有點「風度」才能做到。

直至陳劍誰帶駱鈴和牛麗生回到張家的時候，才明白過來：史流芳爲甚麼那麼「大方」。

因爲張家老爹和老太太全「坐鎮」大廳，怕這兩個「外來客」再把他們的寶貝女兒唬哭了，還生怕一不小心，這些人還會把乖女兒「啃」了。

* * *

陳劍誰囑牛麗生和駱鈴趕快去洗臉。

尤其要洗一洗眼。

張老先生正在問史流芳：「火在哪裏燒起來的？」史流芳連忙比手劃脚演足十六大本的述說一番，張老先生喃喃地道：「眞邪門！」

陳劍誰見牛麗生和駱鈴拭着眼睛出來，便問：「剛才你們看到屋裏的燈火是怎樣的？」

「很怪吔！」駱鈴偏着頭說，「黯黯的，綠綠的。」

牛麗生撫着心口，說：「好厲害。」

陳劍誰問：「甚麼好厲害？」

「他着了那姓顧的一指，人家一指就可把他給捺倒了，眞差勁。」駱鈴說得來「新仇舊仇」，「還要勞累小姐去扶這隻大笨牛回來。」

「他也沒討着便宜。」牛麗生不甘受屈，「他也着了我一記『老牛轟拳』。」

「你那一拳擊中他甚麼部位？」陳劍誰深知牛麗生的拳勁，倒是有些震訝，「他怎麼樣了？」

「打在腦門上，」牛麗生說，「不過他竟挺下來了，好厲害。」

陳劍誰這才有些放心，繼續他剛才的問題：「怎麼？你剛才甫進屋裏的時候看見燈火是甚麼顏色的？」

「跟樹葉一樣，」牛麗生儍兮兮的說，「綠的！」

「現在呢？」

「嗳，好像比較正常了些。」

「光的、亮的，」駱鈴形容，「剛才是沒有亮光的、幽黯的！」然後她發現了甚麼似的叫了起來，「奇怪，爲甚麼會這樣子的呢？」

這時，張誕拎着幾包炒粉，一進門就叫：「好大的火！」

史流芳問：「已撲滅了沒有？」

「還不清楚，我躭心家裏有事，就先趕回來看看，」張誕手裏的炒粉晃呀晃的，發出焦郁的香味，「不過，紅毛拿督的人都出來救火，有他們在，沒有救不熄的火。」

史流芳和駱鈴都各自發出一聲冷笑。

陳劍誰把張誕拉到一旁去，囑他：「你可不可以請伯父、伯母他們兩位先離開一下。」

張誕一愕：「爲甚麼？」

「我有事要問小愁。如無意外，『黑火事件』我已掌握到線索了……現在就等你妹妹透露一些實情，」陳劍誰胸有成竹的說，「可是，有兩老在，恐怕對你妹妹不大方便。」

陳劍誰沒料他會反提出要求。

「我要留在這裏……」張誕希求的說：「我也要聽。」

原來也是個好奇的人。

「好。」陳劍誰笑了，「你……用甚麼辦法引開兩位老人家？」

「這個。」張誕把手上吊提的幾個三角包子揚了揚，小聲地道，「他們都愛吃。」他說得有些得意洋洋。「年紀大了，就是仍愛吃。」

買幾包炒粉回家宵夜，一家人團團坐熱呼呼地吃，也是小鄉鎭裏的天倫之樂吧？

陳劍誰忽地也生起了一種重拾往事的情懷。

* * *

此際，陳劍誰、牛麗生、史流芳、駱鈴他們都聚在一起，圍攏着張誕、張小愁兄妹坐着。

陳劍誰已替牛麗生胸前背後揉了好一陣子，推宮活血，原是要替他接駁胸骨，細察之下，才知牛麗生的脅骨並無折斷，只是其中一根胸骨凹挫了一小塊，受到的傷害也絕不算輕。

張小愁也替牛麗生包紮傷口，她垂着頭，觀察牛麗生的傷勢，秀眉蹙着不忍與關注，彷彿在替牛麗生代受苦楚。

倒是牛麗生，俯視張小愁的一肩雲髮，只呵呵地傻笑着。

陳劍誰忽然說：「張小姐，你是親眼見過黑火的？」

張小愁哀求地說：「不要再提黑火了，好嗎？」

陳劍誰毫不動容：「不提不可以，因爲剛才燒起來的正是黑火，還差點要了這位牛先生和這位駱小姐的命。」

張小愁驀然一震：「甚麼……又是黑火？」

「正是黑火，這黑火的威脅，並沒有過去，而且還要逼近來，所以我們不但要提它，而且還要面對它，解決它，撲滅它，不然，不知還有多少人會被它所害。」

張小愁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那火可是……剛才我看到火光……那火不是黑色的。」

「你那晚看到的黑火，自然是黑色的，是不是？」

張小愁點頭。

「其實黑火就是普通的火，它跟平常的火是一樣色澤的，」陳劍誰緩緩的說，「黑火本來不是黑色的，只是因爲見到它的人已失去辨別顏色的能力，才會被它活活燒死。」

張小愁、張誕、史流芳、溫文都很吃驚：「你說甚麼？」溫文還咕哩咕嚕的加了一句：「黑火不黑，難道還是白色的不成？」

倒是牛麗生和駱鈴，因爲親歷過辨別不出火色的情形，一時似懂非懂。

「張誕兄帶我去見過德叔的家人，恰好當晚德叔被燒死的時候，咖啡明和球仔都在現場目睹，我細問之下，證實了幾件事。在咖啡明和球仔親眼看見德叔被一種『黑色的妖火』燒死之前，咖啡明曾用一條茶樓的濕毛巾抹過臉，之後眼睛一直感覺不大舒服。球仔則在去互助團守望室的路上，給野孩子一個飛球打中臉頰，眼睛也刺痛了好一陣子……而我們也從一些街坊路人口裏得悉：在同一天，德叔在路上也是揉着眼走過，大家都說他要不是酒喝多了，就是給沙子吹進了眼裏。」

「我到現在還沒有去過阿蒂的家，不知道眞實的情形是怎麼個樣子……不過，今天下午在德叔家裏有一個女膠工來弔唁，她也是剛從阿蒂家慰問過來的，也提到阿蒂在出事前幾天，老是向她提到覺得好像有人在監視、窺視着的——包括洗澡的時候。她還提到，那天晚上，她是跟阿蒂一起騎脚踏車去膠園的，她覺得阿蒂雙眼紅腫，好像哭過似的，不過因爲天色未亮，看不清楚，她也不好意思問阿蒂。」

「另外我們在調查這件案子的時候，一直受到誤導：顯然有人不希望我們再調查下去。就在剛才，他們對我們兩位同伴作出攻擊，幾乎就要了他們的命，所用的技倆也就是『黑火』——那其實只是一把普通的火，只是火一旦肉眼看不見，那就變成很具殺傷力的東西了。」

陳劍誰用一種肯定而有力的語調，決意不但要總結自己的偵察和推理的成果，還要一氣呵成的瓦解張小愁的自衞防線，所以他不徐不疾的話，就似是十萬雄兵在臨戰下要對方沒有一絲抗爭的餘地，「像山崖，它本身是不會動的，沒有侵略性的，但如果你看不見它的存在，便往往會令你跌得粉身碎骨而不明所以了；又如你走過馬路的時候却瞧不見車子，那麼，在那時候，車子就要變成殺人的武器了。我懷疑操縱黑火的人，懷有一個極大的目的與野心，才來進行殺人事件。要把一個人活活燒死，而又變成邪惡降臨的傳說，想同時達到這兩樣効果，他們只要使受害者一時看不到或分辨不出：甚麼是火！只要見不到火光，就不易避開火的襲擊。德叔、球仔、咖啡明，還有阿蒂，在遇禍前眼睛均有不適，令我生疑，而且，剛才有人向我和駱鈴、阿牛作過狙擊，我們鼻子裏都聞過一陣酸味，小駱和阿牛因不像我早有所聞，早有防備，所以之後眼睛便感到澀澀的，視力也不正常起來了，我想，這便是『黑火』幕後操縱者的『障眼法』！」

他「圖窮匕現」也義正辭嚴的對張小愁說：「所以，假如你還有眞相沒告訴我們，現在，你一定要說，而且，也到了不能不說的時候了。我們初到貴境，與人無怨無仇，也遭狙擊，他們目的不僅是予我們警誡而是想殺人滅口。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很簡單，因爲知道我們已找上了你。他們要對付我們難道就會放過你嗎？這個問題已是多餘的了。」

他說完了這番話，就靜靜的等張小愁開口。他不再說話，也並不焦急，彷彿他知道張小愁一定會說話，而且一定會說出他想聽的話。

「我想起來了。」張小愁像在自己腦海裏抓住了一條線，然後漸漸發現這條線能使她攀上天的盡頭：「我曾在車子死火的時候，曾用手帕替四幸揩汗，之後他的眼睛就有點發紅，一直在眨，可是他自己似不自知……」

「哦，還有呢……」

「還有……」張小愁忽然把心一橫，都豁出去了。雖然記憶似是一把傷人的刀，但她已被它傷夠了，她決定要反過來去面對這創傷，甚至用盡平生之力去折斷這一把沾血的刀，「好，我告訴你們，那天晚上，四幸他强暴了我！」

「甚麼？」連張誕也叫了起來：「那畜牲！」

「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劍誰緊張着問。史流芳和溫文都在面面相覷着怒憤與疑惑。

「是的，」張小愁的眼眸明亮如黑色的珠寶，更顯得一張美臉蒼白如玉，「那白色的女人冉冉繞過去之後，四幸便追了過去……我一直都在等他，夜很黑，他一直都沒有回來……然後是兩道强光，刺入我的眼簾……」

「强光？」陳劍誰像抓住一個賊盜一般的問：「甚麼强光？是甚麼東西發出來的强光？」

「我也不知道，這光線實在太刺目，令我用手遮住了眼睛。待再移開雙手的時候，我就看見……」

「德叔和阿蒂？」溫文忍不住叫喊。

「不是他們！」張小愁掩着臉叫了起來，抽泣着，然後在指縫裏說：「四幸已經回來，他就像一隻野獸，披頭散髮，把我拖出車外，他完全不理我的抗拒，只瘋狂的……他强暴了我……然後，他突然站起來，狂笑着、狂奔着，就像一個吃了炸藥的野人似的，跑進黑暗裏，才那麼一下子，又嚎叫着揮動着掙扎着跑了出來……他正給那『黑火』纏燒着，而德叔和阿蒂的鬼魂，也在那時候出現，就在後頭追逐着他，我也是在那時候，才暈了過去……」

「天！」駱鈴禁不住憐惜地撫慰着伏在桌上痛哭的張小愁，她一時完全找不到適當的言詞，只能一再重覆這一句：「天啦……」

史流芳和溫文都臉色鐵青。

「四幸他決不是這種人！」陳劍誰背負雙手，慢慢踱到院前，沉重得像背負了整個夜色，但仍然比燈光還清楚明亮地說，「你們都曾因揩汗、遮住强光而用手帕或拿過手帕的手去接觸過眼睛……既然黑火是假的，發生在四幸和你身上的事，也不一定是眞的，有人要在殺害四幸前，還要毀掉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與好感，這點是顯而易見的。」

張小愁悲感地流着淚，因爲礙於她的父母仍在飯廳，她强忍住哭聲，反而成爲一種欲哭不能的悲泣。但陳劍誰的分析更帶她進入了一個她更不能接受和忍受的世界與事實。

「既然有這樣子可怕的事，這樣邪異的手段，這樣歹毒的人……」陳劍誰望着濃得化不開，像固體一般有力而又似液體一般流竄的夜色，一字一句的說：「我們就且跟他們來比個不死不散吧。」

（本篇完）

上文提要： 來如聲等幾個小子躲在七里坡樹上觀看司徒丹、孫得崖及七煞神和七王府的人鬥得激烈，方總管和三小王爺都受了傷，而且三小王爺正被人逼得幾乎沒命，危急中總管大聲呼叫早已埋伏的弓箭手出來擋陣，誰知那些弓箭手早被伍不堪等小子給消滅了，小王爺爲了保命，只好答應來如聲的條件，「給金磚，可以出手救駕」……

寒夜屠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見義勇爲救俠女　天公作美遇情人

一邊聽的花牡丹驚道：「三個打一個呀？」

錢如土道：「只是白鳳仙並不怕，她獨自前往，而且不帶一個幫手。」

花牡丹道：「眞給咱們女人露臉了。」

錢如土道：「三個採花大盜就在日出時候，在壽陽山頂搏殺白鳳仙，白鳳仙原是不把三人放在心上的，但三個採花大盜好像商量妥戰法，他們一開始就車輪戰，接戰的人不求勝，十招之後換另一人再戰，妳想想，女人的本事再大，體力還是不及男子漢，白鳳仙危險了。」

花牡丹咬牙，叱道：「不要臉！」

錢如土道：「要臉也不幹採花賊了。」

花牡丹道：「後來呢？」

錢如土道：「雙方在壽陽山頂上搏鬥了兩個多時辰，那白鳳仙早已濕透衣衫，嬌喘吁吁，這時候，就聽一個採花大盜十分愉快的對另外兩人，道：『不急，不急，且耗盡了她的力量，咱們就在這山頭上，剝光她的衣褲，我這裡帶有陽具一個，咱們不能舉是嗎？就用這東西弄她個死去活來，活來死去』，眞是惡毒啊！」

「可惡的三個惡棍，白鳳仙慘了。」花牡丹火了。

「唉，他們的決戰就在我的眼皮下呀！」

花牡丹一聽，臉皮一繃，道：「老爺子，你在場？」

「不錯！」

「你怎麼不出手救白女俠？」

錢如土道：「我如果不出手，白鳳仙早完了。」

花牡丹嘻道：「老爺子出手救了白女俠？」

錢如土道：「我便老實說吧，那天我就住在壽陽山的山洞中。」

「你老住山洞呀！」

「我是因爲經常到那山洞之中欣賞我盜來的珍寶，我存了幾件稀世寶物，可也巧，他們偏偏在我那秘道口打架，我若走出去，豈不洩露我的藏寶地了？」

花牡丹道：「後來呢？」

錢如土道：「唉，我急壞了，萬般無奈，爲了救白女俠，我當時便自懷中摸出一錠金元寶……」

他想了一下，又道：「那是個足赤十兩重的金元寶，我在他們打到緊張時候，便把那金元寶自秘洞口抖然往另一個方向拋去，天空中只見一道金光猶如劍仙飛劍，噗通一聲響處，落在一道斷崖邊！」

錢如土說到此，帶着興奮之色，又道：「果然聽得一人怒叱：『甚麼人？』三個也住手奔向斷崖，我便在此時自草叢石洞口爬了出來，哈……」

花牡丹道：「你笑甚麼？」

錢如土笑道：「當時我很得意，因爲我到了他們身後，他們才發覺多了一個我！」

花牡丹道：「你令他們吃一驚？」

錢如土道：「他們雙方都吃驚！」

笑笑，他又接道：「先是白鳳仙，她問我是來同他們三個色魔聯手的，她不怕，再多幾個她也不怕！」

花牡丹一聽，撫掌道：「我要叫她一聲女英雄！」

錢如土又道：「我對她說，我是來多事的，要不然也不會來了！」

這時候，有個色魔拿着拾來的元寶，對我走來，他惡狠狠的問我，「是你的？」

「當然是我的，天上永遠也不會掉下元寶！」

「眞可惡，他抖手用元寶擲我，功力還眞大，只不過還是被我接住了！

「我收回元寶無損失，他三人也吃一驚，雙方報上名，他們才知道我這神偷錢如土來了！

「我們同是偷，他們偷的是採花找美女，我只偷金銀珠寶不亂搞這男女關係，我指着他們不應該三個大男人合打一個女子，他三人一聽火了，又不能說是上了白鳳仙的當，此生完了，於是一股怨氣也連我算上了。

「那白鳳仙見我雖是賊，却也是義賊，我二人立刻聯手在一起，同三個色魔幹上了。」

花牡丹急問：「你們贏了？」

錢如土道：「當然，而且大勝，白鳳仙恨透這三人，她在我打倒三人之後，立刻撒出一把化骨丹，三具屍體便化爲膿血流了一地，我當時火了！」

花牡丹道：「你火甚麼？」

錢如土道：「我把人打倒，怎麼不等我問一問他們的名和姓呀，究竟我把何人打倒的？唉，白鳳仙回答得妙，她說我打倒的是色狼，三頭色狼就夠了！」

花牡丹哈哈一笑，道：「也是白女俠氣壞了！」

錢如土道：「她見我這人還不錯，叫我跟着她，而且還送我幾包藥，她解說，女子有了她的藥，足可以保住身子不受汚，我也收下了，她還要我同她一起去打擊色魔鬼，而且是趕盡殺絕手段！」

花牡丹道：「所以江湖上叫她藥魔女！」

「不錯，這白鳳仙要我跟她在一起，我發覺她長得美，人也直爽可愛，就是恨男女關係，妳想想，跟她在一起，萬一有一天她不高興，把我也一把化骨散消失了，我豈不死得寃？」

花牡丹道：「你同她結婚呀！」

「結婚，她叫我等十年！」

「所以你不等就離開她了？」

錢如土道：「非也！」

他臉上帶着酸澀澀的又道：「有一天半夜，她自房中突然出去追一個採花大盜，可是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我找了她三年多，大江南北，五嶽三山，唉，她好像一陣風一樣，突然就這麼不見了！」

花牡丹道：「遭人暗算了？」

錢如土道：「三十多年了，江湖上再也沒有她的消息，而我，却只有天天買醉，我也失去了成家的念頭！」

花牡丹道：「老爺子戀舊，你也多情呀！」

錢如土道：「我永遠記住她對我常說過的一句話，『別急，我早晚會嫁你的』，可是……」

花牡丹也黯然了！

她伸手拍拍錢如土的手背，道：「老爺子，等咱們把韃子們趕走，我同阿聲哥侍候你一輩子，就像侍候親爺爺一樣侍候你！」

錢如土幾乎落下淚來了！

＊　＊　＊

兩個人正在烘乾衣衫，忽的遠處傳來鐵蹄聲，不但鐵蹄聲，而且還偶爾一聲衝天大砲響！

錢如土一瞪眼，道：「幹甚麼？」

花牡丹忙跳到土地廟前遠處看，灰濛濛的雨裡來了一隊人馬。

這隊人馬走得不快不徐，足有半里那麼長，這個場面夠大的，一瞧便知道是韃子大官們應有的排場。

隊前二十四匹烏騮馬，隊後二十四匹大白馬，中間一個大靈車，拉車的駿馬全是赤紅色，前後人員算一算，五六十人是有的。

靈車上覆蓋着大黃旗，素衣的男女十幾人，鼓樂吹得哀，炮聲響得壯，聽不到有哭聲，但人馬却肅然！

花牡丹一看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對仍在火邊的錢如土道：「老爺子快過來，看看這是幹甚麼的？」

錢如土登上鞋子走過來，他只一看便笑了！

「丫頭，妳忘了，這是七王的靈柩運回來了！」

花牡丹一聽，也笑道：「怎麼到今天才運到，還好，咱們已不在太原了！」

錢如土道：「走呀！」

「去太原？」

「不錯，有熱鬧能輕易放過

嗎？」

花牡丹笑笑，道：「去就去，去看一看七王府是怎麼爲這狠心的奸王辦喪事。」

錢如土道：「喪事有甚麼好看的！」

花牡丹道：「那去幹甚麼？」

錢如土道：「熱鬧地方機會多，莫忘咱們要爲南方義軍弄銀子呀！」

花牡丹吃吃一笑，道：「對，對，熱鬧的地方有機會，我忘不了王府的金磚呀，嘻！」

錢如土搖搖頭，道：「這一回咱們不去七王府，也不再動七王府金磚的腦筋，因爲七王府的人回來了，他們之中就有本事大的人物，咱們只不過兩個人，萬一遇上棘手之事，怎麼辦？」

花牡丹道：「我不怕！」

錢如土道：「我怕！」

花牡丹道：「老爺子也怕事呀！」

錢如土道：「怎麼不怕，我怕妳有閃失，我無法向妳來哥交代！」

花牡丹道：「老爺子，他們想眞正捉住我，只怕也不容易！」

錢如土道：「聽口氣，妳的心蠻大的，只不過我老人家提醒妳，沒有我點頭，妳不許惹是非！」

花牡丹一笑，道：「我只侍候老爺子，哈！」

兩個人又坐在火堆邊，對於大路上喪儀隊也不再多看一眼，直到喪儀隊遠了，錢如土才走到土地廟外伸伸手，他看了一下天色，道：「雨小了，咱們可以走了，不能在此與狠共舞！」

花牡丹道：「與狠共舞？什麼舞？」

一笑，錢如土道：「東面太行山，太行山的野狠多，這座小廟沒前門，廟裡來上一羣狠，妳想想，還能安靜嗎？一整夜也別闔眼了。」

花牡丹道：「狗怕摸狠怕說呀，我在大山住了十多年早就知道狠性了。」

錢如土道：「狠性？」

「是呀，狠來了，你只要大聲喊叫，狠就會嚇跑了，如是來了狗，你便彎腰地上摸，狗以爲你拾石頭的，便立刻夾尾巴逃掉了。」

錢如土道：「那好，如是來上一羣野狠，妳叫吧，妳得叫上一整夜，天亮妳就沒聲音了。」

花牡丹道：「說的也是，咱們得往鎭上趕路了。」

這二人匆匆的往高原下面走，走了五里路不到，忽然一聲雷鳴，天空中滾來大片烏雲，不旋踵間大雨點子撒豆也似的下來了。

錢如土一瞧直叫糟。

花牡丹更是無奈何的叫道：「快走，快走呀！」那口氣，就好像帶着些許懣怨意味。

兩個人剛烘乾的衣衫，剎時間全濕了，而且濕得比剛才的還要慘。

已經看到汾河了，汾水河面發出嘩嘩啦啦響聲來，就是不見有人煙。

花牡丹也奇怪，那一些喪儀隊怎麼不見了？

錢如土的頭髮貼上面，花牡丹的秀髮成了馬尾巴刷，那雨水流面頰，濕衣貼身上，一副狠狽相，人見猶憐吶。

忽的，河岸邊奔來一個人，這人的手上提了一個魚簍子，一根釣竿抓手上，粗布衣褲挽起來，雙腳奔跑宛如飛的一般快。

錢如土就是一瞪眼，他心想：這人輕功不錯。

只是轉眼間，那人已往一條小徑奔上去，花牡丹這才發現這兒是個黃土高坡。

這人往高坡處奔，必有避雨地方，便大聲的喊道：「喂，老鄉！」跑的人站住了，但沒開口，却是把臂揮動着。

他揮臂的動作很明顯，是要二人跟他去的樣子。

錢如土一看便對花牡丹道：「過去，他有避雨地方，快走！」

兩個人立刻找到小路追上去，那人冒着大雨往高坡一道斷崖走過去。

於是，花牡丹與錢如土二人追上來了，只見這是個年輕漢，而且長得一副神氣樣，虎目膽鼻厚唇，圓不圓方不方的臉團上充滿了有個性的膽氣。

這年輕人只看看花牡丹與錢如土二人一眼，也不問一句，便回身往崖邊走過去，只轉了個彎，便閃入一個窰洞內了。

原來這兒還有窰洞。

其實，過了太行山之後，住窰洞的人家還眞不少，難怪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找不到人家去避雨。

花牡丹對這年輕人有好感，她心中想，如果他與阿聲哥站一起，她兩個都喜歡。

錢如土走進窰洞中，立刻聞到一股子藥味來，忍不住的四下看。

就聽內室洞中傳來女人聲，道：「是阿壯嗎？」

年輕人這才開了口，道：「乾娘，是我回來了。」

「我正擔心你吶，天下着這麼大的雨，快把衣衫換過，進來吃兩粒丹丸就沒事了。」

年輕人看看錢如土與花牡丹，他扭頭便走入內洞了。

他怎麼不同花牡丹二人說話？他又不啞。

忽的，自內洞室傳來婦人聲，道：「阿壯，你怎麼取出這些衣衫呀，你要幹什麼？」

那年輕人的聲音傳來，道：「兩位過路的，他們一身全濕了，所以……」

婦人叱道：「阿壯，你怎麼把生人引來了，我平日是怎麼對你說的？這兒不要生人來，去，叫他們走！」

年輕人道：「乾娘，他們都濕透了吔！」

婦人道：「便餓死，咱們也管不着。」

「是……」

「去，聽乾娘的話，叫他們馬上走！」

「乾娘，妳不出外的，我只把他們濕衣烘乾，再叫他們走，行不行？」

「不行，快去。」

外面的錢如土火大了。

花牡丹也不高興，外面雷聲隆隆響，大雨嘩啦啦的下，這女人眞的不近人情。

錢如土一聲厲叱，道：「他娘的，常言道得好，下雨天留客天，你們是天留人不留呀，操！」

突然，裡面傳來吼叱：「滾，少在我這兒囉嗦！」

「如不是大雨，請俺也不來，什麼東西？」

「找死的呀，只要我一旦走出去，你們一個也別想生離此地了。」

錢如土大怒，叱道：「本來是要走的，奶奶的，聽妳這幾句無法無天又口出狂言的牛皮話，咱們不走了！」

突聽那年輕人叫道：「乾娘，不，我去叫他們走，我叫他們馬上走。」

說着，布帘掀起，果然年輕人出來了。

年輕人先是看看花牡丹，道：「二位，你們都聽到了，請吧！」

花牡丹道：「這麼大的雨……」

「請吧！」年輕人無奈。

錢如土道：「聽你叫她乾娘？」

年輕人眼一瞪，錢如土又道：「要找乾娘，一摟一大把，一找就找個有錢的當乾娘，這樣沒人性的乾娘呀，我看你不要也罷！」

年輕人突然厲叱：「滾！快滾！」

就在年輕人的厲叱中，二門的帘子一閃，一條綠彩飄然而出。

這綠衣女人一旦閃出來，立刻抖出兩隻黑掌直取錢如土，口中厲吼：「死吧，老小子！」

這綠衣女子還有薄紗幪面，一對眼睛有淚光，如想看清她的臉，那得揭開她的面紗來。

錢如土早有備，當他發覺年輕人的輕功之後，便知道此地住的是武林中人。

此刻，兩隻烏爪向他抓來，錢如土甩肩左右晃，他在十分有把握中才會出手去撥對方的兩隻烏爪。

花牡丹也火了，反手抽出鐵棒在手中，她閃晃間就大聲道：「老爺子，我來……」

錢如土却大叫道：「快閃一邊！」

這二人全身上下濕個透，如今又動手打起來，那年輕人只好乾着急。

錢如土與那幪面女人對拆七八招，就聽那女的「噫」了一聲，道：「看不出多年沒在江湖走，如今便是老頭兒也能接我的『烏爪奪命掌』呀！」

錢如土嘿嘿笑，道：「沒什麼了不起。」

那女人一聽大怒，吼道：「你好大的口氣，那就別怪我老婆子了，叫你們化爲……」

年輕人立刻衝過去，他雙手一攔，道：「乾娘，不要，不要叫他們化爲膿血而死，咱們放他們走吧！」

那婦人叱道：「阿壯，你莫非看中那女子了？需知乾娘一生最恨好色之徒，你不可有非份之念，否則……」

錢如土一聽，楞然，道：「妳……」

那婦人叱道：「妳甚麼？」

錢如土道：「也許我認錯了，她不是妳這模樣，而且也已三十多年了，妳不是！」

那婦人一驚，道：「你說甚麼？」

「妳眞想知道？」

「快說，否則你們會帶着後悔而亡！」

錢如土冷冷道：「別拿死來嚇人，水裡火裡老夫早就慣了！」

花牡丹道：「這女人好像有甚麼殺着，老爺子，你要多加小心吶！」

錢如土道：「她奈何不了老夫！」

那婦人厲叱：「閃開，我先弄死這老怪物！」

年輕人被他撥向一邊，錢如土又自懷中摸出一把怪尖刀來，如再對搏，立刻就要見血腥！

然而，蒙面女人站住不動了，她對着錢如土，道：「你……把貼臉的頭髮撩起來。」

錢如土道：「幹甚麼？」

婦人道：「照我的話做！」

錢如土也一怔，不由左手去撥頭髮，他正自撥着，就聽婦人道：「有些像，但你這鼻頭是紅的就不是他了，你不是他，他沒有這麼老！」

錢如土一驚，道：「妳在嘀咕些甚麼呀，要殺快出手，少囉嗦！」

婦人哈哈一笑，這就要二次出手了，一邊的花牡丹急叫，道：「等一等！」

婦人叱道：「等甚麼？」

花牡丹道：「錢爺爺，你不問問清楚再打呀？」

婦人一驚，道：「你姓錢？」

錢如土道：「怎麼，不許呀！」

婦人道：「有個地方你知不知道？」

錢如土道：「甚麼地方？」

「壽陽山，壽陽山頂！」

錢如土嘿嘿一笑，道：「那是老夫藏金之地，後來老夫把藏金全部送入百靈廟了！」

花牡丹道：「我們就是錢爺爺養大的！」

老婦人突然回身，一溜烟的進入內洞中了！

這個動作立刻令錢如土吃一大驚：「妳……妳莫非就是不告而別的白……白鳳仙呀……白鳳仙……」

於是，內洞中傳來嗚咽聲，好不淒然的哭泣！

那年輕人一聽，不知所以的對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道：「怎麼搞的，你們惹我乾娘生氣，氣得哭了！」

錢如土道：「說，你們姓白，對不對？」

「不錯！」

「你的乾娘善於藥理，對不對？」

「除了藥理，武功也高！」

「她也嫉惡如仇，是嗎？」

年輕人道：「我乾娘最恨不規矩的採花大盜了！」

他想着，又道：「乾娘只要發現甚麼地方有採花賊，這個賊子便死定了！」

突聽錢如土大呼叫，道：「鳳仙，妳……妳出來，我正是在壽陽山上助過妳的錢如土呀！」

花牡丹也怔住了，不由呼叫道：「白姨，我錢爺爺不久前還提到妳，他當年找妳跑遍了大江南北，三山五嶽，而且至今沒娶過女人，我錢爺爺只懷念妳一個人呀！」

「轟隆」一聲起處，好一道電光閃來，只見內洞室中一個半面漆黑的婦人緩緩的向外洞室走來。

這個女人不是別人，正是「藥魔女」白鳳仙是也！

* * *

白鳳仙走出洞室外，令花牡丹吃一驚，她從沒見過這麼醜的女人！

那不只是臉上黑一半，而且有肉疤稍稍泛紅色，便眼皮也微見黑漆！

「哎呀，老爺子，她……」

錢如土道：「他很美，妳不會懂的！」

不料，錢如土的話令這白鳳仙冒火了！

「你……你訕笑我？你……睜眼說瞎話，我如此的醜陋，而且醜得連我也不敢見人，你却說我美……你！」

她顯然氣得在哆嗦！

錢如土却又坦然的道：「鳳仙，是美是醜在你我而言，是那麼的重要嗎？」

「我以為重要。」

「不，如果妳的心也黑了，那便真的醜了！」

白鳳仙在拭淚了！

錢如土緩緩的走上前，他伸手拉過一雙黑了的手，又道：「鳳仙，我找妳許多年，以為妳不在人世了，於是我拿酒來當妳，每當我痛苦時候，我便猛喝酒了，多了，便也有了酒癮，這鼻子……」

白鳳仙道：「比我這黑臉好看多了！」

錢如土却伸手去撫摸着白鳳仙的面頰，道：「妳的模樣還是很美的，至少我就以為妳美！」

白鳳仙道：「你比當年會說話了，當年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從不說我長得好看！」

錢如土道：「當年我在心中喊叫，我叫着妳嫁我吧，可是見妳殺人的樣子，我退縮了！」

想了一下，錢如土又道：「有一天妳一去不回來，我急壞了，到處打聽找妳，就是無人知道！」

花牡丹一邊也加上一句：「錢爺爺好想妳喲！」

白鳳仙道：「那一次我是追殺一個自天山下來的喇嘛，這人入關不幹好事，專找關內姑娘，先姦後殺！」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這喇嘛的武功太高了，尤其他的大羅漢掌能發掌風三丈外傷人，我同他決戰在娘子關，在武功難以收拾他的時候，我取出了化骨毒水，狠狠的向他澆過去，不料他推出雙掌，一片掌風反把化骨毒水拍到我的身上來……」

錢如土一驚，道：「太危險了！」

白鳳仙道：「是的，當時那惡番僧尖嗥着拔身而逃，後來知道他還是中了我的化骨毒水而死在深山之中，不過我雖然有解藥，但還是無法清除乾淨，唉，我變成現在的醜模樣了，我……再也不敢去壽陽山見你了！」

錢如土聞言，取了酒葫蘆便是幾大口酒喝下肚，他似乎有滿肚子的怨恨似的，道：「鳳仙，妳把我錢如土看成肉眼凡胎之人了，我會因為妳的容貌便不要妳了？」

他搖着頭，又道：「我們相處在互相尊重之中，妳更沒叫我有對妳表示的機會，更何況妳對男性似乎有一種叫人駭怕的眼神，我更不敢有所蠢動了。」

白鳳仙道：「唉，這麼一躭誤就是三十五年七個月了吧？」

錢如土吃一驚，道：「妳記得真清楚呀！」

白鳳仙道：「怎麼不清楚，在我這一生之中，你是活在我心中唯一的男人呀！」

錢如土大為感動，他抓住白鳳仙的一雙帶黑斑的手在他那紅鼻頭上蹭着，道：「我們都老了，我們的相逢難道是造化弄人？」

白鳳仙道：「我却覺得相當滿足了！」

她擺開錢如土的手，緩緩走近窰洞口，面對着一天的雷雨，又道：「謝謝，謝謝上天，這一場雷雨，把我的人送來，謝謝，謝謝！」

花牡丹忙走過去，道：「白前輩，真是太好了，原來都是一家人吔！」

白鳳仙猛回身，她的臉上出現了獰厲之色，嚇得花牡丹倒退一步半。

白鳳仙道：「妳說什麼？妳說咱們是一家人？」

花牡丹道：「是呀！」

白鳳仙怒視錢如土，道：「你已有了後代？你同人有了後代？」

錢如土道：「嗨，我剛說的話，難道妳馬上忘了？我根本是一個老光棍，我哪有同什麼人結過婚？」

白鳳仙道：「她却說是一家人……她……」

錢如土道：「認真的說來，我同她認識是在百靈禪院，那裡有一百多男女孤兒住着，由我與一個叫來如風的小子，二人在江湖上為他們打拚養大的，如今韃子們氣數將盡，南方有了義軍，咱們這是為義軍幹些事才又再到這莽莽江湖上的，妳不要多心了。」

花牡丹笑道：「老大娘，我姓花，叫牡丹。」

白鳳仙忽的哈哈笑了。

她笑起來仍是滿口好白的牙，只是時光不在，已是皺紋已在額頭了。

* * *

就在這窰洞內，那個叫白爾壯的青年最高興。

江河中釣的魚三斤多，清洗以後下了鍋，有一堆炭火升起來，白鳳仙把酒也取出來溫在火上了。

白鳳仙也做菜，熱情的招待着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她太快樂了，不時的發出幾聲大笑。

錢如土也附和着大笑，嚄，這二人還碰杯吶，宛如老朋友異地相會似的，好不快樂！

一大壺酒喝得差不多了，那白爾壯一直對花牡丹有着特別的眼神。

花牡丹是看得出來的，但她明白自己已對來如聲分不開的一個人了，如何能再有他呢？

是以對於白爾壯，她只是淡淡的應對而已。

錢如土就不一樣了，他拉過白鳳仙的手，笑道：「鳳仙呀，咱們已經浪費幾十年歲月了，再怎麼說，也應該住在一起了吧！」

他似乎壯了酒膽，又道：「人生能有多少寒暑？鳳仙呀，就跟我過日子吧！」

「哈……」

白鳳仙笑得十分淒涼，她對錢如土道：「阿土，阿土，今天我才叫出口，你不會笑我吧？」

錢如土大笑，道：「妳早該叫我了，三十五年前妳就應該叫我阿土了，哈……」

白鳳仙道：「看得出你是真心的，但我的心却死了。」

一怔，錢如土道：「怎麼說？」

白鳳仙道：「當年那種風雲江湖之情已盡，熱情之火已熄，倦了吔！」

錢如土道：「不，妳不會再令我失望的，今天的相會，正是天意，妳不要對我殘忍而負天意！」

這二人正在各說各話，忽聽花牡丹道：「白老前輩，天不早了，咱們今夜不走了，在妳這兒住下，可以嗎？」

白鳳仙道：「當然，我也不會趕妳走的。」

花牡丹道：「那麼，我已吃好了，想早些睡，我……睡那兒呀？」

白鳳仙道：「右面有一小間，妳去睡吧，床上現成棉被，自己收拾了睡。」

花牡丹起身來，她重重的看了白爾壯幾眼，看得白爾壯發楞十三章，不知什麼意思。

花牡丹有些急，她對錢如土道：「老爺子，我不陪你們了，你們已有三十多年沒見面了，有許多話要說，我們在一邊，你們不方便。」

她再惡狠狠的瞪了白爾壯一眼。

於是，白爾壯明白了，他站起來走去把窰門堵住，對錢如土一禮，又對白鳳仙道：「乾娘，我也睡了，二位老人家你們慢慢聊吧！」

白鳳仙不回應，直到白爾壯進入另一小房間內，她才對錢如土道：「那丫頭是個鬼靈精。」

錢如土道：「妳說對了，而且比妳想像得更鬼，只不過她同她的小兄弟們都可愛，江湖上以後多了他們幾個，哈，有得熱鬧瞧了！」

白鳳仙道：「她的武功？」

「一流的！」

「嗯，剛才她想出招，應該是有幾手絕活了。」

錢如土道：「鳳仙，當今天下大亂，漢人覺醒，也是韃子們敗亡之時，咱們只要聯手，就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白鳳仙道：「我能再入江湖？」

「為何不可？此其時也……」

「我怕自己已無雄心壯志了，我的心早已熄了火，不再是當年那種風發的作風了。」

「鳳仙，只要有我在，妳依然有雄心壯志，因為妳在我的心中，妳依舊玉貌花容，相信我……」

他伸手捉住白鳳仙的手，幾乎又要送到鼻尖了。

白鳳仙淡淡的道：「我當然恨韃子，但我知道自己的相貌，是的，你們愛我，但別人又怎麼看我？我怕見到別人對我的眼神，我會受不了的！」

這還眞的是實話，一個人如果醜得可怕，尤其是個女人，江湖上天天受人指指點點，那會叫她難以忍受的。

白鳳仙為一代俠女，她躲在這汾河岸邊的荒原窰洞過日子，就是要與世隔絕。

錢如土當然明白這些，他嘆了一口氣，道：「妳的顧慮是對的，但我以為，妳仍可以蒙面，咱們一同在江湖行走，去南方助義軍，只要殺跑韃子，人們會接納妳的，妳以為如何？」

白鳳仙深自嘆口氣，道：「來，咱們喝酒吧！」

錢如土舉碗，道：「我們喝酒！」

兩個人喝悶酒，半天不開口。

嚄，可也把暗中睡不着覺的花牡丹急壞了。

花牡丹在土炕上直咬牙，她眞想大叫。

她想着，錢老爺子怎麼如此笨，這時候還喝的什麼酒呀？這是良宵呀，都等了幾十年了，還有什麼好談的？沒話說，盡言國家大事，多乏味呀！

花牡丹就以為錢老爺子在這方面比來如聲差多了。

如是換了來如聲，抱起她就吻上了，還盡在廢話一大堆，眞是不及格，急死人了。

是的，一邊的白爾壯也一樣。

白小伙子可不是想着兩個老的要怎樣，他心中塞滿了花牡丹的模樣，花牡丹的模樣也正是他喜歡的那種女孩子，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太可愛了。

於是，白爾壯睡不着了。

這時候，火盆一邊的兩個老的又有了些微進展。

錢如土以手臂摟過白鳳仙，白鳳仙把頭也倒在錢如土的肩上，兩個人默然了。

而花牡丹心中大叫：「抱呀，抱回炕上嘛，老傻瓜！」

錢如土不是不想抱起白鳳仙往內洞走，而是怕，他怕白鳳仙也把他當成了色狠。

白鳳仙一生最恨色狠，犯到她的手裡就別想活。

當然，白鳳仙本人能把頭擱在錢如土的肩頭上，聞着錢如土一身的酒臭味，對她而言，已經是表現出她深藏在內心中女性的溫柔面，如果叫她拉起錢如土上床去，她怎麼可能做得出來？

於是，火盆旁邊，這兩個分別了三十五年之久的初戀情人，默然的乾坐着。

不但是乾坐着，而且便話也免談了。

這光景看在暗中着急的花牡丹眼裡，她眞想立刻出面宣佈，「你二人是夫妻了。」

花牡丹當然急，急有什麼用，於是，花牡丹呼叫了。

「老爺子！」

「幹什麼？」錢如土一怔。

「莫忘了陽曲渡口有戰事呀！」

「我老人家沒有忘記。」

「所以啦，你老淋了雨，年歲又大，快上床睡覺啦！」

「我的事妳少管，妳還不快睡？」

「我是睡，可是你同白前輩也快睡呀！」

「這丫頭管起咱們來了！」

錢如土說着，用力的摟了一下白鳳仙。

白鳳仙却笑了。

白鳳仙開口帶笑，道：「這孩子對你挺照顧的，也算有良心，只是她也淋了雨，應該快快蓋上棉被睡的，怎麼還睡不穩？」

她的話雖然如此說，但花牡丹立刻有反應，自己眞是笨，如果自己沒睡着，他二老又怎麼會一同入內室？他們終究還是沒結婚吶。

花牡丹一念及此，她不再出聲了。

她不但不出聲，很快的發出微微鼾聲來。

不但她發出鼾聲，便那個年輕的白爾壯也呼嚕起來，顯然是睡着了。

於是，這座黃土窰洞內一時間沉靜得便地上落一根繡花針也能聽到叮噹響。

* * *

又是一陣時光過去了，白鳳仙仍然依靠在錢如土的懷中沒稍動。

錢如土顫顫兢兢的挺着胸，當然是不知所以了。

他乍看上去，就像土地公一樣，似笑又似哭，一副抖不掉又難搔的樣子。

錢如土這一輩子還是頭一回，頭一回就覺得受洋罪，頭一回也叫他難以應付。

就在這時候，白鳳仙發出微鼾聲，嚄，她也裝睡了，而且貼得更緊了。

錢如土一看，機會來了。

他怎知這是白鳳仙為他製造的機會呀！

錢如土慢慢的抱住白鳳仙，慢慢的托住白鳳仙的腰，更慢慢的站起來，然後……

然後慢慢的往內洞中走去。

眞妙，白鳳仙那麼坦然的，溫柔的，可人的睡倒在錢如土的懷裡不稍動。

因為白鳳仙心中明白，她如果動一動，甚至醒過來，說不定會嚇得錢如土把自己馬上拋在地。

錢如土既怕她又愛她，怕得很愛得深，弄了錢如土三十五年來神魂不寧。

但此刻，白鳳仙閉起雙目不稍動，只不過二十幾步路，錢如土走了個冒汗珠，無他，緊張吔！

別人是「小樓今夜又春風」，他們是「窰洞今夜才春風」；別人是「少年夫妻洞房歡」，他們是「一雙老人晚來春」，只見……

只見這錢如土抱住白鳳仙站在土炕前，先是來個大喘氣，再是慢慢彎下腰，然後小心翼翼的，如抱一堆雞蛋往下放似的，慢慢把白鳳仙放在土炕上。

外面的火盆不管了，小燈挑亮左右看，看得錢如土直搖頭，只見盡是瓶瓶罐罐的各種藥物。

錢如土怎知這些年白鳳仙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傷醫好，她已盡力多年了。

* * *

取過一張棉被，輕悄悄的為白鳳仙把被子蓋上，錢如土先是站在床邊癡癡的望，他站累了，才緩緩的坐在炕邊上，酒，早已不喝了，口水却在流。

錢如土有幾次伸手掀被子，但手在中途又縮回，他心中想：「如果白鳳仙把自己當成好色之徒，自己就完了，自己不是怕白鳳仙消失，而是幾十年的相思，如今才見了面，如果不歡而散，相見不如懷念了。」

錢如土在這方面是聽得多沒幹過，見過別人窮折騰，他也是搖搖頭，如今吶……

如今輪到他，他却手足無措了。

* * *

錢如土至少長嘆了十多聲，忽然間他的腰下一緊，不由吃驚低頭看，好一條嫩臂摟過來。

就聽棉被中的白鳳仙道：「你說雷公作的媒，為何再耗費好時光？」

錢如土這才明白原來她裝睡。

錢如土忽的剝衣褲，一面低聲道：「好好好，咱們別再耗時光，我上床……」

眞快，好像軍中比賽着裝一樣快，他剝衣裳像扯衣衫，三把兩把的扯得溜溜光，身子一歪，活脫一條老泥鰍一樣的鑽入被中了。

於是，就見棉被中有衣拋出來，一件，兩件，三大件……一件，兩件，三小件，然後是雨打水面波紋動似的，那棉被起伏起來了。

初時無聲音，但，久了便有低訴聲。

「阿土……」

「鳳仙……」

「累了就歇一下。」

「我怕妳累，我是不會累的。」

「你……老當益壯嘛！」

「妳也嬌美似十八歲的姑娘……妳永遠十八歲。」

「你這些年學的眞不少，至少你會說話。」

「而且是大實話。」

「我知你討我歡心，我還是很高興。」

於是，又是棉被不太平，起伏得更厲害。

然後，又聽那白鳳仙道：「你歇歇，你都出汗了。」

「我的汗是很少出的，只為叫妳看得起我。」

「如果我看不起你，不會留你們了，歇歇吧，香甜的果子是要慢慢的享用的，恩愛的情人是不會把這種事當成了折磨對方，我們是久違的情人呀！」

錢如土道：「是的，我們是……是……嗚……」

白鳳仙捉住錢如土吻上了。

吻是另一種愛的表現，錢如土從沒有過這方面的經驗，他把嘴閉着，還是白鳳仙咬開他的雙唇，塞進小舌在錢如土的口中撥弄，錢如土的大海嘴巴才張大開來。

眞的好味道也，錢如土迷惘了。

這時候他心中在想，娘的老皮，難怪江湖上那麼多人喜歡這個調調兒，原來其味兒無窮呀！

他一念及此，全身發動了。

他是上面啃下面動，這麼一折騰，忽然間不動了！

為甚麼不動了？因為完事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子艾慈與勞克來到江邊，小三殷勤伺候他倆吃喝，勞克留下養傷，小子則準備將萬兩銀子送出，路經寶山城打尖，正碰上寶山熊家之熊大少帶着四個手下前來小飯館調戲王老頭的二女兒，小子出手教訓他們，結果熊大少只好出一萬四千兩銀子買命……艾慈養足精神後，貼上假鬍子，來到了「怡紅院」……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一日三番索銀子　搗毀妓院救弱女

艾慈一掌拍在桌面上，道：「你個王八，可是怕我花不起銀子？」

大茶壺道：「絕非這個意思，如今天黑了，正是生意上門的時候，如果爺把姑娘全包下，今晚的生意……」

艾慈一聽，哈哈！逮到機會了，他是來找痲煩的！

艾慈馬上破口罵道：「開飯館不怕肚皮大，妓女院自不怕鳥長的，橫豎你們這些王八認錢不認人，只要爺我花銀子，何用你再多囉嗦。」

大茶壺哈着腰，道：「爺！你請息怒，這件事眞新鮮，小子幹大茶壺二十年，這是頭一遭遇上這一樁，我這就去上面回一聲。」

艾慈道：「既然你當不了家做不了主，你他娘的在我耳根聒噪個鳥，還不快把你們當家主事的找來。」

大茶壺道：「好！小子這就去請，爺請坐。」

大茶壺掀開布簾子走了。

艾慈很不習慣的摸摸貼在嘴巴上的繞腮鬍子，他雙手端正長衫，滿面春風的等着製造機會弄銀子了。

他心中很清楚，他不會也不願意在這種地方久耽，王家姐妹還設了酒筵等着他，就是勞大叔也在等着他趕回去，那才是正經事啊！

門簾子又掀開了。

進來了一個滿面紅光，雙目有神，一瞪眼能嚇死人的大個子，他那身錦緞馬褂上褂了一條金光閃閃的金鍊條，臉皮刮得淨光亮，一條青巾挽在髮髻上。

「劉爺！就是這一位。」

站在艾慈面前，姓劉的臉皮一緊，皮笑肉不笑地道：「聽龜頭說老兄要包下怡紅院三十歲以下的姑娘？」

「不錯。」

「只怕有四五十個之多，兄台可吃得消？」

艾慈一瞪眼，道：「吃得消吃不消是爺的事，我倒要問一問，你在這兒是幹什麼的？」

一聲哈哈，姓劉的說道：「算是怡紅院的負責人吧！」

艾慈仰面笑道：「老闆！失敬，失敬。」

姓劉的一擺手，道：「不！老闆還輪不到我，我只負責在此照顧。」

他頓了一下，又似乎有意抬出他的後台靠山，淡然地又道：「老闆這陣子忙了，唉！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寶山城出了這位『金刀』熊天剛，關洛道上也眞夠我們大爺辛苦的了，你可曾聽過，一提起我家老闆之名，江湖上大概就沒有人

不知道。」

艾慈一聲笑，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既然有這麼大的後台老闆，你就應該在怡紅院的門口，高高的掛起一把金刀，往後就不怕人白嫖鬧事了。」

姓劉的也冷冷地道：「劉某人掌管怡紅院十多年，還未曾遇過那個不長眼睛的敢來捋虎鬚，沒有幾把刷子，也不敢把怡紅院的招牌豎起來。」

他瞪了艾慈一眼，又道：「朋友！光棍眼裡揉不進沙子，你絕不是來尋樂子，你是來找碴的吧？」

艾慈嘻嘻一笑，道：「娘的，你這是武大郎墊小板凳往炕上爬，怪機伶的嘛！」

姓劉的嘿嘿冷笑，道：「就憑你這身骨架，也敢來怡紅院撒野？瞎了眼的狗兒，不要說這是熊老爺的字號，就憑我劉沖在此地的名號，也叫你武大郎下樓梯——連滾帶爬的滾出怡紅院。」

艾慈不怒，仍是笑嘻嘻地道：「眞可惜，熊天剛個狗操的不在這兒，對我而言，眞是一項無法彌補的損失。」

劉沖破口罵道：「可惡的狗賊，找上門來罵東家，你看我老爺不在家，你就來撒野，奶奶的，來人呐，把這王八蛋趕出去。」

突見布簾起處，一擁而衝進六七個手持刀棍的大漢，這些人似虎狼，一腳步直欺向艾慈。

喲！要打鬥啦！

艾慈急忙雙手搖，道：「慢慢來，等一等，我的話還沒說完，我的規矩總得叫我說出來，免得交手之後，劉兄怨我不事先說明白。」

姓劉的攔住他的人，沉聲道：「有屁快放！」

艾慈清了清喉嚨，緩緩地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這個人一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一但動上手，結果只有兩條路，一是要命，一是要銀子，江湖規矩要錢不要命，要命就拿錢來，兩個條件任君選，若是不清楚我再說一遍。」

劉沖忿怒地罵道：「放你娘的沖天屁，給老子拖出去狠狠地打。」

兩根鐵棍一把刀，照準艾慈就砸過來，另外四個也閃掠着，準備有機會也砍下一刀。

艾慈的身子沒離座，拿起一碗茶水，狠狠的潑向三人的臉。

「刷！」

緊接着，他拔出了二尺長的利刀來，也不知他是怎麼圈又劈，三個人的傢伙叮叮噹噹全落地。

三個人雙手捂着臉。

只見三個人的手腕還在流着血。

哀號之聲眞嚇人。

艾慈却哈哈笑着向另外四個漢子招手，叫他們快出手。

四個漢子只一僵，却聞劉沖又罵道：「砍了你這王八蛋！」

一柄雪亮尺半尖刀，快不可言喻地向艾慈刺過去。

四個漢子這時也發難了，四把刀閃着窒人的光芒，就好像一下子要把艾慈剁碎。

艾慈仍然沒動，但他的利刀却快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來了一招「橫掃千軍」。

就在對方一排刀芒尚差一尺半落在身上的同時，那一溜極光迸射出碎芒成束，四把刀如擊在岩石上般，紛紛落在地上。

只是那尺半長的尖刀，却在艾慈塌肩疾躲的時候，突被艾慈回手緊扣住劉沖的腕門，而無法動彈。

四個漢子暴退得快，一個個抖着發痲手腕直甩不迭。

劉沖像全身虛脫了一般，雖然他握着尖刀的手沒鬆開，但他却也用不出半點力道，單膝跪在艾慈面前，臉上已滾動着汗水，就好像有人潑了他滿面冷水似的。

艾慈湊近劉沖的面，嘿嘿笑道：「姓劉的，你這把尖刀還眞夠利，若是不小心挨上那麼一下子，我說兒，還有活命呀！看來，你這裡不只是個盤絲洞，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地方嘛！」

他把自己的利刀插回後腰皮鞘裡，伸手奪過劉沖的刀。

那把尖刀可眞利，因爲艾慈把刀拿在手中，雪亮而冰冷的刃芒，他盡在姓劉的臉皮上蹭，蹭得「沙沙」響個不停。

屋子裡，誰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這種聲音，還挺教人聽了不舒服呢！

「你……你想幹什麼？」

他的右腕仍然握在艾慈的手中，身子依然半跪的斜歪在艾慈面前。

艾慈罵道：「我想操死你姥姥，更想放火燒了你這座害人坑。」

劉沖也怒容滿面，道：「好！算你狂！算你狠！『金刀』熊老爺也不是個省油的燈，你小子就等着挨宰吧！」

艾慈忿怒的一腳踹在劉沖的肚皮上，罵道：「去你娘的『金刀』熊天剛，他的陽壽未完，所以今夜未被爺我碰上，他仗着一把唬人的破刀，便在這寶山城開了個人肉攤子，賣的全是別人的肉體，姓熊的絕不會把他自己的女兒弄來當肉賣，借你小子這張臭嘴巴，替我把話傳給他，奶奶的，他不來找我，早晚我也不會放過他，老子要放他的血。」

劉沖直哈着冷氣，掙扎着想站起來，却是肚子痛得「咚呀！」一聲，又坐了下來。

屋子本就不大，滿屋子都「唉呀」叫個不停。

艾慈聽得可樂了。

眞是威風呀！

他自斟一杯茶，邊飲邊道：「我似乎已言明在先。」

他放下茶杯，把拿來的尖刀舉在面前，像折斷一根竹子般，順着刀尖，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折。

約莫着尺半長的尖刀被他折成七八節，全部堆在他的茶杯邊。

劉沖喘着氣，冷冷地道：「好小子，算你狠，把名字留下來，老子也好向熊老爺有個交代。」

艾慈嘻嘻地道：「這個你放心，等咱們的交易成功，我自會叫你知道，你今天遇上了什麼人物。」

「什麼交易？我同你沒交易可談，你滾！」

劉沖的「滾」字甫一出口，突然「咻！」地一聲，星芒一閃，一截斷刀早已插在劉沖的肩頭上。

「哎呀！」

劉沖的手按在肩頭上。

艾慈淡淡地笑了笑，道：「如果我是你，處在這種要命的時刻裡，絕不會在嘴皮子上耍狠。」

突然，他又大聲地吼道：「統統面對老子，你們席地坐下來，小心的聽我說，要是那個敢動一動，老子就把這些斷刀片往他的腦袋上扎！」

七個漢子不敢不服從，一個個移到劉沖身後邊，果眞都坐在地上，連動一下也不敢呢。

艾慈笑了笑又看了看，道：「正好八個人，兩排坐下來，對正，對正前方的人，你們沒服過兵役受過訓呀！快快對正坐好。」

八個人擠着坐，房間的空間就大多了。

眞是聽話！

因爲，誰也不想讓自己的腦袋開花。

屋子裡的燈不亮，艾慈叫道：「點個燈來，怎麼只有一盞燈而已，你們在鬧油荒是不是？」

屋子裡人一多，自然也暗多了。

門外面傳來了茶壺的聲音，道：「來了！來了！」

原來這個王八根本就沒離開，他躲在門外看熱鬧。

本以爲看的是艾慈被揍，沒想到反而看到了劉沖等人挨打。

茶壺急急的送來了一盞大號的燈，還連連對艾慈打躬作揖，對於地上坐的人，他連正眼也不敢瞧，匆匆地便出去了。

他也怕挨刀。

屋子裡更見清楚了。

艾慈又拾起一截斷刄，冷冷地道：「打從現在開始，如果再有令我不如意的事情發生，這斷刄就往他的頭上送。」

一頓，他咬咬牙。

表情看來是唬人的，但誰也不敢試一試。

「如果引得我凶性發作，奶奶的，銀子我也不要了，先拿你們這羣王八開刀，然後一把火燒了你們怡紅院，再找到姓熊的家中，來一個鷄犬不留，當然，你劉沖一家我也不會放過。」

說得可眞絕。

劉沖冷冷地道：「娘的，有什麼深仇大恨，你一定要趕盡殺絕，我這裡的伙計全叫你整治得東倒西歪，你難道一點慈悲都沒有？江湖上可沒有你這種老橫，就算你的胳臂粗，可也離不開一個理字吧！」

艾慈冷冷地笑道：「理字我只有一個，那就是姓熊的不該開這麼一座怡紅院，娘的，姓熊的一把金刀在手，明敞着是走道的梟霸，暗地裡却搞人肉生意，明暗一馬掃，大小他統吃，有違道上規矩。」

劉沖捂着肚皮想站起來，但他只挺一下，又坐了下來。

他怒目圓睜地道：「能啃到熊老爺頭上的，必然是有點道行，要銀子我給，但你得露口風，究竟你是何方神聖下凡來？」

艾慈笑笑道：「如果你追問我是誰，不如我自動告訴你，因爲你要知道我是誰，那我的價碼可就高了，不過這話又說回來，錢是姓熊的，你小子不過是個小小過路財神，好！我告訴你我是誰！」

他這麼一說，幾個漢子也不「哎呀」了。

一個個豎直了耳朵聽，想知道這個大鬍子白面人是何許人！

艾慈咧嘴一笑，道：「江湖上有明盜暗盜，大盜小盜，像你們這種買賣該屬於暗盜一流，而我却是大盜中的大盜，只不過我這個盜字與衆不同罷了，我認爲我『盜』得十分的安心，心安理得，我順氣極了。」

說了半天，全都是廢話。

劉沖冷冷地道：「你囉嗦了半天還未報出你的名！」

艾慈道：「我的名字有點洋，人家叫我『黑桃愛司』。」

突聞有個受傷的漢子戟指艾慈，道：「劉爺，黑桃愛司我見過，那小子是個大孩子，這傢伙……」

他的話才說一半，艾慈伸手扯下假鬍子。

那人一聲叫，道：「是……是……就是黑桃愛司呀！要是剛才我認出來，那龜孫子還敢衝進來。」

劉沖忿怒地狂叫道：「我操你老祖宗，中午你才拿去一萬四千両銀子，還殺了我們一個人，才幾個時辰呀，你又撲進怡紅院，難不成你吃定咱們了？」

艾慈臉色一寒，道：「好小子，你知我名又開駡，你拿小爺當鳥甩呀，奶奶的，老子銀子也不要了，我這就拿你的腦袋當西瓜扎。」

他抓起一截斷刀就要射，他已揚起了手。

劉沖的手抱住頭，狂叫道：「等等！等等！你厲害，我服了你了，黑桃愛司本來就是老大，我給銀子就是了。」

艾慈道：「我最討厭囉嗦，你這回不再囉嗦了吧！你爲何不放聰明點，人死鳥朝上，一切全泡湯，銀子是姓熊的，老命可是你自己的，你此刻就算爲姓熊的盡了忠，他頂多在你的棺材蓋上弄個『義僕』二字，抬出去一樣埋在泥土裡，不會把你供在神位上。你想想，你犯得着嗎？」

「你等着，我這就去拿銀子給你。」

艾慈一把將劉沖抓住，笑笑地說道：「我扶着你走，你傷得這樣，可眞還不輕呢！嘖嘖嘖！」

劉沖心中明白，左臂被抓住，有如上了一道鐵箍，只要自己稍稍一用力，全身就會痲痲的。

外人看了還眞以爲艾慈在扶着劉沖呢！

艾慈「扶」着劉沖，走出二樓「閨閣」的門，繞過了廻廊，到了一間大房中，進得房門，艾慈回身一脚把房門踢關上了。

但艾慈仍然沒鬆開手。

劉沖從腰裡摸出了一把鑰匙，打開了一個棗木櫃子。

這個櫃子內有三層的抽屜，每層放的全不一樣。

第一層放着一堆大小不等的零碎銀子金飾。

第二層全是這怡紅院的賣身契。

第三層才是艾慈所喜歡的，盡是一張張的銀票。

劉沖板着臉道：「怡紅院全部的家當全在這兒，『黑桃愛司』，你自己琢磨琢磨看着辦吧！」

艾慈連想也不多想，一把把的銀票往懷裡塞。

不拿白不拿呀！

金元寶他揣了十幾個，最後又把那疊姑娘的賣身契抓在手。

劉沖一怔，道：「你……你要這東西當鳥啃？」

艾慈哈哈一聲笑，說道：「反正怡紅院要砸鍋，還要這玩意兒幹什麼呢？」

劉沖伸手按，道：「我的黑桃愛司，怡紅院破財，指望着還得由她們身上弄回來，你這麼一來，我們連撈本的機會也沒了。」

艾慈冷冷笑道：「王八蛋，你還沒弄明白呀，老子這是來抄你怡紅院的，櫃子裡的碎銀子你用來遣散下人用，我的話你明白了沒有？」

劉沖全身不自在。

他氣得直吸氣，滿臉已泛青，可就說不出一句話來。

頓了一陣子，才咬咬牙地道：「我操，人你也打了個半死，銀子也被你抄光了，臨走還逼我們關門大吉，你……你當眞成了十字路口的螃蟹，橫行霸道得可以。」

艾慈笑笑道：「你怎麼說都沒關係。」

他揪住劉沖來到屋簷下，三個茶壺還大着膽替劉沖講人情。

突然，艾慈吼道：「我要怡紅院所有的姑娘全出來。」

三個茶壺忙着往各院中叫：「姑娘們出來了，前面接客了。」

「姑娘們可要仔細的打扮呀，誰要能侍候好這位少爺，老闆一定有賞賜。」

「快走，前面接客了。」

劉沖滿臉苦兮兮地道：「黑桃愛司，你剛進怡紅院的時候，打譜就要我們關門了，是不是？」

「所以我要三十歲以下的姑娘全出來。」

「爲什麼不要三十歲以上的老姑娘？」

艾慈笑笑道：「小的走光了，老的還有誰要？」

劉沖氣得直翻白眼，因爲艾慈說的是實話。

三個茶壺就好像趕鴨子似的，把五十多個姑娘統統集中在前院裡。

艾慈站在台階上看，乖乖，可眞齊全，還應了初來時那個茶壺說的話，什麼樣的花色都有。

唔！其中還有個獨眼鳳？

這可就是奇怪了。

獨眼的姑娘看在艾慈的眼中，還眞令艾慈心中痛，那麼個嬌模樣，怎會瞎了一隻眼呢？

約莫着這獨眼姑娘頂多不會超過十五六，她如果不是瞎了一隻眼，絕不會輸給王家的姐妹。

招招手，艾慈把獨眼的姑娘叫過來。

却見一個茶壺笑笑地迎上前，道：「小爺，你眞是有眼光，他還是囫圇貨，還未曾……」

抖手一嘴巴，茶壺張口吐出了四顆牙，滾在地上爬了起來，但是他還不知道爲什麼艾慈會打他。

「爺！你……」

艾慈在燈下問：「姑娘，妳叫

什麼名字？」

回答的聲音很柔，有如蚊鳴，但艾慈却聽得清楚，那是兩個極不相稱的名字──「西施」。

艾慈心中明白，她不是眞的叫西施，那有獨眼西施？

艾慈笑笑道：「妳的眼睛……」

西施聞言，開始雙肩抖動着。

她開始落淚了。

她還看看一邊的劉沖，她不開口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她怕劉沖，她怕再遭毒手。

艾慈當即問道：「妳是那裡人？妳不會是本地人吧？」

那聲音又傳來。

聲音雖然不大，也很柔，但聽在艾慈的耳朵裡宛如在打雷，幾乎讓他站立不穩，有如地震般。

因爲那獨眼姑娘西施道：「孟津南面的艾家集。」

艾慈眞想哭，但他這個時候不能哭，因爲面對這位故鄉人，她是怎麼會流落在這個寶山城呢？

咬咬牙，艾慈道：「妳姓艾？」

西施道：「不，我媽娘家姓艾，我姓白。」

「小三！」

艾慈立刻想到勞克身邊的小三，他也是艾家集的人，也是姓白！巧！他娘的，艾家集姓白的是外來戶，姓白的人家並不多，娘的，這件事有些玄，可得問一問她是怎麼瞎了一隻眼的。

艾慈翻閱着姑娘們的賣身契，他問西施道：「妳可有賣身契？」

「有，爲了埋葬我爹，才立下賣身契。」

「說說看，妳的眞名姓。」

「小娟，白小娟。」

艾慈一張一張看，嘴裡還唸着：「白小娟……白小娟……唔！在這兒。」

他抽出一張賣身契，又仔細的看一遍，道：「不錯，妳是艾家集的人。」

他將那張賣身契在掌中一握，然後又把手掌攤開來，便見那張賣身契已成了一堆粉末般，飄落一地。

他看了看白小娟，道：「妳自由了，妳不再是怡紅院的西施，妳是白小娟，告訴我，妳的眼睛是怎麼瞎的？」

白小娟跪在艾慈的面前，她叩了三個響頭。

艾慈竟然忘了伸手攔，他瞪直了眼。

白小娟站起來，道：「這隻眼睛是被熊大少爺用鞭子抽瞎的。」

艾慈眼一瞪，仰天厲笑嚇死人，那聲音直如夜梟在長鳴，表情似發了瘋般，嚇得姑娘們忙後退。

因爲實在是太可怕了！

艾慈突然止住了厲笑，人也變得如冰山雪人般，字字鏗鏘地道：「白姑娘，妳稍安勿躁，姓熊的雜種抽瞎妳一隻眼，我叫他連本帶利的還你一對眼。」

他的話聲猶在，人已彈起三丈高，他把屋簷下的一盞紗燈取下來。

他高聲地喊道：「姑娘們，這些全都是妳們的賣身契，且看我一把火將它們全給燒了，妳們就自由了。」

眞爽快！

他也不將紗罩取下，三把兩把便全燒光了。

紗燈也被燒着了。

「哄！」一聲。

所有的女子一哄而散，各自奔回了自己的屋子裡，忙着收拾一應細軟，匆匆的奔出了怡紅院。

＊　＊　＊

這件事立刻轟動了寶山城。

等到艾慈與白小娟走出了怡紅院消失不見，劉沖這才狂吼叫罵起來：「搶劫了，他奶奶的，快去報告東家知道呀！」

東家？

當然是指住在寶山城東後街的熊家。

艾慈手拉着白小娟，只幾個轉彎，便消失不見了。

二人一路摸到南城的王家父女開的小飯館。

這時，已快二更天了。

王掌櫃的奔迎出來，笑笑地道：「小恩公，快快請後廳坐，酒席已擺好，正等着你回來入席呢！」

王掌櫃發覺艾慈的身後有一位獨眼的姑娘，不由地怔了一下，忙輕聲地問道：「這位姑娘是……」

艾慈笑了笑，道：「我的小同鄉，艾家集的人。」

王掌櫃呵呵一笑，便領着二人往後院走。

後屋裡燈火通明，王家姐妹正在痴痴地等。

艾慈帶着白小娟走了進去。

只見桌上放着四大件，却用海碗蓋着，象牙筷子白玉杯，一把鶴嘴銀酒壺，光景把艾慈當成貴賓款待。

艾慈坐在首席上。

王家姑娘掀開了蓋着的海碗。

頃刻，一屋子充滿了濃濃的香。

艾慈這時早就餓得慌啦！

王老頭斟酒，他介紹道：「我的大女兒，她叫小倩，我的二女兒，她叫小雯，今日小俠救了我們父女，眞不知要如何感激你才好，聊備薄酒，不成敬意，敬請笑納。」

艾慈笑了笑，道：「王掌櫃，你千萬別再叫小俠，你們的這桌酒

席我先謝過，我這裡還有件急事待辦……」

他指着一邊坐的白小娟，又道：「今天也眞巧，無意間救了我的小同鄉，我想暫時要她住在你這裡，多不過十天八天的，就會有人來接她。」

不等艾慈話說完，王大小姐趕忙上前，她款款地拉住白小娟，露出了關懷備至的樣子來。

白小娟這時才知道，救自己的原來是自己的小同鄉，也是孟津南面艾家集的人，她實在高興。

於是，白小娟含淚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

原來當初賣身葬父到熊家是當丫環，不料因爲她頗具姿色而惹來熊大少的色心，但她却抵死不從。

幾次的拒絕後，惹惱了熊家大少爺，一頓皮鞭的狂抽怒吼中，竟然把她的一隻眼睛給抽瞎了。

她在熊府養了三個月的傷，最後才被熊大少逼進怡紅院裡，但她瞎了一隻眼，所以沒有客人找她，因此她才保住了自己的貞操。

說完自己不幸的遭遇後，王家姐妹却先落下淚。

艾慈怒道：「不要說你是我小同鄉，就算不相干的人，一旦給我遇上，我照樣要包攬到底，白家妹子，妳看我去替妳討回公道吧！」

酒席眞豐富，而且又是王家大姑娘的拿手傑作，艾慈那裡會吃過，直吃到過了三更才吃完。

白小娟留在王家後屋裡，自有王家姐妹來陪伴。

艾慈就睡在前廳裡。

艾慈一睡睡到四更天。

月已西移，寶山城就像個死城一般的靜。

艾慈緊一緊衣衫，他閃身出了王家店，攀過高牆，他來到三丈高的城牆下，奮力一躍，便登在城牆上。

艾慈看看月亮，稍辨一下方向，寶山城並不大，有條河水自北流下來，河上隱約還有小舟靠岸邊。

艾慈心裡很明白，熊天剛是寶山城中標準的惡霸，他家住在寶山後街上，必然是一所大宅院。

而自己走在城牆上，很容易就會看得到，不必在巷子裡走冤枉路去找。

也眞湊巧，他果然找到了。

不過，那也是因爲他聰明、機靈啊！

就在距離東關偏北的地方，緊靠城牆下面，還有一個大廣場，一座巨大的宅子，坐北朝南，門口有一對石獅子，張牙舞爪要吃人，光景正襯托出宅中主人的身份來。

白小娟就說過，熊家門口有一對石獅。

艾慈冷冷笑，躍身下了城牆。幾個起落間，他已站在兩個石獅中間。

艾慈胸有成竹的，他又掏出那個假鬍子，匆忙的往嘴唇上貼，又用布巾包住頭，這才伸手去拍門。

「開門！開門呀！」

他的聲音有些氣急敗壞的樣子。

大門後兩個人，睡得好好的被吵醒，有個大漢子一面點燈一面嘀咕着：「甚麼急事，半夜三更擾人清夢。」

終於，朱漆大門打開了。

兩個漢子在披衣衫，手中的燈舉得高高的照向艾慈，那人「咦！」了一聲，道：「朋友，你好生面，找誰？」

「你們這兒可是熊家的住宅？」

舉燈漢子似沒睡醒的地道：「是呀！你要找誰？」

艾慈口唸「阿彌陀佛」道：「總算不負熊當家的使命，勞駕二位，快把大少爺請出來，再晚就來不及了。」

一聽是老爺派回來的人，兩個漢子醒一雙，其中一人吃吃地道：「兄……兄台裡面坐，我們這就去請大少爺。」

艾慈連聲催促二人快，一本正經地又道：「熊當家遇上厲害人物了，吃人一刀子，正不知是死是活呢！」

兩個看門的吃了一驚，急急忙忙往後走，却又被艾慈叫住，道：「以我看傷勢不輕，但還有救，熊當家特別交代，不要驚動內眷，只叫大少爺快趕去。」

二人連忙點點頭，道：「好！好！知道了。」

兩個漢子往裡面走。

艾慈暗中跟了進去，一連過了兩道院，後樓上有人往下問：「什麼人？」

有人回應：「前面門房的，有急事要見大少爺。」

「什麼急事不等天亮再說？非要半夜三更鷄貓子喊叫，要知少爺如今心情不佳，你們少來煩。」

門房一人道：「是老爺連夜派人來了，老爺受了傷，急着見少爺哩！」

「颼！」一聲，樓下廊上竄出一條人影，只一掠便到了二人身邊。

門房的人抱拳道：「原來杜師父值夜，這辛苦了。」

姓杜的是護院武師，沉聲道：「老爺西去長安，怎會遇上什麼厲害人物？這送信的人呢？」

「杜師父的意思是……」

姓杜的指着二人，道：「你們也不想一想，老爺才去沒幾天，長安離此地千里，會是老爺遇强梁？」

其中一人拍胸口道：「這個人會是誰？」

姓杜的道：「我看來人有問題，你們忘記了？白天王家飯館那個黑桃愛司小王八，他到晚上又抄光怡紅院，說不定半夜他找到家門前來了？」

有個門房道：「外面不是個孩子王，他長了一臉的腮幫鬍。」

另一個道：「走！帶我去看看。」

三個人魚貫往前走。

艾慈就像一陣旋風，擰腰上了樓，他推開窗往裡面看。

屋子裡眞派場，黑夜裡，屋內的傢具件件發着光，有個大而寬的架子上，一卷卷全是字畫，另一個架子上擺滿古玩玉器，靠右面是間大臥房，珠穗簾子雕花門，裡面正發出微微的鼾聲來。

艾慈挑起珠簾子往裡面看，臥房的光比外面的光還亮，床上的兩個人屁股也會發光。

臥床上睡着兩個人，芝麻糖似的扭在一塊兒，睡得可眞是香。

一手抄起利刄來，艾慈閃近床前，他挑起了繡花帳子來，左手反掌，狠狠的砍在那少婦的脖子上。

那少婦「嚶嚀」一聲鬆了手，仰面光身昏過去了。

響聲也把熊大少弄醒來了。

「誰？」

艾慈墊起脚尖，低頭裝鬼衝着熊大少道：「嗨！熊大少，我來看你了。」

熊大少揉揉眼，發覺床前不是鬼，遂說道：「我不認識你，請問你三更半夜闖進我家幹什麼？」

艾慈冷冷道：「幹什麼？王八蛋你做的好事。」

熊大少撐起上身，道：「我做了什麼事？你說！」

艾慈一掌打在熊大少的頭頂上，駡道：「你小子一皮鞭抽瞎了別人一隻眼，又把人推入火坑裡，我說兒，難道你就忘了這件事？」

熊大少吃了一驚：「你……」

他只「你」一聲，便看清艾慈手中的利刀，他立刻明白面前站着的是何人。

「黑桃愛司，我與你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你要銀子我給你，合着夜來你又抄我怡紅院，這筆帳沒算完，半夜你又摸到我的床邊來，怎麼的？合着你吃定我們熊家了？就算有什麼解不開的結，化不去的仇恨，也該等我爹回來，再怎麼也不該在一天之內三番兩次來折騰人。」

艾慈哼了一聲，道：「若論你父子罪行，何止要折騰你們，老實說，宰了你們也不過份。」

「怎麼說？」

「好！乾脆我明說，我是來挖你眼珠子的。」

熊大少會過意來，忙揮手道：「娘的，你大概又要敲幾個，好！你再一次的開個價，少爺今夜也認了。」

艾慈冷冷地道：「這一回有銀子也不行。」

熊大少突然張口大聲叫：「有刺客，有……哎呀！」

艾慈出手眞俐落。

他快得與他那把刀十分配合。

兩顆眼珠子他用布巾包一雙，揣入懷中回身走。

熊大少早已痛得昏死過去，那鮮血自兩個血洞中流了出來，流到那少婦的奶幫上。

這光景很是悽慘！

* * *

姓杜的師父到了大門口，不見來的大鬍子，他叫了幾無沒回音，立刻知道上當了。

姓杜的急忙回身走，正聽到大少爺在叫痛。

他持刀衝上廳的時候，艾慈早翻過牆頭不見啦！

艾慈回到王家小店，他發覺小店裡王家大姑娘已經起來了，還在灶房燒開水。

王小倩見艾慈自外回來，並不多問，也不驚訝，她只那麼淺淺一笑，算是打過招呼了。

她知道艾慈不是平常人，男人，尤其像艾慈這種非常的人，對女人而言，有時候保持沉默比開口好得多。

王小倩就是善解人意。

這世上善解人意的女人已經不多了。

艾慈走進房裡不久，外面仍然灰濛濛的，王小倩已端來個銅面盆，盆內放着粉香毛巾，她放在櫈子上，道：「艾兄弟，你過來洗把臉，我這就給你做早點，艾兄弟，我不知道你喜吃什麼樣的早點，甜的還是鹹的？南方的糕點都是甜的，北方的燒餅是鹹的，棗泥糕配八寶稀飯，你可喜歡？」

艾慈心頭一緊，這個姑娘眞會侍候人。

艾慈低聲地道：「大小姐！這些事叫灶上的人去做，至於早飯，我什麼都吃，幾個饅頭加上葱，一碗涼水照樣行，你說的那些，我還是頭一回聽到呢！」

王小倩掩口笑道：「艾兄弟，你在江湖行俠仗義，很少安定下來住，我今天給你做一餐，你吃吃看。」

艾慈不開口，他的心中已經甜甜的。

王小倩就像個花蝴蝶也似的，一溜煙奔入了灶房裡。

艾慈扶着店門望着小倩的影子在發楞，他黯然神傷的思忖着，他

此刻怎能存着「獨樂樂」的想法？

艾慈不能獨樂樂，因爲他的包袱重，那麼多人口等他一個人送吃的。

唉！眞是煩人啊！

王小倩的手藝絕，匆匆弄好一鍋棗泥小米粥，南方的糕餅一大盤，匆匆地又走進艾慈的房裡來。

開飯館各樣材料現成的，只需切煮就可以了。艾慈想起三官廟，他在三官廟喝稀飯，另外就是兩個槓子頭。

如今他想起師父趙光斗的話，學了他的本事後，江湖上便有一席之地，這往後吃香喝辣享用不盡。

現在，艾慈就有這種想法。只是，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更加重了。

吃香喝辣很簡單，心裡舒坦可就不容易。

想起白小娟，他就不舒坦了。

艾慈坐在小桌前，內心有着衝動，强自擠出一個笑，但他也知道自己笑得一定很難看。

搓搓手，艾慈對王小倩道：「小姐，天亮了，妳爲我做那麼多好吃的，眼下有件小事，得煩妳幫個忙了。」

淺淺一笑，王小倩臉上露出兩個梨渦來，道：「艾兄弟，別叫我小姐小姐的，叫我小倩或小倩姐。」

她眨了眨美眸，道：「艾兄弟請吩咐。」

她的聲音清脆悅耳，好聽極了。

艾慈一笑，低聲道：「請把白姑娘叫過來，再爲我們雇一輛騾車。」

王小倩雙目一黯，道：「艾兄弟今天就要走了？」

「沒法子，我身不由己，我已經躭誤一天了。」

透着無奈，王小倩深深的看了艾慈一眼。

艾慈似乎在王小倩眼神中發現了什麼，那是一種芳心欲碎而又難以啓齒的眼神，也是少女欲愛而又不敢表白的表情，令人同情。

王小倩款款走向後面。

今天王家小店不開門了，小二還在呼呼睡。

不久，白小娟來了。

一進門就向艾慈跪，這一回却被艾慈攔住了，道：「坐下來先吃個飽，然後咱們要走了。」

二人默默的吃着，糕點好吃，艾慈却盡往小倩面前送，他心裡在泣血……

突然，白小娟說道：「在熊家的時候，就聽有人在說，誰要娶到南城王家姑娘，這一輩子有口福了，如今吃了這兩餐，才知道果然傳言不虛。」

艾慈笑着沒開口。

他只管猛吃，確實也好吃，他此生眞的頭一回吃這麼好的早點。

王小倩笑道：「白家妹子可是在笑我了。」

艾慈道：「她稱讚姑娘手藝好，但不知將來誰有福氣。」

王小倩不回答，她似笑非笑地道：「外面的車已雇好了，指望着艾兄弟能常來，我一定給你弄更好吃的。」

艾慈聽着她的話，氣自己怎麼沒她大，如果今年能有個二十歲，不正好可以把她娶回家！

艾慈露出個無奈地笑。

王小倩還以爲他不能常來呢？

王老頭與王家二小姐也來了。

王老頭與二小姐小雯極力挽留，要艾慈多住幾日，但艾慈有要事在身。

他的要事是無法解釋的。

王小倩是個明白人，她就沒有太挽留，因爲她明白艾慈不是池中物，他是一條龍，一條能呼風喚雨又飛翔在天空上的神龍，這種人是閒不住的，這種人屬於江湖的，他的生命便也爲江湖而活。

這位王小倩實在是位難得的紅粉知己呀！

她雖然不加挽留，但艾慈却又在王小倩的眼神中，彷彿體認出她此刻的心意。

白小娟登上那輛騾車的時候，王小倩遞了個小包袱，道：「這裡面全是吃的，路上想吃就吃一點，還有艾兄弟……」

但不知爲何，她並沒有說完。

睜着一隻眼，白小娟直稱謝。

艾慈對王家父女抱一抱拳，更重重的看了王家姐妹一眼，回轉身便與趕車的併坐在騾車上。

* * *

已經離開寶山城一個多時辰了。

騾車到了渡口，一條四方型渡船，正行駛在河中央。

白小娟下得車來，緩緩走近艾慈身邊，她把包袱打開來，取出兩個甜餅。

那是王小倩做的，艾慈一眼便知道，笑笑接在手，道：「王家姑娘灶上的功夫眞好，妳也吃吧！」

正要再取，忽然「咦」了一聲，包袱裡竟然有一封精巧的信。

「兄弟，這兒有封信。」

艾慈的嘴巴塞得鼓鼓的，一聽有信，他伸手接過來。

他小心的拆開信，那上面寫的是：「艾小俠收。」

艾慈發覺信裡面的字好漂亮。

艾慈就寫不出這麼好看的字。

他能勉强的看懂信，心裡就高興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八邪中的「笑裏藏奸」文公度與包成器、巴結三人，原要去東北劫紅貨不成，折回來到兩猨山上找扁鴉大夫，探聽中毒後的南英消息，扁大夫依南英囑咐，將他埋進土坑下，又在屋舍中撒灰消毒，匿在樹上的文公度三人看得淸，深信這怪老頭確是得了瘟疫而死，而那中了劇毒的南英公子確是在蝴蝶谷上，於是又飛奔而去……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投鼠忌器敵逃遁　竊聽對話心震撼

嬌嬌抬起右臂，便看到長繩的另一端冒出水面，有個三四歲大的娃兒，「哇」的一聲叫，道：「哎唷！」岸上，「死要錢」笑呵呵的道：「快了！快了！祇要你能漂在水面上，我就拉你上來！」

於是，她手一鬆，便見水面的女娃「噗通」一聲又沉入江中消失不見。

長繩拖曳在水面上五丈遠，繩的另一端又見那女娃隨波載沉載浮，偶爾一聲尖呼大叫，却換來嬌嬌一聲哈哈大笑。又是半個時辰過去，「死要錢」嬌嬌忽然一怔，忙不迭收回繩索，發現小女孩已氣絕，便不由得雙目一厲，道：「眞是沒有用，喝幾口水便完蛋翹。」她解開繩子，忿忿的自言自語，道：「這個方法不好，我得另想別的方法！」

祇見她把繩索挽起來，突然一脚踢向那臉色泛紫的女娃兒，「彭」的一聲，小小的屍體被她毫不留情的踢入江中，她竟連多看一眼也沒有，回身便走！

「死要錢」嬌嬌遙望向無憂島對面岸上，她有些抱怨的道：「成器也不回來了，便文老大他們也一個不見，把這娃兒的事忘了嗎？太可惡了！」

走入洞中，嬌嬌十分沮喪的走向老禿子的土窰洞內，忽見一個女娃兒向她奔來，笑嘻嘻的道：「阿姨回來了，給小彩帶好吃的回來了？」

嬌嬌伸手抱起女娃兒，笑道：「小彩，阿姨沒有離開無憂島，不過……」

突聞得老禿子道：「嬌嬌，你不是要教小彩學游泳嗎？你可以開始教她了。」

小彩拍手笑道：「阿姨要教我游水呀，太好了，快帶我去！」

「死要錢」嬌嬌搖搖道：「不行，不行，我還沒有找出一種教你學游泳的方法。」

她嘆著氣又道：「我試了四五種方法，都不好，眞是氣死我了！」

原來嬌嬌抱來別人的孩子在江邊作試驗，想找出一種學習游泳的方法來教小彩。

剛才她踢入江中的小女孩，也正是她把別人的……

別人以爲她可惡，但她却認爲這種做法也是應該的，犧牲別人成全自己，這世上本就天天在發生。

當然，這種事情，在八邪之中，根本就是平常事一件。

老禿子笑嘻嘻的問嬌嬌，道：「當初你是怎麼學會游泳的？」

「死要錢」嬌嬌道：「七歲那年，我被人拋入河裏，順流而下我沒有被淹死，以後我便自然會游泳了。」

老禿子笑道：「你何不也把她拋入江中，也叫她順流而下，看她淹不淹死？」

嬌嬌「噗」的一掌打過去，「啪」的一聲，老禿子跌在地上，叫道：「喂，怎麼打我？」

嬌嬌叱道：「我打你是叫你清醒，你個老混球，也不多用用大腦想一想，萬一我把她淹死了，文公度他們回來問我要人，我怎麼辦？」

老禿子道：「不如這麼辦吧！你把她帶到一處水淺的河裏去練，一定不會淹死。」

嬌嬌想了一下，點點頭道：「我看也祇有這麼辦了，不過……」

老禿子道：「不過甚麼？」

嬌嬌道：「我覺得文公度他們也該回來了，萬一我離開青衣江，他們回來找不到我，怎麼辦？」

老禿子道：「這個容易，妳祇要限定個日期，等文公度他們回來，我便對他們說。」

嬌嬌道：「好吧，我以十天爲期，十天之後我必定趕回無憂島，老禿子，你記一下。」

老禿子笑得十分凄涼，道：「你放心，嬌嬌，我如今雖然變得奇醜無比，但腦筋還十分靈光，忘不了你的事情，尤其是……」

老禿子雖快六十的人，但久旱之後想雲雨，因爲他也是人，人如果少了男女之間所製造的樂子，不少人就會發瘋，發狂，就像狗，如果狗不吃屎，便一定是狠，而狠是要吃肉的……

「死要錢」嬌嬌當然更明白這些極明顯的道理，所以她找個女人少的地方住，而且也祇有她一個女人，這樣她才最吃香。

笑笑……嬌嬌笑得十分媚，她拍拍老禿子的肩頭，道：「你餓了，是嗎？」

嬌嬌拍拍老禿子的光頭頂，笑道：「我也十分饑渴呀，你知道成器有多久未回來了？」

老禿子道：「成器不該拋下你久久不回的。」

老禿子試著想伸手去摟嬌嬌，但雙手有些顫抖。

嬌嬌忽的轉身，道：「你難道不想……」

老禿子道：「我不敢，如果你答應……」

嬌嬌道：「你難道忘了，我最喜歡的是銀子，可是你……」

老禿子道：「我沒有銀子，可是我有你需要的東西，難道你忘了？」

嬌嬌回身以手撫摸著老禿子的臉孔，笑道：「你不提我倒忘了，快把你配的『縮骨斷筋散』與『閉氣斷脈丹』再取些給我。」

老禿子道：「可是……」

嬌嬌突然臉色一沉，道：「快拿來，否則，等成器回來之後，我告訴他，你這老狗調戲我，他若不剝你的皮那才算你命大！」

老禿子一哆嗦，「冷面小刀」成器的火爆性子他清楚，萬一嬌嬌眞的如此說，自己準死無疑。

剛升的慾念頓消，老禿子忙自懷中取出兩個瓷瓶，雙手遞向嬌嬌，道：「嬌奶奶，你厲害，萬望金口留德，我把藥給你就是了。」

接過兩瓶毒藥，嬌嬌笑瞇瞇的道：「老禿子，你都這麼大的年紀了，我是爲你的健康著想，長壽之道少洩慾，你怎麼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走至土窰門口，嬌嬌又回過身來，笑道：「我走了，十天之後必定回來。」

老禿子怔怔的看著嬌嬌走出去，他心中大感不是滋味，心中的忿怒，便不由得令他咬牙暗中道：「我不會讓你們得逞的，等著瞧，我絕不會叫你們如願的！」

＊　＊　＊

青衣江上正飄著細雨，風微微！

雨絲如綫，一根根自天上垂下來，彷彿掛了一天的細麵條，落在江面上，無聲，也無形。

「死要錢」扯著女娃兒小彩，繞到島北端的一個小彎，她躍上一條小舟，輕鬆的划到青衣江岸。

小船在一片沙灘邊頂上岸，嬌嬌抱起小彩便飛一般的往前奔去，她邊跑邊自語道：「我那三間土屋燒了，要不然住在那兒，附近就有條小河，說多方便有多方便。」

剛剛繞過山彎，忽見遠處被燒毀的斷垣邊站了兩個人，是兩個女子！

「死要錢」嬌嬌一瞪眼，立刻緩下來。

這地方十分荒涼，甚少有人往這兒來，這兩個女人又會是誰？

不料對方也已看到嬌嬌！

看來雙方都還十分沉得住氣，就好像十分平淡的遇上個過路人。

然而，雙方在相距五丈遠的時候，「死要錢」嬌嬌忽然間駐足不動——不，她全身在動，在顫動……

對方的兩個女子，却突然加快脚步宛似平地一陣風，刮起兩片樹葉子，閃幾閃便到了嬌嬌的面前！

便聞得其中一個女子聲音，道：「終於叫我找到你了，嘿……」

「死要錢」嬌嬌神志漸漸趨於冷靜，她抿嘴笑道：「幾年不見，二位還是如此美艷，百花谷果然是個養顏有術的好地方！」

不錯，來的正是百花谷七金釵上官茉莉與上官玫瑰二人。

原來上官玫瑰一心要找無憂島上八邪報仇，因爲她所計劃的一切，被嬌嬌與成器所毀，「刀公子」南英死了，她的希望頓成泡影了！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女人，一旦恨起來，便會無所不用其極。

上官玫瑰來無憂島已不祇一回，但她找遍無憂島，一個人也找不到。

島上找不到人，並不表示島上無人，上官玫瑰當然知道這一點，因爲江湖傳言，八邪就住在無憂島上的。

此刻，終於被她姐妹碰上「死要錢」嬌嬌。

冷冷的，上官玫瑰指著嬌嬌手上抱的女娃兒，道：「她已長這麼大了！」

嬌嬌道：「她？她是誰？」

上官玫瑰道：「你懷中抱的，難道不是南大俠的女兒？」

一掌捂緊女娃的耳朵，嬌嬌吼道：「不是，她不是南英的女兒，你別胡說！」

冷沉的嘿嘿一笑，一邊的上官茉莉道：「那日我們救走南大俠，他的女兒却被你們拾去，算算時日，她正好這麼大，嬌嬌，你還敢否認？」

「死要錢」嬌嬌道：「那個女娃早死了，別忘了，她一落入江中沒多久便死了！」

上官玫瑰道：「抱過來，我看看便知道她是不是南英的女兒。」

嬌嬌心中也存著疑團，不知南英是否已死，便重重的道：「你怎麼會看得出來？她又不是你生的……」

上官玫瑰尖叫一聲，正要騰身撲上，嬌嬌已接道：「你們不是救走南英了嗎？何不由南英來指認？」

上官茉莉冷冷道：「南英如果來，你便沒命了！」

仰天一聲尖叫，嬌嬌道：「我明白了，原來百花谷也救不活南英，哈……」

上官玫瑰道：「我們雖然救不活南大俠，但却可以爲他做點事情。」

嬌嬌收住笑，但心中笑得更得意，因爲南英眞的死了，從上官玫瑰口中說出來，當然不會是假的。

嬌嬌拍拍懷中的女娃兒，道：「上官玫瑰，你要爲南英做甚麼事，那是你們的事情，與我無關。」

上官玫瑰道：「與你有關，因爲我要收養這女娃兒，更要殺光八邪，怎說與你無關？」

嬌嬌憤怒的吼道：「上官玫瑰，你憑恃甚麼？南英又是你甚麼人？」

上官玫瑰冷冷道：「南英不是我甚麼人，但你不應該忘了，百花谷七金釵所做的事，是沒有人敢問理由的！」

嬌嬌道：「你們想怎樣？」

上官玫瑰道：「放下孩子，自碎天靈蓋！」

嬌嬌道：「可是你別忘了，我還不打算死！」

上官茉莉道：「但你却又逃不出我們的手！」她一頓，又道：「嬌嬌，就算我們其中一人，你也難以逃得了，還是……」

嬌嬌臉色陰晴不定，顯然她在心中盤算！

她心中十分明白，要想脫身，實在不容易，因爲百花谷的武學自成一格，除了輕功暗器之外，刀上的招式也是辛辣無比。

百花谷七金釵，個個性情孤傲，江湖上人人都知道有兩句話：「翩翩花間舞春風，江湖人稱女羅刹。」

如今站在嬌嬌面前的，就是兩個女羅刹。

上官玫瑰臉現怒意，道：「嬌嬌，你休想打逃走的如意算盤，今天你一點機會也沒有。」

上官茉莉道：「你死之後，我們會答應爲你做一件令你十分滿意的事情！」

嬌嬌道：「你們爲我做甚麼事情？」

上官茉莉笑道：「難道你還想不出來嗎？你的那位肯爲你拚命的男人呀！」

上官玫瑰接道：「不錯，等你死後，我們會很快的把你的男人也送到你身邊，免得你幽冥路上寂寞孤單！」

嬌嬌忽然笑起來……

上官茉莉道：「你還笑得出來？」

嬌嬌道：「我謝絕你們的『惡』意，因爲我不會孤單，絕對不會孤單。」

上官玫瑰看了上官茉莉一眼，二人誰也未開口。

未開口，就是不明白對方話中的意思。

嬌嬌雙手已舉著女娃兒，道：「我有這女娃兒陪在身邊，怎麼會寂寞？」

上官玫瑰愣然道：「果眞是南大俠的女兒？」

嬌嬌道：「你說呢？」

上官茉莉已看到女娃兒的一雙大眼睛——一雙清澈似水的大眼睛，那鼻子、嘴巴，彷彿就像南英，更像美人兒柳柔柔！

「眞是像極了！」上官玫瑰吐出這麼一句話。

但這句話也足以令嬌嬌愉快不已。

嬌嬌抖著雙手，笑道：「把你

們愛南英的心，轉變來愛他的女兒，以求心靈上的安慰，是嗎？」

上官玫瑰尖聲道：「放下她！」

嬌嬌搖搖頭，道：「她是你的甚麼人？我爲甚麼要把她送你？」

上官茉莉道：「嬌嬌，放下這女娃兒，我們今日放你走人！」

嬌嬌哈哈得意的笑道：「休想！」

她話聲猶在，上官玫瑰已騰身半空中，但見她十指如鈎，猛往嬌嬌頭上抓來！

「死要錢」嬌嬌忽然半仰面，雙手托著女娃迎上去，同時雙足連環踢出七腿，人已退到三丈外。

上官玫瑰一抓不中，落在地上叱道：「眞不要臉，拿娃兒當擋箭牌。」

上官茉莉冷冷道：「妹子，你再出手，看我把女娃兒搶奪回來！」

「死要錢」嬌嬌怪叫，道：「你們才不要臉，想倚多取勝呀！」

她不等上官姐妹逼近，猛古丁一個大轉身，抱緊女娃就往回逃！

上官玫瑰大聲吼道：「你逃不掉了！」

七金釵的輕功最是了得，嬌嬌剛奔出十丈遠，忽聞頭頂風雷聲！

那聲音就像是老鷹抓小雞所發出來的一樣！

「死要錢」嬌嬌便在頭頂風生的同時，猛然間一個平地觔斗，半空中她又雙手托起女娃兒，很快的迎上去！

一對粉掌幾已指在女娃的頭上，但却突然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便在這時候，嬌嬌的身後半丈處，上官玫瑰大駡道：「臭婊子，氣死我了！」

「死要錢」嬌嬌可不敢半步停留，一連就是七個空心觔斗。

前面已看到青衣江，祇要到了江邊，上官姐妹再狠，也拿她沒辦法。

上官玫瑰大聲叫道：「姐，快攔住她！」

衣袂振飄，發出噗噗嚕嚕聲，人影如飛，宛似流星趕月，刹時間便到了青衣江邊。

站在江邊岩石上，「死要錢」嬌嬌回眸笑起來，道：「人家說，打不過要快點躲，姑奶奶今日自認打不過你們，當然得盡快的躲。」

已緩緩的向前逼近，上官玫瑰道：「難道你要抱著個娃兒投江？」

上官茉莉也道：「嬌嬌快放下那娃兒，我們絕不爲難你！」

「哦呸！」嬌嬌得意的道：「我把孩子養這麼大，你們來撿現成的，我肯嗎？」

忽然揚起雙掌，六隻「玫瑰花瓣飄」托在上官玫瑰掌心，便聞得上官玫瑰冷冷道：「臭女人，當你往江中跳的時候，你自信能躲過我的玫瑰鏢？」

上官茉莉道：「六隻鏢中在身上，你非死無疑！」

嬌嬌吃吃笑起來……

她笑得十分得意，就好像她遇到甚麼令她十分歡心的事情，才發出這種情不自禁的笑……

上官玫瑰道：「你要試嗎？」

嬌嬌道：「就算你手中拿的是一筒梅花針，我也不怕，除非你們不想要南英女兒的命！」

上官玫瑰計窮的望了上官茉莉一眼！

上官茉莉沉聲道：「必要時我們也顧不得了。」

嬌嬌又笑，笑的很開心，道：「就算你們不顧女娃的安危，我相信她還會替我擋住你們的飛鏢，上官玫瑰，你是否要一試究竟？」

她的話不錯，如果以女娃做擋箭牌，遮住身上要害之處，她便仍有希望逃走。

上官茉莉道：「嬌嬌，今天我們祇要女娃兒，絕不取你性命，你說，該怎麼辦你才接受？」

嬌嬌表現出認眞的態度，道：「好吧，這娃兒我也帶累了，整天屙屎撒尿的還得替她洗衣弄吃的，就給你們吧！」

上官茉莉笑笑，道：「你終於想通了，抱給我吧！」

她緩緩的往嬌嬌處走去，一副慈愛有加的表情！

嬌嬌立刻低吼道：「你別過來！」

上官茉莉一怔，道：「怎麼啦？」

嬌嬌道：「我不會把她交給你抱，你最好退回去！」

上官茉莉臉色一寒，道：「你反悔了？」

嬌嬌道：「我不能不替我的安全打算！」

上官玫瑰怒道：「你想怎麼樣？」

嬌嬌道：「賢姐妹退出十丈外，我把娃兒放在石頭上，等我跳入江中，你們再抱走這娃兒。」

上官玫瑰怒道：「我們如何又信得過你？」

嬌嬌笑笑，道：「你們非信我不可！」

上官茉莉道：「不錯，我們祇有相信你，但願你不再施詐，否則……」

嬌嬌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們可以追我到無憂島上去呀！」

上官玫瑰怒叱道：「去你的無憂島，八邪拿無憂島做幌子，害得本姑娘三番兩次找不到一個人。」

嬌嬌心中在笑，是得意的笑……

無憂島的秘洞，她們怎麼會知道，八邪的財寶盡藏在其中，如果輕易的被人找到，早就不是甚麼秘密地方了！

上官茉莉道：「你笑甚麼？」

嬌嬌道：「那就請二位先退出十丈外！」

上官茉莉拉著妹子，果然退到十丈外。

嬌嬌緩緩彎下身子來，她對女娃兒道：「乖，你跟她們去吧，阿姨再也不能見到你了！」

女娃兒抱住嬌嬌右臂，細聲細氣的道：「阿姨，你不會眞的把我放在這兒吧？」

嬌嬌道：「可是，我已答應人家了，你知道，我平時對你說的話嗎？人要有信用，無信而不立，答應了人家，便得要守信用的！」

不料女娃尖聲道：「不對，不對，阿姨不是這麼說的，你說要我別聽信別人的話，守信的人是傻瓜，阿姨，我不要當傻瓜。」

嬌嬌抬頭看過去，上官姐妹也已往這面撲過來！

一聲尖銳的笑，嬌嬌抱起女娃兒，道：「眞是阿姨的寶貝，我怎麼會拋下你不管，走……」

她「走」字出口，人已往江中躍去，半空中那一聲得意的大笑，就好像冬天裏的烏鴉叫……

上官茉莉第一個撲到岸邊上，她頓足大罵道：「這個臭女人，太可惡了！」

上官玫瑰怒指江中的嬌嬌，道：「別得意，我們追上無憂島，剝你的皮！」

江水中，嬌嬌托著小彩笑唱道：「小乖乖把門開，母親回來了，不開不開我不開，母親不回來，誰來也不開！」

這不是兒歌，這是狠騙羊的故事，但小彩却喜歡唱這首由嬌嬌編曲的歌。

不料，嬌嬌一陣尖笑，手上的小彩忽然滑掉，她一驚忙雙手去托，但却托了個空！

江面上的歌聲沒有了……

江面上的嬌嬌却發出一聲尖叫，道：「小彩！」

小彩沒有影子了，她沉向江中去了……

嬌嬌急得幾乎半個人露在水面上！

她四下裏看，青衣江的水不混也不十分的清，那些剛自高原上流下來的水，總是會帶著一些黃土，而使得江水也有些混濁。

嬌嬌急得哭出來了！

這難道就是得意忘形而樂極生悲？

如果文公度他們回來，向自己要人怎麼辦？

便在這時候，附近突然傳來「哇」的一聲，嬌嬌回過身去看，祇見小彩祇有一張小臉蛋露在水面上，小彩的身子不動，她的小腦袋也大半在水下面，祇有一張小臉，隨著水流在旋動著！

一尋之下，嬌嬌一個捷游，立刻到了小彩身邊，她剛要伸手，但又中途停下來！

她笑了，笑得十分愉快！

小彩伸手出來，不料身子却要往下沉！

嬌嬌立刻笑道：「別動，祇要你不亂動，你永遠也不會沉下去，就好像我當年被人拋入江中一樣，哈……」

不錯，嬌嬌小時候便是被人拋入江中，那時候她祇不過六歲多一點吧，但她並未被水淹死！

她是被船上的人救起來的，從那時候起，她便性情大變，成了今日的她！

想起當年，嬌嬌便笑對小彩道：「小彩，你挺挺胸，自會往水面浮起來。」

小彩才四歲大，她露出驚嚇的眼神不敢動！

不料嬌嬌伸手往小彩的頭上一按，道：「要想學會水中功夫，就不怕喝水！」

「咕嘟嘟」一陣水泡聲，小彩挺身又浮上水面來！

小彩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嬌嬌雙肩一晃，身子有一半漂在水面上，她得意的對小彩道：「快看我，你爲何不搖動雙肩？」

小彩搖了幾下，却又喝了幾口水！

嬌嬌道：「你這笨蛋，爲何不往空中搖晃？你看我身子不是在往空中挺嗎？」

她身子剛剛又挺起來，便不由得吃一驚，道：「不好了，我們趕快回無憂島上去！」

小彩道：「阿姨，我會漂起來了！」

嬌嬌道：「別漂了，再漂連命也漂掉了。」

小彩道：「爲甚麼？」

嬌嬌拉緊小彩往無憂島上游，像魚一樣快！

能同魚一樣快的水上功夫，一定很令人吃驚！

上官茉莉指著遠處江中的嬌嬌，道：「妹妹你看，那女人游得眞快！」

上官玫瑰道：「所以她住在青衣江上！」

上官茉莉與上官玫瑰找到嬌嬌的小舟，二人便登舟往無憂島上追！

祇可惜她二人划船的技術不佳，還沒有嬌嬌的游泳快！

「死要錢」嬌嬌很想在水中鬧一鬧上官姐妹，祇可惜她這時候托拉

著小彩！」

小彩才四歲大，當然不能在江中游，必得先把她送回無憂島！

此刻，嬌嬌拉著小彩奔上島的另一邊，回頭看去，難免不遭她們的暗器所傷。

這祇是轉念之間的事情，「死要錢」嬌嬌冷冷道：「便宜你們了！」

匆匆的抱起小彩，嬌嬌如飛的奔到半峯上面，她回頭又看了一下，不見上官姐妹人影，便撲近一塊巨石前，說道：「七不善，八不正，人人頭痛。」

巨石仍然未動，嬌嬌氣得狂踢巨石，罵道：「老禿子眞可惡，他死到那兒去了！」

小彩道：「老禿子爺爺一定睡著了！」

嬌嬌罵道：「他要是睡著了，我便叫他永遠也別醒過來，可惡的老狗！」

小彩道：「禿子爺爺可憐，阿姨別罵他！」

「啪」的一聲脆響，嬌嬌一掌打在小彩的頭上，叱道：「你幾時也發起善心來了？我不是常常對你說，要想活得久，心眼要惡毒，你怎麼就是不記牢？」

小彩沒有哭，她不是不會哭！

怔了一下，小彩道：「我再也不會發善心了，阿姨，我聽你的！」

嬌嬌道：「這才乖，等你再大一些，阿姨還要教你各樣武功！」

小彩喜得咧開嘴，道：「學你剛才在江岸飛，是嗎？」

嬌嬌點點頭，道：「那祇是其中一項！」

她忽然又對巨石吼道：「七不正，八不邪，人人頭痛！」

「噗通」一聲巨響，巨石移出個洞口來！

嬌嬌也不多說，拉著小彩便衝入洞中！

於是地洞又立刻關了起來，從外表看，就好像地上根本沒有洞，山石依舊，你絕對看不出這地方會是一個洞口。

別人看不出，飛奔而來的上官姐妹當然也看不出來。

如果這地方一眼便被人看出來是洞口，八邪在外面劫來的財寶，便也不敢輕易放在洞內。

上官玫瑰就站在那塊石頭上。

上官茉莉一邊沉聲道：「這個賤女人，她是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上官玫瑰道：「她絕對沒有再跳入江中！」

是的，嬌嬌沒有跳入江中。

當然，嬌嬌更沒有上天，也沒有入地，她祇不過是進入洞中。

嬌嬌並未走開，她抱著小彩，一手捂著要開口的老禿子，臉上得意的好可愛。

這光景上官姐妹絕對想不到，「死要錢」嬌嬌就站在她二人的大石頭下面。

上面的上官姐妹似乎有些氣結！

上官玫瑰重重的道：「姐，你看這臭女人到甚麼地方躲起來了？」

上官茉莉的聲音道：「無憂島上我們來了幾次了？」

上官玫瑰道：「這幾年一共來了七次。」

一聲嘆息，上官茉莉道：「看來這一次還是白來了，那臭女人絕對不會輕易出來了。」

上官玫瑰突然大聲的道：「臭嬌嬌，死嬌嬌，你這賤女人，快出來！」

石頭下面，「死要錢」嬌嬌笑得前仰後合，但她就是不吭聲，她甚至十分坦然的坐下來。

老禿子怔怔的抬頭看，他眞想拉動大石一邊的機關，開啓洞口巨石，看一看是誰在洞外面咒罵嬌嬌。

能夠當著面咒罵嬌嬌的人，一定是有來頭的人，何況又是女子聲音！

但老禿子不敢動，他祇要一動，便會被嬌嬌一指頭戳死，他當然不會輕易爲自己找麻煩。

外面，上官姐妹似乎罵夠了，罵疲倦了，半晌，方聞得上官茉莉道：「回去吧！回百花谷大家商量個妙策，總會把南英的女兒救回來的！」

上官玫瑰道：「那女娃長得眞像南英，好可愛喲！」

上官茉莉道：「我們能爲南大俠做的，也祇有救出他的女兒了，唉，當初你的計劃，我本就不同意，但是，你的決心，改變了我的想法，但却又害慘了南英！」

上面的對話，對嬌嬌起了震撼。

嬌嬌立刻傾耳靜聽，她的右耳幾乎貼上了大石頭。

不料，上官玫瑰却重重的道：「姐，我以爲，一個人的一生中，爲權勢而不要命的人是瘋子，爲錢財拚老命的是傻子，因爲，權勢與錢財，終究是一場空，所以我對於權勢與財富，這種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東西，看得如同這青衣江中之水一般的淡。」

她悠悠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唯獨對於愛情，我却看得很重，姐，一個人，尤其我們女人，這一生如果沒有愛情，那便如同行屍走肉，太空虛也太乏味了！」

（未完・八）

上文提要： 康小峯聽許心影說出她師父血女的遺言，要大開殺戒，快意恩仇，要找尋龍虎門的接班人索回被奪的寶圖，說完和小峯道別。小峯面對情仇恩怨，尤其是要先找其生父楊威雪恨。楊威和二鬼誘騙小峯擒之，小峯中計，楊威念父子之情不殺他，並選擇自新之路，小峯不信，竊聽他和二鬼談話，寧與二鬼反目，亦不殺親兒……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始知上當已中毒　掌門玉符送老父

吸血鬼王却不答應，橫身攔阻道：「楊師兄想走可沒有那麼容易，小弟的這一隻左手是斷送在那個小王八蛋的手裡的，子債父還，今天要從你身上討回來。」

刷！攝魂判官也亮出了白骨劍，殺氣騰騰地道：「楊威，憑你的功力修爲，單打獨鬥，我們自嘆不如，以二對一，你恐怕非輸不可！」

「殺！」

喊殺聲中，二鬼左右夾擊，招出如電，「追魂奪命」、「寶鴨穿蓮」、「流星趕月」、「百鳥朝鳳」，一口氣連攻四劍，將楊威的進路全部封死。

攝魂判官所料不差，楊威功力雖深，無奈二鬼聯手齊上，就不免相形見絀，前三十回合尚可勉强自保，再戰三十回合便如强弩之末，無法再揮灑自如，漸感窮於應付。

反觀二鬼却如生龍活虎，已將楊威逼至牆角，危在旦夕。

「殺！」

殺聲再起，窗門全破，康少峯揚琴闖入，不管三七二十一，雙腳尚未落地，便攻出一掌一琴。

康少峯聲名大噪，如日中天，二鬼心裡雪亮，楊威父子聯手，他倆必敗無疑，那還敢再戀戰，趁康少峯尚未進入情況，便抱頭鼠竄。

「追！」

父子二人想法相同，行動一致，拔腿就追，追出門外時，二鬼已上了牆頭，落在牆外，父子倆上房一看，僅僅還剩下兩個黑影，越屋而過，再追一程，二鬼早已消失在夜色蒼茫中。

康少峯道：「爹，這兩個魔頭好似幽靈鬼魅，一不留神就被他們溜啦，二鬼不除，後患無窮，咱們繼續追！」

楊威見小峯終於承認自己是他的父親，心中大感快慰，笑口大開道：「峯兒，二鬼的輕功造詣極高，此處房舍又多，地形複雜，追趕不易，倒不如立刻返回五虎嶺，方爲上策。」

康少峯一楞，道：「去五虎嶺幹嘛？」

楊威言之成理：「幽冥教的總壇設在五虎嶺，那裡機關圖陣，星羅棋佈，冠絕武林，我們必須在二鬼之前趕到，萬一被他倆捷足先登，控制整個幽冥教，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爹認爲二鬼是逃往五虎嶺？」

「大概八九不離十。」

「那就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

幽冥秀士頷首稱善，父子倆轉身直奔五虎嶺。

途中，康少峯道：「孩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知該不該問？」

「但說無妨。」

「師祖他老人家眞的囚在五虎嶺？」

「唉！別提啦，爲父的罪該萬死，早在龍虎門發生慘變之時，他老人家便已一命歸西，而且是死在爲父的手中……」

往事太不幸，楊威悲痛欲絕，早已泣不成聲。

康少峯的痛苦，絕不在楊威之下，愛恨交織，恩仇相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此刻的心情究竟是愛？是恨？是喜？是怨？

見父親老淚縱橫，本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小峯沒有落淚，淚往肚裡流，讓痛苦在啃噬着他幼小的心靈！

翻來覆去的自問數次，也思索了很久，却始終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他自己也不知道跟楊威在一起是對？還是錯？

康少峯沒再開口。

楊威亦未再言語。

顯然，父子倆有意無意間，都不願觸及過去的一切傷心往事。

一路狂馳疾奔，一路默默無語，半個時辰後已身在五虎嶺。

幽冥教是楊威的窩，駕輕就熟，一馬當先，越過兩道山崗，深入羣峯深處。

再行片刻，一座大山橫亘眼前，僅有一條寬約丈許，兩旁地勢險峻的狹谷可通，乃幽冥教的出入孔道，有重兵把守。

楊威趨前與守衞之人耳語數言，領着康少峯長驅直入。

峽谷綿延里許，谷內景色大變，四面絕壁環峙，中間的地勢則平坦而又廣闊，遠處燈火輝煌，有一大片黑壓壓的宏偉建築。

幽冥教主楊威道：「小峯，這就是幽冥教的總壇所在，還不錯吧？」

康少峯流目四顧道：「太好了，簡直是個天險之地，口小腹大，易守難攻，縱然第一流的高手，也休想飛越雷池一步。」

楊威志得意滿道：「我兒所言甚是，自從幽冥教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能夠飛越此谷，若被二鬼盤踞，咱們就有家歸不得了。」

「二鬼還沒有回來？」

「沒有，爲父的已傳下令諭，二鬼一旦返轉，一律格殺毋論！」

「對，這兩個殺人魔王留不得，二鬼不亡，武林難安。」

前行百丈，進路被八棵桂樹所阻，楊威伸手指點道：「別看只有八棵桂樹，沒甚麼稀奇，實則乃奇門圖陣之一的『八桂成林』，倘若誤入此陣，又不諳破解之法，就會發現桂林廣闊無涯，休想活着走出此林，你要小心跟着爲父的走，一步走錯，就會迷失方向。」

小峯本來將信將疑，但當他踏入桂林之後，立見林內樹木縱橫，一望無際，林外的景物一概消失不見，彷彿進入另一個虛幻世界，林內陰風颯颯，透體生寒，間或還夾雜着一二聲陰森森的蟲鳴狼嗥之聲。

至此，方始相信楊威之言不虛，小心翼翼地接踵而行，並牢記在心。

走出桂林，再進三數里，前面的莊院已近在眼前。

一道粉紅色的圍牆，光潔鮮明，正中央築有一座雄偉壯麗的門樓，門樓四角及前方，一共臥着五隻栩栩如生的木雕老虎，銅鈴般大小的眼睛，瞪視着四面八方。

五虎嶺上有五虎，頗具象徵意義！

門樓上方另外還懸着一塊橫匾，上書四個斗大的金字：「傲視蒼穹！」

康少峯原以爲幽冥教設壇之處，不過是一羣梟雄嘯聚的荒山野廟，沒料到會有這麼大的氣派，豪門巨賈之家也不過如此。

突聞耳畔風聲颯然，楊威霍地彈身拔起三丈多高，連劈數掌，那塊「傲視蒼穹」的橫匾，立告四分五裂，紛紛墜落塵埃。

小峯爲之錯愕不已，待楊威沉氣落地後，馬上追問道：「你老人家這是幹甚麼？」

楊威答得好：「此乃罪惡之地，理當付之一炬，爲父的重返五虎嶺，就是想要親手毀掉這個地方，免得被宵小盤踞，爲禍武林。」

康少峯不以爲然：「孩兒以爲，房舍木石本無善惡之分，大可不必矯枉過正，當務之急是，應儘速擒獲無影二鬼，以及教中其他十惡不赦之徒，繩之於法，先將幽冥教的門戶清理乾淨，然後再利用這塊地方，另創一番俠義事業。只要方向正確，全力以赴，久而久之，天下英雄對爹的觀感自會逐漸改變，甚至娘和先師地下有知，得知你老人家已痛改前非，也會寬恕於你的。」

說得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直把幽冥秀士感動得熱淚盈眶，涕泗交流道：「峯兒說得對，對極了，這莊院可以是罪惡淵藪，更可以是仁義聖地，爲父的決心要利用這個地方創一番義薄雲天的千秋大業！」

忽然緊握住康少峯的手，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峯兒，請相信我，過去的楊威已死，爲父的今後定會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康少峯聞言大喜，四隻手握得更緊，動容道：「爹，孩兒相信，相信你老人家一定會有一番名垂千

古的作爲！」

父子倆四手緊握，彼此的距離一下子拉近許多，所有的仇恨、嫌隙全部一掃而空，康少峯深深地愛上了這位棄惡從善的父親。

在門樓下佇立片刻，父子二人邁開大步向裡面走，步履沉穩有力，充滿了活力與自信。

院內亭閣樓宇環立，戒備森嚴。

繞朱閣，轉翠樓，通過一條長廊，幽冥秀士將康少峯領進一間雅緻寬敞的靜室。

立有一個僕從打扮的中年人趨前招呼，獻上香茗、瓜菓、點心，周到已極。

楊威來不及落座，便迫不及待的對那中年人道：「老王，二鬼回來沒有？」

老王叫王平，是教中的一名管事，畢恭畢敬的回說：「還沒有，他們兩位爺不是陪教主一起出去的嗎，怎麼……」

「沒有回來最好，立刻傳令下去，加强戒備，再派十多個教中高手去把守狹谷，如果發現吸血鬼王與攝魂判官，即刻就地格殺！」

「教主，這……」

「這是命令，不必多問！」

「是，教主！」

王平應諾一聲，轉身就走。

楊威將他叫住，又道：「老王，你先去傳令，然後再曉諭全教弟子，本教主決定解散幽冥教，另起爐灶，有意棄惡從善，洗心革面，情願繼續追隨本教主者，可留在五虎嶺，聽候差遣。冥頑不化，執迷不悟者，應即刻離開此地，如敢陽奉陰違，甚至圖謀不軌，一律殺無赦，絕不寬貸！」

「是！是！是！」

王平倒抽一口寒氣，一臉驚駭迷惘，連喊了三聲是，出門傳令去了。

甫至門口，楊威又補充道：「順便告訴明兒、盈兒一聲，叫他們來一下，老夫有事交代。」

康少峯目送王平走遠後道：「你老人家所說的明兒、盈兒可是玉面郎君楊明，以及呂盈盈呂姑娘？」

楊威點點頭，道：「正是他們兩個。」

小峯臉色微微一變道：「盈盈姑娘心地善良，溫順端莊，楊明則非善類，爲人陰險毒辣，孩兒過去受盡了他的欺侮。」

幽冥秀士楊威笑道：「孩子，快別這樣說，其實明兒也是個正直有爲的青年，過去的一切皆因誤會而起，並非本性使然，峯兒千萬不可心懷成見，須知明兒也是爲父的親生骨肉，排行老大，是你的親哥哥，兄弟之間理當和睦相處才是，不要猜忌。」

康少峯毫不遲疑，立道：「孩兒理得。」

餘音尚未落地，玉面郎君楊明首先推門而入。

接着，香風一掠，呂盈盈也隨後來到靜室。

二人一進門，見楊威與康少峯坐在一起，齊皆臉色大變。

楊明滿臉不快，怒目而視，不自覺的伸手握住劍柄。

盈盈姑娘則喜憂參半，臉色陰晴不定，欲言又止。

玉面郎君楊明望了楊威一眼，道：「爹，恭喜你啦，你老人家眞了不起，果然把這個小雜種給逮住了……」

一句「小雜種」，使康少峯的新仇舊恨又一齊湧上心頭，怒溢雙眉，握住背上殘琴。

但他既未出手，亦未出言，强自忍了下來。

幽冥秀士不等楊明把話說完，便沉着臉喝斥道：「住口！休得胡言亂語，小峯是你弟弟，怎可這樣說話，莫非沒聽到老王傳下的令諭？」

玉面郎君楊明聽得一呆，道：「聽是聽到了，只是弄不懂……」

楊威截口道：「幽冥教已經解散，爲父的要另創一番俠義事業，你雖是我的親生兒子，也不能例外，願留則留，不願留則滾，若再對你弟弟惡語相加，休怪我不念父子之情，要從你的頭上開始整頓，給大家做一個榜樣看！」

玉面郎君嚇一跳，呆立一旁，未敢再有任何表示。

楊威轉對呂盈盈道：「記得在伊陽城外時，師父一時鬼迷心竅，欲親手殺害小峯，妳曾出言討饒，現在怎麼反而不說話了？」

盈盈愛恨交織，內心十分矛盾，瞧瞧師父，望望小峯，花容一變再變，還是沒開口。

還是康少峯大方，搶先說道：「呂姑娘，千言萬語我只有一句話，對不起，對不起盈妹，對不起呂老前輩，希望能有一個解釋贖罪的機會。」

三聲「對不起」，令呂盈盈芳心大慰，頗感受用，所有的惱怒、怨尤已化解大半，笑盈盈地道：「峯哥，往者已矣，還提它作甚，千錯萬錯，都是造化在弄人，上蒼的安排太無情，不能怪你。」

康少峯聞言喜出望外，道：「這樣說呂姑娘已經不再恨我了？」

呂盈盈含情脈脈道：「說眞的，爲了我爹那一條腿，人家心裡邊是很恨你，可是，每當見到你的時候，不知怎地，就恨不起來啦，這大概也許就是……」

她本想說，「這大概也許就是緣吧」，但又羞於啟齒，代以一聲媚笑，繼而滿臉通紅。

康少峯是聰明人，已猜到八分，心裡感到格外溫暖，如沐春風。

二人過往的那一段情，楊威知之甚詳，睹狀笑呵呵地道：「好極了，峯兒文武兼備，盈兒溫柔嫻淑，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佳偶，待稍過數月，把五虎嶺內部事務整頓出一個頭緒以後，就派人去集賢莊將呂大俠請來，並柬邀羣豪，當着天下英雄的面，一則正式宣佈解散幽冥教，恢復龍虎門，再則完成你倆的終身大事。」

直聽得呂盈盈臉紅耳赤，心如鹿撞，一陣風似的奔往屋外。

康少峯也覺得頗爲尷尬，不知該如何面對此事，也接踵跑出去，打算找呂盈盈好好談一談。

靜室中僅僅還剩下幽冥教主楊威與玉面郎君楊明父子二人，彼此四目相對，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自此，康少峯便死心塌地的在五虎嶺住了下來。

他眞心實意的把楊威、楊明當作父兄看待，將五虎嶺當作自己的家，重溫久違的天倫之樂。

而幽冥秀士對他也的確不錯，與楊明、呂盈盈同住在一棟富麗堂皇的大樓內，大家比鄰而居，朝夕相處，久而久之，骨肉之情漸生，嫌隙亦隨之冰釋。

起先，小峯跟楊明之間依舊格格入，幸好有楊威從中穿針引線，方始逐漸融洽，彼此都嚴守分際，誰也不提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盈盈對小峯，早已芳心默許，雖說呂松林斷腿一事使她心碎，一度曾有削髮爲尼之意，如今重逢在五虎嶺，舊情復燃，情絲比她頭上的髮絲長得更快，立又墜入情網中。

在甜蜜而又充滿愛的天地裡，時間飛快的過去了十幾天。

據說，無影二鬼曾數度闖關，皆未能得逞進得狹谷。

據說，教中的幾個武功一流的魔頭，因與楊威不合，已聯袂逃離五虎嶺。

這日清晨，楊威把楊明、小峯、盈盈召集在一起，道：「解散幽冥教，重整龍虎門等事，俱已準備就緒，邀約羣雄的柬帖，正在派專人分送中。我很躭心二鬼會與那幾個魔頭結合在一起，同時，由於老夫過去的聲名太壞，解散幽冥教，棄惡從善，天下英雄未必肯信，如果所料不差，小峯和盈盈成婚之日，不但二鬼會率衆前來滋事，武林各派也難免會有人起而詰難，稍有不愼，說不定就會釀成一場災難。」

玉面郎君楊明道：「那怎麼辦？你老人家可有應對之策？」

「只有一個辦法，作最壞的打算，最周全的準備。」

「如何準備？」

「加强實力，潛修上乘玄功。」

「對，有實力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爹爹打算怎樣進行？」

楊威指着身後的一隻鐵箱道：「銀圖秘籙乃武學瑰寶，就裝在這個鐵箱內，共有八張，我決定從即日起，親自傳授你們這八張銀圖上的功夫。」

打開鐵箱，裡面放着八張五寸多長，三寸來寬，三分厚薄的銀片，上面雕刻着很多圖像，或坐或臥，或跳或立，或揮劍，或運掌，栩栩如生，不一而足，另外還有幾行註解的經文。

楊威一張一張的全部拿出來，擺在桌子上，正容道：「銀圖秘籙共二十四張，每一張上面都有一招絕學，可以單獨而用，眞正冠絕武林的則是二十四張寶圖脈絡一貫的御氣神功。」

康少峯道：「孩兒曾聽先師說過，想要把御氣神功修練至登峯造極的境界，非二十四張銀圖全部融會貫通不可。」

楊威點點頭，肅容滿臉道：「左師兄之言甚是，事實確是如此，眼前只能有多少學多少，究竟有無成就，端看各自的造化了。」

由於楊威並無要小峯交出銀圖的意思，使康少峯頗感欣慰，想了想道：「其餘的十六張寶圖，都在孩兒身上，要學就徹頭徹尾的全部學，這樣大家的功力才可更上一層樓，從而嘯傲江湖，獨步武林，大刀闊斧的開創一番俠義事業，重振師祖他老人家往日的雄風。」

說做就做，毫不拖泥帶水，立將十六幅寶圖，亦即死神左玄兩條大腿，以及前胸後背上的四片人皮取出來，攤開在桌面上。

銀圖秘籙，乃武林瑰寶，不知瘋狂了多少武林中人，好不容易寶圖得以合璧，幽冥秀士楊威、玉面郎君楊明、呂盈盈以及康少峯，都高興得不得了，四人八目，在二十四幅銀圖上滴溜溜的轉來轉去，不知看那一幅才好。

小峯心知父親決心重建龍虎門，而龍虎玉符自是不可或缺的信物，也一併交給楊威。

幽冥秀士本不肯接受，覺得仍以小峯任掌門人一職爲宜，康少峯則認爲父親乃宇內一聖張子漁的嫡傳弟子，理應由楊威繼任，幾經商酌後才勉爲其難的收起來。

楊威與緻勃勃地道：「峯兒肯將十六幅銀圖公開，足證胸懷遠大，用心良苦，此不僅是楊家一門之幸，甚且是我龍虎門乃至天下武

林之福，解散幽冥教，恢復龍虎門的大業，因而更奠下了必成必勝之基，明兒、盈兒應加倍努力，俾不負小峯的一片苦心。」

於是，四個人團團的圍坐在八仙桌的四週，開始鑽研神功絕學。

小峯與楊威，對自己保存已久的寶圖，俱已登堂入室，瞭然於胸，當下各就所知，詳加詮釋，彼此皆獲益良多，尤以玉面郎君楊明和呂盈盈爲最。直至三更半夜，身心俱疲，吃了一頓豐盛的夜宴之後，才將寶圖全部裝入鐵箱內，放在幽冥教珍藏寶物之處，各自回房休息。

銀圖合璧，事非等閑，來五虎嶺至今，今天是最不平凡的一天，康少峯和衣倒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腦海中一直在幻想着未來的光明遠景。

偶而，也曾想到死去的母親、師父，以及師娘鬼谷谷主與左慧姑。但他此刻與父親水乳交融，感情日深，實在不敢往深遠的地方想，更不敢思考幾個重大的關鍵問題，只要這些惱人的事一進入他的心中，就不惜用盡一切方法來排斥掉。

正當思潮起伏，無法成眠之際，忽聞樓上呂盈盈的香閨內，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音，間或還可以聽到一二聲淫蕩的笑語。

康少峯大感駭異，不遑多想，立即起身出門，飛步上樓。

來至香閨窗前，猶豫再三，終於鼓起勇氣舐破一塊窗紙。

眇目向內一看，不禁火冒三丈，氣得他全身發抖。

只見羅幃之內，呂盈盈橫臥在床，臉色赤紅如火，杏眼生媚，黛眉含春，嘴角掛着一絲淫笑，嬌軀半裸半掩，白裡透紅的肌膚，曲線玲瓏的胴體，還有那一對顫巍巍的雙峯，時隱時現，兩條修長的大腿不時擺來擺去，引人遐思。

呂盈盈顯然服下了春藥一類的藥物，不停的搔首弄姿，打情罵俏，淫笑聲中猥褻的言詞不絕於口。

屋內另外還有一個男人。是幽冥教主楊威！

楊威就坐在床邊，右手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左手中有一個藥瓶。事情已經很清楚，幽冥秀士給盈盈下了春藥，意圖非禮女弟子。

康少峯看得雙眼發直，七竅生烟，心說：「天啊！他怎麼這樣卑鄙無恥，竟欲姦汚自己的徒弟！」

一聲「嘶啦」之聲傳處，呂盈盈的內褲被楊威撕破。

春藥亂人神智，盈盈淫言褻語道：「來呀，來呀，快點嘛，人家好難受啊！」

楊威色瞇瞇地望着呂盈盈，笑道：「來啦，來啦，別催嘛，我比妳還急哩！」

餘音未落，人已撲上去，熱吻像雨點似的落在盈盈的髮上、腮上、唇上、乳上，甚至……

呂盈盈是楊威的嫡傳弟子，很快就會成爲他的兒媳，這事落在小峯眼中，簡直氣得發狂發瘋，同時也明白了一件事，這一切的一切根本是個無恥的騙局，登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暴喝一聲：「淫賊納命來！」

揚琴破窗而入。

楊威一見是康少峯，嚇得臉無人色，一骨碌翻身下床，蓄勢以待。

康少峯破口大罵道：「楊威，你簡直不是人，是禽獸，算我瞎了眼，昏了頭，上了你的惡當，被你騙去寶圖玉符，一度還騙走了我的心，無恥！下流！不要臉！」

楊威嘿嘿陰笑一聲，大言不慚道：「小子，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夫畢生遊戲人間，從來就沒有傳種接代，收徒授藝之心，怪只怪你自己幼稚無知，老夫略施小計，就心甘情願的將銀圖玉符獻出！」

康少峯勃然大怒道：「放屁！你先別得意，別以爲把本掌門騙來五虎嶺就可以隨心所欲，告訴你，小俠我今天要是不把你活活打死在這裡，奪回銀圖玉符，毀掉幽冥教，絕不離開五虎嶺一步！」

拎着殘琴，目泛兇芒，殺氣騰騰地走向前去。

楊威有恃無恐道：「小子，老實告訴你，你早已服下了本教主特製的『分筋錯脈』的毒藥，眞氣渙散，功力銳減，如肯乖乖的俯首聽命，或可苟延一時，倘若動手動脚，保證死得更快！更慘！」

忽將呂盈盈往懷中一抱，又大放厥詞道：「本教主知道，你很愛她，而且呂松林那老匹夫亦曾有意把她許配給你，是嗎？娃兒還嫩得很，不諳雲雨之事，老夫讓你開開眼界，學一點閨房秘技，算是對你獻出寶物的一點報償！」

先是毛手毛脚的一陣撫摸，接着，將盈盈壓倒在床上，準備施暴。

小峯生性嫉惡如仇，又是至情至性之人，何況受害者又是自己的意中人，睹狀熱血沸騰，氣衝斗牛，明知身中劇毒，眞氣提聚困難，却說甚麼也不能眼睜睜的看着楊威大逞獸慾，糟蹋呂盈盈，暴跳如雷道：「姓楊的，你個豬狗不如的東西，我和你拚啦！」

右琴「空谷傳音」，左掌「倒轉陰陽」，一出手就是兩招殺手絕技。

楊威沒料到康少峯中毒之後仍

有這麼大的威力，急忙下床避開。

康少峯琴掌走空，沒打到楊威，却將一張上好的牙床震壞，碎木橫飛，羅帳正好蓋在呂盈盈全裸的胴體上。

楊威錯愕不已道：「小子好深厚的功力，本教主的毒藥堪稱天下第一，服毒之初功力便大打折扣，然後逐漸遞減，直至功力全廢，看情形你至少還有六分功力。」

康少峯雙眉一挑，喝道：「你知道就好，閉上你的狗嘴，咱們之間仇深似海，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殘琴一掄，嗚嗚之聲充塞全室，連人帶琴虎撲而上。

楊威臉一沉，吼道：「念在你獻寶的份上，本教主原想讓你多活幾天，既然你一心尋死，就成全你，免得躭誤老夫的好事！」

話落招出，勢如電閃雷奔，立有一股剛猛絕倫的掌風呼嘯而出。

一迎一進之間，其快無比，彭！兩股暗力即撞在一起。

若在往昔，雙方全力一拚，楊威勢必屈居下風，此刻康少峯身中劇毒，强弱易勢，幽冥秀士卓立不動，小峯却連退五六步後，仍搖搖擺擺的站不穩。

這事非同不可，康少峯寒意透心，暗中自語道：「糟啦！老賊所言不假，我的功力已失去一大半，這可如何是好？」

楊威一招得手，氣焰益盛，狂笑道：「小子，怎麼樣？老夫不是虛言恫嚇吧？識相的最好俯首聽命，或可留你一條殘命，如敢哼半個不字，馬上送你去見閻王！」

復仇的火燒得康少峯全身發燙，咬牙切齒道：「做夢，本掌門但有一口氣在，就不會與你甘休！」

心中惱恨，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琴掌並發，捨命搶攻。

不幸，運功拚搏，使毒性發作更快，逞强的結果，換來更大的慘敗，楊威翻腕一掌，便將小峯劈飛，撞在牆上。

「篤！篤！篤！」

屋外忽然有人叩門，楊威吐出一個字：「誰？」

「二鬼及兩名貼身侍衞。」

「甚麼事？」

「特來聽候差遣。」

「好，進來！」

房門呷呀而開，推門走進四個人，除吸血鬼王、攝魂判官，另有兩個橫眉豎目，一臉煞氣的大漢。

四人進門後齊施一禮，躬身而立，神色間至爲恭謹。

楊威怒容滿臉道：「本教主一再交代，叫你們小心監視康小子的一舉一動，居然讓他溜上樓來，壞了老夫的好事，你們可知罪？」

四人臉色齊變，臉有懼容，同聲道：「屬下知罪，請教主按律論處！」

幽冥秀士楊威望了羅帳下的呂盈盈一眼，道：「失職之罪，暫且記下，快把這個小渾蛋拿下，打入地牢，等本教主雲遊與盡後，再行處置。」

話完，橫移三步，準備揭開羅帳。

二鬼等四人，則朝康少峯這邊攏來。

小峯撞得不輕，正感頭暈目眩，一個楊威已招架不了，現在又多了四個魔頭，等如雪上加霜，必死無疑，暗道：「一步錯，步步錯，滿盤皆輸，死也要拉上楊賊一塊兒走，不然何顏見母親、師父於九泉之下？」

同歸於盡之心一決，豪情大發，殘琴挽起一縷狂濤，從二鬼等四人的身前掃過，直撲幽冥秀士楊威。

小峯手中的殘琴太霸道，亡命琴下之人已數不在少，二鬼等四人心驚膽顫，不敢攔截，情不自禁的閃讓開去。

楊威氣得哇哇大叫道：「小兔崽子中毒不輕，功力大減，根本不堪一擊，你們怕甚麼？」

話甫出口，康少峯琴掌已到，楊威振臂運掌，式行「推山塡海」疾迎而上。

楊威技深若海，力猛如山，中毒後的康少峯如何禁受得起，悶哼聲中，被震得雙脚離地飛起，撞破後窗，拋射到窗外去。

楊威用力極猛，康少峯橫飛出五六丈遠後，方始墜落在樓後的桃花林中。

所幸康少峯潛力雄厚，沒被摔死，落地處土質又頗鬆軟，很快就坐了起來。

儘管多處皮開肉綻，傷痕累累，大體而言，肉體上的傷並不嚴重。

嚴重的是，他的心靈受創極深。

楊威是母親、恩師以及他自己的深仇大敵，居然鬼迷心竅，被他的花言巧語所騙，跟着他來到五虎嶺，自投羅網。

銀圖秘籙與龍虎玉符，是他復仇雪恨，重振龍虎門的主要憑藉，而今落入仇人手中，無異如虎添翼，想再誅殺此獠，可能比登天還難！

心胸之間忽然感覺有一股子劇痛旋滾不止，暗一運氣，血脈已阻滯不通，眞力無法提聚，手脚亦有痲木的現象，心知毒性已蔓延開來，危在旦夕，心底深處不由的泛上一絲寒意。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一場天火燒燼了李家寨，徐小七與文娟背來了一袋從李存正處撿來的銀子，交給避難唐氏祠堂內的李家寨婦孺老幼作爲救急之用。兩人又去尋找藍寶石的下落。丁兆堂與丁兆玉兩兄弟，各看中李蘭、李紅兩姐妹，好心安頓其家人，欲將他們接回中原安住。不料李氏姐妹暗中伙同李兆昇等誆騙丁氏兄弟，將兩人捆綁欲點天燈……



奪魂血咒

情眞意切感佳人　方得被救出生天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丁兆堂道：「十年江湖行，只愛妳一人，爲妳而死，絕不後悔。」他說完話，雙目便閉上了。

丁兆玉却對李蘭道：「我哥哥不後悔，我也不後悔，中原美女有的是，我兄弟偏愛妳二人，孽債吧！」

他也把雙目閉上了，光景是等死了。

李紅怔住了，他回頭看向遠處，一座燒了的門樓下，李老太太忿怒的站在那裡。

李蘭與李紅二人不約而同的大叫：「等等！」

二女奔到李存正老婆面前跪下了。

「夫人呀，別點天燈了，那會燒很久的呀。」

夫人指着李家寨道：「李家寨燒了一天吶！」

李蘭道：「他二人沒傷咱們的人，還送了銀子，要殺就要找主謀的人吶！」

「他們都是主謀。」

李紅道：「夫人，不如把二人細綁以後裝入蔴袋中，拋入甜水河任他深沉死在外地，且看他二人的造化，這樣一來，江湖上便不會再說咱們李家寨陰狠毒辣了。」

李蘭接道：「李家寨不要再引來仇家了，夫人，他二人乃中原俠士，如果消息走漏，必會招來大屠殺，寨主少主三人已歸天，咱們誰出面？」

夫人似乎被說動了。

「把妳爹叫過來，看看怎麼辦才好。」

李紅道：「寨主伯母，就把他二人裝入蔴袋拋入甜水河吧，他們那樣死了，誰會以爲是咱們幹的。」

李老夫人一頓之後，點點頭道：「好吧，去叫你爹這麼辦吧！」

李紅與李蘭二女急忙走到李兆升面前，便把利害說了一遍，李兆升嘆口氣道：「也是一個好辦法，河上漂的死人，當然不會把矛頭指向李家寨了。」

他把手向兩個仍然抓牢丁氏兄弟頭髮的大漢招了幾下，道：「不點天燈了。」

兩個大漢發了楞，李兆升又道：「取蔴袋，把他二人細了裝蔴袋中拋入河中去。」

有個大漢道：「殺死以後裝蔴袋。」

李紅忙道：「不，叫他們在水下慢慢的死。」

又過來幾個大漢，忙着把丁氏兄弟二人裝入蔴袋中，還把手脚一齊綁，便是神仙也難掙脫。

於是，丁氏兄弟被人抬到李家寨前面的甜水河，「忽通」一聲被拋入水中了。

丁氏兄弟從木架到打包裝袋，他二人雙目閉得緊，他二人心中想的是李紅與李蘭，他二人也以爲死就死吧，誰叫自己死心眼，愛一個不愛自己的人。

李紅與李蘭也黯然，論人品，這洛陽雙俠還眞不錯，論功夫，人家乃是中原俠客，如今人家雙目一閉不睜開，那表示他兄弟死也在愛她姐妹。

李紅站在河邊瞧，她對堂妹李蘭道：「只怕不會再有那樣的痴情漢出現。」

李蘭道：「太可惜了，唉，他們的話令我想哭。」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落淚了。

兩個人也看不見河中的兩個大蔴袋了，然而李紅却又不由的拉着李蘭，她指着河面，道：「去看看，他兄弟二人是不是淹死在河底了。」

李蘭道：「怎麼看，都沉入河底了，他們……」

她指着河水又道：「堂姐，妳不覺得他們二人死得寃枉嗎？」

李紅道：「可是又有什麼辦法？」

李蘭忽然大聲道：「怎麼沒有辦法，都是你爹，見了這兩個兄弟以後便動心眼，決心爲死了的人報仇。」

李紅道：「我有什麼辦法？我也知道他們之中該死的未死，卻死了他們兩個。」

李蘭道：「我們倆幾曾聽過那麼高雅的男子對我二人如此厚愛呀，我敢說我們眞的嫁他們，我們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吶！」

李紅喃喃道：「嫁給喜愛我們的人比嫁給我們喜歡的更幸福，唉！」

她悲哀的搖搖頭，又道：「也許咱們沒這福氣吧！」

李蘭手指河水轉彎處，道：「堂姐看，河水繞過去了，怎麼不見那兩個蔴袋呀？」

李紅道：「算了，走吧，回去吧，我們再看下去就要繞過山脚了。」

兩女有些垂頭喪氣的樣子轉回李家寨了。

此刻的李家寨，不論是男女老幼，全都動員起來了。

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

* * *

甜水河的水悠悠流帶着好聽的潺潺聲，那聲音到了一處大山脚時候河水便特別的響，因爲那兒有幾處大漩渦，有漩渦處流水急又湍，發出的聲音是呼呼嚕嚕響。

這時候論時辰正午好一陣子了，忽聽得附近的坡上傳來爭吵聲，誰在爭吵呀！

仔細看，還眞邪門，吵架的是兩男一女三個人。

三個人也吵架，這也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個大個子同一個矮子吵得凶，但再凶不動手，因爲……

因爲吵了一陣子三人哈哈笑了。

就聽那矮子指着個紫色破篷帳對大個子道：「余大俠，話不能照你的說，你身子受了傷，不論是創傷或燒傷，你都不可以再受那風刮日晒雨淋霜煞之苦，那對傷口是不利的，是不是？」

那大個子回吼道：「我已經好多了，這篷帳你們睡，我怎好叫你們二人睡外面，不像話。」

那女的笑笑道：「便是咱們的新房子怎麼樣，還是你睡吧，咱們這面看風景。」

這三人不是別人，乃余大牙、徐小七與文娟三人是也。

三個人準備了吃的入山道，準備一路去追玉眞子幾個老道士去的，只因爲余大牙傷得重，徐小七順道把尹旦旦的那座篷帳取來了。

徐小七的意思叫余大牙好睡，因爲睡在外面會被蚊蟲什麼的咬得不安寧，不料余大牙以爲他二人已是論及婚嫁的一對了，應該他二人睡篷帳，三人爲此吵起來，還是文娟開玩笑，道：「三人都睡篷帳吧！」

余大牙忍不住的笑起來了。

那文娟又勸余大牙進去睡一覺，睡了以後好去追那玉眞子幾個人。

余大牙也認定了玉眞子必得了藍寶石而去，他這是因爲徐小七與文娟救過他的命，才出手去助他們的。

要知道關洛的人最義氣，一旦被人救過命，馬上便思回報，那余大牙什麼人也，他把徐小七二人當恩人，試想想便明白，他怎麼會睡在篷帳內！

三人正在爭執中，忽然間文娟手指河面道：「喲，你們別吵了，河上漂來的是什麼？」

徐小七看過去，吃一驚，道：「兩隻大蔴袋呀！」

余大牙道：「蔴袋中裝的是什麼呀？」

徐小七道：「我跑下去瞧瞧，你們別再吵了。」

徐小七飛身到河岸邊，正遇上河邊一個大漩把蔴袋漩到河裡去了。

他一急之下又見另一蔴袋往近岸處漂漩過來，這徐小七從十二歲便隨了「飛花掌」尤大川在江邊練武，水上功夫也了得，他見蔴袋漂到近處，再不拉過來，蔴袋便又被漩入水底了。

徐小七一急之下，立刻剝掉外

罩，忽通一聲躍入水中，他忍不住的「喲」了一聲……太涼了。

徐小七三兩把抓過大蔴袋，他把蔴袋拖到岸邊上，抬頭看過去，只見另一蔴袋也自水底又漩上來，徐小七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便往水中躍過去，立刻又把蔴袋拉到岸上來了。

徐小七站在蔴袋邊大喘氣，忽的猛一驚，怎麼蔴袋會跳動？

徐小七吃驚中立刻用力把蔴袋撕開來，天爺！怎麼會是個人呀！

徐小七把那人的濕髮弄開，於是一張泛灰色的臉露出來了。

「是丁大俠呀！」

徐小七可急了，急忙又把另一蔴袋撕開來，於是他更發急了，忙舉手往山坡那面呼叫：「快來呀，天爺呀，不得了啦！」

山坡上，文娟聽得清，那余大牙也吼道：「什麼天大的事情呀？」

徐小七道：「是丁氏兄弟呀，完啦！」

山坡上兩個人往河邊跑，那余大牙跑得齜牙咧嘴直叫吃不消，因為他身上受重傷。

兩個人跑到河岸邊，徐小七已在丁氏兄弟身上猛揉搓，更把二人倒翻身把腹中的水倒出來。

余大牙一見果然是丁氏兄弟二人，他指着老天罵大街：「操你娘的，這是謀殺呀，八成是他奶奶的李家寨人幹的好事！」

文娟道：「丁氏兄弟為李家寨人又是送銀子，又是協助他們解決困難，怎麼會呢？」

徐小七已忙得冒汗珠子了。

好一陣折騰後，徐小七對文娟道：「咱們背他兄弟上山坡，升起火來烤一番，要活血才能救得活！」

三個人齊動手，合力抱着丁氏兄弟到了篷帳前，徐小七道：「別再爭執了，丁氏兄弟需暖身，讓他兄弟二人睡篷帳吧！」

於是，一堆火升起來，徐小七也要把濕衣烘乾，他把丁氏兄弟放在火邊，一邊猛壓二人的胸膛。

要知徐小七住在江岸邊，這點常識他知道。

果然，丁氏兄弟有氣了，二人出氣有聲像皮球洩氣的樣子，但旋即那丁兆堂把眼瞇睜開了。

「唔，悶死人也……」

另一邊，丁兆玉也開口了：「誰呀？」

余大牙忙問道：「嗨嗨，不是打算做李家寨女婿的嗎？怎麼被人裝進蔴袋了？」

丁兆堂道：「哎呀呀，是余大俠嗎？」

余大牙道：「怎麼回事？」

徐小七搓搓手，道：「活了就好！」

他對余大牙又道：「余大俠，別在此時多問話，他們需要休息！」

文娟道：「咱們銅鍋中有肉湯，先喝些加點力量。」

果然，她在那隻原是尹旦旦的小銅鍋中掏了些肉湯，慢慢的一口口餵丁氏兄弟，眞有用，丁氏兄弟的精神可就慢慢的好了。

丁兆堂掙扎着坐直身子，他看看甜水河，不由一聲無奈的浩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呀！」

丁兆堂又道：「所幸我兄弟在洛陽時候曾在黃河中學過水中功夫，如果換了別人，早死了。」

丁兆玉道：「哥，黃河之水比這甜水河洶湧多了，只是咱們手腳被綑，又裝入蔴袋，也只有找機會換口氣了，想逃出蔴袋，只有等人救了。」

徐小七道：「原來二位漂了幾十里未淹死，原來二位的水中功夫了得呀！」

余大牙道：「別閒扯淡了，說，怎麼會被綑的？」

丁兆堂咬牙道：「娘的，好人難做呀！」

「說，是李家寨坑的？」

丁兆玉道：「怎麼不是呀，娘的，差一點拿我兄弟點天燈，虧得他們想得出來。」

於是，丁兆堂便把他二人先為李家寨人出力上山把死人掩埋，又在寨門口喝了迷魂茶被捕之事說了一遍。

余大牙一聽火冒三丈，他大罵：「他奶奶的老皮，這算他娘的什麼玩意呀，好心對他們反倒要人命呀，兄弟呀，咱們一齊來助拳，差一點完蛋，沒別的好說，你二人多歇着，等你們好了以後，咱們合力殺去李家寨，我非宰光李家寨的人不可呀！」

丁兆堂搖手道：「算了，咱們認了，娘的，若非咱們幾句眞心話打動了她姐妹二人，只怕此刻頭頂上已破了個大洞三根燈草點天燈呀！」

丁兆玉道：「說起來她姐妹二人還算帶着幾許人性在，否則……」

他說得順暢，忘了差一點死掉。

余大牙聽一聽，火了。

「娘的，那兩個女子有什麼味道迷住你兄弟二人了？到現在還如此說她們是好人呀，操！」

丁兆堂道：「唉，孽債也罷，迷魂也罷，咱們別去李家寨了。」

余大牙怒道：「不去討個公道了？」

丁兆堂道：「算啦！」

他大大的喘了幾口氣，這才又把在李家寨的遭遇仔細的說了一

遍，聽得文娟也覺得不解。

文娟是女人，女人應該懂得女人心理，但她迷惘了，要說李家二女放了丁氏兄弟二人的命，為何又把二人的手脚也綑住，如果說要二人的命，怎麼不打死了再往蔴袋裝？

文娟不會想到，李家寨是陰謀害死人，還要把害人的罪過推得一乾二淨。

江湖上有許多殺了人還扮演好好先生吶。

＊　＊　＊

徐小七撿拾許多乾樹枝，只因為五個人打算今夜露宿在山邊，丁家兄弟二人已在篷帳中睡着了。

余大牙身上有傷不方便，那文娟把銅鍋拿到甜水河邊去洗刷，準備淘水煮吃的。

徐小七在山中已走了兩個來回，抱回的樹枝眞不少，篷帳邊堆了半人高，他還衝着火邊的余大牙笑笑。

「咱們也別爭論誰去睡在篷帳了，咱們今夜烤火過一宿也不錯。」

余大牙道：「倒是委屈你們小兩口了，哈！」

徐小七道：「我們還天長地久吶，寒夜談心更詩意，是不是？」

便在這時候，忽聽山上野狼叫，徐小七不笑了，他還在擔心文娟吶！

＊　＊　＊

文娟剛剛把銅鍋洗淨，抬頭看，見遠處有人在河邊走，而且是走得十分快，於是文娟閃躲到大石後面躲起來了，她覺得天快黑了，怎麼會有人在河邊跑！

就在文娟剛躲好，附近跳出兩個人，兩個女子出現了！兩個女子把注意力集中在水面上，倒沒注意石後有個人躲着。

就聽一人叫道：「堂姐呀，找到天黑也找不到，不如咱們回去吧！」

另一女子道：「淹死的人會浮屍，吊死的人伸舌頭，他兄弟二人必會浮上水面的！」

這二人是在水邊仔細看，其中一女子又道：「找到他們浮起來，咱們挖坑埋了他兄弟，也算稍減良心不安了！」

「喲，蠻好心的嘛！」

這句突如其來的話，聽得河邊二女猛吃一驚。

「誰？」

於是，文娟走出來了，她發覺兩個女子已拔劍在手，便搖搖右手道：「喂，我不是同你們打架的！」

雙方走近，才見二女果然是李紅與李蘭二人。

原來她二人心中難過，又見河水把丁氏兄弟連蔴袋沖向下游，二女便想到丁氏兄弟對她姐妹情義，人家可是玩眞的，而且熱情流露無遺，並非一般登徒浪子。

人嘛，尤其是提到男女關係的時候，一旦雙方分離，便又想到對方的好處多多，那是與在一起時候盡挑對方毛病大不相同。

李紅與李蘭二女便是帶着悔恨的又暗自沿河邊找來了，也眞難為二人了！

＊　＊　＊

李紅指着文娟，道：「是妳？」

李蘭也發覺是文娟，立刻接道：「妳不是同一個小矮子在一起的嗎？」

文娟道：「別說甚麼矮子不矮子的，他人矮志氣高，裝滿一肚子的義氣，哼！」

她有些發火的又道：「那像你們李家寨，幾次三番的坑死人，人家丁氏雙俠乃中原俠士，對你們李家寨事後又大力的幫助你們，送銀送金不算，還要把妳們接回中原叫妳們遠離李家寨是非之地，妳們以為自己了不起呀，哼，南國紅妝也不比北地胭脂美到那裡，有甚麼了不起。」

她指着河面，又道：「妳們把人坑了拋入河中，這種謀害人命的勾當，妳們怎能做得出來！」

李紅與李蘭二女早已楞住了！

李紅急問：「妳是怎麼知道的？」

李蘭道：「堂姐，也許他們被撈上岸了！」

李紅上前，道：「好姑娘，是妳救了他們嗎？他們是不是還活着？」

文娟道：「死了，埋了！」

「啊……哇……」李蘭先哭起來了！

李紅也拭淚，道：「都是我們不好，是我們對不起他兄弟二人啊！」

文娟道：「他兄弟眼高過頂，年紀那麼大也不急，他們必要找到心愛的女人，否則一生不娶，似這麼高貴的男人呀，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得到，妳們却害死人家兄弟，哼，李家寨等着第二次遭劫難吧！」

李紅忙道：「不，與李家寨無關呀！」

文娟道：「不是李家寨要點他二人天燈嗎？」

文娟忽然發覺她說溜了口，但為時已晚，李紅已拉住她道：「唔，原來他們未死呀，姑娘呀，妳騙得我們好苦唷！」

是的，如果丁氏兄弟已死，誰會知道要點天燈這回事？李家寨的人是不會說出去的！

文娟噗嗤笑了。

「我想問妳二人，找他兄弟幹

甚麼？是不是見他兄弟未死找來補上一劍？」

李紅道：「好姑娘，咱們也是不得已呀，寨主夫人面前那有做小輩的開口？」

李蘭道：「他們在甚麼地方？請妳帶我們去！」

文娟道：「老實告訴妳們，他兄弟住在黃河岸，自小便習有水中功夫，如是換了別人，早就淹死了，再加上我七哥也有一身水下功夫，才把他兄弟撈上岸，可又見他兄弟離死不遠了。」

「人呢？」

文娟道：「妳二人還不能前去！」

李紅急道：「爲甚麼？我們去請罪！」

文娟道：「他兄弟剛睡下，我還得去問一問他兄弟，是不是願意見妳們，否則……」

李蘭道：「應該的，我們就在這兒等！」

李紅也接道：「好姑娘，那就麻煩妳了！」

文娟道：「對了，我想問件事情！」

李紅道：「甚麼事，妳請問！」

文娟道：「我想問一問，你二位是不是打算跟丁氏雙俠入中原呀！」

李紅與李蘭二人一怔，她們怎會想到這件大事？

就在二人發楞中，文娟又問：「妳們怎不說話呀！」

李紅道：「我們……我們只是……」

文娟道：「怎麼？不打算去中原呀，那妳們來幹甚麼？吊人家丁氏雙俠二人的胃口呀！」

李紅道：「這終身大事……父母……」

文娟道：「妳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

文娟又問李蘭，道：「妳呐？」

李蘭道：「奴家今年二十二呀！」

文娟道：「得，早超過法定年齡了，可以自作主張了，只要妳們喜歡，嫁去中原有甚麼不可以呀！」

李紅與李蘭二人一聽之下木然了。

文娟道：「如果妳二人不願意，我不多事了，妳二位可以回李家寨了，就算是咱們沒有遇見……」

她說完就要托了小銅鍋走去，卻又聽得李紅道：「好姑娘，妳等等。」

文娟回頭不回身的道：「幹甚麼呀！」

李紅道：「我們已害過他兄弟了，而且差一點沒命，如果咱們答應，他兄弟二人回絕，我姐妹又有何面目再見人呀！」

文娟道：「所以啦，我叫二位在此等呀，如果他兄弟不答應，甚至是恨妳們，那就不必見面了！」

李蘭道：「那是可以的，請妳快去說一聲吧！」

文娟吃的笑了，她對大石後道：「出來吧，小七哥，你也聽到了！」

果然聽得哈哈一聲笑，徐小七走出來了。

徐小七是擔心文娟下山許久未回，便急急的趕到河邊來了，他吃驚的也發現了李紅與李蘭二女！

文娟雙手把銅鍋交在徐小七手中，她對李家姐妹道：「妳們等我，我很快就會回來。」

她已走出幾丈外了，忽又回頭對站在那兒的徐小七道：「小七哥，走哇！」

徐小七眞想罵人，但他一時間不知如何開罵，聽了文娟的叫喊，他惡狠狠的一瞪眼便回身而去。

望着徐小七走去，李蘭道：「堂姐，咱們要不要等他兄弟來呀，會挨罵的。」

李紅道：「只要他兄弟還活着，就讓他們罵吧！」

李蘭道：「罵過以後怎麼辦？」

李紅道：「罵完以後兩不欠，誰也不欠誰的，咱們就可以坦然回家了。」

李蘭一聽點頭道：「對，咱們還了情債以後便回去李家寨，從此兩不相欠！」

姐妹二人口中如此硬，但心中都是忐忑難安。

＊　＊　＊

「嘻……」文娟幾乎笑彎了腰。

余大牙坐在火堆邊道：「妳笑什麼？」

文娟道：「不關你的事，是丁氏雙俠二人的事。」

徐小七加上一句道：「而且是大事！」

余大牙道：「什麼大事？」

文娟已拉開篷帳，她對着帳內笑道：「二位，你們是不是好了些？」

丁兆堂睜開眼道：「吃了肉湯又小睡片刻，精神是好多了。」

文娟道：「我問二位，如果李家姑娘此刻嫁你兄弟，要不要？」

丁兆玉道：「打死也不要了，差一點沒命！」

丁兆堂道：「兩個野丫頭，她們已傷透了我的心，我恨不得殺了她們。」

文娟道：「這麼說來，你兄弟已對她姐妹恨之入骨了？」

「不錯……」

文娟道：「眞險。」

丁兆堂道：「妳說什麼？」

文娟道：「我呀，我是說我把她二人帶來，豈不是害了人家？算了！」

丁兆堂道：「妳還打算去李家寨嗎？算了！」

文娟道：「誰要去李家寨呀，我是說去河邊，唉！人家姑娘送上門來了。」

她這話有效應，丁氏兄弟僵屍似的一挺而起。

丁兆玉道：「在那兒？」

文娟道：「怎麼，你們要去殺人呀？」

丁兆堂道：「她們在河岸邊？」

文娟道：「是呀，既然你兄弟還在恨人家，我去把她們趕走就是了！」

她這就要往河邊走，丁兆堂急叫：「姑娘，妳請等一等！」

文娟道：「等什麼呀，你們身子未復原，打架必吃大虧，我去叫她們走！」

丁兆堂道：「不，咱們不打架！」

一笑，文娟道：「去吵架？」

丁兆堂道：「更不會吵架，咱們去河邊聽聽她二人要說些什麼話！」

徐小七道：「你兄弟身子不好，我作保鏢！」

一邊的余大牙叱道：「怎麼的，滿腔的仇恨，只一聽人家來到，你們又軟脚蝦了，這算什麼玩意？」

丁氏兄弟已對徐小七道：「不必！」

這兄弟二人已往河岸奔去，原是唉聲嘆氣的，現在却變得神采奕奕了，這還眞被余大牙說對了，什麼玩意？

＊　＊　＊

河岸邊上二對二，丁氏兄弟面對李氏姐妹，雙方半天沒開口，但聞附近潺潺的河水聲，宛如美妙的樂章在四人的心中演奏不休，但見四人那胸前的起伏就明白了。

猛古丁，李紅往丁兆堂身上撲去，隨之「叭」的一聲，李紅的長劍也拋地上了。

帶劍撲上足令對方吃驚的。

但丁兆堂並未吃驚，他張開雙臂把李紅抱住了。

丁兆玉也一樣，他摟緊了李蘭便把臉也貼上去了。

就聽細聲細氣的彼此呼吸，也把河岸邊的景色比得暗淡下去了。

「活着我就放心了。」

李紅這話帶點沙啞。

丁兆堂道：「我們兄弟不能死呀，死了這世上還有誰夠資格伴妳一生呀！」

李紅道：「不責怪我了？我們要殺你兄弟的。」

丁兆堂道：「不，怎麼會怪妳呢，如果換了我們，也一樣的滿腔仇恨呀！」

李紅抱住丁兆堂緊緊的把身子貼上去，幾乎要變成一個人了。

那邊的李蘭道：「我們是來撈屍的，想着兄弟倆的義氣，便不能不把屍體入土爲安吧！」

丁兆玉道：「我們死了會傷透你的心，我們不忍！」

李蘭道：「你們不再怨恨我們了？」

丁兆玉道：「說不恨那是騙人的，只不過如今妳姐妹帶來了愛情，這愛情與仇恨做個比較，仇恨便不值一提了。」

李蘭好愉快的道：「你們兄弟二人不但刀法好，嘴巴口才也是一等一的好嘛！」

哈哈一笑，丁兆玉道：「如果口才不佳，必定被妳們李家寨點天燈了，是不是？」

忽然，丁兆玉雙手拉緊李蘭道：「我先明說，我兄弟是不會再去李家寨了！」

李蘭道：「我也沒叫你們隨我回李家寨呀！」

另一邊，丁兆堂對李紅道：「李姑娘，別回去了，跟我們回中原吧！」

李紅怔住了。

李紅側過頭去看堂妹李蘭，嚄，丁兆玉已與李蘭二人嘴對嘴人工呼吸起來了。

親嘴就親嘴吧，還帶着哼哼聲怪誘人的。

李紅不看了，她回過身來面對丁兆堂，不料丁兆堂一個反手摟，大嘴巴也印上去了。

這四人忘了所以的陷入情愛的漩渦中了，一時間還有互啃互咬的。

＊　＊　＊

余大牙對徐小七道：「夜闌人靜沒聽見爭吵聲嘛！」

徐小七笑道：「誰知道！」

文娟道：「吵架倒不一定，也許是他們和好了，也許是四個人……哦，嘴巴必是累壞了！」

她這話余大牙是聽不懂的，但徐小七懂，徐小七還加上一句：「文娟妹，似他們這樣的累嘴巴，要不要伸舌頭呀！」

文娟笑道：「你以爲要不要？」

徐小七反而吃吃笑了。

余大牙更是聽不懂了。

＊　＊　＊

李家姐妹不回李家寨了，她二人跟丁氏兄弟入中原，尤其是當她姐妹聽了徐小七的仔細分析之後，便認定李家寨被天火燒是爲了那顆滿天星藍寶石。

當初她姐妹在李存正的授意下，還去找過段長根的兒子段柱子，準備由段柱子在她二人之間選

一人，甚至二人一齊侍候段柱子，只要段柱子交出藍寶石。

不幸段柱子死了，這件事從那時候就打住了。

不料如今由玉眞子老道弄走了藍寶石，而且還在李家寨中殺了人，於公於私，她姐妹也要去找玉眞子討個公道。

余大牙更是火，他爲的是什麼？如果不找上武當山，他這口氣就難以嚥下去。

原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行，如今變成七人行，只不過余大牙身上的傷還重，大伙走得便慢了。

* * *

玉眞子太高興了，他懷中藏着天下至寶藍寶石，那種飄飄然不可一世的感覺是他從來未曾有過的。

此刻，玉眞子站在江邊上，他指着江面對卜道與另兩個道士道：「咱們身上多少都帶了傷，走路不方便，咱們僱船沿江而上回武當吧！」

卜道三人忙點頭，這些天也受夠了罪，坐船回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卜道原是四師兄弟，如今死了一人在野狼山上，心中帶着唏噓與悲哀，三個人唯有聽師叔玉眞子的安排，誰也沒有意見。

他三人更不會知道，如今的師叔已經變了，已經變成與惡魔差不多，世上唯貪最害人，玉眞子此刻懷中擁有那顆藍寶石，早已性情大變，如果此刻有人想打他主意，那就是找死，玉眞子已中了藍寶石上的詛咒，那是天雷轟般的血咒，便是再德高望重之士也無法擺脫。

玉眞子不是聖人，他早已變了。

只不過卜道三人並未發覺，三人依然以玉眞子爲首，僱了一條船沿江往上游駛去。

那是一條雙桅快船，一般而言，出家人是僱不起這種快船的，道士行路有飯吃，道士坐船要出錢，只是此刻的玉眞子有的是銀子，李存正的地窖中他順手取了七八個大銀錠在袋中。

眞愉快呀，玉眞子坐在船艙中唸的是什麼？別人聽不懂，船上三個開船的把玉眞子的聲音當歌聽。

* * *

這一天原是個晴天，不知怎麼的突然天空中變了天，只見江面上忽然刮起大風來了，頃刻間烏雲蓋了過來，隨之雨點子像撒石頭似的落在人身上微微覺痛。

船尾的船老大大聲的叫：「道長，靠岸吧，夜間不好再行船呀！」

船艙中的玉眞子叱道：「說好了的連夜渡漢江，怎可因一陣雨而靠岸。」

卜道一邊低聲道：「師叔，雨太大了呀！」

「閉嘴，不是因爲你什麼堂兄遇害，你師弟會死在黃山中嗎？」

卜道低頭不語了。

船老大又叫：「道長，逆風難駛呀，一個時辰後，還在原地未前行呀！」

玉眞子道：「也不要靠岸！」

船家瞪眼了。

就在這時候，天空中一聲霹靂，一片電光照江面，雙桅船好像進入火海之中。

船老大又叫：「道長，打雷啦！」

玉眞子道長道：「雷有什麼好怕的，窮咋唬！」

不旋踵間，忽的又是一片電光閃處，那玉眞道長忽然發現江面上一條大快船，船上那間大艙內出現幾個人，那是玉眞道長所不願見的人。

「怎麼這麼快，他們好像追來了？」

那邊的卜道道：「什麼人？」

玉眞子一瞪眼，忽的又是一聲雷轟，在閃電中玉眞子大聲驚呼：「是他們……他們怎麼……來了……」

這一回卜道不問了，卜道放眼江上瞧，他什麼也未曾瞧見，不覺奇怪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一個炸天雷當頭轟下來，就聽船面上「卡查」一聲爆響，「轟」的一聲主桅斷裂倒下來，連着大帆壓在船艙上了。

這一回船老大不顧玉眞子老道的反對，他大叫兩個伙計：「快呀，打槳往岸邊靠呀！」

快船斷了桅杆，當然不能再行駛了，就在大雨中，船靠在岸邊上了，這時候，船艙也漏水了，玉眞子道長見這光景，他伸頭出來看外面，道：「這是什麼地方？」

船老大道：「好像是輪迴河口呀！」

玉眞子全身一震，道：「輪迴河口嗎？」

他對卜道道：「叫他二人起來，咱們上岸去。」

卜道道：「師叔，雨太大了呀！」

玉眞子叱道：「船已破，難道等船沉了淹死在此嗎？」

船老大火了：「喂，你是出家人，怎麼口沒遮攔呀，犯忌諱的話你少開口。」

玉眞子冷冷道：「船已經破了。」

船老大道：「剛才叫你答應靠岸，你堅持要放船，如今船被雷擊破了，你說說，該怎辦？」

玉眞子冷冷道：「咱們改坐別的船去了。」

船老大三人出手攔，不准四個道士跳下船。

玉眞子道：「找死？」他忽的摸到藍寶石，有了藍寶石，他心情愉快，只見他哈哈一笑，又道：「說，我們該付你多少銀子？」

船老大道：「從少的估計，也得十兩銀子。」

玉眞子大方的取出一錠銀元寶，他往船老大手中一塞，道：「這錠元寶送給你們，取來雨具咱們要走了。」

船老大接過銀元寶楞了半晌，他哈哈的道：「原以爲你是惡道士，怎知你們是大善人吶，好好好，我取雨傘送你們。」

果然，這船老大找來三把雨傘，並說：「天雨路滑不好走，你們小心哪！」

玉眞子四人接過雨傘便下船走了。

船上三人還以爲在作夢，爲什麼要十兩偏要送二十兩的大元寶，眞叫怪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

有個伙計樂了，他樂便樂吧，忽然唱起來了。

「大板車呀跑不快，上面有位老太太，要一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

當然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事還在後面吶！

* * *

唏嘿嘿，嘩啦啦，這場雷雨下得大，只不過雨的範圍並不大，方圓三五里在下雨。

玉眞子四人上了岸，他手一揮，大聲道：「你們跟我走，咱們不往西，往北面走！」

卜道大叫：「不對，不對，往北越走越遠了。」

玉眞子道長叱道：「少多口，走！」

卜道三人不開口了，只得跟着玉眞子往北走，奇怪的是頭頂上大雨不停止，而且越下天越黑，一條大道往北伸，走了幾十里還不見有小城鎮，抬頭看天空，天空中仍然閃電打雷下大雨。

玉眞子心中覺得不對勁，天空的大雷雨好像是跟他過不去似的，怎麼一直未見停？

一行走了幾十里，眼看着就快五更天了，忽然間卜道指着前面道：「師叔，你瞧，前面有燈光。」

玉眞子抬頭看過去，他重重的道：「總算找到個歇脚地方了。」

另外兩個道士不開口，受重傷的一人好像發了病，初冬天冷他直哆嗦。

四個人拔腿往燈亮處奔來，繞了三里遠才發現那兒是一座山神廟。

山神廟中有人在，四男三女圍坐在一堆火邊，在烤食一隻羊吶！

可眞是太巧了，因爲玉眞子四人剛到破門下，猛抬頭，他發覺他最不願碰到的人全部在此。

卜道與另外二人也發現了，立刻開口呼叫了。

「嗨，是各位施主呀，太巧了，大雨夜在此遇上了。」

卜道三人不知道藍寶石已落入玉眞子的口袋了，還以爲廟中人原是一同南來的同伴又遇上了。

山神廟中七男女並非別人，乃是徐小七、文娟、丁氏兄弟、李氏姐妹與余大牙七人是也！

玉眞子還以爲遇上鬼了吶，因爲他自信自己看得清楚，江面上的大船上就是這七個人，怎麼會一下子又集中在這破落的山神廟來了？

再看卜道三人，好像三人眞高興。

徐小七見是玉眞道人四人來了，他一聲歡呼道：「太好了，也太好了！」

余大牙已叫道：「是你呀玉眞老道，來了就好，進來吧，你走不了了！」

這是什麼話？卜道就聽不懂。

玉眞子心中明白，他哈哈一笑，當先舉步走進去。

抖落一身雨水，玉眞子十分坦然的道：「原來各位施主並未走遠吶，咱們又在一起了！」

徐小七道：「道長，餓了吧，羊肉你們撕着吃！」

玉眞子一笑，道：「忌葷在當忌之時，破戒在應破的關口，走了一夜未吃喝，也是我佛慈悲吧！」

他對卜道三人又道：「吃吧，吃過再贖罪過！」

卜道三人早餓了，聽了玉眞子的話也不再客氣了，三人立刻吃起來。

余大牙看看丁氏兄弟，他發覺丁氏兄弟嘴巴閉得緊，三個女的也木然。

余大牙正要開口，玉眞子已問徐小七道：「徐施主，你們可曾坐船在江上？」

徐小七一怔，道：「坐船？什麼時候？沒人坐船呀！」

玉眞子吃一驚，道：「眞沒坐船？」

「沒有呀，咱們過了甜水河，一路走來，原是打算找船的，只是此地距離江邊一百多里遠，怎麼會在江面上？」

玉眞子心中一怔，可是遇上鬼了？

他的心中想着江面上那艘船上明明看到這幾個人，爲什麼會又在這兒出現？

再說一夜奔走上百里，又會在這兒遇上，難道眞的鬼使神差把自己引到此地來？

（未完・十六）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練功不慎變瘋癲　走火入魔受人欺

又是一個美好的黃昏。

小鎮上一如往日，街市人聲喧囂，行人熙來攘往。

此鎮雖小，却是南北往來的要衝，也是古時兵家必爭之地。

就連這個惹人同情的年輕人，也準時出現，蓬首垢面，蹣跚街頭，他自語、傻笑而受人欺凌，這種情景和他那顯赫的身世是極不襯配的。

小孩子用石頭擲他，也有人上前扯他的衣襟。

不論那些人如何逗他取樂，他都是笑臉相對。

此刻酒樓上有二男一女，探出頭來揚聲道：「原野……原野……」看來是向這個蓬首垢面的痴呆年輕人打招呼。

這工夫街上行人都向酒樓的窗上望去，那個痴呆的年輕人也仰頭望去，但立刻傳來了一片驚呼聲。

「嘩！」地一聲，一大碗菜湯，奇準地傾倒在年輕人的頭臉上。

這情景使許多路人不平，但也有人在大笑。

這年輕人抹抹臉上的油膩物傻笑不已，樓窗上的二男一女縱聲大笑。有很多人是以這種方式來找樂子的。

有人不知這年輕人是誰，有人則說，原野就是已故武林盟主原濟文的兒子，因練功走火入魔而痴呆。

聞者無不搖頭惋惜。

有人給他一些碎銀子，他都會傻笑着婉拒。

眞不知道他是怎麼生存下來的。

* * *

大約是將近二更或者三更左右吧，小鎮上的來福客棧後門外有人敲着小凸鑼。

這種響器，在大陸北方，他代表盲人的身份，而且是有技藝的盲者，例如算命占卦或擅彈詞者。

這種凸鑼直徑不過六七寸，中央凸出，鑼鎚是拴在鑼的上端，一隻手就可以敲，因爲另一手要持竹杖。

這盲人連敲了七八下的鑼，這玩藝的聲音很特別，內行人一聽就知道是這種鑼。

這工夫後門開啓，兩個三十七八歲的華服漢子沉聲道：「什麼時候哩，還在這後門外窮敲個什麼勁呀？」

盲人道：「長夜漫漫，不知二位要不要占卜一番？」

「嘿！」漢子甲道：「原來是上門拉客作生意的。」

漢子乙道：「算算流年也不錯，好，進來吧！」

除了這兩個三十來歲的漢子外，還有個二十五六歲的女人。

盲人被引進後院，這兒有五間，似乎這三個人都包了。

這女人有幾分姿色，只是領下兩個扣子敞開，加上那種世故的眼神，就可以斷定她不是個簡單貨色。

盲人自動坐了下來，道：「哪一位先算？」

漢子甲道：「我們這兒還有一位，和我同歲，三十六歲，甲子年五月十七日寅時生。」

盲人默想一會，道：「此命大凶……」

三人不由一怔，漢子甲道：「你眞是一個最最蹩脚的江湖郎中，欺世盜名的騙子哩！」

盲人道：「何以見得？」

漢子甲冷笑道：「我剛剛說的這位是個女人。」

盲人淡然道：「我也沒有說，她是一個男人，只不過，她不是三十六，而是二十五歲，對不？」

三人同時色變，漢子乙道：「你好像沒瞎！」

「不是『好像』，而是根本沒瞎！」

三人立時暗暗戒備，不是猛龍不過江，若無八九成的把握，隻身來涉險，除非是個白痴。

漢子甲道：「你是什麼人？」

盲人端坐如故，道：「玩命的人。」

這四個字在武林中流傳，近兩年了，却沒有人見過，這是因爲凡是見過的人都死了，二人立刻亮出了兵刃。

這三人極有名氣，「湘西三鬼」。

老大是「鬼王」陰天寶，老二「黑無常」陰天險，老三「鬼仙」陰美華，兄妹三人橫行湘西，無人敢惹。

事實上正是所謂「好漢不屑惹，賴漢惹不起」。又豈止湘西，湘、鄂一帶，兇名大噪。

三人已經揮刀攻上。

這勢道十分驚人，因爲「玩命的人」似乎從未失手。

此刻「三鬼」反而把此人看成了判人生死的判官了。

三人突然出手攻上，本以爲沾了很大的便宜，那知連人家的衣襟也沒碰上，盲人的確不盲，以竹杖招呼，攻多守少。

本來在屋中動手，用刀的比用竹杖的方便，但竹在此人手中，好像能長能短，能因地制宜似的。

在燭火熄滅之後，屋中幾乎全黑，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人影晃動的情況之下，三人圍攻別人，往往不能認淸自己的人而差點傷了自己人。

竹杖「嗡」聲中，好像這屋中只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就是他們「湘西三鬼」，盲人似乎不見了。

「玩命的人」所以取此綽號，大概是視死如歸，專找硬的碰。這三人如果放了單，任何一個都不是頂尖高手，三人聯手，却很少有人敢惹。

「玩命的人」找上門，是不是都有十成十的把握？

三把刀能把這屋中瞬間用刀芒交織成一張網，或者織成一個繭，把「玩命的人」密密地封起來。

只不過才不過三十七八招，陰老二先傳來一聲慘嗥，老大急忙支援，刀被擊落，杖影一現，咽喉處就出現了一個血洞。

陰美華忽然棄刀不攻，道：「要殺我就請給我們痛快，只要不毁我的容就成。」

竹杖聲、影俱斂，屋中死寂一片。

待陰美華過了一會睜開眼，屋中似已無人了。

這眞是奇蹟，是不是「玩命的人」首次破例？

儘管他的兩個哥哥已死，是否仍然心存感激？

她自幼和二兄一起，知道二兄所作的一切，有此下場，似乎罪有應得，她隱隱覺得「玩命的人」很年輕。

這是「玩命的人」作下的第二十七次案子，儘管他從沒承認過。

其中死者也有罪不及死的，而引起議論。

* * *

華燈初上，一個傻子在「天香閣」勾欄外探頭向內看了一下。

然後他搖搖擺擺地進了大門。

這是鎮內最大的一家勾欄，姑娘上百，號稱絕色者也有十一、二人之多，敢進這大門的不是江湖豪客，必是地方上的紳士大佬。

因爲這兒定價很高，之所以定價奇高，乃是想唬退升斗小民，不要進此大門，他們只歡迎權貴中人。

龜頭在內院奔出，迎面攔住，道：「要飯的，看你這副德性，那有資格進這個門，去！去！」

傻子嘻嘻笑着，道：「茶壺老兄，你們這兒有一位紅姑娘綽號叫『八寶』的嗎？」

「『八寶』，你他娘的在胡扯什麼？這兒又不是飯館，賣什麼『八寶飯』、『八寶粥』的！」

傻子要往裡走，龜頭一脚踢去。

看樣子還有兩手，只不過正好被傻子避過，到了內院，龜頭追上來就攔住了他，道：「要飯的，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這兒不打發要飯的，你快滾，要是出了人命，責

任自負！」

儍子嘻嘻笑道：「茶壺老兄，『八寶』這綽號你當然不知道，有沒有一位姑娘，紅姑娘的咽喉處正中有一顆大黑痣的？」

龜頭心頭一動，這要飯的怎麼知道這個？

是不是要飯的要模仿「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故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他道：「沒有這麼一位！」

「茶壺兄，你就偏勞去看一下吧。」

這工夫門外站着一個精瘦的漢子，道：「甚麼事？」

大茶壺道：「八成是吃生米的活膩了，說是要找一個名叫『八寶』的紅姑娘，有這麼一位嗎？」

精瘦之人乃是此勾欄中的保鏢頭子。

在勾欄中抱枱脚的人，固然不可能是武林罕見的高手，但風塵中也有些貨眞價實的人物。

此人敗在仇人手中，栽了個大觔斗，儘管那仇人已被別人殺死，此人却引為終生大辱，一時心灰意冷，竟然自暴自棄，在此混飯吃，他就是「摘星手」佟玉。

「快走吧，你不適合到這地方來的……」

儍小子嘻嘻笑道：「為甚麼，我也有銀子……」

他伸手入袋，掏出一把碎銀子，大約不超過十兩。

這點銀子就是打賞這大茶壺，也太寒酸了些。

佟玉道：「再不走你就很難走出這個大門了！」

儍小子道：「茶壺兄，請去看看，有沒有那樣一個紅姑娘，找到了有賞！」

大茶壺道：「佟總管，看你的啦！」

佟玉道：「你走是不走，要知道，我不願對你動手的！」

儍小子道：「找到了『八寶』，我馬上就走！」

佟玉嘆了口氣，似乎是不得已，看來此人並未被這種環境所污染，他和龜頭絕非同樣貨色。

大茶壺對這位保鏢頭子有信心。

過去往往有武林中人鬧事，甚至不止一二人，都被佟玉擺平。

只不過，不知為甚麼，這次佟玉沒抓到人。

儍小子往後一個踉蹌退了兩步，差點被茶壺絆倒。

佟玉微微一怔，再次逼上一抓，儍小子手忙脚亂，被門檻一絆，栽到門外去了，但是却並未倒下。

儍小子嘻嘻笑道：「嘿！老兄，這等高手，對付我這種鳥人，佩服……眞是佩服……」

佟玉神色一變，正要全力攻上，忽然又對龜頭道：「就偏勞你，去問問看，有沒有這麼一位紅姑娘？」

大茶壺並未看出門道，只以為這小子眞幸運，兩次都被他避過，看來佟玉的心地很善也很軟。

茶壺在佟玉耳邊低聲道：「誰叫『八寶』，我不知道，却有一位咽喉上有顆黑痣的紅姑娘……」

佟玉道：「去問問那姑娘，認不認識一個年輕儍小子。」

大茶壺道：「總該有個姓名吧？」

儍小子嘻嘻笑道：「我姓原，原來的原。」

大茶壺道：「沒有名字？」

儍小子道：「如我沒有找錯人，你說姓原，她就知道了！」

龜頭直接走了後院西樓，這是「天香閣」勾欄中十二位紅姑娘中的頂尖紅倌人，賣藝不賣身，却仍然是門庭若市。

有時候越是標榜「到此為止，此路不通」的，就越是有很多人趨之若鶩，非「上」她不可。

龜頭上了樓，叫小丫頭稟報了紅姑娘藍芝。

絕對沒想到，這位頂尖紅姐兒如此重視這個儍子。

龜頭本以為她會叫保鏢趕他出去呢。

藍芝把大茶壺叫到門口，道：「你說他姓原？」

「是的，姑娘。」

「不知他的名字？」

「問過，他說只要說他姓原，如果他沒有找錯，你就會知道的。」

藍芝道：「這人甚麼樣子？」

「蓬首垢面，好像不正常，但很年輕……」

「你就說沒有這麼一位姑娘。」

「他還說姑娘咽喉處有一黑痣！」

藍芝雙眉緊鎖，想了一下，道：「你就說我有顆小痣，不是在咽喉正中，而是偏左邊一點，不認識一位姓原的客人！」

「是的，姑娘……」他走到樓口處又道：「藍姑娘，他還說了一句話。」

「甚麼話？」

「他說了要找一位名叫『八寶』的姑娘！」

藍芝似乎心頭大震了一下，但揮手遣走了龜頭，扭身回屋，匆匆收拾細軟，就像見了鬼一樣緊張。

這是一個絕色女子，這樣的尤物在勾欄中，眞是暴殄天物。儍小子等得不耐煩要上樓，龜頭要攔阻，佟玉示意他放行。

儍小子上了樓，龜頭道：「佟頭兒，你這是幹甚麼？」

佟玉道：「你是怎麼老不開竅？看不出這小子是眞人不露相？」

「看不出來！」

「你也看不出他們必然相識？」

「甚麼？紅得發紫的姑娘藍芝紅倌人會認識這個『一舖一蓋，兩條痳袋』的人？鬼才會信……」

佟玉不屑再談下去，而走開了。

儍小子上樓一問丫頭，丫頭指指她的臥室，一看之下就知道人已經走了，立刻由後面追了下去。

藍芝只先走了不到半盞茶工夫，但她全力奔騰，約一個時辰，停在林中休息。紅姑娘居然是個高手。

「好小子！原來是裝瘋賣儍……」

一陣夜風吹來，樹上落葉飛舞，哪知就在這些飛舞的葉子中有一小石，竟然擊中了她那部位。

要是單獨一塊小石射來，不論手法多高，要射中她也很難。

藍芝一捂下體，沉聲道：「是哪個下流胚子？」

樹上飄落一人，道：「當然就是那個嫖客囉！」

竟是一個衣着華麗却蒙了面的青年人。

「怎麼？不敢見人？」

「的確！」

「你是誰？」

「我要是能告訴妳，還蒙面幹甚麼？」

「也對！我猜想你就是原野！」

「我倒也不大計較妳把我的名字說錯了！」

「你剛才不是到天香閣去找人來了？」

「怎麼？妳在天香閣零賣呀！這可是武林中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了！」

「小賊，你能不能說得文雅點？」

「怎麼文雅，嫖客把大票額的銀票往妳臉上一砸，褲帶就鬆，我剛剛用小石頭打的那個部位就開始忙碌哩……」

「你果然很邪！」

「很邪不見得，却又沒有人說我不邪，武林名人『劍夫子』的千金，居然在此掛頭牌批發零售，可惜呀！可惜……」

「可惜甚麼？」

「我要……早知道妳在這兒開肉攤子，早就來光顧了……」

「姓原的，你不找來我也早想收拾你……」她已自包袱中取出了小巧流星，「刷」地一聲射向蒙面青年人。

青年人疾閃，因為速度奇快也奇準。

蒙面青年人的身法靈活無比，空手接對方的流星却有點吃力，在林中用流星很不方便，但藍芝似乎並沒有甚麼礙手礙脚之處。

是不是青年人沒帶兵刄？至少他迄今沒亮出來。

「傳說你練功走了火，也傳說你殺了不少的人，如最近的『湘西三鬼』，就令人懷疑是你幹的，因為有很多人看到他們在樓上把一碗湯倒在你的頭上。」

「妳根本不知我是誰，怎能把殺人血案全部栽在我的頭上？」

「小賊，我相信你就是那個走火入魔的原野……」

青年人一味搶攻，總是差了那麼點不能得手。

在小流星的犀利攻擊之下，僅能自保。

這工夫林中走出一個年輕人，眼睛小鼻頭大，一身的綾羅綢緞，看來像是一碗餿了的稀飯。

這小子雙手抱胸，「嘖嘖」地道：「姑娘，要不要在下幫忙？」一雙色眼專門向剛才挨過小石的部位梭溜。

藍芝道：「你是誰？」

這小子道：「在下楊金虎，和那位蘇州才子唐伯虎僅兩字之差，要接客妳該選我才對。」

藍芝道：「原來你就是楊金虎！你看着辦。」

楊金虎道：「事成之後，姑娘有何酬勞？」

「紋銀三千兩如何？」

「銀子我有的是，就改為『一夜風流』如何？如果妳眞的是賣藝不賣身，『花徑』尚未緣客掃的話……」

「呸！你也配！」

這工夫年輕人被逼退兩丈，藍芝的流星兩端的兩個小香瓜撞在一起，「錚」地一聲，似乎冒出一蓬淡淡的黃烟。

要是不很注意，在夜晚是看不清的。

青年人大叫：「小子，快搶上風……」

二人搶上風，藍芝却跑了。

楊金虎道：「你是不是原野？」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是的話我要發一筆橫財！」

「是不是有人出高價抓我？」

「對呀！被你殺掉的人在二十七八個以上，其中出賞格最高的是三十萬兩，挺過癮的嘛！」

「對，如果手底下差勁，挨揍的滋味也夠瞧的。」又道：「你要試試？我不攔阻，但要聲明，人不是我殺的。」

「對，善財難捨嘛！」楊金虎撤下單鈎，道：「你敢不用兵刄，像剛才對付藍芝一樣嗎？」

「你也不要拿話扣我，你不說我也是徒手對付你的！」

「你眞有種……」連攻三鈎，挺有威力，只是內力差，也比較荒疏，沒下過太多的工夫，頗爲可惜。

三十招後，楊金虎挨了兩下。

再打五十招，腰上又挨上了一脚。疾退中，原野已欺了上來。

「好好！我服了你成不成？」

原野道：「不久前我看到你在天香閣勾欄後面林中一手疾動，頭却像貨郎鼓似的轉來轉去在張望，你在幹什麼？」

「打手冲，也就是擄管（犯手淫）！」

「你可眞有出息呀！」

「打手冲總比採花好些吧！你知道我心中在想着誰？」

「莫非想着藍芝？」

「你眞靈！」

「爲什麼不去嫖她？」

「第一是沒有大把的銀子，第二是她的確是賣藝不賣身，就憑我這份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怎麼成。」

「那也不一定，也許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吧！」

「你怎麼罵人？」

原野道：「那個女人要是眞能賣藝不賣身，倒也是很難得的，玩玩這種女人的確挺有意思！」

「你和她到底有什麼仇？」

「我殺了她的未婚夫『飛來掌』韋永年。」

「嘿！你眞行，韋永年很有兩套呀！」

「沒有兩套的我還沒興趣哩！」

「你和他有什麼仇？」

「韋永年就是使我練功走火的元兇。」

「這的確非同小可！那麼藍芝又爲什麼在天香閣下海當妓女，就算賣藝不賣身吧！畢竟是幹過這一行，豈不爲『劍夫子』丟人？」

「這道理她也該知道的，可能正是等我！」

「這可見你是常跑去花街柳巷的人。」

「那也不假，我找她是想向她解釋。」

「不是想嫖她？」

「我殺其未婚夫再嫖她，似乎不妥，除非她願意。」

「什麼叫『八寶』？」

原野笑笑，道：「那是我偷聽來的秘密，韋永年私下裡稱她爲『八寶』，這是個典故，是指她身上有八個寶。」

「哪八個『寶』？」

「一雙翦水雙瞳黑白分明，是第一寶！」

「原來是指身上的五官！」

「不僅是五官，雙肩不寬不窄，不平也不削，二寶也！」

「肩膀也能審美？」

「你眞外行，人體無一處不可審美，頸子頗長也不粗，三寶也。頸子不能太長，當然也不能太短。」

「不用說，還有她的胸部了。」

「對，眞是美如仙桃，另外還有雙手美足、玉腿及另一最重要部份。」

楊金虎道：「那地方的確算是一寶。原來『八寶』是這意思，難怪她聽了『八寶』二字就要溜了。」

「錯了！她溜出天香閣不過是想誘我而殺之。」

「她低估了你。」

「她的身手不低于韋永年。」

「原野，咱們志同道合，合作做生意如何？」

「做什麼生意？」

楊金虎以「蟻語蚊音」說了幾句話，原野點點頭。

二人都是荒腔走板的人，只不過小楊更甚而已。

＊　＊　＊

劉大陽在客廳中獨酌，傍有三少女奏樂助興。

此人腰纏萬貫，在武林中也算是一方霸主。

老妻被殺，一直在追踪兇手，懸賞緝拿。

「老爺，有個退休的捕頭求見，說是他抓到了兇手。」

劉大陽精神一振，道：「姓什麼？來了幾個人？」

「這退休的捕頭姓楊，看來四十多一點，帶上一人，說是老爺的仇人，也就是殺夫人的兇手。」

「快請！」

楊金虎挾着原野進入花廳，把人放在椅上，抱拳道：「這位就是劉大陽劉兄嗎？」

「正是某人，這位捕頭是……」

「在下楊金虎，是山東濟南府退休了的捕頭，聽說劉大俠高價懸賞緝兇，在下……」

他指指原野，得意地一笑。

劉大陽走近望了一下，正要揚手攔人，楊金虎一攔，道：「劉大俠，生意尚未成交，不可碰他。」

「他殺了老妻……」

「那是你們之間的事，咱們的生意尚未完成。」

「劉某懸賞五十萬，武林中無人不知。」

「我要一百萬兩，不打任何折扣！」

「老妻被殺，還要花這麼多的錢？」

「以你的財勢，討什麼美女會沒有？」

「你懂什麼？老女人自有老女人的味道。」

「劉大俠喜歡老蟹（江浙人稱老

女人爲老蟹）？那好辦，我認識多名老寡婦，配你很不錯。」

「楊捕頭以爲任何老女人我都喜歡？」

「我爲你找的一定是妙不可言的老妞。」

劉大陽瞇着眼有點半信半疑。

楊金虎道：「如果劉大俠嫌貴，我馬上走！」

劉大陽道：「楊捕頭，你出了這個門，還有誰對你手中的貨色有興趣，肯出五十萬兩收購。」

「哈！這你可就錯了，這小子身上背了二十七條人命，這些人當中固然有一大半是死有餘辜，但也有少數的是枉死。」

「對，對，老妻就是無辜的。」

小楊道：「另有溫有聲和馬沂的家人都出高價收買他的人頭，活的加價數倍，還愁沒有人要？」

劉大陽軟了下來，道：「七十萬如何？」

「少一兩就免談，劉大俠眞不夠爽快。」

小楊要挾起人質走了，劉大陽突然出了手。

小楊當然有備，扭身閃過。

劉大陽不以爲小楊如何地高明，却也不以爲自己比對方高出多少，七、八招後只好收手，道：「在下不過是試探一下看看，會不會是有人冒充楊捕頭的，這檔子生意成交了。」他不如亡妻靈光。

劉大陽付了一百萬兩銀票，正要送客，原野自椅上站了起來道：「劉大陽，儘管我根本沒殺你的老婆，但你老婆黃梅殺人如麻，作惡多端，她是死有餘辜，只不過看在這一百萬兩份上，我們可以爲你介紹一隻『老蟹』。」

劉大陽暗暗咬牙，眼看着二人揚長而去，揮拳道：「不殺你們二個小賊，我誓不爲人。」

他顯然看出，這個楊捕頭是假的，年紀也不大。

連這個假捕頭他都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兇手原野這高手更不必說，就算好幾個劉大陽也不成。

這正是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　＊　＊

胡玄狩獵剛回來，僕人接過馬韁，躬身道：「老爺，有一位楊捕頭在等您，說是懸賞捉拿的人已經捉到了。」

「噢！那太好了。」

胡玄的胞弟胡奇被殺，兄弟二人手足情深，非報此仇不可，這一家出賞金三十萬，死活不拘。

「在下姓楊，是天津衞的退休捕頭。」

「楊捕頭好運氣。」

「運氣嘛，還不錯。」

「不知楊捕頭是憑技藝力戰擒住他，還是用計謀達到目的？」

「兩者都有，這小賊很滑，不用計也不成。」

「果然是一位名捕頭。」

「不敢當！」

胡玄立刻付了三十萬，但小楊拒收，道：「胡大俠，這價碼不行了，人家劉大陽劉大俠出一百萬。」

「什麼？他出一百萬兩？」

「正是。」

「楊捕頭爲什麼不賣給他？」

「他要殺價打八折，我覺得他不爽快！」

胡玄道：「我也只能出五十萬。」立刻出了手。

這些人都不是好貨色，哪會甘受敲詐？

小楊滑不溜手，整天賺人，警覺性很高，滴溜溜一轉，差點轉到胡玄身後，胡玄不由暗驚。

小楊師出名門，但師父去世較早，加之他這人馬馬虎虎，練功不認眞，要是用心，他能躋身高手之列。

胡玄一驚而退。

這些人都很狡猾，見風轉舵眞夠快，道：「楊捕頭，兇手抓到就好。至於賞格，實在是小事一段！」

小楊道：「胡大俠，你很聰明。」突然舒指點了原野的穴道，本來原野是裝着穴道被制住的。

小原大吃一驚，望着小楊。

小楊却避開他的目光，接過賞金向小原眨眨眼，揚長而去。

原野大恨。

他本以爲小楊和他志同道合，能玩在一起，而且對他服服貼貼，哪知這小子騙了他，也可以說是出賣了他。

送走了小楊，胡玄坐在原野對面，一字字地道：「爲了你這小賊，我死了個弟弟，也賠上了一百萬兩。」

原野道：「其實你可以賺回來的。」

「怎麼賺？娘的！死到臨頭還說風涼話。」

「劉大陽最初雖然討價還價，但最後還是想要，甚至不管多少都要，但小楊火了，就是不肯賣給他。」

「你是說……」

「我殺了人，自知遲早必死，所以希望能補償你，你兄弟死了不能復生，却可以讓你大賺三百萬兩銀子，反正我不免一死，你殺我或別人殺我還不都是一樣？」

賠上弟一命，又賠了一百萬兩，如果能撈回三百萬兩，還倒賺兩百萬兩，反正兇手是死定了，何樂而不爲？

「你的主意很好，有錢不賺是

傻瓜。」又點了原野兩個穴道，提起就走，當然，還招呼他的得力部下同行。

這兇手值三百萬兩啊！

由此可知弟弟之仇，似乎沒有三百萬兩重要。

剛出了鎮，林中撲出兩個蒙面女人，胡玄放下人接招，一試之下，這兩個女人身手不俗，他一人只怕討不了好。

果然，不到五十招，他差點中掌，疾退五步，道：「不知二位姑娘何人和這個兇手有什麼淵源？」

其中一女道：「是朋友！」

「這小子殺我弟弟，此仇豈能不報！」

「你要是純爲了報仇，我絕對不管，但你却是爲了賺錢。」

胡玄心頭一驚，顯然二女是自鎮上甚至自胡府中跟下來的，要不，怎會知道自己是爲了那三百萬兩？

原野忽然聽出這二女之一的口音很熟。

誰會救他？一時却想不出來，此刻要想解開數穴，因時間不夠，一時心也定不下來。

二女再次狠攻，專找要害，胡玄自知不敵，只好狠狠退走。本想賺回三百萬，這下子連一百萬也不見了。

二女之一，也就是剛才說話十分耳熟的那個爲他解了穴道，立刻迅速離去，似乎不想領情居功。

原野一躍而起，要追已不及。

穴道被制時間一久，剛解了穴道，不能馬上太用力，必須先活動幾下，僅這點時間，已經追不上了。

原野握拳一揮道：「楊金虎，你可不要被我抓到。」

此刻他突然想起，剛才二女之一的口音，不正是「湘西三鬼」的三妹「鬼仙」陰美華嗎？對，是她！

「這就不對了！她非但不爲二兄報仇，反而助我，天下哪有這種不顧手足之情的人，這不對吧！」

這工夫身後忽然有細微之聲傳來，由於他是下風，忽然嗅到一股女人身上的特殊脂粉氣味。

甚至這氣味還很熟悉。

急轉身之下，一隻柔軟的手已放在他的左肩上。

「是……是秋大姐……」

「你還認識我？」

「怎麼不認識，大姐對我那麼好。」

「原野，你太滑頭了。」

「大姐，我對妳怎能算是滑頭呢？我一天到晚都想着妳，晚上睡覺也把枕頭當作妳抱緊。」

「你少來！」

「大姐，妳居然不信我在想妳？世上還能找到比妳更溫柔的女人嗎？大姐……」轉身抱住秋玉潔。

秋玉潔是個三十六歲的女人，整整比小原大了十六歲，只不過她看來不過二十七八歲光景，很艷。

秋玉潔不能算白道中人，在黑道中却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人稱「笑殺觀音」。

也就是談笑間就能殺人的意思。

被原野一抱，她就沒了主意哩。

她實在太喜歡原野了。她救過他一命，小原爲了報恩，和她一度春風，從此她再也離不開他了。

小原發現這個三十六歲的女煞星竟是個處女。

也許爲了這一點，小原對她不免另眼相看。

只不過小原總以爲她太多情慾，而且整天形影不離，他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壓力和糾纏。

「小野，跟我回去！」

「當然要跟大姐回去的。」

「可不准你再溜！」

「這是什麼話！久別重逢，如燕爾新婚，妳就是打我我也不走啊！」一手摟着她的腰，另一手已開始「慰勞」了。

* * *

秋玉潔在床上長長地吁了口氣，摟着小野道：「小子，我大概是前世欠你的，明知我們不可能白頭偕老的。」

「大姐，白頭偕老也並非不行……」

「哼，我七十歲時，你才五十多。」

「大姐看來年輕些，這十來歲的差距根本就看不出來，姐，還要不要？我要一次讓妳嚐個夠。」

「你眞是一頭牛……」

女人這年紀，幾乎是永遠吃不飽的。

男人像原野這年紀，體力和精力却又是取之不盡的。

越是這樣，就越是分不開。

當然，越是如此，原野就越想擺脫她。

秋玉潔看得很嚴，他想跑也沒有那麼容易。

她以教他武功爲餌，希望他永不離開她，即使一時一刻也不。原野以爲，學她的武功更麻煩。

至少學她全部的，也不是她的敵手。他很婉轉地拒絕了。

今夜二人飲酒，他知道她的酒量不怎麼大，就連連敬酒，她大約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原野推詞入厠，到她的臥室中作了些手脚。

回到席上就抱起她。

「小野，等不及哩？」

「是啊，難道大姐就不急？」

（未完・一）